

國學基本叢書
學經室續集



書叢本基學國

集續室經學

著元阮

行發館書印務商

學經室續集自序

元四十餘歲。已刻文集二三卷。心竊不安。曰。此可當古人所謂文乎。僭矣。妄矣。一日讀周易文言。恍然曰。孔子所謂文者此也。著文言說。乃屏去先所刻之文。而以經史子區別之。曰。此古人所謂筆也。非文也。然除此則可謂之文者。亦罕矣。六十歲後。乃據此削去文字。祇名曰集而刻之。

昭明選詩。詩歸于文。讀尚書落語。周公曰。成秩無文。始知詩之稱文自此。

始著成秩無文解。

又十數年。積若干篇。至七十六歲。予告歸田。以所積者。刻爲續集。不肯索序于人。祇于此自識數言。以明己意而已。前集所自守者。實事求是四字。此續者。雖亦實求其是。而無才可矜。無氣可使。無學可當。考据之目。猷然退然。自命爲卑。毋高論四字而已。道光十九年歲次己亥。節性齋老人阮元自識。

學經室續集目錄

卷一

續一集經

堯典四時東作南僞西成朔易解

釋閏

明堂圖說

孝經郊祀宗祀說

宗禮餘說

大雅文王詩解

咸秩無文解

釋佞

釋來

左傳引康誥解

釋訓下篇

釋敬

雲南黑水圖解

中庸說

詩書古訓序

孝經先王卽文王說

六宗解

日有食之不宜有解

與曾勉士釗論日月爲易書

詩有馥其馨馥誤椒記

武進張氏諧聲譜序

齊侯壘銘釋

馮柳東三家詩異文疏證序

學經室續集

堯典四時東作南僞西成朔易解

堯典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宅南交平秩南訛鄭康成本作僞敬致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

成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按此經文春十四字夏九字秋十三字冬十字有互文見義者有變文見義者有省文者不必定相齊比經文於夏秋著宅南宅西之字春冬不言宅東宅北秋則西字兩見春則東字一見夏則南字兩見冬無北字而兩著朔字夏言交言致冬言朔言易三時皆言平秩而冬獨言平在元謂在朔易三字主合朔而卽包日食言也東作南爲西成皆言測日躔發斂主中氣而言也作爲也僞同爲作爲皆造也言造厯法也成者言作爲旣成也今尙書作南訛乃東晉人所改漢尙書作南僞或作南僞僞與爲同故漢書王莽傳作南僞史記索隱本作南爲今本史記作南譌者後

人因晉本作訛而遷就改之也南僞者創爲此厯法於南方也錢辛楣宮詹云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又曰不可學不可事而在天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僞卽爲字也元謂此姑勿論荀子言性之是非但以僞字而論是僞卽爾雅作造爲也之爲而非詐僞之僞譌誤之譌明矣周禮馮相氏鄭注平秩南訛宋本作南僞此尤漢時作僞之據也蓋說文爲訓玃象形初義也後人卽假借爲作造之爲而或加彳旁成僞字此第二義也又訓爲詐僞之僞此第三義也後人祇知僞爲詐僞之僞而不知其本是作爲之爲故不得不妄改僞字爲譌爲訛矣說文有譌字訛乃俗造也

平秩者謂日躔分節氣而次第出于東次弟交于南次弟入于西義和設儀

器測量逐日刻記辯讎之也。辯讎之義見于史記爾雅說文矣。

平辯也。見史記又見爾雅。核本在讎。次弟也。說文豐部。讎之次弟也。虞書曰平讎。東作據此。知尙書古文讎。

與秩同。有次弟之義。大戴記孔子言曆有順逆。順逆即南北朝言盈縮之法。亦即今西洋言高卑之法。二分二至漸爲次弟。一月有一月之盈縮。次弟一節有一節之高卑。次弟一日有一日之交易。次弟所以曰辯秩也。辯秩之法最古矣。又案平秩史記。作便程。蓋秩之失聲與程之聲近也。詩和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迭韓詩作戴。戴字不見于說文。玉篇說文祇有戴字。韓詩當是戴字也。說文大戴之戴與秩迭聲聲相近。故詩巧言秩秩大猷。說文作戴戴大猷也。詩胡迭而微。亦言次弟更相食也。微者日月食之名。故詩十月之交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微謂光隱匿。國語越語日月微者注謂微者虧損薄食是其義也。據此秩迭程戴相通之音義。知東作西成南爲亦復兼測日月之食。不但朔易之專主測合朔日月食矣。非謂春耕秋穫也。如東作西成南

僞。但言農事。則覘星務農。愚夫婦人皆能之。何用羲和遠出乎農事。別有稷官。豈羲和之職乎。亦豈羲仲

但教春耕而不觀秋穫。和仲但司秋穫而不課春耕乎。且朔之極北不生五穀。所謂朔易者。又何農穫可

蓋藏乎。漢書王莽傳以東作南僞西成。莽事爲農。趙岐注孟子齊東野人引書東作爲農。是農事之文始于王莽。非孔傳又案尙書大傳雖列堯典之東西南北。然但言其方位而已。未嘗言作成二字。是農事也。朔易二字。伏傳史記皆作伏物。物乃朔

字物。物與相近之訛。伏當如五星伏。逆參則伏之伏。伏朔者月伏于朔也。何以明平在朔易之爲主。合朔言日食也。朔者月死盡而未初生。與日但同

經度相黃而不同緯度。則爲合朔。若同經度而又同緯度。日月人目三者相直。則必日食。日爲月食。以臣

廷君之象。黃莫甚焉。原本逆字。後世逆字行而黃字廢。見說文逆逆也。過也。此朔字造字从黃之初意。若解字。當云朔从月。从黃。黃亦聲。月逆食日之日也。許氏說月一日始蘇。此後義也。月至

三日始生明。若朔日同在緯度。即使子時合朔。亥時亦祇相離十二度。斷不能蘇生明也。又案古人既造从月之朔字。即造从亡月之望字。專言日與月相對望也。望者月亡。即言月食也。日爲地隔月不得光。有亡象焉。月食未有不在望者。且望从王。凡王廷皆有對直之義。故爾雅曰。頰庭直也。此與朔義相並。至於人之望人。乃因日月相望之初義而生。爲第二義。望望二字。皆可假借爲用。不必定分望字爲人之望人。曲取出亡在外望其還之義。說文所解。非初義也。蓋唐虞以前造曆時。本有定朔定氣。原非平朔平氣。因日月食定在初一月半。而特造朔望二字。卽以爲初一月半之定名。夏商後義和失職。食不定在朔望。故周漢之間。解字者不敢以食義專屬于朔望。而別生始蘇出亡之義矣。且後世曆法不密。以致前後失朔。尙造朧胸兩字。古人于日有食之不宜有字。尙从月得義。又何疑于朔望之不專造兩字爲日月食之初義哉。但言察朔于北。而不言察望于南者。朔定而望亦定也。蓋合朔時刻雖不定何方。而堯命和叔專司合朔者。則在北方。故書

曰宅朔方。爾雅曰。朔北方也。北固以朔名其方者也。經不曰北易而曰朔易。明是特著此字從日月起義。而以四方爲後起之義也。朔之曰易。亦以日月相易起義也。說文引昭書說日月爲易。似卽古尙書說專指朔易之易。非周易之易。人目在下。日在月上。見其交易也。故日月相

並爲明。月在日下爲易。日月食非朔望不定。朔望亦非日月食不定。東西南北。里差時差。交會高下。亦非日月食不能

同定於一日之間。故唐一行曰。日月合度謂之朔。無所取之。取之蝕也。此三言直接堯舜以上麻法。蓋非蝕卽非朔。不朔卽不蝕。因蝕造字。因蝕定名。倉頡之學。與羲和同也。春秋日食不在朔無論矣。自漢至隋二百九十三年。而非朔者八十三。唐五代一百一十食而

非朔者三。自一行以後。始有定準。蓋倉頡之時。日食必朔。定期定氣。其法本密。故用日月食之義。特造朔望二字。設堯舜時日食不能定于朔。堯舜豈不對此朔望二字而有愧哉。蓋夏以後。幾和失職。至漢皆疎。隋唐至宋元又漸密。以至于今。最密如堯舜之時。不曰

平秩曰平在者。爾雅曰：在察也。此在卽在璿璣玉衡之在。義比平秩尤專重也。是此四段共四十六字，皆言天象實測造曆之法，亦卽用日月食四方一齊辯驗之法。

交食之驗，有食分深淺，有加時早晚，有起復方位。此非四方極遠設官同時並測，不能相較而準驗。萬世

天算皆始於此也。

唐開元元至元，我朝康熙，皆分地實測之最遠而準者，豈唐虞之日月星辰遠近交會不及於此。

東南西由日躔發斂，辯秩之而得中氣之盈，由

中氣以按朔數，而作之爲之成之也。朔則由合朔之數，辯在之而得朔數之虛，以按中氣，且得日月食相交易之數也。故下文卽并四方測算既定者而命之曰：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

成歲也。

釋此句，則知堯時本是定朔定氣，以無中氣之月置閏，非如春秋時歸餘于終，及秦漢皆用平朔平氣，否則朔字望字，何敢必以日月食之義造之。閏月所置，何以不曰定歲終，而曰定四時也。是故堯時有定朔定氣，原難臆知，而由造朔望二字及以閏

月定四時句釋之，則

古幣周賦斷斷然也。周禮：馮相氏掌十二月十二辰二十八星，辯其序事以會天位。鄭康成引尙書東作南，僞

西成朔易，以爲序事會位之注。此鄭氏書注未以東作南，僞西成朔易屬農事也。何也。馮相氏所序之事，斷非農事，是元說似與鄭氏意合也。保章氏掌日月之變動，卽日月食也。所與尙書不同者，曆法在周爲因，故不過辯其序事志其變動而已。若羲和則是創造曆法之祖，故曰作爲成朔也。嵎夷陽谷，昧谷幽都，自是地名。南交則其初本非地名，所謂南交者，亦以夏之日行交出於赤道之極北二十三度半，確爲中

國極南致止之處。因此起名義也。交趾北極出地十八度。夏至日午表無北影。趾同止同趾。其始雖非以地名起義。然後人因此卽定爲地

名。交趾日南交州。皆沿其義而名之也。蓋曰夏至之日。交極北止於此南地也。猶朔字但因上古專司日

月合朔在北。而虞夏時卽名北爲朔方也。禹貢曰。朔南暨。黃赤二道。隨節氣以成交。距月與日會。皆有交道。日月食由

于有二交。而今特著南交者。蓋專言夏至日永之黃赤道交以定極南致止之位也。平秩南爲者。言辯次南方

之日纏。及日月之交。而造麻法也。敬致者。卽周禮冬夏致日。孟子可坐而致之致。此言測夏至之日表。景

至短。北來止此也。冬則與此相反而相比。可省文矣。虞夏書備言置閏渾天。卽路七政中星諸法。不應于

定朔日食之法。竟不一言及之。不知古聖人以日月食爲災異。恐懼修省。然其食也。本有一定之纏度。雖

有一定之纏度。而天象示變之時。亦適與人事相應。聖人知之而不詳言之。惟包其事于秩在之中。而以

朔易二字寓其法。故唐虞羲和之道。于後世之法。無所不包。若天算不密。食不在朔。而以爲異。或知食有

一定。而不懼天象之變。皆非也。詩曰。十月之交。此交亦言月交距。朔月辛卯。日有食之。日有食之四字。自是唐虞以前。恆語。有字从月。說文曰。日有食之。不宜有

也。此自是唐虞以來相傳之故訓。不然。堯典內有字何以造从月哉。造字之後。直至周詩始見日有食之之句。而孔子春秋內。凡日有食之皆用古法書之也。不謬此也。凡造字皆有初義。其字見于何代。則其義卽起于此代之前。朔望有三字。固顯然義起于唐虞之前矣。又

如饗字亦見于虞夏書矣。說文曰：饗，日頗見也。既，小食也。然則此饗字，從既，亦專爲日食而造。言日爲月食，偏見不全也。從且者，卽今卯時帶食半見也。有字，饗字，皆日月食造字之初義也。有饗在下，汝義暨和，乃假借字用之也。然則許叔重解朔望二字，皆以曲爲始，蘇廷臣之說耶？曰：周漢以日食爲變異，漢時尤因此多所省諫。故叔重反收朧二字，與尙書五行傳合，而不能言朔有定也。又霸爲月霸，霸與魄同，月全魄乃晦。漢書律曆志曰：死魄，朔也。凡由晦而朔，卽爲改革之象。霸從革得音，且得義，故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周易六十四卦，獨以治曆明時屬之。革者，豈非以魄治曆，定四時日月食，皆以朔易月，霸爲本歟？易曰：革，己日乃孚。竊謂己者，改也。改從己，得音得義，革者改也。此己日乃孚之己，猶通借爲戊之己，故六二曰：己日乃革之。而九四則直著之曰：有孚，改命矣。改命卽湯武革命也。改從己，要從丙，革改要皆一聲之轉。故孟子曰：日月之食，及其要也。

是詩也。可以明虞書交朔之義矣。此解乃元多年蓄念，未著于書。甲申歲貼此經試學海堂多士，無見及此者。乙酉歲白露節，雨足秋涼，始筆之爲篇。

釋閏

周禮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禮記玉藻，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案此門皆明堂之門也。虞夏以來之古禮也。然此惟月朔行朔禮時暫居之，暫立之，以終一月之政事耳。若竟謂常居之常，立之以終一月，無論郊外明堂非王者常居之地，卽城內路寢亦斷無居門終月之事。未可以辭害義也。

卽居青陽左个總章右个等皆謂暫

居行朔禮也。明堂分東西南北十二堂，當於何月後置閏。王卽當以其方之門居之立之。明堂之法與麻法相關也。周禮惟言閏月居門中，而不言十二月所居者，已括于頒告朔一句之中。鄭氏注此曰：於文，句王在門

謂之閏。許氏說文收閏字於王部曰。餘分之月。五歲再閏也。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即明閏月居門中。从

王在門中。周禮閏月王居門中終月也。案此許鄭之說。皆是堯舜以前之古說。元著明堂論。由周明堂月令。溯至黃帝神農。或疑明堂月令。乃秦呂氏之說。即使周有此制。而堯舜以前未必卽有十二堂个之制。非也。禮逸篇。王居明堂禮。鄭氏康成以爲殷禮。引之以注月令。可見王居堂个門皆上古之制。且管子尸子。呂覽淮南子等書。或不可据。尙書虞書。亦不可据乎。虞書曰。以閏月定四時。閏字始見於此。此明明是王居門中之字會意。確無可疑。若唐虞以前。不以無中氣之月置閏。又無明堂王居門中之制。曷爲倉頡已造此王居門中之字乎。故唐虞以前明堂堂个之制不可考。而可据閏之一字以定之。况虞書所謂賓于四門闕四門者。舍明堂更以何門當之。是故虞夏書內。字字皆可考据。卽一閏字。而古麻法明堂之制皆明矣。余著堯典東作南僞西成朔易考。已言及堯舜時本有定期定氣。以無中氣之月置閏矣。以此證之。更合矣。余著明堂論。已言郊外明堂與城內路寢有別矣。以此證之。更合矣。黃帝之時。豈不知或主節氣。以主月朔二者皆可以授民時乎。黃帝堯舜則主十二月朔爲歲。以無中氣之月置閏成歲者。彼時姦仲義叔和仲三家。必有建議欲以節氣爲歲。不主朔閏者。堯則考古法而合氣與朔以定之。又合義和四家之法而斷之。曉諭之。以爲但主辨秩節氣爲歲。不置閏。不便于授民時也。必須主平在朔易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朔定于月。閏定于朔。始明白使民共見也。今時大小西洋法。皆主節氣爲歲。而不置閏月。唐時九執麻已如此。今廣東漢人皆以冬至第七日爲元日。行賀禮。昔宣城梅氏謂和仲宅西之法。時人子弟流入西夷。竄其然矣。

明堂圖說

明堂異名同實。及上古中古之分。元于己未歲以前已著論明之矣。歲庚寅。學海堂經解刻成。復取近代諸家之說。而驗其圖。皆未能確也。依月令當有八個。而考工記惟有五室。斷不相合。戴氏乃除太室而以四室置之。外四隅。即名之爲个。而共互之。謂明堂之左个。即青陽之右个。總章之右个。即辛堂之左个。其說過巧。竊有未安。且即如其說。而四隅丈尺。猶于經文有不能相合之處。元乃別爲圖。移四室于堂背四隅。重屋之下。而以四堂之後八角接之。如此則與經文丈尺合。室爲室。个爲个。不相假借。且于上圓下方。重屋之制亦合。即匠人据此築基構木而造之。亦必能成之。非紙上空談也。爰更分析爲十說。并圖以明之。

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經文明白可据。當從此以起度數。東西九筵者。八丈一尺也。周尺約當今尺六寸強。八丈一尺六折算。當今四丈八尺六寸。南北七筵者。六丈三尺也。當今尺三丈七尺八寸。

此明堂南一堂之丈尺。經不言。東西北三堂者。丈尺相同。舉南可概三方也。城內廟寢。亦襲此名曰明堂。然惟向南一面耳。而郊外明堂則四面四堂。若云五室全在此南面一堂九七筵之中。而無三堂。

則行諸大禮斷不能容。斷無是事也。南堂定而三堂亦定矣。舉一反三也。

今定爲收四室于堂背四隅重屋之下。而以四堂之後八角相接之。何所据乎。此於經文無顯据。惟使堂成爲堂。廟成爲廟。个成爲个。室成爲室。在四方則可成王居之禮。在中央則可成裸禋之禮。亦可成重屋之制耳。

五室主五行。似當置室于堂之正中。然正中則爲太廟。四太廟之後共以中央太室爲室。而四隅四室。鄭氏注謂木室東北。火室東南。金室西南。水室西北者。古說如此。故四堂名總章。亦與白謂之章。白金與赤火合。不與水合。故金

室在西南。餘室類此。



鐘鼎文每有作此形者。古鐘鼎銘每曰王格太室。此形卽四堂背五室之形也。

每室四戶兩夾。乃考工記世室四旁兩夾。窗白盛之文。成伯璵禮記外傳衍之。爲每室四達一室八窗之說。大戴衍爲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說。卽東京賦之八達九房之說。此蓋因漢明堂而誤。五室爲九室。與考工不合也。孔氏廣森禮學卮言。讀考工世室四旁兩夾爲句。窗白盛爲句。此爲特識。四旁者。四堂之旁也。兩夾者。左右个也。此个與五室不相涉也。元更謂窗者。凡四面不明之處皆加窗。至于當用幾十窗。不能臆斷。白盛者。盛義如城如防。此言四面皆用牆如城如防而白之。且多用窗也。釋名曰。城者盛也。爾雅曰。山如防者盛。是其義也。

五室之制奈何。按四方之堂。寬皆九筵。此四堂之背。四角相接。是明堂之北。距辛堂之南。青陽之西。距

總章之東。皆九筵也。以此方九筵之地爲太室及四室。每室止用二筵。丈尺恰可相容。凡言室者。皆廟屋內劃出之名。非建五小屋于露處之地。可名爲室也。然則奈何。曰。此五室皆當在重屋圓蓋之下。若于太室四角立四大柱。或再倚四堂之背。木室之西之南。火室之西之北。金室之東之北。水室之東之南。立八大柱。如圖中○者。卽柱礎處。楚辭天問。淮南子。皆有八柱之說。則可上載圓屋并遮五室矣。重屋上圓下方之制奈何。按重屋見于考工記。上圓下方見于大戴記。皆是古制。此中央九筵之地。假使立大柱出乎四堂背之上。而加以圓蓋之屋。則是上圓之重屋矣。圓蓋須比九筵爲大。乃不覆雨水于五室也。九筵方徑。當今尺四丈八尺六寸。約須徑今尺六丈有餘之圓蓋。方能蓋之。至于圓屋之下。

方屋

卽四堂之背

之上。必可虛之以吸日景而納光也。其每一方屋。皆有四阿。前阿水外霽。後阿水內霽。

內流

在堂背與室之間。必有溝水出四角。此最古最大之中霽。

而圓蓋之霽。又流于四方堂屋之上也。此乃大概爲說耳。假使匠人爲之。卽可

合丈尺而成之。

堂崇一筵。加以堂之棟字。重屋圓蓋之高。約須通高。今尺六丈有餘。四堂縱橫。方今尺二十丈四尺六寸。

至于立柱。立牆。梁。棟。楹。殿。戶。窗。諸制。古匠不

傳。難臆撰。然逸周書之四阿。復格重亢。非卽內階。旅楹隄。唐山牆等制甚詳。知古時匠氏必有構造之

法。今雖不可考。但使今匠爲之。必有暗合古法者。何也。大段不錯。小處不妨以意匠定之也。即如逸周書有旅櫨之制。

考五室重屋四堂八舍。非多櫨不能成之。旅者衆也。陳也。梁櫨陳列于四方內外也。詩殿武旅櫨有闕。襲其名也。又逸周書有隄唐山櫨之制。今定白盛爲櫨者。釋名城盛也。爾雅山如防者盛。注曰隄防。檀弓鄭注曰防形旁殺平而上而長是也。明堂之櫨如何築造。經雖無明文。然由此可知四堂之背。周圍有櫨。四堂左右亦皆有櫨。如防如城。特有窗戶四達。通明通路耳。明堂位。達鄉。鄉。即窗也。唐與曠同。廣雅釋宮曰。隄防也。逸周書有內階之制。今考九階皆在四外。若由堂入室。平行則無階矣。曷爲有內階也。意明堂亦如親禮。唯制有三成也。或者堂一成。由太廟入至四室之地爲二成。由四室之地入至太室爲三成。是以公玉帶明堂圖內。有昆侖之名。爾雅曰。三成爲昆侖。邱是也。逸周書有復格之制。說文。格。木長貌。復格者。其五室重屋八柱四柱之長者。兩層相復乎。逸周書有重亢之制。亢與抗同。高舉抗拒也。意爲重屋中有兩重橫木在各柱之間者。高舉抗拒乎。逸周書有重郎之制。郎與廊同。或堂與室有兩重廊乎。又大戴禮。饗德簡明堂。又有蒿宮之名。云周德蒿茂大以爲宮柱。學者哂其誕。是也。但蒿柱誠誕。而蒿宮之名則有自來。周禮載師。以它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故書郊或爲蒿。杜子春云。蒿讀爲郊。且蒿地即郊地也。曰蒿地者。猶菜田也。明堂曰蒿宮者。猶之曰郊宮也。宮宜在城內。今在郊。故曰郊宮。郊宮即蒿宮也。乃求其解而不得。蒿爲蒿可爲柱之說。此皆秦時迂腐博士之所爲。無怪拾遺記更衍爲十丈神蓬之說矣。然若因此哂蒿宮二字之名亦誕。則又非矣。

程氏瑤田釋宮小記述中霽云。古初有宮室時。不過爲陷然之物。以覆于上。當如車蓋。或如今之蒙古

包。如無柄傘。即古棟宇之遺象。古者明堂圓其上。以法天。上棟下宇之初。殆亦圓其上者歟。此說明堂上圓下方之象最合。然則太室重屋者最古最大之中霽之制也。清廟者。太室也。若爲圓屋出于四堂之上。則蓋茅。輕。稱。禮亦宜之。四堂用瓦爲宜矣。

个之義奈何。案个與介同。古經子中每通用。初學記引月令个即作介。个介相同。即是一堂兩旁夾室之義也。考工記梓人爲侯。侯有上兩個下兩個。亦皆具旁夾之形。即廟寢之東西廂東西夾也。左傳昭公四年。使置饋于个而退。是非明堂尙可襲名稱个。何況明堂乎。

戴氏震曰。四正之堂。皆曰太廟。四正之室。共一太室。故曰太廟太室。此說則甚合。其闕之所以丈尺不合者何也。按其闕直以明堂之東西九筵分爲三。以其中爲明堂太廟。以東爲明堂左个。即青陽右个。以西爲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四面皆如此。如此則與經文室二筵三字不合矣。何也。以明堂三分之一當一室。則明堂左室應寬三筵深七筵。無論與室二筵寬深之數顯然不合。且是長方之形。若以明堂爲主。則此室向南者寬三筵。向西者寬七筵。若以青陽爲主。則此室向東者寬三筵。向南者寬七筵。何所適從乎。且中央容太室之地。丈尺亦同不能定矣。

汪氏中述學之圖。謂明堂祇一面向南之堂。無東西北三面之堂。以月令爲誕妄不經。非也。閏月王居門中見於周禮

豈十一月反不著王所居。禮逸篇有王居明堂禮之名。此篇必在漢書志明堂陰陽三十三篇之內。今皆亡矣。呂氏大戴所采古禮必本于此。餘詳余釋問篇中。若然者。則無論九筵七筵。尙不抵今大

府之大堂。豈成鉅制。試思九階當如何安置。且其闕分九筵爲五。而平列五堂。以五室居五堂之後。乃經文室二筵五室當有十筵。室比堂多一筵。斷不能合也。

王平日所居聽政之路寢曰明堂者。此地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襲其名也。郊外明堂。卽月令之明堂。有四堂。八個重屋五室。非城內廟寢也。洛誥周公之明堂。卽此制也。近代汪氏中述學金氏榜禮箋。皆以覲禮後半段覲諸侯之地。祇有門壇無屋。遂謂明堂屋爲妄。非也。洛邑周公之明堂。非壇乃屋也。孝經宗祀明堂之宗。从一。無論矣。禮古文亦加六周書曰。王八太室祿。使無屋室。王安所入。覲禮後段爲門。

爲壇祀方明者。此乃王巡狩不定何地盟會諸侯之覲禮也。

卽東巡僖宗之明堂亦必有屋若無屋而惟有壇齊王何由欲毀之自古惟聞明堂未聞明壇

況考

工記匠人所記之明堂。確爲王都郊外之明堂。未可以城內廟寢當之。無論逸周書明言明堂四阿。左氏傳言清廟茅屋。顯有屋室。皆在郊。不能指爲城內廟寢。卽考工明言明堂度九尺之筵室二筵矣。復曰。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矣。明此度几之室與度筵之室不同。几爲城中路寢之室。筵爲郊外明堂之室也。儀禮覲禮。自篇首至于饗禮乃歸此。前段乃諸侯覲天子于王都之正禮常禮也。且歸則歸矣。曷又祀方明乎。其後段自諸侯覲于天子爲宮壇朝日祀方明以下。別爲一事。乃天子出巡方岳及不定何地盟會諸侯之覲禮也。是以祇立門壇。全無堂室。成王盟岐陽置茅菴。晉侯覲踐土作王宮。皆其事也。

國語晉語曰。成王盟諸侯於岐陽。置茅菴。設盟表。說文引作致茅菴表。坐。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盟于踐土。朝于王所。晉侯作王宮于踐土。出入三觀。此等覲禮常用。覲禮後段門壇之禮。後段之禮爲此等事而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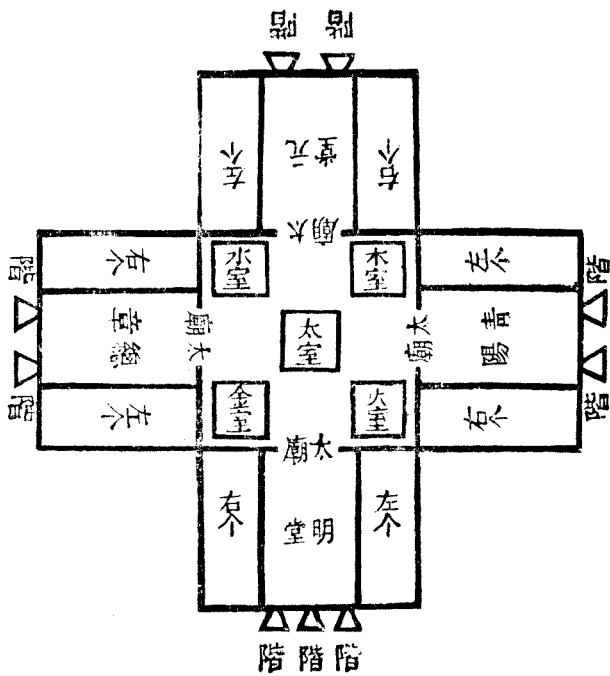
也。

方明之事。惟有此等覲禮行之。朝日之後。反祀方明。義主盟誓有如此日月山川也。否則堂堂王都。巍巍明堂。及至大祀之時。祗憑四尺之方明木乎。然則此門壇者。茅蕝之意也。又鄭氏覲禮注後段。謂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後段門壇。謂時會殷同也。此亦有誤。城內之廟。或一二國諸侯來覲。則于此行前段之禮。若時會殷同。應在近郊者。則于明堂行之。卽周公明堂位之禮也。此禮無方明。若會盟於遠地及巡方岳。不定何地。始用後段門壇方明之禮。必非王在京城近郊之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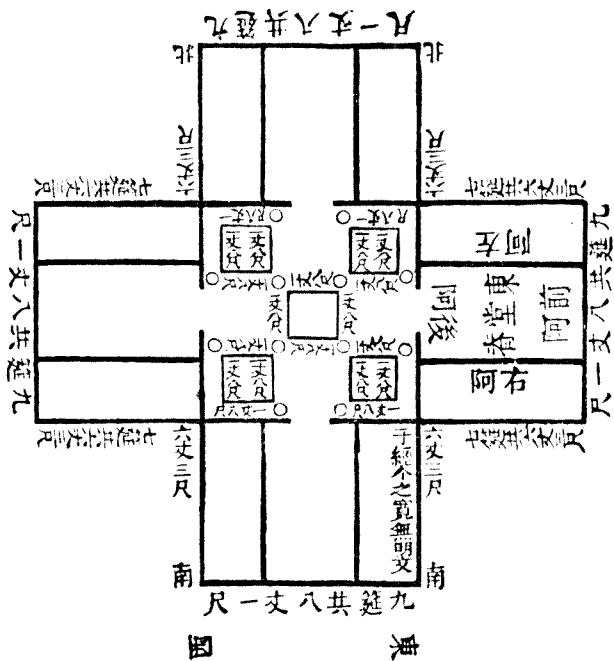
後段言拜日于東門外者。此門乃壇之東門。非京師之東

也。門

今定四面堂个廟室圖



今定堂个室丈尺之圖



今定上方圓重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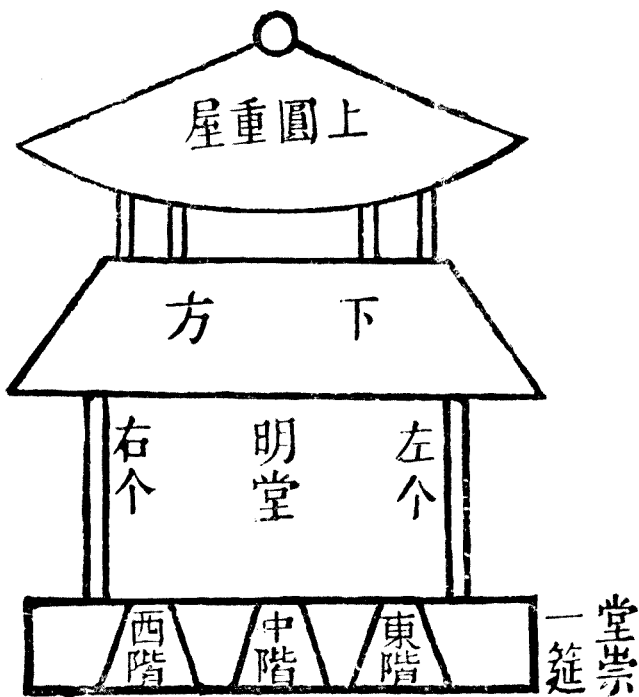


圖 舊 堂 明 氏 戴

二十四窗九階與世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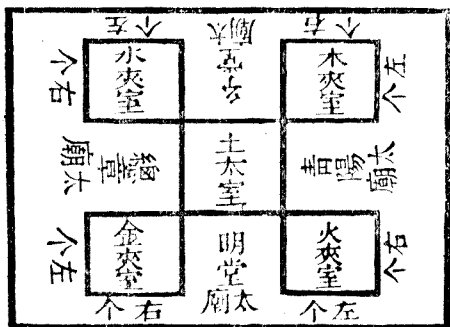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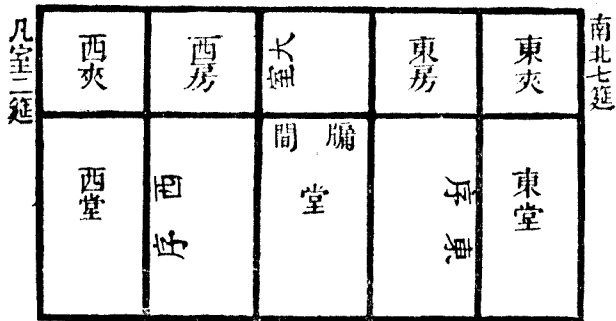


圖 室 五 堂 明 氏 汪



棟把大縱

孝經郊祀宗祀說

孝經聖治章之大義有二端。一則孔子以孝祀屬周公其人。專謂洛邑不屬成王也。一則宗祀之宗。見于召誥洛誥多士也。乃讀者忽之不察。并清廟維清小毖亦不得其解矣。蓋周初滅紂之後。武王歸鎬。夷齊既死。殷士未服者多。戰要囚之。未能和睦無怨。不獨武庚之叛也。此時鎬京尙未以后稷配天。以文王配上帝也。各國諸侯亦未全往鎬京侯服于周。故曰武王未受命也。未無也。況成王又幼有家難哉。于是周公監東國之五年。與召公相謀。就洛營建新邑。洪大誥治。用陟配天之殷禮。祀天與上帝。以后稷文王配之。后稷文王爲人心所服。庶幾各諸侯及商子孫。殷士皆來和會。爲臣助祭多遜。始可定爲紹上帝受天定命也。若使武王成王在鎬郊祀宗祀。而諸侯殷士不全來臣服助祭。卽不能定爲易姓受天命也。但成王此時不敢來洛基命定命。于是三月召公先來洛卜宅。十餘日攻位卽成。惟位而已。各功工未成也。三月望後。周公來達觀所營之位。知殷民肯來攻位。遂及此時洪大誥治。勤于見士。卽用二牛于郊。以后稷配天且祭社矣。召誥之用牲于郊。卽孝經之郊祀配天也。于是始爲周基受天命矣。計自二月至夏。皆功于新洛邑明堂各工。然明堂功雖將成。尙未及配天。基命之後。行宗祀之禮。于是周公佯告成王。成王命周公行宗禮。洛誥之宗禮。卽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之禮也。周公宗祀。當在季秋。幸而四海諸侯殷士皆來助祭矣。十二月各工各禮。迄用有成。上下無怨。人心大定。爲周禎福。而無後患。成王始來洛邑相宅。記

功宗之禮。卽命以功宗作元祀矣。成王於是時復冬祭文王武王。但二駢不祀上帝。又入明堂太室禘。王賓亦咸格。使人共見無疑。仍卽歸鎬。命周公後于洛。守其地。保其民。是成王但烝祭文武。而未祀天于郊。祀上帝于明堂也。此孔子所以舉配天專屬之周公其人。孔子若謂雖以武王滅商之大武。未能受命。臣我多遜。惟周公以孝祀文王配天。始能定命。臣我宗多遜也。此孝經至德要道。上下無怨。四海來祭之大義也。此義久蓄于心。未筆於書。因福補疏孝經。于此事引證繁複。囿于舊說。不徹經義。是以說此教之。至于各經可推明此說者。命福引證之。

尙書洛誥曰。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

多方曰。爾乃迪屢不靜。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洛誥曰。亦識其有不享。

福案。此諸侯尙未盡服。殷士民亦屢叛。民未和睦。上下有怨。未行配天之禮之事也。家大人曰。王氏引之。讀四方迪亂未定句。于宗禮亦未克救句。公功迪將其後句。孫氏星衍尙書疏及之。而經義述聞不存此條者。自因說文引書亦未克救公功爲句。未敢破之也。但宗禮卽宗祀。漢人未發此義。故許讀師傳如此。其實王讀是也。此處第一未字指四方亂定。第二未字指克救宗禮。明是兩事。故以亦字夾于其間。公功迪將其後。卽克救宗禮也。漢讀未可墨守也。若以公功屬上。則於宗禮外又有公功。似非經

意矣。

召誥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越五日甲寅。位成。

福案。此召公先來成位。庶殷肯來攻位。伏生尙書大傳。周公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卽其事也。

召誥曰。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詩。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福案。此乃周公來祭天以后。稷配天之事也。牛二。天與后稷二牲也。

洛誥曰。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膺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福案。此成王因諸侯殷士民反側未定。初不敢來洛之事也。及天基命者。乘此配天禮成之時。基受天命也。定命者。行宗禮定受天命也。

洛誥曰。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彌。丕視工載。乃汝其悉自教工。王若曰。惇宗將禮。稱秩元祀。

福案。此成王命周公行宗祀之禮之事也。曰功宗。曰惇宗。將禮。曰臣我宗多遜。曰于宗禮亦未克枚。凡此宗字。皆明堂之宗祀也。讀者皆不察之。功者明堂宗祀工之大者。詩肅肅謝功。申伯之功。皆言大工也。用衆急事曰攻。庶民攻之。攻位洛汭。是也。工力盛大曰功。謝功。申功。功宗。功作元祀。是也。

詩清廟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

維清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小毖曰。予其懲。而毖後患。又曰。未堪家多難。

我將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型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

康誥曰。周公初基。作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

多士曰。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寶。亦惟爾多士。攸服奔

走臣我多遜。

召誥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詩大雅文王共七章。五十六句。

禮記明堂位全篇。

福案。此皆周公在洛明堂行宗禮。諸侯殷士皆來助祭。以定天命。卽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

祭也。大約此時。惟周公申明天之命。文王之德。反覆以夏殷之事。誥治之。諸侯殷士始肯服之。始能成此大禮。詩所謂肇禮。迄用有成者。卽克敕宗禮。詞氣宛然可見也。否則諸侯殷士叛服未定。宗祀幾乎不能有成。周家更多難無禎矣。釋詩書各句。情事可見。故孔子切指周公其人。再釋詩文王七章。則全是在鎬而追言作洛祭文王于明堂配天之事。其情更見矣。清廟之多士。卽尙書之多士。我將之將。卽惇宗將禮之將。肇禋。卽肇稱殷禮初基也。清廟。卽明堂維清卽清廟也。多士曰。臣我多遜。又曰。臣我宗多遜。明明多一宗字。必非閒字。孔傳訓宗禮爲尊禮。殊空也。

君奭曰。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洛誥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

福案。此可見配天之禮。本於殷禮。洛邑新祀。實殷禮也。又家大人云。詩頌之肇禋。及此肇稱之肇。皆當卽與兆同。兆者壇之營域。卽洛郊攻營之位。不當專訓爲始。猶詩訪落之落。卽洛誥之洛加艸爲落。从洛起義。義不專于始也。周禮小宗伯曰。兆五帝于四郊。詩生民曰。以歸肇祀。箋。謂肇者。郊之神位。于郊祀天。詩又曰。后稷肇祀。箋亦云郊祀。箋蓋以禮記表記作后稷兆祀爲據也。書肇稱殷禮。亦言在洛郊爲兆位舉行殷禮。此時周公未行周禮。故但曰牛二。蓋二牛皆白。禮記明堂位。詩魯頌。白牡。卽皆守殷禮之遺也。洛誥末曰。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前郊不言騂。是白牡明矣。

禮記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受大永命。

福案。據此。可見鎬京武王末率四海行配天配上帝之祀。與孝經相合。不然。何以孔子必曰。則周公其人。學者習讀。僞武成。而不計當年受命之難也。尙書大誥序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微子之命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是殷命之黜。在成王周公之時。殷命未黜。周未能言受天永命也。

禮記月令曰。季秋大享帝。

福案。此當是周公初祀明堂之月也。

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洛誥曰。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福案。周書奔走臣我凡三見。此監字亦非閒字。家大人云。文王世子稱周公居攝。尙書無攝字。而有監字。監卽監國之義。後儒於此略不省之。不知成王命周公監東國洛。見於洛誥。卽多方之臣我監五祀也。監五祀。卽周公居攝之五年也。臣我監。卽臣我周公也。鄭康成書注。戊午。卽五十五年甲申。爲周公居攝五年。作召誥。劉歆三統歷。謂作召誥。在居攝七年。此不知尙書監五祀。經文中本有明文。鄭氏康

成。深明歷算。定爲五年。推算召誥各日月悉合。然亦未知監五祀卽居攝五年。此漢以來未發之義也。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

洛誥曰。乃單文祖德。

福案。此兩文祖。卽虞書受終于文祖之文祖。後人解爲文王祖德。失之矣。蓋周之明堂。卽唐虞之文祖。史記堯本紀。集解引鄭康成書注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卽此義也。蓋居攝五年作洛誥時。尙未立明堂之名。猶沿古文祖之名。至六七年制禮之後。始有明堂之名也。孫觀察星衍云。周書嘗麥解。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大祖。合之淮南主術訓。有神農以時嘗穀。祀于明堂之說。則知史所云大祖。卽明堂也。又曲禮疏引孝經說云。后稷爲天地之主。文王爲五帝之宗。此亦郊祀宗祀之古義也。

洛誥曰。孔子來相宅。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禋。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王曰。公定。予往已。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福案。此成王冬始來洛之證。此時明堂已成。行冬烝祭禮。祭畢仍歸鎬。命周公後保洛也。以上證明家大人說孝經之郊祀。卽召誥之用牲于郊。孝經之宗祀。卽洛誥之宗禮。功宗也。

宗禮餘說

余既爲孝經宗祀卽尙書宗禮之說矣。餘意未盡。茲復著之曰。宗之爲字也。乃屋下祭天帝。故从宀从示。倉頡造字之始。指事會意已定矣。所謂宗尊也。特其聲義耳。虞書曰。至于岱宗。岱當絕句。宗絕句。柴絕句。此唐虞以前。秦山下本亦有明堂。明堂祭禮。本名曰宗之始也。虞書曰。肆類于上帝。卽郊也。禋于六宗。卽宗禮也。宗禮以配帝配五帝。故曰六。非宗禮外別有六宗也。若以至于岱宗爲句。則至于南岳。曷不曰如岱宗禮。而祇曰如岱禮。明宗字單讀也。月令曰。祈年天宗。周書世俘解曰。憲告天宗。此天宗皆指明堂。宗乃質字。若空訓爲尊。則天尊爲不辭矣。宗祭必燔柴。故又特造柴字。燔柴必有煙。煙从火。壘聲。籀文燹从宀。壘古文。此皆與禋字同義。故禋以柴煙爲初義。絜精爲後義也。故禋之籀文又作籀矣。周公在洛。所以擬唐虞文祖。造成宗祀之屋。以嚴父配天帝也。明堂一內祀五帝。卽以文王配五帝。五帝卽上帝。上帝卽天帝。同一燔柴。而宗祀天與后稷配天異者。郊無一宗。有一此爲分別也。周公初成明堂。祇以文王配天。而不及武王。至五年冬。成王始來洛。烝祭歲。禮祀文武用兩駢。入明堂太室。禋而不祀天帝。此又其分別也。武王殺紂。不如湯放桀。未盡善也。故義士殷民多方多士不服。未能受命。此不必爲武王諱。周公攝政。若不來洛踐阼。親行宗禮以收天下之心。則天下必不保爲文武成王之天下。此不必爲周公諱。惟周公毅然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且克救宗禮之後。始名宗曰明堂。

福安周公營洛邑時。一則曰乃單文祖德。再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一則曰宗禮再闢。

曰功宗。不似孝經直曰宗祀文王於明堂者。此年周公尙未敢作禮樂。未敢改立明堂之名。不得不稱古名于諸侯。多士之前。後人因不知此。卽明堂而忽略宗字也。考工記曰。周人明堂。此周公歸政後之名也。制禮作樂。歸政成王。退

就臣位。此所以爲孔子所心悅誠服者也。豈新莽所能假託萬一哉。蓋周公乃文王之子。義士殷民。心服后稷。又心服文王。服文王卽服周公。是以臣我監五祀。攸服奔走。臣我宗多遜。故周公探其心之所素服者。而收其心。多方多士之心。旣收。然後歸政于成王。然後義士殷民亦不再反覆矣。否則周公不踐阼于洛。不救宗禮。多方多士義士殷民曰。殺我天子者武王也。成王武王幼子也。能西東南北無思不服哉。迂儒旣諱周公之踐阼。復飾武王以受命。進退無據。皆非也。

大雅文王詩解

余已謂大雅文王之詩。皆周公宗祀明堂以後之事。今福載入孝經疏矣。惟說詩之義未顯。傳箋亦有誤解。茲復解示之曰。文王在上。乃宗祀明堂。指文王在天上。故曰於昭于天。非言初爲西伯在民上時也。傳箋

皆非。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周之建邦雖舊。迨宗祀明堂。基命定命之後。天命又新。非言新于文王在時也。傳箋

皆非。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言文王在明堂。陟則天上。降則庭止也。至于在帝左右。更是明言宗配上帝

之事。豈有文王生前。而謂其陟降在帝左右者乎。傳箋此周公所以示成王及周士殷士之詩也。聲聲文

王令聞不已者。亦言文王令聞至宗祀時猶不已。非生前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者。言文王穆穆陟降。祭者敬其庭止也。周土與文王孫子能同百世。故文王在天亦寧也。不但多周土。而又有殷士。祿將于京。此指宗祀明堂。臣多遜之後。又至鎬京助祭也。王之蠶臣。此王指成王。蠶臣兼周士。殷士言之也。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此言明堂本是殷禮。殷本宗祀先王。配上帝。惟因喪師。故今周文王在明堂配上帝也。儀型文王。萬邦作孚。言宗禮克效。惟以文王之德爲儀刑。萬邦始心服。萬邦心服。始可謂之新受天命也。且上天之載。雖無聲無臭之可尋。然在帝左右之文王。其儀刑萬方作孚。則赫赫在上。故曰於昭于天。首尾相應也。此文王之詩。七章大義。必合孝經尙書明堂宗禮之義觀之。始大明白也。

此詩不及武王一字。伐商之奉。別以大明之詩述之。其旨

矣。微

咸秩無文解

書洛誥曰。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又曰。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此兩言無文者。謂無詩也。古人稱詩之入樂者曰文。故子夏詩大序曰。聲成文謂之音。又曰。主文而誦諫。鄭康成曰。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趙岐曰。文詩之文章。然則周公祀明堂之時。但秩序祀禮仍用殷禮。而樂則殷樂詩不可用。周樂詩又未敢遽作。故曰咸秩無文。

也。周頌及文王之什等詩，皆周公祀明堂歸政後在鎬京所作也。

釋佞

虞夏書無佞字，祇有壬字。任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而難任人，是也。故爾雅曰：允任，壬佞也。此佞字當訓材巧。至

商周之間，始有仁佞二字。佞从仁，更在仁字之後。此二字皆非倉頡所造。

虞夏商書三頌易卦爻辭，皆無仁字。仁字始見於周禮大司徒六德，知仁聖義。

和。中故佞與仁相近，尙不甚相反。周之初尙有用仁字以寄佞義者，不似周末甚多分別也。論語：雍也。仁而不佞。可見仁佞尙欲相兼。

不知其仁，始言佞異於仁，鮮矣。仁，非絕無仁，猶之孔壬異於不孔之壬也。

說文：佞，巧譎高材也。从女，仁聲。

春秋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左氏，作佞夫。公羊作年夫。國語：晉語，佞之見佞，果喪其田，皆仁聲之證也。段氏謂小徐

从仁聲。巧是一義，材又一義，柔譎又一義，禦口給又一義，屬文時當用何義，則可以何義釋之。書金縢曰：

予仁若考者，言予且之巧若文王也。巧義卽佞也。佞从仁得聲而義隨之，故仁可爲佞借也。古者事鬼神常用佞，金縢之以佞爲美，借仁代佞者，因事鬼神也。故論語孔子謂祝鮀之佞治宗廟，卽金縢仁巧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之義也。所以金縢借仁代佞，可省女字也。金縢曰：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史記以王發代元孫二字，訓若爲如此，言武王不如周公也。上文曰：予仁若考，此考字當指文王。若亦當訓爲如，言周

公如文王也。此五句文勢相同。一正一反。緊相對屬。不應下若字訓爲如。上若字訓爲順也。不應不若且有所指之人。若考無所指之人也。訓上若爲順。則與下不若且戾異矣。史記魯世家。明明以且巧二字代予仁二字。此巧字卽訓金滕仁字。仁讀爲佞。佞卽巧也。非可以金滕考字越仁若二字代巧字也。巧與考本可假借。但此處考字實指文王。非巧字之假借。江氏聲尚書集注。以巧字抵考字而訓之。又知經中仁若二字無著。遂謂仁若二字爲衍。非也。後世佞字全棄。高材仁巧之美義。而盡用口調口給之惡義。遂不敢如史記以巧佞屬之周公矣。且古人每謙言不佞者。皆謙不高材不仁巧也。左傳成十三年。寡人不佞。成十六年。諸臣不佞。昭二十年。臣不佞。國語魯語。寡君不佞。晉語。吾不佞。皆訓才。若佞全是惡。豈古人皆以喜口調口給之小人待人。而自居於不口調不口給之君子乎。

是故解文字者。當以虞夏商周初周末分別觀之。

虞夏時尙無仁字。何有佞字。惟有壬字任字耳。其言壬任者。乃巧言令色之人。自謂能堪當重耳。而績終不成。其惡在力不能任。而以巧言令

色妄任之。通考羣經壬字任字無惡訓。孟子尙以爲伊尹之聖矣。孔王者。其自負任也。而雖任人者。不輕易用自任之人也。爾雅之允任。壬佞也。此佞字尙是周初高材之義。非惡義。使允爲惡。則惇德允元。又將何說。乃漢人說尙書者。一概以周末之佞義。釋虞夏周初之壬任字。恐非也。又詩芻蕘能言。巧言如簧。左傳。叔向引此。美師曠爲能言之君子。叔向說詩與周末異。亦此義也。

釋來

來者麥也。象形。自當以麥爲本義。來至假借爲後義也。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麩也。二麥一麥。象其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凡來之屬皆從來。詩曰。貽我來麩。據此。來爲瑞麥。則麥爲常麥。義在前。而來爲瑞麥。義在後矣。然麥从夂。其字由來孳乳而生之。來文也。麥字也。倉頡造字來先麥後。不得云周始有此瑞麥也。況虞書曰。鳳皇來儀。已有來字。是來字明爲倉頡所造。唐虞以前有此文。卽有此物。天所來者。當始於黃帝之時。而后稷武王時。又來耳。二麥一麥。實爲不常有之瑞麥。嘉慶初年。嘉興曾出此麥。傳示至蘇州。錢辛楣先生見之。作文記之。以解二麥一麥之象矣。

左傳引康誥解

康誥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曰。季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昭公二十年。苑何忌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案以上經傳三條。義似相反。周公康誥之語甚嚴。有刑無赦之文。而曰。季苑何忌之語甚寬。有不相及之文。自孔穎達以下。皆未得其解。竊謂康誥之意。謂父雖不慈。而子則孝。子雖不孝。而父則慈。弟雖不恭。而兄則友。兄雖不友。而弟則恭。如此。則可偏罪之。不相及。若茲父子兄弟交相大亂。則應用文王法。刑無赦。翫兄亦不念。亦字。則交亂之意可見。左傳

之語。乃古人括康誥之大義而說經也。左傳中引詩書而爲說者甚多。或疑左傳爲康誥逸文。非也。康誥整齊。必無逸文。卽有逸文。亦不至語甚相反。且不相及也。文辭亦不類周書。周書內豈有相也二字乎。又王充潛夫論曰。堯聖父也。而丹凶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鯀殛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後漢書肅宗本紀。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鄭志。趙商問康誥之說。門內尙寬。此皆漢人用左傳說康誥之義。非專引康誥文也。

釋訓下篇

余于釋訓篇。言順訓二字常相通借。又于詩得義同字變之例。後人不知。每每兩解。失古人本義。如昔所舉褒姒威之進退維谷之類是也。癸未冬。適雷州。偶于肩輿中。憶抑詩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知此亦義同字變也。四國順之。卽是四國訓之。與上四方其訓之無異。詩人變其字爲順以書之也。抑詩無競二句。乃引烈文無競二句舊文而證之也。若曰。烈文常謂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矣。果有覺德行。必四國訓之也。順卽訓也。訓卽順也。此詩反覆于訓行之義。其九章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順字亦是訓字之通變。與四國順之相同。左傳哀二十六年。詩四方其訓之。唐石經。岳本俱作順。蓋左氏本作順。順訓無異也。夫曰告之話言。此明是

我以言訓之也。訓之卽誨諄諄用爲教也。順德之行之德行。卽有覺德行之德行也。

詩。申伯之德。柔惠且直。稌此萬邦。聞于四國。探卽上

柔字。上柔爲剛柔之柔。下揉爲揉之。卽左傳吾且柔之之柔。加手變字也。周人以詩說詩。又禮記坊記。君陳曰。女乃順之于外。自抑始。詩之訓詁。傳自孔子。故有物必有則始。詩之考證。自孟子。由此觀之。雖周亦助始。

順亦訓之假借字。宋人以爲諛順。且咎成王失言。此不知僞古文及假借也。

釋敬

古聖人造一字必有一字之本義。本義最精確無弊。敬字从苟。从攴。苟篆文作苟。音亟非苟。音狗也。苟卽敬也。

加攴以明擊鼓之義也。警从敬得聲得義。故釋名曰敬。警也。恆自肅警也。此訓最先最確。蓋敬者。言終日常自肅警。不敢怠逸放縱也。故周書諡法解曰。夙夜警戒曰敬。虞翻易逸象曰。乾爲敬。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書曰。節性惟日其邁。日邁者。日乾乾也。周書以無逸名篇。國語。敬姜論勞逸之義。爲千古至言。孔子歎之。此敬姜之所以爲敬也。欲知敬字之古訓本義。試思敬姜之論。卽明矣。非端坐靜觀主一之謂也。故以肅警無逸爲敬。凡服官之人。讀書之士。所當終身奉之者也。至于孟子論性。有曰。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年老之人。久勞于事。養神之人。不勤于學。皆樂於安佚。或知安佚不可爲訓也。于是有立靜之一字。以爲宗旨者。非也。惟聞孔子閒居。未聞孔子靜坐。惟聞孔子曲肱而枕。孟子隱几而臥。未聞孔孟瞑目而坐。惟聞禮君子欠伸。侍坐者出。未聞君子瞑坐。侍者久立。蓋靜者。敬之反也。年衰養神者。每便于靜。乃諱其所私便。而反借靜字以立高名。則計之兩得者也。雖然。年老之人。必不能如強壯者終日肅勞矣。

或推古人養老之義。少安之可乎。然孟子曰。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終當以苟支節之也。此節性之一端也。

雲南黑水圖考

禹貢黑水有二。一在雍州。一在梁州。名同而地異。甘肅黑水相隔。遠阻斷不能通。蓋黑水亦晦黑之義。非色黑。海。晦也。故四海

之稱。皆荒遠晦黑之義。禹貢之黑水。亦皆荒遠晦黑之水之通名也。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此以東北華山西南黑水。定梁州之域。此句經文。顯朗可據。故梁州之域。必遠包滇池黑水以南。始合經文。若以今

瀘水當之。則梁州祇有四川。不包雲南矣。淮海揚州。一海字。遠包閩越。猶此黑水二字。遠包雲南也。且瀘水即金沙江。即江水之上游。導江

雖自岷山。岷山以上。禹時未曾別名黑水。猶之導河自積石。積石以上。未聞不名河而別有名也。故華陽黑水。惟梁州之黑水。即是導黑水入南海之黑水。此水近在滇池之南。梁州之域可見矣。禹貢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於南海。此經文三句。朗如日星。求入南海之水于滇之南。今有三焉。南盤江由粵西至粵東入海。禮社江由交趾入海。瀾滄江由南掌入海。此三大水既入南海。安得不謂之黑水。而反以不入南海之瀘當之乎。吾固曰。求導水之黑水不可得。當于入南海之水求之。求三危不可得。雍州三危與導水三危亦名同地異。當于

入南海之水上游求之。求華陽黑水之黑水不可得。卽于經文入南海之黑水合之。然則今滇南入南海

三水上游之間。

廣南開化臨安普
洱順寧永昌六府

非所謂三危歟。考梁州黑水者。自漢以後。言人人殊。予惟以經文定經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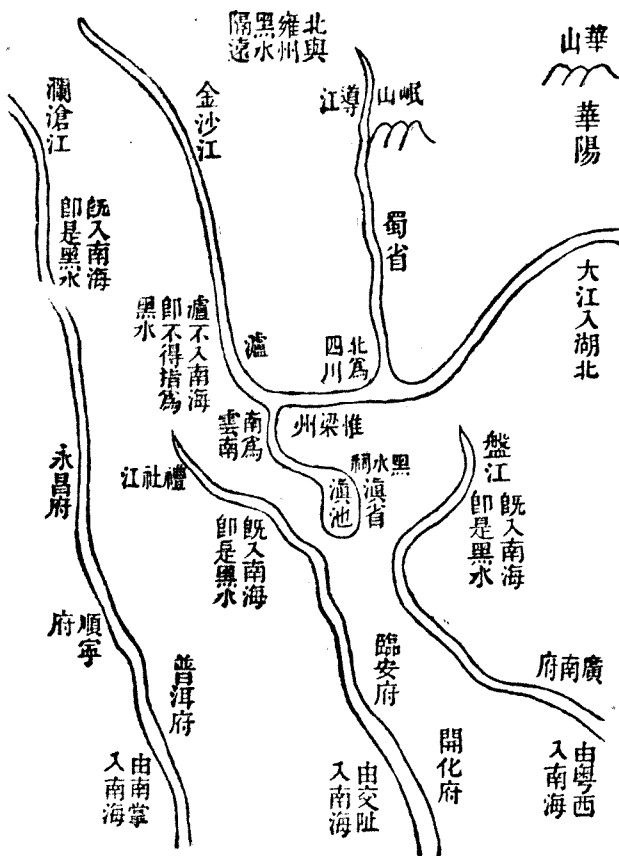
餘不必辨矣。又滇省城東北十餘里。有黑龍潭。潭上有龍王廟。

唐梅在廟
東坡上

此潭廟甚古。莫知其始。漢書地理

志。滇池縣有黑水祠。余謂今滇池上之黑龍潭廟。非卽古華陽黑水之黑水祠歟。或者潭東唐梅宋柏之間。今之三清道宮。卽漢祠故址。而潭北龍王廟。卽神祠所遷降者歟。滇池與南盤江禮社江切近百里。前漢有黑水祠。禮亦宜之。

華陽山



中庸說

中庸爲子思所作。自天命之謂性。至父母其順矣乎。似中庸篇之大義。已止于此。自鬼神之爲德已下。似別成一篇。與中庸無涉。此乃子思專言祖德配天。俟百世之聖人。雖孔子生前不得位。不敢損益三王。制作禮樂。而至誠爲學治天下之道。能使百世天下人皆齊明盛服。承祭孔子。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孔子之神。洋洋乎與堯舜文武之配天相同。此子思之微言也。此應別有篇名。但子思明哲保身。不敢明著篇名。而接存于中庸篇之後。以授于傳經之弟子門人耳。康成鄭氏注祖述堯舜四句。以爲孝經春秋二經之事。淺人詫之。不知此必子思微言。傳禮之門人述之。鄭氏尙得之于古禮說。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此說當傳之子思。漢志中庸說當與鄭說同。漢書藝文志載有中庸說二篇。書雖不傳。似分二篇爲說者。

詩書古訓序

萬世之學。以孔孟爲宗。孔孟之學。以詩書爲宗。學不宗孔孟。必入於異端。孔孟之學。所以不雜者。守商周以來詩書古訓。以爲據也。詩三百篇。尙書數十篇。孔孟以此爲學。以此爲教。故一言一行。皆深奉不疑。卽如孔子作孝經。子思作中庸。孟子作七篇。每講一義。多引詩書以爲證據。若曰。世人亦知此事之義乎。詩曰某某卽此也。書曰某某卽此也。否則尙恐自說有偏弊。不足以訓於人。是周時孔孟之引訓於詩書。猶今人之引訓於論語孟子也。試觀孔子最重孝道。孝道推本文王周公。是故孝經引詩孝子不匱。聿修厥

德。引書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孟子最重性善。性善推本于孔子。孔子推本于詩。是故引蒸民。秉夷物。則懿德。此最明著人人皆知者也。又春秋時。列國君卿大夫。引詩書者。亦皆明著者也。耐何後儒臆造諸說。以擬聖經。若法言以後等書。世人樂講其書。而反荒詩書乎。元錄詩書古訓六卷。乃總論語。孝經。孟子。禮記。大戴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十經。此十經中。引詩書爲訓者。采繫于詩書各篇各句之下。降至國策。罕引詩書。極至暴秦。雜燒詩書。偶語詩書者。棄市。動輒族誅殺降。以殺戮爲功德。詩書所繫。豈不大哉。漢興。祀孔子。詩書復出。朝野誦習。人心反正矣。子史引詩書者。多存古訓。惟恐不能盡醇。則低寫一格。附之于後。以管爲斷。蓋因漢晉以前。尙未以二氏爲訓。所說皆在政治言行。不尙空言也。然此所寫列者。皆古聖賢子史已經引出之訓。其未經引證者。若伏而讀之。訓而行之。引申觸類。章句正極多矣。

孝經先王卽文王說

孔子作春秋。孝經皆推本於文王。故春秋春王正月。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孝經首章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此先王雖未明謂文王。實亦文王也。聖治章。言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孝德無以加。四海來祭。卽章首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義。堯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堯之舉舜。克諧以孝。此古帝以孝睦天下之道。文王周公傳之以順天下。故康誥四方民大和會。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周公成勳。蓋成王時。非周公監洛。多方和睦。多士無怨。孝祀文王。臣我多遜。則周之天命終

未受也。聖治章大義。開明於此。所謂開宗明義也。首章之末。引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夫詩書言孝者多矣。何獨引此。此詩卽周公明堂禮成所作之樂。引周公文王之詩。以證文王周公孝德之事。正與首章先王相應。更可見章首先王爲文王矣。卿大夫章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此先王亦指文王。若泛言三王。則豈可服夏王商王之服乎。惟孝治章之明王。感應章之明王。始泛言聖王。否則曷不亦言先王。而變其文曰明王哉。孝治章言得萬國之懽心。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亦反覆申明首章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義。自古民之怨秦怨隋極矣。是以禍亂速作。唐之天寶。宋之新法。亦皆怨而不和。是以災害禍亂。惟民心和睦者。天下必久太平。孔子之言。歷歷明驗矣。余于此經之義。已著之孝經宗祀卽尚書宗禮篇矣。義有未盡。復述之如此。

壬辰

六宗解

自虞書內有禮于六宗之文。後人求六宗而不可得。人各異說。何止數十家。紛如聚訟。愚謂禮乃柴祭之名。六宗卽明堂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卽五帝。五帝及配帝非六宗乎。周公宗禮亦本于虞禮。卽方明之六面。明明白白。數言而解。若舍實事求是而別爲亂轉。卽數萬言亦不能定也。餘詳孝經宗祀說宗禮餘說

日有食之不宜有解

說文有字在月部。解曰。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日月有食之。从月又聲。按此解總有脫錯。春秋祇日有食之。

四字無加月字者。若以凡有皆爲不宜。豈非反話乎。于竊所未安。不宜有之說。隱公三年三傳皆無此文。許氏又從何處古書得來。或謂春秋凡言有皆不宜。有也。有盛蜚星孛。固不宜矣。豈有年大有年亦不宜乎。況有字造于倉頡。倉頡之世。尙無春秋。斷非倉頡造此字時。指此示人曰。有爲月食。皆當用日食之義。反說爲不宜也。如倉頡早以爲不宜。豈有鰥有能有常有德。亦皆不宜乎。然則當何如。予按不宜之說。解春秋已不能全通。斷不能解从月之有字。予意曰。有所以从月者。月食也。月食爲本義。有無之有。乃假借字。兩不相涉。猶暨字本義爲日。頗見。

卽今日帶食。

而假借爲汝義暨和朔南暨也。暨及也。與有訓有無之

有同也。不宜有日食之說。或亦是先儒之故說。但此似說詩之義。而非說春秋之義。詩十月之交。曰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減。此詩日有食之。及春秋日有食之。兩有字。祇當借訓爲有無之有。無月食本義在內。猶之汝義暨和。無日。頗見本義在內。詩若曰。月食則尙爲常有之事。日食則不減。不宜有也。故凡說詩及春秋日有食之。皆當先從詩此義以爲不宜有。不可牽泥月食之本義也。說文不是衍月字。大約許氏尙引有古說而脫錯耳。

余昔撰堯典作譌成易解。詮說文有字。猶沿舊說。因反覆思之。不安于心。因求得此義。或有合也。

與會勉士釗論日月爲易書

書來。因予說日月爲易爲合朔之辨在朔易。更發明孟喜卦氣引繫辭懸象莫大乎日月。死魄會於壬癸。

日上下象未濟爲晦時。此足以發古義矣。余謂說文所引祕書說。乃祕尙書說。日月爲易。專說便在朔易。非周易之祕說。如是周易。曷不曰祕易說乎。蓋易字先見於堯典。此字乃唐虞以前倉頡所造。造字時祇有日上下之易之義耳。唐虞之世。識易字者。心中惟知有朔易之易。而無六十四卦之易。今世讀說文易字者。心中亦惟常有朔易之易。不容有周易之易。後此文王之易。則是由倉頡日月爲易而起。爲命卦總名之主意。誤以爲周易之易者。自參同契始。蓋以周易之道出於日月之易。則不誤。若以日月爲易四字爲周易。則倒誤矣。是故孟喜之易。乃周易最古之法。由虞書而

來有所受之。七日來復。非穿鑿也。余且謂革月爲月霸。先王以治麻明時。獨屬之革卦。與來說未濟晦時正合。然則文王以六十四卦六日七分之法。名之曰易。乃取之於堯典。堯典本之於倉聖。又何疑哉。曷再詳言而暢發之。以明孟氏之學。

荀虞之義也。

易傳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又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又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又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又曰。三歲再閏。此皆一月二十九日晦夕朔旦孟

武進張氏諧聲譜序

隋之韻學。定於陸法言。劉臻。魏澗等九人。剖析毫釐。分別黍累。所謂我輩數人定則定矣。卽如支脂之不同部。今金壇段氏覃精獨得。而陸氏等則本不相混。是何精覈耶。後如孫愐以下。有同自郢。惟我朝古學

振興言古音者。自岷山顧氏以來。奚止十家。近時金壇段氏分十七部。高郵王氏分廿一部。亦精覈之至矣。嘉慶間。余曾聞武進張編修惠言有韻學書。未見而編修卒。道光中。編修之子成孫聰穎辛勤。能傳父學。踵成編修之書。曰諧聲譜。奉以示余。余讀而歎之。歎其識力之超卓精細也。其書分中僮。薨林巖。篔簹。秦說干。萋肆。揖支。皮絲。鳩。萑。屺。二十部。惟至顧王氏分出爲一部極確。編修不分。成孫不敢分之。然此數十字雖無多。終以分部爲安。此乃于毛詩中拈其最先

出之字爲建首。加以易韻屈韻。而又以說文之聲分從之。犁然不紊。有各家所未及者。其言曰。今之讀二百六部者。牽引之。分割之。甚無謂也。今故舉而空之。以詩求韻。佐以易屈。以韻別部。以部類聲。以聲諧說文之字而已。張氏此說奇而法審。說文之聲亦細。足以見未有韻書時之本來部居。譬如造麻者。積年日法數十改。及元郭守敬始一切空之。專以彼時各儀實測天行爲主。不以私意遷就。今于聲韻皆以毛詩易屈倉籀爲定。許氏漢人。說此文解此字而已。至于用文之聲。而諧之。學之以成字之聲。則倉籀之時已隱然有韻之部居。較詩易爲更古矣。亦郭太史之意歟。杜預言。麻法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吾于韻

亦云當順字以求。韻非爲韻以驗字。

序而歸之。願是書之行于世也。

詩有馥其馨。馥誤椒記

詩周頌載芟。有椒其馨。椒字乃馥字之誤。陸氏釋文云。沈作椒。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元案。不但椒誤。椒

亦誤也。蓋此經文古作馥字。隸釋卷八冀州從事張表碑引作有馥其馨。隸續卷十膠東令王君廟門斷碑。

亦作有馥其馨。是漢之經文作馥明矣。晉左九嬪納楊后贊曰。有馥其馨。見藝文類聚十五傅咸答潘尼詩曰。有馥

其馨。藝文類聚三十一是晉猶作馥矣。說文馨香之遠聞者。凡從馥之字皆有外遠之義。故馨馨皆遠聞也。故與馥別。釋文沈重作俶。尺叔反。馥字切音。廣韻集韻皆以房爲雙聲。尺字疑是房字

之。且云作椒者誤也。此不知唐以前何時寫書者損滅馥字。又損房爲尺。又誤叔爲俶。又由俶形與椒近

而誤爲椒。陸氏釋文云。無故改爲俶而不知俶乃馥切。音字之誤冒也。毛傳椒猶餽也。當作馥。猶餽也。此

蒙上有馥其香而言。馥香與馥同。若是握椒椒穢之椒。傳箋皆不容無解椒之辭。而椒猶餽也。爲不辭矣。

古祭物食物。似未以椒爲用。此經文明是馥字之本證。然非漢晉四證。則此字無由臆造。永不知其誤而

又誤矣。余乾隆間校石經未及此。嘉慶間作校勘記亦未及此。今始明之。歙縣程少農愚澤云。詩蓼芬孝

祀。文選注一切經音義引韓詩作馥芬孝祀。韓詩有馥字。毛詩亦有馥字。馥字形聲不謬於六書。可補說

文之遺。元又謂餽芬同必義同馥。音亦同馥。所以毛傳曰。馥猶餽也。馥與餽同。此亦詩義同字變之例也。

虛義卽伏犧。宓子賤。皆房六切。亦必復同音之證。丁酉六月。

齊陳氏韶樂轉銘釋

銘中大樂凡三見。舞字凡兩見。又有鼓鐘字。此是以樂舞之事為重。而為此器銘也。篆十九行百六十餘字。拓本第六

條玉二之下。鼓鐘之上。是紹字。甚明白。然則第五條第二字近接舞字下。亦是紹字。朱本釋紹。第二行于大下

命上。亦是紹字。紹从糸說文。糸古文从系。檢鐘鼎文。司字系旁皆作巾。無作巾者。元謂紹即韶字也。陳敬仲奔齊。韶樂在焉。陳氏世守此樂。而修

備之。齊莊公時與陳桓子銘作洧子。無字相說。非增即女弟夫。齊景公亦與桓子子疆相悅。子疆引韶為重。以大樂大舞

迓於天子。用璧玉二。壺二。鼎八。有事於南宮。而孔子在齊聞韶。有不圖至斯之歎。然則齊陳之韶。勝於魯

韶。明矣。謂韶為韶者。舜樂之韶字。以召為聲。以音為義。此後造之字也。若其先本字。但當為紹。故禮記樂

記曰。韶繼也。鄭康成注曰。韶之言紹也。此記樂者直破韶字為紹字。而以繼訓之。謂韶見於春秋元命也。皇侃論語疏。諸處者甚多。故

韶聲。見周禮大司樂。皆後造之字。招手直假借而已。見孟子漢書樂志左傳釋文。左祈招之詩亦祈韶也。銘中舞字凡兩見。元審舞上之字皆夏

字。夏大也。故九夏皆訓大。非夏禹之夏。其篆形兩曰而下。从欠甚明。夏舞猶言大樂。大韶對舉耳。非舜樂

雜以禹舞也。義與頌同見元釋頌篇中。且景公時樂師亦必深習陳田大樂。韶之遺法。傳其音律。故作君臣相說之樂之

時。即依韶為徵。招角招。即韶。又陳氏在齊為工正。此器制造精堅。亦自不遺餘力。計自舜作韶之時。至造器

之時。一千七百餘年。爲孔子所聞。自齊公景造器之時。至今又二千三百餘年。而此器具在。銘文篆迹。可讀可摹。展卷累月。尙知他味哉。道光十八年阮元識。

壬寅冬得濟寧州李聯榜孝廉說云。季札在魯。但見韶舞。未聞韶樂。故曰觀止。孔子在齊始聞之。此說甚確。得未得有元謂季

札此之謂夏聲。夏則大之至也。然則銘中夏舞卽大舞。與大樂對舉言之。非要舞。益明矣。李孝廉亦小門生。

余於嘉慶十八年從安邑宋芝山購得齊侯轡。藏於家廟。屬朱椒堂爲始釋之。作齊侯轡歌。廿五年矣。今

在京師。又屬吳編修

式芬

釋之。略有異同。尙有未識之字。乃並存之。近日臥疾。旬復審之。識出韶夏二

字。乃悔從前作詩時之粗也。

余所摹積古齋鐘鼎款識。有陳逆簠。簠爲諸樂。簠爲封地。篆曰。余陳桓子之裔孫。作季姜之祥器。此桓子亦卽桓子。牧

誓尙桓桓。說文作桓桓。可以假桓。亦可假洹矣。又此簠爲季姜。而轡洹子妻孟姜。是陳氏世代多姻于姜。可補三傳史記之闕。此簠年近于壘。則文字相近。第四字宜亦是字。

戊戌夏。蘇州又有一齊侯轡拓本。寄來京。銘篆與此器大同小異。計彼器十九行。一百四十二字。校此少二十餘字。校此多者。齊侯下多一女字。此器內第四行本有女字。非母字。彼壘字。四田。壘之上多郟邑二字。夏字。彼。亾。廋。此。鑄。爾。姜。卸。彼。亾。鑄。爾。姜。醜。皆甚明白。此大樂凡三見。彼。祗。一見。彼。第。二。行。無。大。樂。宗。

等字。洎子孟姜則相同明白。至於紹字。此凡三見。篆法無異。是紹無疑矣。而彼本亦三見。第一字與此同。第二三則系旁作喬。是司字矣。計惟大司命一處于文爲順。當舍此而從彼。至於舞字之下。仍以紹字爲順。當舍彼而從此。蓋此器誤大司命爲大紹命。彼本則誤舞紹爲舞司。當年作篆人粗舛。致有兩失耳。

齊侯轉銘搨本第七條第一二字是子董。第八條子董夏舞再見。此兩董字筆畫甚明白。必是陳氏子之名。未能定之。道州何子貞編修釋爲從黃省之董字。卽陳子疆之名。甚確。又得一無疑之子與義矣。子疆疆字與董字之義切近明白。是居斤切。凡從某省之字。可寄其義。不必定從其聲。特此篆黃尙不省。今說文篆古文作董。古文僅見于此器矣。左傳昭二十六年。平子曰。必子疆也。子疆之名無考。今因此器得之矣。唐石經作疆。宋板誤疆。說文自莖字董字以至疆字。相因相次。古人字由名生。轉銘中樂舞者名董。字子疆。無疑矣。

或疑史記武子開卽疆。非也。開从开聲。且兼會意。在段氏古韻十一部。不能與董聲相涉。莖字在十三部。居斤切。故瑾謹謹。鄞廛僅覲。勤等字從之。以上各字。皆巨斤切。居隱切。相近之音也。

說文莖字部首之後。次以艱字。以莖爲旁。良爲聲。與莖同古韻十三部。由此再轉入十四部。則難漢歎嘆等字。亦從莖得聲者也。說文艱卽難字。从鳥莖聲。然則莖有艱難之音。而歎字从鷁音聲。鷁字从歎省聲。其聲一也。其實文殷元寒韻可合不必曰省。說文。莖黏土。從黃省。从土。古文

莖。蓋土黃黏則疆而治之艱。是以說文土黏色黃難喧治。比田。畝疆各義。皆以次連綴于十三篇之後。亦

必因其字音義皆近也。然則漢字从夔，豈非以其土性黏色黃艱治之故乎。余嘗兩次夏渡襄陽，皆當盛漲。漢中府之土隨水奔流，既黃且黏，甚于黃河。因知倉聖造字，大禹名川，皆有故矣。

史記齊太公世家，索隱引世本云：陳桓子無字，產于齊，然則無字又有一子名齊。此何人乎。余曰：此乃史記田敬仲世家所謂無字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齊乃子開之名，開其字也。無字嫡子書，字子占。見世本又

三子齊字子開，夔字子疆，乞釐子也。子疆不諡武也。史記曰：武子開，杜預左傳注曰：子疆，武子字。此必是史記不誤而杜誤也。開與齊之義亦明白切近之至。詩：鳥豸在齊。箋云：齊之言門也。後漢書馬援傳注：齊水流山間兩岸若門也。然則齊卽門之假借字。夢齊冬卽夢門冬門義甚多詳余釋門篇門爲名，開爲字，猶夔爲名，疆爲字，又何疑

哉。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鬢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疆也。由子之說證之，則失弓者武子齊也。卽子開非子疆。左傳書武子諡白皙者夔也。卽子疆非諡武。蓋兄弟兩

人也。冉豎射子開識之矣。平子亦知之矣。卽使冉豎平子有言傳未書之，惟冉豎不識子疆，但言其白皙諸狀。故平子曰：必子疆也。若旣射武子而識之，是亢之甚矣。又指武子爲君子白皙云云，則與下文謂之

君子何敢充之相背。且有字文義。亦是舍失弓者而別有所指。明射手失弓者一人。君子白晳又一人也。充之當之也。左傳以充其讐。或充其下。結草以充杜國。皆其義。杜注以公戰禦之。乃因上私字望文以生義耳。彼時兄弟兩人。情事可見如此。今因考蠶蠶二字之義而得之。

乃知杜元凱誤爲一人。經義之失久矣。

陳占字子書。占書猶今人言看書也。故尙書曰。明啓刑書。管占啓籒見書。

武子開與子疆。度皆是心存公室之人。銘中既以樂舞御天子。復誓于大司命。有事于南宮。必不似釐子乞收民心以圖齊國。觀哀十四年陳子逆語闕子我曰。且其違者不過數人。然則違者非卽開疆家乎。

陳頌南農部

慶鋪

又云。子疆非諡武子。其諡昭子乎。左哀十四年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杜注。取昭子莊

爲成子兄弟。以充八人之數。而史記齊太公世家索隱。引世本。昭子是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莊字疑卽蠶字之訛。形相近也。昭子莊當卽昭子蠶。亦桓子子無疑。杜氏既誤以昭子爲僖子之子。又誤蠶爲莊。其說沿自服虔。唐孔疏未正其誤。且徇服虔誣昭子莊爲成子之子。出于世本。而索隱所引世本無此事也。司馬駁之。知昭子不名莊。然卒莫詳其名。更不知杜氏強以昭子充數。今證以齊壘。得論世知人之助。

馮柳東三家詩異文疏證序

古今義理之學。必自訓詁始。訓詁之學。必自形聲始。自六書之旨不明。于古人傳授師承。求其義不得。反

疑古人改文就義。不已慎乎。三家詩實先毛公。魏晉以路絕學寢亡。其散見于往籍者。千百之一耳。伯厚王氏詩攷之。緝毛舉大指。未暢厥流。余嘗病之。柳東太史潛挈經史。精邃博綜。實欲突過前哲。其言三家多今文。毛多古文。三家多正字。毛多假借。按之羣書。無不融合。又推原傳授諸儒。有以知其說之所宗。一派別而謾證之。由形聲而得訓詁。由訓詁而得義理。俾千古微學。一旦揭日月而列星辰。則三家雖亡猶存也。夫自有宋以來。學者類沿于空疎之病。王氏獨能網羅載籍。實事求是。闡發許鄭之言。顧尙有待于後人之補正。柳東以名翰林出爲縣令。不三月以親老解組歸。而教授伯厚之鄉。得其流風緒綸。益肆力于學。可不謂好學守道者與。曩余在廣州開學海堂集說經之書爲皇清經解千四百卷。而獨缺三家詩石經。今于滇中始得見之。爰亟爲編入續編。并敍而歸之。柳東尙有論語諸經說。何不盡出而觀之也。

柳東名
登府。

學經室續集目錄

卷二

續二集史

黃河海口日遠運口日高圖說

陝州以東河流合勾股弦說

擬儒林傳稿凡例

集傳錄存

重建肇慶總督行臺并續題名碑記

英清峽盤路造橋記

例贈儒林郎侯選州同知蘭汀林公墓表

平樂府重建至聖廟碑記

南昌府同知璧堂徐君傳

高郵孝臣李君傳

碧雞臺記

卷二之下卷 續二集史

王石臞先生墓誌銘

疇人傳利瑪竇論

疇人傳湯若望論

疇人傳蔣友仁論

隱屏山人陳編修傳

安事齋詩錄序

奏車里外域情形摺

奏車里土司襲職摺

雲南井鹽記

太子少保贈太子太師兩廣總督敏肅盧公神道碑

戶部侍郎春海程公神道碑銘

野雲山人傳

劉孟瞻揚州水道記序

因病求解任摺

謝再賞假一月安心調理摺

因老病再請解任休致摺

恩准開缺致仕謝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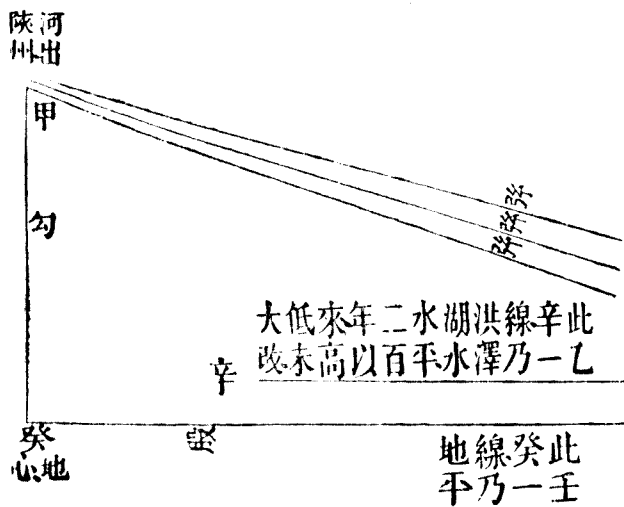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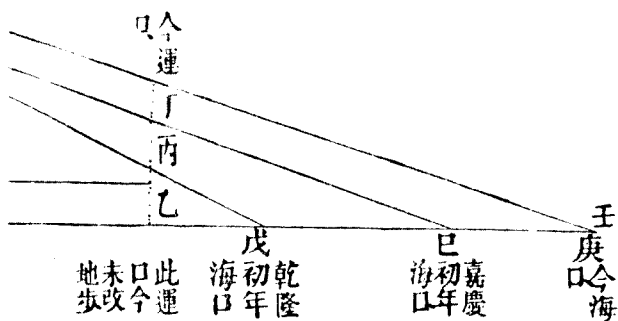
擘經室續二集

黃河海口日遠運口日高圖說

黃河挾泥沙入海。一歲之中。泥沙多不可量。此泥沙積墊於海口。愈積愈多。愈墊愈遠。攔門沙亦愈推愈遠。蓋必然之勢也。乾隆初年之海口。非康熙初年之海口矣。嘉慶初年之海口。非乾隆初年之海口矣。蓋遠數百里矣。今又三十餘年。而清黃交會通漕之處。則未尺寸移故地也。然則連口昔日。清高於黃。今常黃高於清者。豈非海口日遠之故乎。夫以愈久愈遠之海口。行陝州以東之黃水。自中州至徐淮二府。逐里逐步。無不日加日高。低者填之使平。坳者填之使仰。此亦必然之勢也。而湖水之堰。則不能再加高。此亦一定之勢也。如此而欲數千里平行之黃水。獨在徐淮一帶。獨自刷使深而且低。再仰而出於海口。竊憂其難矣。譬如樓梯斜下十三層。梯腳占地一丈。如乾隆初海口。如戊癸。其第十層離地高三尺。如連口乙。今於梯腳接添

三層爲十六層。使梯勢不陡。必多占二尺餘地矣。如今海口如庚癸。是其第十層離地者。必加高尺許矣。如今連口丁。何

也。梯腳占地遠也。遠之一字。今言河者皆未言及。私心揣測。聊爲圖以觀之。道光七年記。



陝州以東河流合勾股弦說

凡水行於山石不平之地。隨地形爲高低也。若黃河出陝州之後。由陝州以至海口。數千里之遠。數百年之久。必平無高低如弦之直矣。何也。地勢本平而沙填又久也。故自河南至淮南海口。則日墊日遠。河身必日加日高。低者填之使平。坳者填之使仰。如弦之直如準之平矣。加以屢次決口。屢次挑爲引河。少有一丈尺之高。坳者亦無不平矣。此合乎勾股弦矣。右圖癸庚股也。甲癸勾也。甲壬弦也。股與弦同。此日加日長。而獨欲使丁之弦屈曲低落。如丙乙之舊。使乙水仰出於庚。此斷斷不能之勢也。此理易明。人所共曉。尺幅之間。此理此數。數千里之遠。亦同此理。同此數也。蓋測天測地。未有勾股直而弦曲者。亦未有大股已加長改位。而弦不加長改位者。如戊改庚乙改丁

擬儒林傳稿凡例

一。史漢始記儒林。宋史別出道學。其實講經者豈可不立品行。講學者豈可不治經史。強爲分別。殊爲褊狹。國朝脩明史。混而一之。總名儒林。誠爲盛軌。故今理學各家與經學並重。一併同列。不必分歧。致有軒

一。各儒以國初爲始。若明人而貳仕於國朝。及行止有可議者。皆不得列入。

一。國朝百餘年來。聖化所涵。學人輩出。天下之大。山林之僻。學者萬千。今僅列百數十人。雖示謹嚴。恐有

掛漏。如同館諸友所見者。不妨酌補。

一。次序以顧棟高爲始者。因高宗純皇帝諭辦儒林傳。奉爲緣起也。此外則以年分相次。

一。凡各儒傳語。皆採之載籍。接續成文。雙注各句之下。以記來歷。不敢杜撰一字。且必其學行兼優。方登此傳。是以多所褻許。以見我朝文治之盛。至於著述醇疵互見者。亦直加貶辭。此外私家狀述。涉於私譽者。謹遵館例。一字不錄。至於各句雙注。將來進呈御覽時。應否刪去。候總裁核定。

一。唐曹憲。在隋曾爲祕書學士。唐貞觀中以宏文館學士召不至。卽家拜朝政大夫。入唐書儒林傳。元金履祥。當宋末襄樊兵急。履祥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莫能用。元德祐初。起爲史館編校。辭弗就。入元史儒林傳。欽定續通志儒林傳。熊禾。宋咸淳進士。寧武州司戶參軍。入元不仕。胡三省。宋寶祐進士。入元不仕。馬端臨。宋丞相廷鸞子。蔭承仕郎。宋亡。入元不仕。皆蒙欽定列入元代儒林傳。今查湖南王夫之前。明舉人。在桂王時曾爲行人司行人。浙江黃宗羲。前明布衣。魯王時曾授左僉都御史。明亡。入我朝。皆未仕。著書以老。所著之書。皆蒙收入四庫。列爲國朝之書。

四庫全書提要內。多褒其書。以爲精核。今列於儒林傳中。而據實書其在明事蹟者。據列代史傳及欽定續通志例也。

一。國朝脩明史儒林傳。未列孔顏曾孟傳者。用史記孔子世家例也。曾孟程朱後人。有名而多著述者。未

得其人應俟加訪。

一、滿洲蒙古漢軍凡有學行者太約皆已登二品以上其官職未顯者甚少然亦必有其人此傳已專屬編修陳公傳經采訪撰集矣俟爲補入。

一、傳中事蹟年月恐有舛錯文理序述不免差謬仍乞館中諸友詳加校對始爲定稿元匆匆交出實未及細審不可恃也。

壬申八月漕運總督阮元交出前在翰林院侍講任內撰稿。

集傳錄存

毛奇齡字大可又字初晴。蕭山人。康熙十八年以廩監生召試博學鴻詞科授翰林院檢討。四庫書提要詞林典故充

明史纂修官以葬親假歸得痺疾遂不復出。蕭山志奇齡少穎悟明季避兵其縣之南山築土室讀書其中。

盛唐西河先生傳已著毛詩續傳三十八卷既以避讐流寓江淮間失其稿乃就所記憶著國風省篇詩札毛詩寫

官記復在江西參議道施閩章處與湖廣楊洪才說詩作白鷺洲主客說詩一卷明嘉靖中鄞人豐坊僞造子貢詩傳申培詩說行世奇齡作詩傳詩說駁議五卷引證諸書多所糾正。四庫書提要盛傳西河經集凡例暨在史館

著古今通韻十二卷。進呈聖祖仁皇帝。善之。詔付史館。

盛傳李天籟西河集序

歸田後。僦居杭州。著仲氏易。一日著一

卦。凡六十四日而書成。託於其兄錫齡之緒言。故曰仲氏。又著推易始末四卷。春秋占筮書三卷。易小帖五卷。易韻四卷。河圖洛書原舛篇一卷。太極圖說遺議一卷。其言易發明荀虞于侯諸家。旁通卦卦變卦綜之法。是後儒者多研究漢學。不敢以空言說經。實自奇齡始。而辨正圖書。排擊異學。尤有功於經義。

提要

先是奇齡官翰林時。康熙乙丑會試爲同考官。分閱春秋房卷。心非胡傳之偏。有意撰述。

盛傳

至是乃就經

文起義。著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春秋簡書刊誤二卷。春秋屬辭比事記四卷。條例明晰。考據亦多精核。又欲全著禮經。以衰病不能。乃次第著昏喪祭禮。宗法廟制。及郊社禘祫明堂學校諸問答。多發先儒

提要

所未及。

盛傳經集凡例

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亦多所考證。而大學證文。及孝經問。皆援據古本。力傳後儒改

經之非。持論甚正。

提要

奇齡之學。淹貫羣書。所自負者在經學。數稱東漢人行誼。謂足見人真性情。

紹興府志

惟好爲駁辨。以求勝。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詞。如古文尙書。自宋吳棫後。多疑其僞。及閻若璩作古文尙書疏證。奇齡則力辨以爲真。遂作古文尙書冤詞。又刪舊所作尙書廣聽錄爲五卷。以求勝於若璩。

而周禮儀禮。奇齡則又以爲戰國之書。至所作經問。其中所排斥者。如錢丙蔡氏之類。多隱其名。而指名攻駁者。惟顧炎武。閻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皆博學重望。足以攻擊。而餘子則不足齒錄。其傲睨如此。提要

故不得爲醇儒。

沈德潛別裁集小傳

奇齡素曉音律。其家有明寧邸所傳唐樂笛色譜。在史館時。據以作竟山樂錄四

卷。及在籍聞聖祖仁皇帝論樂。諭羣臣以徑一圍三隔八相生之法。因推闡考證。撰聖諭樂本解說二卷。

皇言定聲錄八卷。康熙三十八年。聖祖南巡。奇齡迎駕於嘉興。乃以樂本解說二卷進呈。蒙諭勞。聖祖

三巡至浙。奇齡復謁行在。賜御書一幅。是時奇齡已歸蕭山。故居越數年。卒於家。年九十有四。無子。以兄

子遠宗嗣。

盛傳蕭山志

遺命勿輯文集。沒後其門人蔣樞編輯。分經集文集二部。經集自仲氏易以下。凡五十

種。文集合詩賦序記及他雜著。凡二百三十四卷。四庫全書收奇齡所著書目。多至四十餘部。奇齡弟子

陸邦烈。盛唐。王錫章。大來。邵廷棗。等著錄者甚衆。李璩最知名。廷棗璩自有傳。

見本集及四庫書提要

邦烈字又超。平

湖人。嘗取奇齡經說所載諸論。裒爲聖門釋非錄五卷。謂聖門口語未可盡非也。

四庫書提要

沈國模。字求如。餘姚諸生。以明道爲己任。入劉宗周證人社。會講歸。而闕姚江書院。與同里曾宗聖史孝

成講良知之學。順治十三年卒。年八十二。初山陰郝佳與國模善。彪佳以御史按江東。一日杖殺巨憨數人。會國模至。欣然以告。國模曰。亦聞曾子哀矜勿喜乎。彪佳後嘗語人曰。吾每慮囚。必念求如孝成字子虛。繼國模主姚江書院。醇潔之士多歸之。順治十六年卒。年七十八。沈史歿。書院輟講十年。縣人韓孔常繼之。孔常爲國模弟子。餘姚學人。又有邵曾可者。師事孝成。爲學專提致知。思復堂集居易齋集紹興府志又有勞史者。

字麟書。躬耕養親。夜則披卷莊誦。慨然發憤。以道自任。舉動纖悉。必依於禮。錢塘桑調元。餘姚汪鑒。皆史門人。調元雍正十年進士。工部主事。講學暢師說。刻餘山遺書。史所著也。調元所自著。有論語說。躬行實踐錄。鑒有孝行人呼爲汪孝子。敬甫文集四庫提要二林居集談秦。字階平。江寧舉人。官南匯縣訓導。秦博覽勤學。精於天

算。得梅氏算學之傳。所著考證經史之書。曰觀書雜識二十卷。其算術之書。有測量周徑正誤。周髀經算四極南北游法。增補武城朔閏譜。召誥月日譜。歲次月建異同辨。春秋歲次考。三統術。推一歲食限數。交食一月終數。推漢高九年六月晦。孝文十一月晦。孝文元年。至七年大小餘。孝文二年。五年。天正冬至。靈帝光和元年大小餘。四分術譜。劉宋武帝五年。天正冬至。又著三統術譜。冬至權度紀略。天官書節次斗分辨。分野辨。操縵卮言正誤。圓壺周徑積實。祖沖之躡法辨。躡內方非十尺辨。喪服傳溢說。五服經帶數等書。又著古算書細草十餘事。江藩談階平遺書餘錄桂馥。字未谷。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雲南永平縣知縣。卒。

於官。馥與歷城周永年同置籍書園以資來學。并祠漢經師於其中。取許慎說文與諸經之義相疏證。爲

說文義證五十卷。又著札樸十卷。晚學集三卷。印心堂文集

錢澄之。字飲光。原名秉鏡。桐城人。提與嘉興魏學渠交最深。嘉興府志又嘗問易於黃道周。其撰田間易學十

二卷。初從京房邵康節入。故言數頗詳。蓋黃道周之餘緒也。後乃兼求義理大旨。以朱子爲宗。易學提要又撰

田間詩學十二卷。謂詩與尚書春秋相表裏。必考之三禮以詳其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之五雅

以核其名物。博之竹書紀年。皇王大紀。以辨其時代之異同。與情事之疑信。卽今輿記以考古之圖經。而

參以平生所親歷。其書以小序首句爲主。所採諸儒論說。自注疏集傳以外。凡二十家。持論精核。於名物

訓詁山川地理。言之尤詳。詩學提要澄之同縣方中通。字位伯。明檢討以智之次子。著數度衍二十四卷。附錄

一卷。其書有數原律衍。幾何約。珠算。筆算。籌算。尺算。諸法。復條列古九章名目。引御製數理精蘊推闡其

義。其幾何約及珠算等。大抵裒輯諸家之長。而增損潤色。勒爲一編。數度衍提要又撰物理小識十二卷。提要以

智博極羣書。撰通雅五十二卷。皆考證名物象數訓詁音聲。窮源遡委。詞必有徵。明之中葉。以博洽著者。

稱楊慎而陳耀文起與之爭。然慎有偽說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勝。次則焦竑亦喜考證。而習與李贄游。動輒牽綴佛書。傷於蕪雜。惟以智崛起崇禎初。考據精核。迥出其上。風氣既開。國朝顧炎武。閻若璣。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掃懸揣之空談。通雅 提要 中通承其家學。數度衍 提要 故為博識。小識 提要 又撰浮山文集。中

通弟中履亦撰古今釋疑十八卷。雖不及通雅精核。然學有淵源。故不舛陋。釋疑 提要 朱鶴齡字長儒。又字愚

庵。吳江人。前明諸生。四庫書目尚書傳提要 嘗箋注杜甫李商隱詩。故所作韻語。頗出入二家。四庫愚庵集提要 入國朝。屏居著

述。王光承愚庵集序 與顧炎武友。炎武以本原之學相勗。始滿思覃力於經注疏。及儒先理學。愚庵集與吳漢槎書 鶴齡著愚庵

詩文集。書元裕之集後云。裕之於元。既足踐其土。口茹其毛。即無反詈之理。乃今之訕詆不少。避者若欲

掩其失身之事。以誑國人。非徒諄也。其愚亦甚。其言蓋指國初居心反覆之輩。可謂知大義矣。四庫愚庵集小集提要 鶴

齡所著經義。有尚書埤傳。馮貢長箋。讀左日鈔。詩經通義。尚書斟酌於漢學。宋學之間。長箋作於胡渭。錐指之前。不及渭書。而旁引曲證。亦多剽獲。讀左瑕瑜並陳。不及顧炎武惠棟之密。詩經參停於今古之間。於國朝惟用陳啓源說。陳啓源實與之參正焉。陳啓源字長發。鶴齡同縣人。著毛詩稽古編。為唐以前專

門之學。四庫提要

臧庸字拜經。一名鏞堂。沈默。

拜經日記
許宗彥序

樸厚。學術精審。著拜經日記十二卷。

拜經日記
王念孫序

拜經堂文集四卷。又嘗

輯月令雜說一卷。孝經考異一卷。樂記二十三篇注一卷。又輯子夏易傳一卷。詩考異四卷。韓詩遺說三

卷。訂譌一卷。盧植禮記解詁一卷。爾雅古注三卷。說文舊音考三卷。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二卷。王肅禮記

注一卷。聖證論一卷。帝王世紀一卷。尸子一卷。賈唐國語注一卷。蕭該漢書音義二卷。校鄭康成易注二

卷。

見遺
書

王念孫

其輯子夏易傳。辨此傳為漢韓嬰所作。非卜子夏。

見遺
書

庸弟禮堂。以孝聞。大學

士朱珪稱之。早卒。

朱珪知足
齋文集

著說文引經考二卷。

閣循觀字懷庭。少孤。其學奉程朱為宗。省身克己。刻苦自立。而諄諄致戒於近名。於河津之派為近。乾隆

三十四年進士。吏部考功司主事。著困勉齋私記。西澗文集。及尚書春秋說。

四庫提要
閣集韓夢周墓志
又二林居士

時濰縣劉以

貴。梁鴻囊。膠州法坤宏。安邱張貞。益都李文藻。濰縣韓夢周。皆以學行聞。韓夢周字公復。乾隆丁丑進士。

知來安縣。刻意濂洛關閩諸儒之書。著理堂文集。

汪紱。江永同縣老儒。一名烜。字雙池。嘗貧困。江西景德鎮畫盤傭焉。紱博極儒經。而以宋五子之學為歸。

因陸隴其著有讀禮志疑。乃作參讀禮志疑二卷。雖考禮未深。然亦多得經意。可與隴其書並存。紱又著

禮學逢源。儒先晤語。周易詮義。禮記章句。四庫提要及汪氏遺書。尚書詮義。詩經詮義。四庫詮義。春秋集傳。樂經律呂

通解。朱筠集彙表。金榜。字槃齋。歙縣人。乾隆三十七年一甲一名進士。翰林院修撰。詞林典故。養疴讀書不復出。卒

於家。榜師事江永。治禮宗鄭康成。采獲舊聞。摭秘逸要。著禮箋十卷。五十八年。刺取其大者數十事。為三

卷。寄朱珪。珪序之。以為詞精義覈。見本。榜雖最尊康成之學。然於鄭義所未衷者。必糾舉之。姚鼐序。於鄭氏

家法。不敢誣也。見本書

王鳴盛。字鳳階。嘉定人。乾隆十九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累官內閣學士。光祿寺卿。鳴盛少與惠棟錢

大昕講經義訓詁。必以漢儒為宗。所撰尚書後案三十卷。專宗鄭康成注。鄭注亡逸者。采馬融王肅注補

之。孔傳雖僞。其訓詁非盡虛造者。間亦取焉。潛學堂文集。又撰十七史商榷一百卷。蛾術編一百卷。西莊詩文

集二十四卷。見本書

丁杰。字升衢。歸安人。乾隆四十六年進士。官寧波府府學教授。肆力經史。旁及六書音韻算數。長於校讐。

于胡渭禹貢錐指。摘誤甚多。開四庫館。朱筠戴震皆延之佐校。杰所著有周易鄭注後定。大戴禮記釋。小

西山房文集。

許宗彥丁杰傳陳醴丁杰墓志銘

任大椿字幼植又字子田江蘇興化人祖陳晉乾隆四年進士以通經聞。

章學誠文史通義施朝幹一勾集

著易象大意四庫

提要

大椿少工文詞既乃專究經史傳注乾隆三十四年二甲一名進士授禮部主事。

府志一勾集

三十八年修

四庫全書充纂修官禮經稟輯爲多提要多出其手。

一勾集弁服釋例序

五十四年以郎中授陝西道監察御史卒年

五十二大椿貧盡色養讀書守道義。

文史通義一勾集

素不欲以空言講學服官行己無愧古人。

汪廷珍序

所學淹通於

禮尤長名物。

文史通義

著弁服釋例八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繪一卷吳越備史注三十卷小學鈎沈二十卷字

林考逸八卷詩集六卷。

一勾集

大椿初欲蒼萃全經久之知其浩博難罄因思卽類以求一類既貫乃更求

他類所著深衣釋繪諸篇皆博綜羣籍衷以己意或視爲爾雅廣疏實禮經別記之意學者能推其意廣

所未盡以類窮之可以會經之全矣。

文史通義

時江北學者李惇劉台拱汪中皆繼起。

汪中述學

李惇字孝臣高郵

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篤內行治諸經於詩春秋尤深晚通天算。

府志述學

劉台拱字端臨寶應人丹徒縣訓

導幼見王懋竑朱澤溼之書始肇程朱之學以道自繩書數音韻天文律呂名物理義理莫不窮考冥搜事親以孝養遭二喪蔬食四年著論語補注漢學拾遺荀子補注經傳小記及雜文共編為遺書四卷三禮詩書並有纂著未成書而卒見劉氏遺書又朱彬行狀汪中字容甫江都拔貢生好古博學長於經誼王昶春融堂於詩古

文書翰無所不工著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皆依據經評箴砭俗學孫星衍汪中傳餘見述學內外篇府志

孔廣森字衆仲又字翼軒孔子六十八代孫襲封衍聖公傳鐸之孫戶部主事繼汾之子孔氏大宗文譜乾隆三

十六年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年少入官翩翩華胄一時爭與之交然性恬淡耽著述裹足不與要人通謁

告養歸不復出及居大母與父喪竟以哀卒儀鄭堂文序時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有五孔氏大宗文譜廣森聰穎特

達經史小學沈覽妙解所學在公羊春秋儀鄭堂文敘錄唐陸德明云魏晉以來公羊久成絕學廣森沈深解剝

著春秋公羊傳通義十一卷於胡母子都董仲舒何劭公條例師法不墜公羊通義條記其自序曰昔我夫子有

帝王之德無帝王之位又不得為帝王之輔佐乃思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損益六代禮樂文質之經制發為文章以垂後世而見夫周綱解弛魯道陵遲攻戰相尋弊偏或熄以為雖有繼周王者猶不能以三皇

之象刑二帝之干羽議可坐而化也。必將囚衰世之宜。定新國之典。寬於勸賢。而峻於治不肖。庶幾風俗可漸更。仁義可漸明。政教可漸興。烏乎託之。託之春秋。春秋之爲書也。上通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日時。二日月。三日日。王法者。一日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旣布。而壹裁以內外之異例。遠近之異辭。錯綜酌劑。相須成體。凡傳春秋者三家。粵惟公羊氏有是說焉。漢初求六經於燼火之餘。時則有胡毋子都。董仲舒。皆治公羊春秋。以其學鳴於朝廷。立於校官。董生授弟子。嬴公。嬴公授眭孟。孟授東海嚴彭祖。魯國顏安樂。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分爲嚴顏之學。方東漢時。帝者號稱以經術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獻諛。妄言西狩獲麟。是庶姓劉季之瑞。聖人應符。爲漢制作。黜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云云之說。皆絕不見本傳。重自誣其師。以召二家之糾摘矣。然而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經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耶。甸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耶。上抑杞。下存宋。襄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郟。非天子之黜陟耶。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殆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者。非耶。愚以爲公羊家學。獨有合於孟子。乃若對齊宣王言小事大。則紀季之所以爲善。對滕文公言效死勿去。則萊侯之所以爲正。其論異姓之卿。則曹驪之所以爲賢。論貴戚之卿。又實本於不言。剽立以惡行之義。且論語青輒以讓國。而公羊許石曼姑圍戚。今以曼姑擬皋陶。則與善毀殺人。

之對。正若符契。故孟子最善言春秋。豈徒見稅畝伯于陽兩傳文句之偶合哉。晉唐以來。公羊穀梁。皆成絕緒。唯左氏不絕於講誦。啖趙橫與宋儒踵煽。加以鑿空懸擬。直出於三傳之外者。淺識之士。動爲所奪。其訾毀三傳。率撫拾本例。而膚引例。不可通者。以致其詰。董生不云乎。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夫唯有例。而又有不囿於例者。乃足起事同辭異之端。以互發其蘊。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此之謂也。十二公之篇。二百四十二年之紀。文成數萬。赴問數千。應問數百。操其要歸。不越乎同辭異辭二途而已矣。當其無嫌。則鄭忽之正。陳佗莒展之賤。曹羈宋萬宋督之爲大夫。未嘗不同號。祭伯奔而曰來。祭公使而曰來。介葛盧朝而曰來。齊仲孫外之而曰來。未嘗不同辭。入者爲篡。天王入於成周。乃非篡。出者爲有外。天王出居於鄭。乃非外。此無他。正名天王。灼然不嫌也。夫人婦姜夫人氏夫人孫於齊。則辭有異。楚屈完來盟于師。齊侯使國佐如師。則辭有異。衛侯言歸。以成叔武之意。曹伯言歸。以順喜時之志。而或加復。或不加復。則同辭之中。猶有異。此言負芻出惡。已見於伯討。成公出惡。未有所見也。若是之屬。有不勝僂指述者。諸滅同姓莫名。獨衛侯燬名。諸葬稱公。獨蔡桓侯不稱公。諸來稱使。獨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一難而乃異。一救而言次之先後異。一人之名。而曼何之有無異。一年之內。而糾與子糾異。凡皆片言榮辱。筆削所繫。不可不比觀。不可不深察。春秋有常略而詳。當詳而略。詳之甚者。莫如錄伯姬。略之甚者。莫如鄭祭仲之事。祭仲權一時之計。紓宗社之患。君子取之。亦與其進不與其退之意焉爾。若左傳所載忽之

弑。禮儀之立。仲循。循無能匡救。苟並存其迹。將不可爲訓。故斷至昭公復正厲公居櫟。取足伸仲之權而止。此春秋重義不重事之效也。董生曰。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祭仲易君。季子殺母兄。皆處乎嫌疑之間。特殊異二子於衆人之中。而貴而字之而不名。尚猶有援左氏之事以駁公羊行權之義者。蓋思仲之稱字。正逆知天下後世必有嘷嘷議仲者。乃大著其善也。孔子之修春秋也。至於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史之所書。或文同事異。事同文異者。則皆假日月以明其變。決其疑。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略。其以不日爲恆。則以日爲變。以日爲恆。則以不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異。其以月爲恆。則以不月爲變。以不月爲恆。則以月爲變。甚則以日爲異。將使學者屬辭比事以求之。其等衰勢分甚嚴。善惡淺深。奇變極亂。皆以日月見之。如示諸掌。善哉。自唐迄今。知此者唯趙沆一人哉。推舉其概。及齊平。及鄭平。均平也。而一信一否。月不月之判也。郟伯姬來歸。杞叔姬來歸。均出也。而一有罪。一無罪。月不月之判也。城楚邱之不嫌於內邑。以其月也。晉人執季孫行父。何以別於齊人執單伯。以其月也。晉人入曹。何以別於宋公入曹。以其日也。武宮亦立。煬宮亦立。而知季孫意如之爲之者。以其不日也。諸侯相執例時。始見於宋人執滕子嬰齊。則惡而月之。公如例時。襄昭如楚。則危而月之。曾例時。終桓公之篇。悉危而月之。可得謂無意乎。常辭偏戰日。詐戰不日。獨至於殺。詐戰而亦日。讀其經曰。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癸巳。葬晉文公。皆殯之罪。日之而益見。復歸未有言日者。獨衛獻公。

日讀其經曰。辛卯衛寧喜弑其君剽。甲午衛侯衎復歸於衛。諼弑之迹。亦日之而益見。春秋雖魯史舊名。聖人因而不革。必有新意焉。春者陽中萬物以生。秋者陰中萬物以成。善以春賞。惡以秋刑。故以是名其經。丙戌之再也。疑於衍而非衍。夏五或無月。十有二月或無冬。疑於脫而非脫。春以統王。王以統月。月以統日。春秋所甚重甚謹者。莫若此。世俗之說曰。譏貶當各就其事而傳說。有先事貶者。有終身貶者。得無乖論語不逆億之訓。且疾惡已甚乎。是未知春秋之用。譏貶當事而施者。小過惡耳。至其末事而先貶。既事而終絕。則必蹈名教之宏罪。犯今古之極愆。有雖孝子慈孫百世不可改者。中人之情。固有始善終咎。先後易轍。惟若公子翬之媚桓弑隱。公子招之脅君亂國。尤其惡可以至於此極。則平日處心積思。出謀發慮。久已不範於禮義。先師言春秋天子之行事也。向使夫子與翬招並時立朝。必不待其弑君亂國。蚤已放流之。歿殛之。又何不逆億之有。以誅不待教之惡人。而且使之出師。而且使之會諸侯之大夫。是則陳魯之君。無知人之明。以自召其禍也。故貶招於瀛。貶翬於伐鄭伐宋。以戒後世之爲人君者。若曰。有臣如此。則不可以長三軍而使四方。豈唯決二公子之辜而已。翬公子也。而弗謂公子。招弟也。雖弗謂弟。存公子焉。若曰。疎者不良。當絕其位。親者不良。但不當任之。亦勿可失其貴。此深中之深。微中之微也。俗儒不知春秋。病於不能探深窺微。翬在所傳聞之世。訟言貶之。遂在所聞之世。唯一貶於其卒。逮所見之世。隱如疑不得貶矣。然而辭不屬不明。事不比不章。昭公之篇。一曰隱如。至自晉。一曰叔孫舍。至自晉。同事

而氏不氏異。氏者賢，不氏者惡，亦因得見端焉。且遂卒而貶，猶夫終身貶也。春秋之義，人道莫重乎終始。用致夫人弗正其始，則終身不免爲篡。成風之舍貽會葬，王弗稱天，則終身不正其爲小君。其於追命桓公亦然。故彙招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皆言乎罪大惡極，足以貫其沒世者也。譏貶絕不驟施，每就人情所易惑者而顯示之法，人莫知大夫不敵君而後以楚人書，人莫知卿不得憂諸侯而後以晉人宋人書。溴梁以降，大夫交政，未嘗貶也。卻缺之徒義，公子側之偃革，宜若有善焉。轉發其專平專廢置之罪，而人以書，不寧惟是。又因是以知士匄公子結，專其所專，得免於貶。雖於名氏之外，未有加焉。固已榮矣。鄭襄公背華附楚，賤之曰鄭伐許，與吳伐郟，狄伐晉，文無以異。至其子哀經興戎，則正言之曰鄭伯伐許，以爲不待貶絕爾。弟未若狄之之顯也。故襄公書葬，悼公不書葬，其葬猶之突也。其不葬也，猶前之接後之論而蔡之胙也。傳曰：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又曰：春秋見者不復見，皆讀此經之要法也。楚子虔哆哆然自以爲討賊，而取絕於春秋，何則？般之弑父已見，虔之誘討難知也。名虔矣，般可以無誅乎？則又見諸絕世子有絕有矣。蔡之臣子可釋憾於楚乎？則又見諸葬蔡靈公以爲廬，仲其復讐之志。凡義無常，唯時所當。方君義屬固則般也，賊及君義屬般則虔也。讐此其比在刺築館，譏猶釋王姬，可以無逆，不可以逆而外之。遂不宜爲大夫，旣爲大夫，卽不得薄其恩禮。生殺不相悖，天以成其施，刑賞不偏廢，王以成其化，非春秋孰能則之。撥亂之術，譏與貶絕。

備矣。而又曰。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惡如可諱。何以羶惡。聞之有虞氏貴德。夏后氏貴爵。殷周貴親。春秋監四代之令模。建百王之通軌。尊尊親親而賢其賢。尊者有過。是不敢譏。親者有過。是不可譏。賢者有過。是不忍譏。爰變其文而爲之諱。諱猶譏也。傳以諱與讐。狩爲譏。重是也。所謂父子相隱。直在其中。豈曲佞飾過之云乎。無駭貶去氏。故入極不嫌非滅。承徐人伐吳氏。則滅頂不嫌非齊。書成鄭虎牢。於下乃可以成不繫鄭。書孟子卒。於後昭公取夫人。乃可以不書。其諱文而存實。有如此者。於紀侯大去。見諸侯以國爲體。於入曹。見同姓滅之當救。於公孫會。見司寇有八議之辟。於防於暨於處父。見君臣無相爲盟之法。其假諱而立義。有如此者。世爭則示之以讓。世詐則示之以信。是以美召陵高滋霍。而於讓國公子三致意焉。衛子之諱殺也。捷之諱宋也。三亡國之諱亡也。其緣賢者之心而隱惡。有如此者。將因其所諱。達之於所不諱。則會稷成亂。以嚴君臣之分。乾時伐敗。以隆父子之恩。子般忍口。以正世及之坊。然乃知祖之逮聞。所以爲始爲將。推而遠之。而後得盡其辭。又炳炳彰彰如此。嘗病左氏規隨擬議。續經三年。顧云。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夫凡伯以天子之使。諱不言執。況可加之其君乎。斥言成叛。抑非圍棘。取運內邑不聽之例也。故曰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斯公羊傳尤不可廢。方今左氏舊學。湮於征南。穀梁本義。汨於武子。唯此傳相沿。以漢司空掾任城何休解詁。列在注疏。漢儒授受之指。藉可考見。其餘公羊墨守。穀梁廢疾。左氏膏肓。春秋漢議文證例之等。尙數十篇。惜無存者。解詁體大思精。

詞義與衍亦時有承譌率臆未能醇會傳意三世之限誤以所開始文所見始略遂強殊異我於快而季姬季友公孫慈之日卒皆不得其解外大夫奔例時諸侯出奔無罪時有罪月內大夫出無罪月有罪日功過之別內外之差宜然也何邵公自設例與經詭戾而公孫敖之日歸父之不日兩費詞焉叔術妻嫂傳所不信邵公反張大之曰爲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亦猶傳本未與輒拒父雋不疑詭引以斷衛太子之獄致令不曉者爲傳詬病此其不通之一端也七十子沒而微言絕三傳作而大義啖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使其愈久而愈歧何氏屢蹈斯失若盟於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取證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又其不通之一端也今將祛此二惑歸於大通輒因原注存其精粹刪其支離破其拘窒增其隱漏冀備一家之言依舊帙次爲十一卷竊名曰通義胡母生董生既皆此經先師雖義出傳表卓然可信董生緒言猶存繁露而解詰自序以爲略依胡母生條例故亦未敢輕易也昔韓文公遺殷侍御書云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白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拳拳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掛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蓋自唐巨儒惜此傳之墜絕而望人之講明也如是今殷侑之注已復不存更以穴知孔見期推測於千百禩之後安得有道如昌黎者而就正其失也鑽仰既竭不知所裁

公羊通義

廣森又著大戴禮記補注十四卷詩聲

類十三卷。禮記卮言六卷。經學卮言六卷。少廣正負術內外篇六卷。又喜屬文。著儀鄭堂駢麗文三卷。江都汪中讀之。歎爲絕手。儀鄭堂文序。

張惠言。字皋文。武進人。少孤貧。年十四。卽爲童子師。嘉慶四年進士。改庶吉士。充實錄館纂修。六年散館。授編修。七年卒。年四十二。大雲山房文集。所著有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昔惠棟作周易述大旨。遵虞

翻。補以鄭荀諸儒。學者以未能專一少之。虞氏易義序。漢人之易。孟費諸家。各有師承。勢不能合。惠言傳虞氏

易。卽傳漢孟氏易矣。孤經絕學也。定香亭筆談。惠言虞氏易序曰。自漢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

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同。惟京氏爲異。而孟喜受易家陰陽。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八卦六十四象。四正七十二候。變通消息。諸儒祖述之。莫能具。當漢之季年。扶風馬融作易傳。授鄭康成。作易注。而荊州牧劉表會稽太守王朗。穎川荀爽。南陽宋忠。皆以易名家。各有所述。唯翻傳孟氏。旣作易注。奏上之獻帝。翻之言易。以陰陽消息。六爻發揮旁通。升降上下。歸於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類。貫穿比附。始若瑣碎。及其沈深解剝。離根散葉。暢茂條理。遂於大道。後儒罕能通之。自魏王弼以虛空之言解易。唐立之學官。而漢世諸儒之說微。獨資州李鼎祚。周易集解。頗采古易家言。而翻注爲多。其後古

書盡亡。而宋道士陳搏以意造爲龍圖。其徒劉牧以爲易之河圖洛書也。河南部雍。又爲先天後天之圖。宋之說易者。翕然宗之。以至於今。牢不可拔。而易陰陽之大義。蓋盡晦矣。大清有天下。元和徵士惠棟始考古義。孟京荀鄭虞氏。作易漢學。又自爲解釋曰。周易述。然掇拾於亡廢之後。左右采獲。十无二三。其所述大氏宗禰虞氏。而未能盡通。則旁徵他說以合之。蓋從唐五代宋元明朽壤散亂。千有餘年。區區修補收拾。一且而其道復明。斯固難也。翻之學既世。又具見馬鄭荀宋氏書。考其是否。故其義爲精。又古書亡。而漢魏師說可見者十餘家。然唯鄭荀虞三家。略有梗概。可指說。而虞又較備。然則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楊叔丁將軍之所傳者。舍虞氏之注。其何所自焉。故求其條貫。明其統例。釋其疑滯。信其亡闕。爲虞氏義九卷。又表其大旨爲消息二卷。庶以探蹟索隱。存一家之學。其所未寤。俟有道正焉耳。見本序 惠言又

撰虞氏易禮易事易候易言周易鄭荀義易義別錄易圖條辨儀禮圖說文諧聲譜茗柯文集共數十卷。

惠言修學立行。敦禮自守。人皆稱敬之。

見儀禮圖序

鄉會兩試。皆出朱珪門。未嘗以所能自異。默然隨羣弟子。

進退而已。珪潛察得之。則大嘉。故屢進達之。而惠言亦斷斷相證。不敢隱。惠言少爲辭賦。嘗擬司馬相如。

揚雄之文。及壯爲文。又效韓愈歐陽修善篆書。嘗奉命詣盛京。篆列聖加尊號玉寶。

大雲山房集

其學要歸六

經而尤深易禮弟子從受易禮者以十數

儀禮
圖序

孔興燮字起呂至聖六十六世孫也世居曲阜年十三嗣其父衍植封爲衍聖公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允山東撫臣方大猷之請飭官崇祀復衍聖公及諸恩例衍植因乘傳入覲上遣官迎勞於邸第給餼廩甚厚陛見班列閣臣上賜茶及宴恩禮有加仍命以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二年賜三臺銀印四年冬十二月辛巳卒遣官祭凡九諭工部給資營冢五年子興燮襲爵興燮少凝重端立臨事剛果有器識日以恪守先祀爲心闕里經明季之亂廟圯壇壞禮樂殘缺凡衍植所未經修復者皆新作之七年晉太子少保八年晉太子太保賜清漢文三疊銀印九年十七年世祖兩臨辟雍皆應召率族人陪祀賜賚優渥康熙六年冬十一月甲子卒遣官賜祭葬如例子毓圻字鍾在襲封年甫十一初入覲召對瀛臺進退儀度悉如成人八年夏四月聖祖仁皇帝臨幸太學如例陪祀禮成昭聖太皇太后召見宮中賜坐垂問家世命宮人授茶及克食出內臣送至宮門外傳懿旨諭從官善輔導之嘗預朝參退上命由御道行其荷寵眷之隆如此十四年晉太子少師二十三年聖祖東巡還過曲阜釋奠如孔林毓圻因以擴林地置守衛請特命賜地十頃有奇除租賦設百戶一員秩視衛守備二十八年疏請重修聖廟上特旨允行並賜毓圻詩書禮樂匾額四十年賜毓圻長子傳鐸二品服五十二年召第五子傳鉅入監讀書六十一年賜蔭一子五品官雍正元年册封孔子以上五代皆爲王爵建立崇聖祠詣京師謝恩旋臥病卒於京第諭

遣內大臣奠茶酒三品以上。漢官會弔及輓歸。特命皇子親王率內大臣侍衛再奠茶酒。行人司司正護送。馳全驛歸葬。諡恭愍。世宗憲皇帝聖製碑文曰。朕惟國家禮重尊師。必顯庸夫後裔。誼隆眷舊。宜誕沛乎殊榮。稽彝典以易名。樹豐碑以示卹。所以廣皇仁彰聖教也。爾孔毓圻族高東魯。系本素王。秉性樸誠。荷天家之雨露。持身謙謹。奉闕里之烝嘗。勤職守於五十餘年。承統緒於六十七世。朕誕膺寶祚。篤念前徽。晉五代之王封。昭千秋之祀典。爾感恩入謝。忽遘沈疴。奄逝遽聞。良深軫惻。既厚飾終之禮。復加論定之名。素履允符。曰恭曰愍。於戲溯泗水之淵源。天章永煥。望臯山之峻峙。雲碣常新。爰示寵施。垂於無斁。不亦休哉。復命葬日立碑。日加祭各一次。皆異數也。毓圻以弱齡承籍先澤。志殷報稱。故自少至老。敦率禮義。倡明教學。以風俗人心爲己任。工擘窠書。兼通繪事。著恭紀聖祖幸魯盛典四十卷。蘭堂遺藁二卷。子傳鐸。製傳鐸字振路。性恭謹和厚。喜讀書。工文詞。究心濂洛關閩之學。熟於三禮。廟堂器物。悉加釐訂。又精律呂書。嘗謂審律在得中聲。雍正二年。世宗憲皇帝幸太學。釋奠。例陪祀。以足疾艱拜跪。特命次子繼溥代行禮。是年六月癸巳。孔廟災。引罪疏入。上遣官慰問。尋命大臣督工興建。並允增樂器庫值房諸處。賜傳鐸欽承聖緒扁額。七年。頒世祖聖製人臣做心錄。聖祖聖製文集。詩經春秋傳說彙纂。周易折中。性理精義。朱子全書。資治通鑑綱目。古今圖書集成。歷代紀事年表。四朝詩。全唐詩。律歷淵源。音韻闡微。萬言廣訓。及聖製四堂論。周易本義義例。啓蒙附論。日講四書易經書經解義。性理大全。淵鑑古文。康熙

字典淵鑑類函。釋史。佩文韻府。凡二十七種。俾藏闕里。九年以病傳爵於長孫廣榮。十三年夏四月。傳鐸卒。賜祭葬如例。著三傳合纂十二卷。禮記摘藻一卷。恭紀世宗修廟盛典五十卷。讀古偶志一卷。安懷堂文集二卷。申椒詩集二卷。繪心集二卷。盟鷗草一卷。古文源二卷。長子繼濩。字體和。年二十三卒。以子廣榮贈衍聖公。廣榮字京立。好經術。嫻禮儀。雍正九年襲封。明年以林工告歲。率族人入謝。蒙諭曰。至聖先師後裔。當存聖賢之心。行聖賢之事。一切秉禮守義。以驕奢爲戒。且爾年尚少。尤宜勤學讀書。敦品勵行。不但爾一人。凡爾同族之人。皆當共相勸戒。共相砥礪。爲端人正士。爾等果能遵朕訓諭。學問日進。品行純謹。不墜家聲。卽所以報國。廣榮頓首謝出。賜予甚優。仍依故事。宴於禮部。歸益勵志於學。顏其所居堂曰念典。示弗敢怠也。乾隆三年。高宗純皇帝臨雍。如例入京。上言元聖後裔。東野氏。旣蒙列於五經博士。而周公實先師之所誦法。其後人不得與觀禮之列。殊所未安。請一體陪祀。得旨允行。時初行耕藉禮。成進恭紀親耕藉田頌。視學大禮慶成賦。各一首。四年秋。祝釐入京。特命侍仲秋經筵。班聽講。明年秋再預。因奏請著爲令。從之。六年。奏列曲阜知縣孔毓琚不職狀。毓琚亦許以數事。勘有異辭。詔原勿問。而毓琚抵罪如議。八年春正月辛酉卒。賜卹典如例。著敏求齋文集八卷。詩集四卷。外集一卷。子昭煥襲。昭煥字顯文。乾隆十三年。上幸魯釋奠。酌酒孔林。並賜聖製詩以榮之。又賜聖製樂善堂全集。日知齋說。唐宋文醇。十三經廿二史。明年頒清漢篆文一品三臺印。十五年。賜聖書孔子廟碑文墨寶。後屢因南巡幸魯。

皆不次疊賜墨寶圖籍不勝紀。四十一年平定金川。遣官告林頒賞。詣京謝恩。荷寵以郊勞禮。特命攜子入紫光閣宴。恩遇之盛。前古未有也。四十七年上疏乞休。秋八月卒。子憲培襲。憲培字養元。四十九年。駕幸闕里。溫旨慰諭。訓誨讀書。賜聖製詩。釋奠禮成。賞賚有加。明年幸太學。頒賜厚渥。五十五年幸魯。還。屆八旬聖壽。先後賞賜倍渥。五十八年冬十一月卒。無嗣。遺疏以弟憲增子慶鎔爲嗣。襲封如初。闕里志

孔繼涵。字體生。毓圻之孫。乾隆三十六年進士。戶部雲南司主事。篤於內行。墓志銘與戴震交。於天文地志

經學字義無不博綜。墓志銘著有考工車度記。補林氏考工記。解句股粟米法。釋數同度記。及水經釋地。紅

欄書屋詩文集。墓志銘

顏光猷。光敏。光燾。並復聖顏子六十七世孫。光猷字秩宗。康熙十年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刑部郎中。河東道鹽運使。著易經說義。光敏字遜甫。康熙六年進士。吏部考工司郎中。明律歷句股之數。著未信編。家誠樂圃。舊雨堂詩集。南行日記。光燾字學山。康熙二十七年進士。翰林院檢討。提督浙江學政。光燾莊重。苦志讀書。好沈思。清操訓士。士感之。顏氏族譜龍灣戶全。克敬曲阜三顏公傳。

常生案。

家大人昔撰儒林傳一百數十人。乃集各書而成。將成時。卽出京總督漕運。後史館中據此爲底稿。略刪數語。其不刪之人。于篇句中亦有所刪。然不刪者皆已定爲儒林傳。傳爲史館文。卽不得刊入私集。至于已刪者卽非史文。不妨削去儒林之名。而收入私集。故今檢稿集錄爲一篇。收入羣經室續集。又案漢書傳經皆著傳經各氏。如易有施孟春秋有嚴顏。是也。漢易荀氏處氏之學。唐以來鮮有傳授。至愚氏始治之。及張氏愚言。始專治虞氏。而大明之。漢春秋公羊氏。唐以來亦鮮其傳。至孔氏廣森始專治而大明之。故錄其序語。爲表章經學計也。

重建肇慶總督行臺并續題名碑記

兩廣總督若明韓雍。王守仁。皆駐兵廣西梧州。而廣東肇慶廣州。皆有行臺。嘉靖四十三年。總督吳桂芳。因東事重於西事。始移駐肇慶。以行臺爲署。握各營勁兵。爲兼顧之計。誠據形勝也。我大清乾隆十一年。總督策楞始常駐廣州。以廣州之行臺爲督署。肇慶之署爲行臺。臺中久無居人。堂室朽壞。數十年來更全傾圮。元來此皆瓦礫場。惟石獅碑礎僅存矣。近年廣東全海肅清。內地安豐。廣西邊徼亦皆綏靖。元屢以簡閱東西官兵。往來肇慶。止宿於閱江樓上。念此間爲兩省扼要地。總督署雖移而兵不可移。各營將尙皆有署。乃總督於城中無一椽非政體。道光五年。於舊基重建行臺。惟立門屏兩重。堂室兩重。取可以校武。暫駐而已。無多構也。復於堂西開馬射之埕。階上設步射之序。階下可練小隊。東南建帥字旗。修復城南礮臺。庶幾體制得宜。而往來均便。且重兵所在。當務其本也。堂前題名碑。自乾隆九年後未續刻。爰

書列之以續前而開後焉。阮元記。

鄂蘇圖

滿洲鑲黃旗人。由閩浙總督乾隆九年任。

策楞

滿洲鑲黃旗人。由廣東巡撫太子少傅乾隆十年任。

碩色

滿洲正黃旗人。由河南巡撫乾隆十三年任。

阿爾袞

滿洲鑲黃旗人。由兩湖總督乾隆十七年任。

班第

蒙古鑲黃旗人。由兩江總督乾隆十八年任。

楊應琚

奉天正白旗人。廢生。由山東巡撫乾隆十九年任。

陳大受

湖南祁陽人。進士。由吏部尚書太子太保乾隆十五

乾隆二十年任。

李侍堯

漢軍正藍旗人。廢生。由廣州將軍乾隆二十四年任。

蘇昌

滿洲正藍旗人。監生。由兩湖總督太子太保乾隆二十六年任。

李侍堯

由兩湖總督太子太保內大臣乾隆二十九年再任。

楊廷璋

漢軍鑲黃旗人。監生。由工部尚書乾隆三十年任。

李侍堯

由武英殿大學士昭信伯。乾隆三十二年服滿回任。

楊景素

江蘇江都人。監生。由山東巡撫乾隆四十二年任。

桂林

滿洲鑲藍旗人。廢貢。由四川提督乾隆四十三年

年任。覺羅巴延三

滿洲正紅旗人。生員。由山西巡撫乾隆四十五年任。

舒常

滿洲正白旗人。由兩湖總督乾隆四十九年任。

富勒渾

滿洲正藍旗人。由閩浙總督乾隆五十年任。

孫士毅

浙江仁和人。進

士。由廣東巡撫乾隆五十一年任。

福康安

滿洲鑲黃旗人。由協辦大學士閩浙總督乾隆五十四年任。

長麟

滿洲正藍旗人。進士。由浙江巡撫乾隆五十八年任。

朱珪

順天大興人。戊辰進士。由廣東

巡撫乾隆六十年任。

覺羅吉慶

滿洲正白旗人。由浙江巡撫嘉慶元年任。

倭什布

滿洲正白旗人。由山東巡撫嘉慶八年任。

那彥成

滿洲正白旗人。己酉進士。由陝甘總督嘉慶十年任。

吳熊光

江蘇昭文人。休

寧藩舉人。由直隸總督嘉慶十年任。

貞齡

內務府正黃旗漢軍。壬辰進士。由山東巡撫嘉慶十四年任。

松筠

蒙古正藍旗人。由兩江總督嘉慶十六年任。

蔣攸銛

漢軍鑲藍旗人。甲辰進士。由浙江巡撫嘉慶十七年任。

元 江蘇儀山人。己酉進士。由太子少保兩湖總督。嘉慶二十二年任。

英清峽鑿路造橋記

廣東英德清遠兩縣峽江爲各省通行之要路。自宋嘉祐六年。轉運使榮諲始開峽山棧道。明嘉靖四年。府判符錫曾修。十五年兵備道吳憲復加修治。國朝康熙初元。平南王重修。歷今百有餘歲。蕪圯極矣。行旅負緯之人。陟傾崖。縋危棧。撥竹木。厲水石。莫不履險而畏其阻也。道光五年。元議修通之。乃於閔兵韶州。往來親督勘丈于三百七十餘里之中。分爲南中北三段。南段自清遠縣白廟起至英德縣細廟角止。元率鹽運司翟公 名錦 督鹽商治之。中段自英德縣大廟峽起至新旺汛止。上駟院卿督理粵海關達

公 名達 率洋商治之。北段自英德箭巡山起至彈子磯止。廣東巡撫成公 名成 率南韶連道衍公 名衍 治

之。凡平治道路二萬四千四百餘丈。修造橋梁一百四十五處。鑿崖石。疊棧級。伐竹木。六年秋。工始畢。用銀四萬九千兩有奇。每年冬查勘修補一次以爲例。時元將往滇池。書此以記其歲月工段。待後人視此程式耳。

例贈儒林郎候選州同知蘭汀林公墓表

公諱閔。字苑西。號蘭汀。江都人。贈榮祿大夫。浙江巡撫。乾隆癸酉舉人。閩大田令。梅谿公第五子也。梅谿公。父諱文璉。爲高郵大學士。王文通公之孫。培。蘭汀公繼配。亦文通公之元孫女也。公幼秉祖父詩禮之教。敦孝弟之行。補江都學生。屢試高等。補廩膳。貢成均。善屬文。尤長駢體。亦善行楷書。與兄霏崖公。并以詩翰名于時。年五十有四卒。詩載淮海英靈集。江蘇詩徵。元配吳安人。早歲卒。繼配王安人。有大家禮範。以勤儉相夫。生子悅。曾怡。曾悅。曾有病疾。怡曾幼得母教。讀書能文。補江都學生。復祖父之業。孝養節母。援例受州同知職。故公例贈儒林郎。配例贈安人。王安人壽七十。族戚共稱觴爲祝。遽以疾終。道光五年冬。卜合葬於揚州西山添丁橋北左之原。阮元爲公外甥。怡曾闕元表墓。公生於乾隆己未年。卒於壬子年。吳安人生於乾隆辛酉年。卒於甲午年。王安人生於乾隆丙子年。卒於道光乙酉年。怡曾生子榮慶。華慶。富慶。

平樂府重建至聖廟碑記

平樂府治。背山面川。峯巒秀發。宋元學宮在城外。明遷城外鳳凰山麓。國朝順治康熙再修建。百餘年多就傾朽。道光二年。知府唐鑑倡議重建。知縣常煜佐之。于是各邑紳士奮興從事。鉅工乃集。改舊正殿爲大成門。而新建正殿于後山高處。是以基廓而地爽。輪奐崇焉。大成殿崇三丈七尺。有五寸。廣六丈。輪四丈五尺。臺廣三丈九尺。輪三丈六尺。兩廡崇丈八尺。左名宦祠。右鄉賢祠。改舊尊經閣爲崇聖祠。左尊經

閣右昭文閣。以舊啓聖祠爲明倫堂泮池。門壁皆徹新之。道光三年工既成。九月壬午奉 聖賢主入廟。元適以簡閱官兵來西省。丙戌至平樂。官士以修廟事告。元入廟拜瞻。敬且喜焉。夫修建至聖廟。乃官吏紳士職誼。當爲之事。無所爲譽。惟是時天子承平敷政。四海乂安。兩廣疊出三元會元狀。元科名鼎盛。元之至此。官稱士民之安仁而好義。士民愛戴長官。惜其去也。留之思之。自元發兵搜山賊之後。各邑民能以保甲自聯。安靜無警。連歲農田豐熟。是可慰矣。今而後文官廉明以養民。武官治兵以衛民。士讀經史。敦孝弟。修天爵。而人爵從之。凡事皆當質諸廟中。聖賢而不悖。以明其道。豈以新廟翼而計其功哉。官士請記其事。爰書付紳士汪呈玉、關士馨、李直等勒于石。

南昌府同知璧堂徐君傳

君姓徐。名聯奎。字璧堂。號訥齋。浙江山陰人。先世由奉化遷郡城。遂入籍。祖馮謨。父宗元。博涉經史。有文學。以鹽大使借補縣丞。罷官歸。授生徒。以自給。君少力學。督學于文襄公拔第一人入學。試輒高等。督學雷公鉉。寶公光華。皆賞拔之。食廩餼。舉優行。中乾隆乙酉科舉人。丙戌科進士。引見。以知縣即用。授江西東鄉縣知縣。巡撫吳公紹詩知君名。卽擬調南昌縣。君以資淺辭。歲餘。終以人品端方。才猷練達。奏調之。乾隆三十六年。擢南昌府吳城鎮同知。四十一年。丁母陳憂。四十三年。服闋。江西巡撫奏取督辦堤工。四十五年。補景德鎮同知。大計卓異。保薦。四十八年。調南昌府同知。四十九年。以俸深部推陞湖北鄖陽府

知府。俄因事連累落職。君爲同僚分謗。絕口不辯。恬然歸田。不再仕矣。君少孤。得母教。堅苦力學。文律深細。無所不到。入學後。迺出佐司道府幕。以其資供孝養。是以吏治明于未官時。及官。首縣同知。凡省中重案。多委君審之。大吏章奏。亦每就君屬其稿。故君以一同知歷署吉安。瑞州。建昌。南康。南安。袁州。各府事。而署撫州。九江府者再。蓋君之德與才有爲。列郡守所遠不及者。乃甫陞一守。卽不復仕。命也。君雖精于吏事。而不輕定讞。秉燭披牘。夜分無倦。所至書大堂楹曰。眼前皆赤子。頭上是青天。其聽訟皆以平心易氣。及人所不經意處。得之。東鄉民甲與乙爭山。對簿呈契。君曰。僞耳。焉有雍正年書券。而預避乾隆年御名者。永豐生員甲誣乙侵其地。擅毀乙屋。久不理。君詰其據。甲以族譜家塾八景圖說爲證。君曰。圖內有大江環左。小江遶右之語。大小江亦爾家所有乎。且滕王閣詩序有衡陽之浦。若藉辭管地。則湖南爲江西所屬矣。星子民斧荒山柴。村人謂其竊墓樹毆之。民以斧傷村人手。縣令以罪人毆所捕人折傷擬絞。君驗契量地。地浮二畝有奇。斧柴者官地也。減其罪。虜民捕獸。置窩弓斃行人。縣令謂已如例。設望竿及抹眉索。免其罪。君詢民望竿何物。抹眉索何狀。民無以應。蓋縣胥教之也。論以罪。臨川民李某寓宜昌。時方捕逃兵李某。官以其姓同執之。擬斬。李某訴原籍實臨川。父母故。惟伯父存。湖北移江西。其伯父畏累。稱無姪。君迹得其父母墓。碑名氏合。移覆得免死。興安生員之子娶婦。噴丐者強索食。毆斃之。辭未定。生員死于獄。子告縣令枉其父。曰。丐死在前月某日。娶婦在後月某日。君檢舊時憲書。後月日不吉。前月

日吉出書示之。詐乃破。上猶民婦曾某氏夫久出。見河有腐屍。遂控。素有仇之廖某斃其夫。獄久不定。君取死者遺物。歷檢之。于荷包中得典票字。曰中姓物。知死者姓鍾。寫典票者皆省鍾爲中也。南昌民有殺人于家者。家止夫婦。恃無證。堅不承。君步至其家。搜得男子履四。二大二小。訊有甥同居。拘其甥。鞫之。悉得其殺人狀。樂安民甲與乙鬥。甲迎面倒拉乙髮辮。乙擠甲腎死。屢伏屢反。君鞫之。伏如前。然料其必再反。驗乙髮脫其手。詰曰。脫髮安在。乙曰。獄中薙髮者梳取矣。詰薙髮人及禁卒。語相符。遂不復反。其他摘奸發伏。盡心無冤者。多類此。君服官廿餘載。所至興利除弊。治莠安良。修舉普濟。諸堂澤及枯骨。去官之日。百姓每奔走哭送。官南昌時。圩堤圯于水。君躬勸富戶修築。有漳湖者皆貧農。君捐俸爲倡。市賈從輸。得錢兩月工竣。萬畝賴之。學宮圯。苦建費逾萬。君倡修。上官難之。君具牘請曰。所虞捐工之弊有三。官侵吏擾。董事不實也。今某尙堪自問。亦頗見諒于士民。吏胥不涉手。董事選得人。必無害。令下士民樂輸。工成焉。君素廉儉。居官如寒士。官俸外不名一錢。罷官後無以自給。尙以章奏幕應聘。如秦晉豫皆至焉。元任浙江巡撫。初致之幕友不合意。次年訪知君在山陰。乃禮聘君。君亦慨然許相助。凡治漕。治災賑。治倉庫。治海盜。多得君之益。且是時元年方三十七。君年已七十餘。每從君問舊事。論世務。多聞老成閱歷之言。元去浙後。巡撫清公安泰蔣公攸銛亦皆延致之。君年六十後始舉二子。曰之瓚。曰寅。皆生員。道光二年卒于家。年九十有三。誥授奉政大夫。乾隆五十五年萬壽。恩賞復原階。所著有筠心堂詩古文。關

亭志。熙朝。颺言錄。暢風軒隨錄。宦餼偶存。西江政略。關中紀要。中州陵墓錄。晉陽陵墓錄。各若干卷。

高郵孝臣李君傳

李君諱惇。字成裕。又字孝臣。先世蘇州人。遷揚州高郵州。祖父皆以州文學力行善事。司普濟育嬰堂。盡其力。施藥救病。節衣食爲之。君幼讀書。穎異。七歲卽知解經。有神童之目。十二歲。孤。旣長。博極羣書。尤邃經傳。與同里賈君稻孫。王君懷祖。同力于學。興化顧君文子。任君子田。寶應劉君端臨。江都汪君容甫。欽程君易田。皆學術。擧極一時之盛。君以品行爲立身定命之本。事母孝。侍疾居喪。皆盡禮。貌質直。寡言。惟講學則盡其辨。乾隆丁酉。試拔貢。學使謝金圃侍郎屬意焉。及試期不來。詰之。則前一日。賈君稻孫卒于泰州試館。君營棺斂事。竟不赴試。學使歎曰。李生以博學名。而敦行復乃爾。誠今之古人也。己亥中式。舉人。庚子會試中式。第二。學使彭芸楣侍郎。聘主暨陽書院。勵諸生以經學。乾隆五十年。年五十一。以疾卒。子培紫。培碧。培黃。降服培青。君所著書。有羣經識小。左傳通釋。古文尙書論。毛詩三條辨。渾天圖說。讀史碎金。諸書。而識小八卷。考諸經古義二百二十餘事。事事精確不磨。發前人所未發。元己刻入皇清經解。

碧雞臺記

雲貴總督。駐滇池之上。節院寬敞。東有宜園。古木時花。爲城中勝境。登東北山臺。已見金馬諸山。松嵐壘

翠矣。而滇池北渚及碧雞諸山。皆在西南。不能見也。昔署西南有高樓。登之可以望西南樓久圯。道光六年。余初到滇。子福構木臺以復其境。今四年矣。木漸朽。遂徹之。而遷其臺于署西北隅廢圃。澹泉西南七丈許。臺以七千土壑疊成之。縱橫上下皆一丈三尺。工樸用省。成之甚易。臺腹以梯旋而上。臺上又立四壁。爲八尺之瓦屋。寬其西南窗。使全攬碧雞玉案諸山之勝。遠眺滇池。近挹華浦。碧雞關戍。如在几案。太華諸寺。隱現于華山之麓。朝霞暮靄。風雲變幻。殷雷快雪。凍雨皓月。皆可于臺上收之。舟帆往來。耕犢出入。春稼秋穫。星回火節。亦皆可于臺上遇之。臺成。招募中賓客落之。議所以爲臺之名。昔李贊皇帥蜀。建籌邊樓。而邊壘一新。然其時滇境非其所有。土番內侵。維州偶降。復陷衆戩。豈若我大清德威外薄。凡韋忠武李贊皇所焦思竭力遠阻近逼之地。今皆宴然爲郡縣。西南外夷如緬甸南掌交阯。皆奉表入貢。攸服奔走。余以衰老腐儒。奉使持節坐鎮之。而不必有所更張設施。惟以崇國德威休養生爲事。所以政簡身閒。得與賓客登臺。興復不淺也。又安用侈其名而矜之乎。則名之曰碧雞臺可已。

擊經室續二集

卷二之下卷

王石臞先生墓誌銘

公諱念孫。字懷祖。號石臞。先世居蘇州。明初遷高郵州。高祖開運州學生。治尚書有聲。曾祖式耜。副貢生。貧而行德。以經授弟子。祖曾祿。拔貢生。深于理學。父諱安國。雍正甲辰科會元。第一甲二名及第。官至吏部尚書。諡文肅。國史有傳。公生四歲。卽能讀尚書。六七歲。文肅公口授諸經。皆成誦。都下有神童之目。八歲屬文。十歲讀十三經畢。旁涉史鑑。偶作史論。斷制有識。由是文肅教之以忠恕勿欺。正直持身之道。是公之學行。早立於文肅公時。戴東原先生。當代碩儒也。文肅延爲公師。十四歲。文肅歿。公扶柩歸里。童年老成。學與行。宿儒不逮也。服闋。補州學生員。高宗純皇帝巡幸江南。公以大臣子迎鑾。獻文冊。蒙恩賜舉人。乙未會試中式。改翰林院庶吉士。旣而乞假旋里。謝絕人事。居湖濱。力學四載。年三十七。入都散館。改工部主事。主都水司事。遂精心於治河之道。由今河而上。溯歷代治河諸書。古今利弊。無不通究。爲導河議上下篇。上篇導河北流。下篇建倉通運。年四十。補主事。陞營繕司員外郎。製造庫郎中。年四十五。補陝西道御史。明年擢吏科給事中。又四年。轉吏科掌印給事中。在都前後十餘年。凡錢局諸差。及京察外任。皆力辭。俸滿保送知府。自呈不勝外任。論者嘉異之。嘉慶四年。仁宗睿皇帝親政之始。公具疏劾宰輔某。

是時不乏彈章。惟公疏援據經義。最爲得體。是以特蒙嘉納。疏中正論。至今人猶誦之。是年三月。命巡淮安漕。九月。又巡濟寧漕。盡裁陋規。道路所經。吏治民生。皆奏之。蒙聽納施行。十二月。授直隸永定河道。積弊一清。六年夏。大雨。彌月。水漲二丈。高出于隄。南北岸同時溢。奉旨革職。逮問。尋奉諭。水漫過蘆溝橋。面不但人力難施。亦非意想所到。王念孫加恩。發河工出力。不但免其前罪。尙可酌量加恩。七年。奉旨督辦河間漫工。秋。賞六品頂戴。暫署永定河道。八年。奉諭。王念孫于水利講求有素。著加恩。賞主事銜。留于直隸。令其周歷通省。遇有關涉水利事宜。悉心紀載。俟一二年後。交直隸總督彙奏辦理。公乃上總督顏檢書。臚舉畿輔水利章程。顏公據以奏。是年九月。河南衡家樓河決。奉旨隨尙書費淳查看。且籌新漕。奉諭。王念孫于河務情形熟習。著卽馳赴臺莊。隨同吉綸辦理。旋奉旨署山東連河道。九年。奉旨給四品頂戴。實授運河道。在任數年。查工剔弊。節帑數十萬。十五年。調直隸永定河道。召見。詢河務甚悉。甫旋任。東河帥請啓蘇家山閘。引黃入微山湖。以利漕運。召入都決。其是非。公對引黃入湖。不能不少淤。原非良策。但暫行無礙。並陳運河情形。皆詔行之。是年永定河水復異漲。如六年之溢。公自請治罪。奉旨以六品休致。年六十有七矣。道光五年。八十二歲。奉上諭。王念孫年登耄耋。茲榜重逢。洵屬藝林嘉瑞。著加恩。賞給四品職銜。准其重赴鹿鳴。以光盛典。十二年正月。公子引之官禮部尙書。以公病。奏給假。蒙賞假。召見。垂問。明年九十歲。且諭以服人褻之方。善爲調養。越數日。病重。諭引之等曰。吾受三朝厚恩。未能報稱。汝必盡

心竭力以報主知。且諭諸孫曾服官讀書。以繼世德。遺命畢而卒。學者稱石臚先生。元于先生爲鄉後學。乾隆丙午。入京謁先生。先生之學精微廣博。語元略能知其意。先生遂樂以爲教。元之稍知聲音文字訓詁者。得於先生也。先生初從東原戴氏受聲音文字訓詁。遂通爾雅說文。皆有撰述矣。繼而餘姚邵學士晉涵爲爾雅疏。金壇段進士玉裁爲說文注。先生遂不再爲之。綜其經學。納入廣雅。撰廣雅疏證二十卷。凡漢以前倉雅古訓。皆搜括而通證之。謂訓詁之旨。本于聲音。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擴充于爾雅說文之外。似乎無所不達。然聲音文字部分之嚴。則一絲不亂。此乃藉張揖之書以納諸說。實多張揖所未及知者。而亦爲惠氏定宇戴氏東原所未及。古音自顧氏江氏戴氏皆有考正。金壇段氏分十七部爲益精。段氏之分支之脂爲三部也。發前人所未發。先生昔亦同見及此。因段書先出。遂輟作。然先生所分者。乃二十一部。東一。蒸二。侵三。談四。陽五。耕六。真七。諄八。元九。歌十。支十一。至十二。脂十三。祭十四。益十五。緝十六。之十七。魚十八。侯十九。幽二十。宵二十一。案之羣經楚辭。斬然不紊。其分至祭益緝爲四部也。則更顧段諸家之所未及。陸法言所未析者。先生又長於校讎。凡經子史書。晉唐宋以來古義之晦。誤。寫校之妄。改。皆一一正之。著讀書雜誌八十二卷。分逸周書。戰國策。管子。荀子。宴子。春秋。墨子。淮南子。史記。漢書。漢隸拾遺。凡十種。一字之證。博及萬卷。折心解頤。他人百思不能到。子引之撰經義述聞。亦多先生過庭之訓。故高郵王氏一家之學。海內無匹。先生性方正。居官廉直。不受請託。自少至老。澹然以著。

述自娛。處世接物。善善惡惡。皆出於誠。喜怒必形於色。人有一善一長。道之不已。生平學問之友。久而不渝。早年居鄉。與李君惇、賈君田祖、汪君中、劉君台拱、程君瑤田。以古學相示。極一時之盛。教子幼。以朱子小學諸書。長。以經義。嘉慶己未科。元副朱文正公爲會試總裁。引之中式。以五策拔其萃。殿試一甲第三名。授翰林編修。道光八年。引之官至工部尚書。階光祿大夫。封公。官階如之。公配吳氏。贈翰林編修。鉉之女。孝慈勤儉。相夫教子。動中禮法。贈一品夫人。次子敬之。州學增生。孫八人。壽昌廕生。官戶部郎中。彥和。廣西鬱林直隸知州。壽朋。早歿。壽同。拔貢生。皆引之生。壽山。候選從九品。壽祺。學附生。葆和。葆定。皆敬之生。引之敬之。以道光十三年十二月庚子日。奉公柩葬于六合縣東北鄉東原王廟鎮之南原。癸山丁向。請儀徵阮元爲誌銘。

先生之貌。如石之臞。先生經濟。優于河渠。河患未已。乃阻厥謨。天逸先生。使著其書。先生舉行。漢之醇儒。忠恕直誠。不飾不誣。古聲古訓。確證精疏。學深許鄭。音邁劉徐。萬卷皆破。一言不虛。續傳儒林。先生首歟。今歲在辰。歸葬于吳。佳城旣築。積善慶餘。

疇人利瑪竇傳論

自利瑪竇入中國。西人接踵而至。其於天學。皆有所得。采而用之。此禮失求野之義也。而徐光啓至。謂利氏爲今日之羲和。是何其言之妄耶。天文算數之學。吾中士講明切究者。代不乏人。自明季空談性命。不

務實學。而此業遂微。臺官步勘天道。疎闊彌甚。于是西人起而乘其衰。不得不矯然自異矣。然則但可云明之算家不如泰西。不得云古人皆不如泰西也。我國家右文尊道。六藝昌明。若吳江王氏宣城梅氏皆精於數學。實能盡得西法之長。而匡所不逮。至休寧戴東原先生。發明五曹孫子等經。而古算學明矣。嘉定錢竹汀先生。著廿二史考異。詳論三統四分以來諸家之術。而古推步學又明矣。學者苟能綜二千年來相傳之步算諸書。一一取而研究之。則知吾中土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彼不讀古書。謬云西法勝于中法。是蓋但知西法而已。安知所謂古法哉。

疇人湯若望傳論

明季君臣以大統寢疏。開局修正。既知新法之密。訖未行。聖朝定鼎。以其法造時憲書。頒行天下。彼十餘年間辯論譯之勞。若預以備我朝之采用者。斯亦奇矣。夫歐羅巴極西之小國也。若望小國之陪臣也。而其術誠驗於天。卽錄而用之。我國家聖聖相傳。用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設成心。卽此一端。可以仰見如天之度量矣。若望以四十二事表西法之異。證中術之疏。由是習於西說者。咸謂西人之學。非中土之所能及。然元嘗博觀史志。綜覽天文算術家言。而知新法亦集合古今之長而爲之。非彼中人所能獨創也。如地爲圓體。則曾子十篇中已言之。太陽高卑。與考靈曜地有四游之說合。蒙氣有差。卽姜岌地有游氣之論。諸曜異天。卽郝萌不附天體之說。凡此之等。安知非出於中國。如借根方之本爲東來法乎。蓋

步算之道。必後勝於前。有故可求。則修改易善。古法之所以疏者。漢魏之術。冀合圖讖。唐宋之術。拘泥演撰。天事微眇。而徒欲以算術綴之。無惑乎其術之未久輒差也。至授時去積年日法。不用一一憑諸實測。其于天道。已能漸近自然。然則由授時而加精。不得不密於前代矣。彼西人者。幸值其時耳。使生於授時以前。則其術必不能如今日之密。唐之九執。元之萬年。可證也。且西術之密。亦密於今耳。必不能將來永用。無復差忒。小輪之法。旋改橢圓。可見也。世有郭守敬其人。誠能徧通古今推步之法。親驗七政運行之故。精益求精。期於至當。則其造詣當必有出於西人之上者。使必曰西學非中土所能及。則我大清億萬年。頌朔之法。必當問之于歐邏巴乎。此必不然也。精算之士。當知所自立矣。

疇人蔣友仁傳論

古推步家齊七政之運行。於日躔曰盈縮。於月離曰遲疾。於五星曰順留伏逆。而不言其所以盈縮遲疾。順留伏逆之故。良以天道淵微。非人力所能窺測。故但言其所當然。而不復強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慎也。自歐邏向化遠來。譯其步天之術。于是有本輪均輪次輪之算。此蓋假設形象。以明均數之加減而已。而無識之徒。以其能言盈縮遲疾順留伏逆之所以然。遂誤認蒼蒼者天。果有如是諸輪者。斯真大惑矣。乃未幾而向所謂諸輪者。又易為橢圓面積之術。且以爲地球動而太陽靜。是西人亦不能堅守其前說也。夫第假象以明算理。則謂爲橢圓面積。可謂爲地球動而太陽靜。亦何所不可。然其爲說至于上

下易位。動靜倒置。則離經畔道。不可爲訓。固未有若是甚焉者也。地谷至今。才百餘年。而其法屢變如此。自是而後。必更有於此數端之外。逞其私知。剋爲悠謬之論者。吾不知其伊于何底也。夫如是。而曰西人之言。天能明其所以然。則何如曰盈縮。曰遲疾。曰順留伏逆。但言其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者。之終古無弊。 以上三論。在時人傳中。今補錄入集。

隱屏山人陳編修傳

陳壽祺。字恭甫。號左海。閩縣人。父鶴書。歲貢生。以文學主講仙遊。龍巖。邵武。泉州。漳州。上杭。書院。皆有經法。有詩集數卷。事實詳元所撰墓誌中。壽祺五歲。讀書易於成誦。舉止端重。性靜且敏。成童。卽淹貫羣籍。一覽輒解。文藻博麗。有六朝三唐風格。其鄉先生陳秋坪謂之曰。當以千秋自命。勿爭名一時。年十八。值臺灣林爽文之亂。有海外紀事詩。見之者歎曰。此諸將嗣音也。泊嘉勇福公平臺凱旋。其參將郭公。卽壽祺母之族叔祖。屬代撰上嘉勇公百韻詩並序。沈博絕麗。一時傳誦。稱爲才子。其序一篇。今刻集中。武進張惠言讀之曰。擬之燕許。何多讓焉。年十九。乾隆己酉科。舉於鄉。嘉慶己未。會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會試闈中。其卷爲人所遏。元言於朱文正公曰。師欲得如博學鴻詞科之名士乎。閩某卷經策是也。過者猶摘其四書文中語。元曰。此語出白虎通。於是朱文正公由後場力拔出之。旣選館職。文正公愛其才。重視之。

在都下。以經術文章與同年武進張惠言、全椒吳翬、歙縣鮑桂星、高郵王引之、齊名。辛酉散館。授翰林編修。請歸省親。會元巡撫浙江。延主講杭州敷文書院。兼課誥經精舍生徒。元修海塘志。且纂羣經古義爲經郭。壽祺皆定其義例焉。癸亥冬入都。甲子典試廣東。丁卯典試河南。己巳會試房考。所得多知名之士。張岳松、劉光三其尤也。其衡文嶺南中州也。二三場遺卷一二萬。盡閱之。在都十年。恬然寡交遊。惟日以討論經誼爲事。同年數人知而愛之。相待如昆弟。又及見碩儒錢竹汀、段懋堂、王懷祖、程易疇諸先生。故學益精博。中嘗被公卿論薦。京察書上考。擬陪南書房。俄以丁父憂歸。時庚午歲也。初壽祺將以是歲逾秋告歸省親。未幾遽丁憂。星奔痛鉅。乃自悔其在都之非。其所述至令人不可卒讀。時年方四十。卽抱退志矣。服闋。陳情乞養母。主泉州清源講院者十年。與諸生言修身勵學。教以經術。多士奮興。一洗空疎之習。嘗正定清源書院先賢祀位。並率諸生增置祀產。以資祀事。奉朱子於東舍。從以先賢之傳道。而祀鄉學者明蔡文襄公、張襄惠公、次崖林氏、紫峯陳氏、紫溪蘇氏、慕蓼王氏、素庵林氏。國朝李文貞公。凡八君子位左右。扁曰先覺祠。爲之記。陷石壁間。丁母憂後。終於家居。主鼈峯書院。講席者十一年。勗立規約。整肅課程。每月兼課經史文筆。其教士以崇廉恥。踐禮法。研經術。爲尙。作義利辨。知恥說。科舉論。以示學者。士始畏其束縛。漸安之。久之悅服不能忘。公卿間有以名薦者。終不出。計自丁父憂後。養母十年。去官二十餘載。里黨義舉多爲之倡。若省會文昌祠。大成殿廡。明倫堂。恤嫠賑廠。貢院號舍。莫不首其議。

與諸同志成之。桑梓利弊。蒿目痛心。往往直陳於大吏。冀獲挽救。雖間撻逆耳之怒。弗恤也。壽祺志在表揚先賢。以漳浦黃石齋先生之孤忠絕學。久欲請祀孔子廟。道光四年。遂偕紳士呈於督撫曰。明儒漳浦黃公道周。行完忠孝。學貫天人。著述本乎六經。節義興乎百世。建言直諫。斥佞黜邪。蒙難捐軀。詠歌弗輟。浩氣足以塞天地。正性足以扶綱常。其德業在梁溪考亭之間。其志節在文山青陽之列。其發明聖學。衛道宗經。大旨與劉公宗周相近。是以榕壇鼓山。並峙宇內。非獨出處節概。兩相頡頏。今劉公既崇祀西廡。請並黃公從祀。以彰名臣之軌範。樹儒宗之圭臬。正人心而維世教。翼聖道而勵貞修。實有光於國家庠序之典。總督趙文恪公。巡撫孫文靖公。踴之。卽屬壽祺代撰疏稿。壽祺因謂明史黃道周傳贊。稱其所陳深中時弊。足爲萬世龜鑑。御批通鑑輯覽。紀其學行推重於天下。乾隆四十一年。特賜專諭。忠端。其生平著述尤富。四庫採錄其書。多至十種。皆闡明經旨。推究治道。而尤深於易經孝經。其講學恪守朱子道脈。遂本此意成疏稿。督撫會疏。請從祀東廡。明年春。禮部議如所請。秋八月。大吏率文武吏奉主入祀孔子廟。時方鄉試。鄉士大夫及青衿千餘人。相從行禮。其扶翼名教如此。壽祺又以黃忠端公所著經解九種。及榕壇問業。或已著錄四庫經解。雖久經刊行。其餘遺書文集散見未及進者尚多。於是積十餘年蒐訪之力。購得易本象。鄴山講義。駢枝別集。大滌函書。及公門人石秋子洪思與莊起濤所撰黃子年譜。又得漳州士人藏本海澄鄭白麓中書所編公文集三十六卷。詩十四卷。又假得公季子子平所編公全集。

原本校對補遺數十篇。彙成全集。重定目錄。輯爲六十六卷。訂以年譜。謀於總督孫文靖公刊布之。閩省通志。舊志多誤。六十餘年。文獻散失。請加纂勒。督撫從之。壽祺乃爲之。創立議例。採訪事實。舉才者分任之。而自總其成。書成而病。以道光十四年春卒。年六十有四。壽祺解經。得兩漢大義。每舉一義。輒有折衷。上溯伏生。下至許鄭。靡不通徹。所著有五經異義疏證三卷。尚書大傳定本三卷。五行傳輯本三卷。左海經辨四卷。左海文集十卷。左海駢體文二卷。絳跗堂詩集六卷。東越儒林文苑後傳二卷。又著歐陽夏侯經說考。魯齊韓詩說考。禮記鄭讀考。兩漢拾遺。遂初堂雜錄。元選其五經異義疏證。左海經辨。及文集中之說經者。入皇清經解。壽祺雅慕武夷山水。紫陽精舍。晚年自號隱屏山人。作隱屏山人傳。疾時不穀食。卻醫藥。惟日啜武夷巖茗。噉柑柚少許。枕上作絕句云。夢想仙巖二隱屏。問天應著少微星。人間無此溪山好。便欲乘雲上幔亭。詞意恫怛。若有所會。子三喬樅。道光乙酉舉人。朝樞鴻榘。喬樅等計來滇。請爲墓誌。元不爲誌而爲之傳。

論曰。山人以強仕之年。告歸養親。可謂孝矣。親終。不復仕。非如義之誓墓有所激也。恬而已矣。立身於道義之中。而經學博通兩漢。文章雅似齊梁。其學行卓然傳矣。以千秋自命。不爭名一時。秋坪之言諒哉。

安事齋詩錄序

安事齋詩。儀徵貴吏部仲符所作也。仲符與元同爲秀才時。卽相友。以文學齊名。丙午同爲朱文正師所

舉己酉又同進士榜。仲符春試賦得草色遙看近卻無。有碧歸行馬外。青到濯龍隅。句都下傳誦之。朝考第一分吏部。由考功主事。洊陞正郎。覆校石經。考功爲綜覈名實之地。仲符執法不阿。日久怨積。因事爲人所傾。竟戍西疆。未幾賜鑲。恩鑒其無他。許復原職。旣而歸鄉養母。吟嘯湖山。故有況我南陔正絜養。不出非爲鱸魚饑之句。雖友人代納貲爲外道。恬然不復出矣。仲符政治明敏。所仕未展其才。文章壯麗。詞宏而力健。學博而識高。所爲詩。遇忠節之事。纏綿慷慨。見其性情。及用韓蘇韻如韜生馬蹴踏于山嶺中。而彎弓奪稍。巧力兼到。甲午秋。公子正元寄遺稿至滇。屬元選訂之。歲寒窗紙。鐙火青熒。拭老眼讀之。凄然于青衿舊侶之久逝也。爲錄存大半。釐爲四卷。寄揚州付二弟梅叔梓之校之。乙未冬

奏車里外域情形摺

奏查辦思茅土職滋事始末及外域情形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思茅廳所屬車里土司刀繩武向其叔土舍刀太康攻闕不遵解息。先經奏革。嗣因其不知悔罪投歸。且又勾結猓夷。經弁兵捕拿。復帶印竄逃。現將所遺土職另行擇襲。另摺具奏外。臣等伏查滇省沿邊土司。悉係內地藩籬。土司之伯叔弟兄。皆爲土舍。各有分管之地。其土司舍目。多與外域往來修睦。車里土境在西南極邊。其地約有數郡之廣。全境插八外域。東南鄰於南掌。西南鄰於緬甸。而暹羅所屬之部落。戛于臘。又鄰其南境。內十三版猛地方。

分內猛外猛各立土弁分理。由土司統率。其中有荒遠悍野數處。卽不全服土司。嘉慶八年。經前撫臣奏明有案。刀繩武生甫兩月。卽父死承襲。全由伊叔刀太康撫養護理。迨刀繩武及歲婚娶。刀太康退爲土舍。分居外猛。與緬甸鄰近。相與修睦。因緬甸與戛于臘向來不和。南掌又與戛于臘親好。刀繩武不知避嫌。處置失常。偏向南掌戛夷。適有奸徒播弄。以致緬甸有疑。及刀繩武之事被擄入緬。土境乏人。曾以刀太康暫辦。至道光五年。內地曉諭緬國。始將刀繩武由騰越送回。仍充土司。因其與刀太康積有嫌疑。曾令弁口人等解釋。歸於和好。經前督撫臣長麟等奏明取結立案。迨後刀繩武因自緬送歸。旣身欠緬債。復續欠漢債。被緬目遣人索取。欲向土弁商派未就。因而輕聽讒言。仇及其叔。遂謂蓄謀害姪。欲逐刀太康。全收外猛之地。於道光十二年冬間集練向攻。刀太康抵禦。致成互閔。刀繩武潰回之後。許以割裂猛地。分酬幫附之諸奸。並寄字南掌及戛于臘之屬夷猛南等助兵未果。刀繩武又妄給裸夷。以土弁職銜擾及內地。且欲請官兵幫助。官不允助。遂縱使所糾之人。冒充難民。騷擾內地。人心搖動。非將其褫革。無以弭衅。迨至革後。尙令招諭自投。詎刀繩武又添聚裸夷。始終藐抗。不得不派弁兵攻捕。及至兵到。卡破練散。自行帶印潛逃。是刀繩武先之同室操戈。猶爲可恕。而後之糾結外夷。脅官跋扈。騷動內地。實屬罪無可道。至刀繩武於互閔後。以刀太康欺蒙款迹。撫飾辨稟。衿民亦代爲投呈請兵。經鎮道委員查明。均無實據。因叔姪互相怨望。衿民亦聽囑慫恿。此刀繩武肇衅諱飾。及漢奸附和干預之情由也。臣等查極

邊土司舍目俱當和外安內爲邊界屏藩。刀太康以極邊土舍尙知內地法度。此次衅起家庭。由於刀繩武先發。自不能深責刀太康。加以罪。且暹羅與緬甸有仇。從前緬戛交攻。卽以車里爲兩戰之地。夷民逃散。近年始多安息。刀太康與緬人素和。而於南掌暹羅未甚款洽。前次戛于臘受刀繩武之唆。曾向刀太康詰責。嗣南掌進貢使日過刀太康之地。刀太康卽與之誓水盟和。意將由此通睦於戛夷。是刀太康輯睦外夷尙爲有術。緬國自乾隆三十年間屢侵內地。數爲邊患。致與經略大兵勞費甚鉅。至乾隆五十三年。緬甸始請人貢。上年進貢遣使到滇。感仰皇上德威。臣等亦懷柔維厚。南掌上次入貢來滇。亦極馴謹。戛于臘屬於暹羅。近於南掌。今刀太康處於極邊。界於數國之間。先修睦於緬甸。今又與南掌盟和。戛夷與緬爲仇。而與南掌相親。可由南掌而推及戛夷。使緬戛之隙漸消。則土境亦可無牽擾之虞。乃刀繩武不知遵依前諭。和其骨肉。屢以私忿而先攻舍目。固知其必自蹈於潰裂。是以屢飭解息。假使因其蠻觸相爭。輕聽土司衿民之請。偏助以兵。遂滅其叔。則刀繩武不睦於緬。加以戛夷本不忘緬。而緬亦時防戛夷。戛夷終必有事於緬。緬亦必疑及刀繩武黨附掌戛。豈不遷衅土境。兵連禍結。甚至涉及內地。致有不能收束之勢。是刀繩武之乖謬。追源竟委。何可曲徇任其僨事。今已褫革。所遺土職。刀氏世系寥落。但乾隆年間。前土司刀維屏帶印潛逃。雖投回監斃。亦不准其子承襲。茲若再以刀繩武之子議襲。無論事係違例。而現在各猛土弁尙訐刀繩武之劣蹟。是子踵父習。更恐外患未至。內衅先生。自應照例於親支

內另行選舉。茲據鎮道等查稟。親支內惟刀繩武之父刀太和。與刀太康爲親兄弟。士弁目夷公舉刀太康之子刀正綜。繼與刀太和爲嗣。頂襲衆情允協。舍此別無可襲之人。則當以邊地安和爲重。未便以叔姪嫌疑。拘泥微節。以致另啓爭端。貽誤將來。況刀繩武被革。不投歸待罪。反攜印遠逃。自絕其子之襲。家屬法應另徙。與其伯祖刀維屏如出一轍。今爲其父刀太和立嗣繼襲。以延其祀。此已國恩加厚。無有偏抑。亦經飭令鎮道明白曉諭。以杜潛蹟之漢奸夷奸。妄生雌黃。搖惑生事。此又臣等與鎮道往返飭查。先後酌辦。期於邊地安和。免生各衅之緣由也。前次奏報。因有未經查出情節。尙未詳晰聲敘。茲已事竣。臣等謹將辦理始末各情形。恭摺奏聞。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甲午

奏車里土司襲職摺子

奏爲已革土職遠逃未獲。地方安靜。撤回兵練。另擇襲職。以靖邊圉。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照思茅車里土司刀繩武。輕聽奸徒播弄。屢次集練。先向伊叔土舍刀太康鬩鬪。抗不遵諭解息。甚至脅官求兵偏助。縱夷激衅。內地被其騷動。謬妄不職。當經奏明。將刀繩武士職褫革。如其知悔來投。按其情節酌辦。嗣因刀繩武仍不知悔。帶其隨練。復糾裸夷多人。據山札卡。再向招諭。仍不解散自投。經該鎮道斥退。裸夷派令弁兵攻捕。刀繩武卡破練潰。帶印遠逃。又經奏奉諭旨。飭令鎮道委員追蹤緝拿在案。臣等因該處擾亂雖息。民夷多有流離。並令妥爲撫輯。再行次第酌撤防兵。其所遺車里土職。亦速查合例之人承襲。

去後。竊據普江鎮邱奉岐。迤南道胡啓榮。委員林樹恆、錫麟等稟稱。刀繩武攜印不繳。於潛逃後。由沿邊奔竄。分飭兵練追拿。截獲附從漢奸王瀛等數人。刀繩武仍無下落。邊地荒曠。自己遠逃邊外。竄亡之餘。已不能再滋事端。不值令兵深入外域窮追。其所攜土印。亦難保無失落。且以已革遁逃之人。即使執此廢印。亦屬無用。現在責令沿邊隘目。留心偵查去路。密爲購緝。並諭外域近邊土目。如有逃入。卽行拿送。另行稟報辦理。至土舍刀太康。本有分管之地。刀繩武聽讒猜忌。因與齟齬。前此互閩之後。刀太康遵諭解息。撤練退回。乃刀繩武結衅不休。頻結裸夷。漫入內境。騷動地方。自加調防兵。震以威勢。並於捕拿刀繩武時。先行斥散裸夷。始就安貼。現查所散裸夷。皆已歸其邊外原住山巢。被脅及逃亡夷民。分別招徠安撫。亦皆復業。料理春耕。除酌留本處防練外。將先調之日練及弁兵一千數百名。並續調之官兵千餘名。於正二月分起撤回。所遺車里土司世職。查定例土官緣事革職提問。不准親子承襲。另擇本支叔伯兄弟及兄弟之子繼襲。今刀繩武負罪帶印遠逃。其子例應停襲。以杜後衅。當卽諭飭車里所屬十三版猛各土弁人等。秉公選舉。查明刀繩武並無弟兄親支。惟其祖刀士宛生其父刀太和。與其叔刀太康二人。太和太康。係嫡親兄弟。止此兩支。此外遠支稀疎。亦多事故。無人可襲。刀太康現有二子。公議以親支土舍刀太康長子刀正綜。年已及歲。繼與刀太和爲嗣襲職。且同是刀士宛之親孫。夷衆亦皆悅服。無不踴躍各具保結。自應卽以刀正綜繼襲。俾刀士宛刀太和之世系不絕。而土境亦有責成。照例將宗陶册

結呈報。至刀繩武家口。未便留存邊地。已與緝獲漢奸分起解省。聽候照例查辦等情。前來。臣等查已革土職刀繩武。既因遠逸邊外。追緝未獲。自不值令兵練深入窮追。轉涉紛擾。該鎮道等已責令沿邊隘目偵查密緝。並諭外域近邊土目拿送。俟有無弋獲。另行核辦。現在裸夷散盡歸巢。土夷各皆復業歸耕。兵練撤回內地。甚爲平靜。所遺土職。應卽舉定以資撫馭。從前乾隆年間。土司刀維屏棄職。帶印潛逃。復經投回監斃。其遺職以刀維屏之弟刀士宛承襲。改頒印篆。刀士宛卽刀繩武之祖。今刀繩武始而尙係同室操戈。迨後勾結要挾。騷動內地。於革後猶復帶印竄逃。與刀維屏異。其家屬例應遷徙安插。其子不准再襲。實爲罪所應得。茲經鎮道等飭據十三版猛土弁公議。以土舍刀太康之長子刀正綜。繼與刀太和爲嗣襲職。夷衆悅服。土境亦有責成。是揆之定例。既屬相符。察之輿情。亦皆允洽。臣等另行照例具題。其銅印並請由部另頒。以重職守。至車里梅邊遠荒處。與緬甸南掌及暹羅戛于臘接壤。土司新襲。仍令鎮道督飭該應襲土司暨土舍刀太康各猛土弁等。同心協力辦理。永靖邊藩。不得稍有貽誤。致干罪戾。所有前調兵練。應需鹽糧及撫恤等項。均係於滇鹽溢課留備本省邊用項下。照案支用。毋庸另行動款。除刀繩武家屬應徙之地。並附陵之漢奸等犯。確審定擬另辦外。臣等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甲午

雲南鹽出於各井。井中滴煎成鹽。某某井行銷某州縣。有定額。乾隆以前。鹽由官辦。官以此爲利。運鹽至某縣。某縣分派四鄉。四鄉又分派各莊。無論能銷不能銷。照數繳價。與錢糧無異。因而書役鄉保。又加錢價。民不堪其苦。嘉慶初。革除此弊。聽販夫買之。某井銷于某縣。一切官不經手。惟在井收課。民困蘇矣。而又常銷不足額。四川井私及鄰井無課之私充斥。以致額課虧短。官緣爲奸。患不在民而在官矣。余于道光六年蒞滇。卽將弊蠹之員參劾數員。風氣頓轉。特用參將曾勝。卽十二年帶貴州兵赴楚粵。剿平八排。擢升廣東提督者。署東路曲靖協。

副將開通迤東雲貴兩地銷路。

曾勝不受私規。文官亦同之不受。

又令各井毋以無課之私。占有課之地。又飭鹽道秉公管

束井官。上下清潔。是以銷如額矣。又一二年。不但足額。而且溢額。每年約多課十萬矣。先是雲南屢有邊事。自嘉慶初至道光初。總督帶兵出省剿平者。十二次。奏案可稽。勞師糜餉。損兵傷生。頗不安靜。自余奏以此溢課。請一半歸公餉。一半留備邊事之用。奉旨獎准之後。各邊豈無蠢動。然旋辦旋平。原摺內云。邊徼廣袤。夷裸紛居。蠻觸相爭。事所常有。且恐內夷自衅。牽動外夷。惟在邊員及早相機查辦。所費或不過多。若空手從事。遲誤養衅。耗費轉鉅。等語。至今十年。邊務如騰越野夷。出山搶掠。普洱車里土司爭亂。牽連緬甸。越南邊亂等事。總督皆未帶兵出省。惟沿邊鎮道府廳。得此財力。遵令辦理。徙薪曲突。皆就安平。其餘小衅。旋起旋定。保全生命。更不勝數。余摺內之言。今皆驗矣。

丁酉

太子少保兩廣總督世襲一等輕車都尉贈太子太師兵部尙書敏肅盧公神道碑

敏肅諱坤字靜之號厚山居涿州涿州盧氏自漢已著高祖振裔贈文林郎甘肅莊浪縣知縣曾祖大成祖秉健父士瑚本生父士夔皆以敏肅貴贈光祿大夫敏肅以乾隆甲寅舉順天鄉試嘉慶己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職兵部隨園木蘭校步射賞戴花翎擢湖南糧儲道廣東山東兵備道皆在仁宗朝今上登極由湖北按察使甘肅布政使授廣西巡撫調陝西巡撫南山老林議者謂易藏奸不宜舉敏肅著論謂此地漢唐皆開闢金元始荒廢歷舉漢書蜀志唐書宋史證之且舉漢李翁郿閭頌爲據遂加舉治至今賴之在陝丁大母憂小祥後會回疆有軍務特旨以行衣陞見馳驛往甘肅會總督辦理轉餉時逆回張格爾據四城精銳屯喀什噶爾滿漢官兵三萬七千有畸會於阿克蘇轉烏魯木齊糧濟之敏肅上議曰烏魯木齊距阿克蘇三十二站官兵以五萬餘人計日需糧五百石有畸糧二石用駝一需駝二百五十有畸每站置駝五百有畸始供一往一還之用共需駝一萬六千有畸關內外臺站需駝一萬有畸烏魯木齊雇駝七千尙缺二萬有畸請尅期購撥出關內地之銀餉軍火器械卽以此駝運又請以伊犁糧由冰嶺運阿克蘇又議兵馬過沙漠加給草豆添設民夫酌給羊茶諸事凡十一條皆報可大兵進剿至凱旋共撥軍需銀一千一百餘萬兩轉輸不竭用無虛糜敏肅之功也服闋補山東巡撫以回疆平加太子少保頭品頂戴調山西廣東江蘇巡撫陞湖廣總督十二年湖南逆獠趙金隴作亂敏肅親往督師

密陳湖北提督羅思舉能辦賊。時湖南提督海凌阿已在寧遠之下壩。破獠誘戕。副將游擊等皆戰歿。新田縣知縣王鼎銘死之。桂陽常寧諸土獠應賊起。衆號數萬。敏肅抵永州。隨行士卒不滿百。調諸路兵九千有畸。未卽至。令堅壁清野。檄將弁各路防堵。迨湖南湖北兵大集。元亦奉命發貴州兵一千。提督余步雲、雲南副將會勝、率往助之。至瘴頭。距賊巢十餘里。會大雷雨。我兵乘勢進剿。賊悉其衆屯於羊泉街。羅思舉等晝夜督將弁。及楚黔兵立泥淖中。仰擲火丸火彈。燒大屋數十。斃賊數千。賊黨趙文鳳乞降。佯許之。攻益急。生擒其子女及頭目數百。金隴易服乘間遁。爲我兵所殺。遺有所負木像。餘賊先後就殲。天子嘉獎之。賞戴雙眼花翎。世襲一等輕車都尉。方捷書之未上也。上命御前大臣戶部尙書宗室禧公恩。盛京將軍瑚公松額來視師。未至。軍已蕺事。廣東逆獠趙仔青糾衆數千入楚界。聲言爲金隴復仇。卽與欽使率新任提督余步雲總兵曾勝剿辦。敗之於濠江。又敗之於銀江。擒仔青。至衡州。磔於市。廣西逆獠盤均華亦起事。官兵殲之芳林渡。均華爲楚界防兵所執。寘之法。時廣東連山排獠又作亂。官兵失利。欽使奉命率會勝剿平之。敏肅亦調任兩廣總督。時排獠新定。敏肅編查戶口。設獠長獠目。漢民村寨設練總。改綏猛同知爲邊要缺。教職佐雜改邊俸。報可。越南奸民陳加海與內地游民馮生疔等在夷洋狗頭山嘯聚。偷入內洋。官兵擊其八船。餘悉平。西洋來粵貿易啖啑國夷人嘯嘯。違法度。敏肅照例封船。停其市。嘯嘯道護貨兵船自外洋闌入虎門。我兵礮擊之。輒以礮拒。駛至黃浦。奉嚴旨督辦。敏肅用大船

載石橫沈水底。復用大木筏塞水面。多設警備。斷入省之路。其後路在老洲岡。復命將弁備大石船。遏其歸。又備草船。火攻具。脅之。噉嚙。諸夷窮蹙。求給牌出口。詞甚懼服。澳門夷商伽噉哈等助之。請命。久乃令出虎門。奏入。上嘉諭之。曰。玩則懲之。服則舍之。尙合機宜。不失國體。敏肅之經濟。表見者如此。敏肅蚤年留心經濟。爲有用之學。自官職方。擢監司。任封疆。所施設不自矜許。細之則案牘法則。析及纖微。而曲盡人情。宅心忠厚。不爲苛刻。鉅之則兵革無辟。剷除凶孽。綏服外夷。皆有實效。其餘察吏安民。練兵弭盜。揀災備荒。辟地設險。諸政。不勝書。宜其上契宸衷。重邀倚任矣。道光十五年八月四日。以疾卒於位。年六十。有四。帝深軫惜。贈太子太師。兵部尙書。賜諡敏肅。諭祭葬。長子端黼。襲職。幼子端實。孫長生等六人。以十七年三月二十日葬於涑水並上之阡。端黼以大學士揚州阮元爲敏肅己未座師。乞銘神道之碑。并序之。銘乃門下士代作。故不錄之。

戶部右侍郎管錢法堂春海程公神道碑銘

公諱恩澤。字雲芬。號春海。程氏。東晉時有爲新安太守者。居篁墩。又遷歙南。代有隱德。曾祖筠。祖步矩。郡生員。父昌期。乾隆庚子。賜進士第三人及第。上書房行走。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母項氏。總兵項樛木女。公年四歲。讀書穎異。齠後。經傳皆成誦。尤好讀古書。遇疑意。必考問釋然而後快。鄉先達曹文

敏公金輔之先生。皆語學士曰。此子逾冠。所學不可量矣。乾隆六十年。學士卒於山東學政任。公甫十一歲。哀毀如成人。及長。補學生員。益博學經史。從外祖學騎射。能挽強力弓。最後乃與凌仲子先生遊。及其闢輿。先生曰。天人並至。博而能精。將來所成者大也。內閣中書金應璜。以女妻之。嘉慶甲子鄉試。中式舉人。居京師。益勤於學。天算。地志。六書訓詁。金石。皆精究之。辛未會試中式。殿試二甲。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國史館纂修官。道光元年。命在南書房行走。召諭曰。汝父蘭翹先生品學。朕昔年最敬。汝之聲名。朕亦皆知。宜更守素行。今戶部侍郎祁公鶚藻同召見。親聆聖訓。出語同朝。皆榮之。旋奉敕校刻養正書屋集。是年充四川正主考。二年補春坊中允。恭校刻御製詩文初集。三年放貴州學政。補翰林院侍講。轉侍讀。五年補春坊右庶子。冬補翰林院侍講學士。次年調湖南學政。奉命回京。仍在南書房行走。奉詔充春秋左傳纂修官。八月補國子監祭酒。九年侍母項太夫人疾。其孝有愚過於禮而不告人者。太夫人卒。丁憂歸歛。十一年起服入京。仍在南書房行走。壬辰。以候補祭酒未與考差。特放廣東正主考。十二月。命在上書房行走。課惠郡王學。王敬禮師傅。出于至誠。講學爲詩古文書法。皆日有所進。甚相益。上與王論公爲人和而不同之目。十三年。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冬。充文淵閣直閣事。十四年。授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十五年。知貢舉。調戶部右侍郎。管錢法堂。充殿試讀卷官。閏六月。諭程恩澤部務較繁。著無庸在上書房行走。十六年。復充殿試讀卷官。十七年。充經筵講官。夏。受暑。醫逾月。病

愈深。遽以七月二十九日卒。明日遺疏奏聞。上嗟嘆悼惜久之。諭曰。戶部右侍郎程恩澤。由翰林游升卿貳。前在南書房上書房行走。有年。人甚謹飭。辦理部務。克盡厥職。近因感受暑濕。賞假調理。方冀速就痊愈。益資委任。茲聞溘逝。殊堪軫惜。伊子程德威。著加恩賞給舉人。服闋後准其一體會試。德威以十八年春奉柩歸葬于歛。公之學識。超于時俗。六藝九流。皆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本工篆法。益熟精漢許氏文字之學。官貴州學政時。與布政司吳榮光同勸士民育粟蠶。其利大行于民。又重刻岳珂五經以訓士。及奉詔刻春秋左氏傳。與祁公嵩藻共議。推本賈服。不專守杜氏一家之學。平日好士。說士技若已有。典試廣東。期取實學之士。知學海堂曾釗之名。必欲得之。釗久丁憂。公不知也。書榜大失望。然所得佳士亦甚多。出關後與學海堂學長吳蘭修等。遊白雲山。名士會者數十人。有蒲澗賞秋之圖。所著述惟國策地名考二十卷。已寫定本。其餘多未成書。實不自料其遽折。公詩文雄深博雅。稿亦盈篋。其孤方治喪。待錄成卷帙。就有學者擇之。當成佳集。公又多藏書。宋元以來子史雜錄。博覽強記。金石書畫。亦多考訂。苟有叩者。必舉以應。元入京。與公居相近。尚以暇相講習。元偶校毛詩有椒其馨。椒字詛。本是馥字。其詛久在六朝。罕可相語者。持以示公。公獨深會其意。謂詩苾芬孝祀。韓詩作馥。芬孝祀。馥字毛韓兩見。形聲不謬于六書。爲加一證。公又謂近人治算。由九章以通四元。可謂發明絕學。而儀器則罕有傳者。乃與鄭君復光。有修復古儀器之約。又嘗深究開元占經。謂道光十五年。木火同度。常有火災。人驗其言而證之。吉地案

發。因水之故。曹文正問。公有之乎。公曰。水留王季羣見棺之前。和呂覽載其事。所撰圖策地名考。援狄孝廉子奇爲之助。狄說以夾行書之。如謂孟津在河北。非今孟津縣。亦非古河陽縣。蒲反非舜都。乃衛蒲邑。以嘗入秦仍歸。故謂之蒲反。諸條皆確不可易。公之歿也。年僅五十有三。朝野皆悼惜之。覃恩三代。皆以公官封贈至一品。金夫人以道光元年卒。二年繼娶劉夫人。孫一名新寵。公于元例稱門人。且仲子先生爲吾友。學術相契。因爲之碑銘曰。公之爲人。和而不同。厓岸內峻。德氣外沖。兩世內廷。在位靖其聲名。品學守之惟公。公學之大。啓于凌氏。約禮博文。實事求是。研究經義。及于子史。卽以其學。望之于士。嗚呼。天命限公不祿。帝諭飾終。賞延世篤。遺書未定。集之可讀。我銘豐碑。樹之宰木。

野雲山人傳

山人姓朱。名鶴年。字野雲。江南泰州人。世有隱德。幼讀書。工書畫。于畫理尤天性所近。方九歲。爲寺僧作山水小幀。州牧見之曰。此子當以畫傳。遇一道士。能前知。語之曰。僻壤不足以棲。子當入大都。名動公卿。及壯。貧無以養親。遂以錢八百纏腰。徒步北上。鬻畫以爲旅食。入都後。畫理益精。名譟一時。遂稍有貲。迎二親入都。孝養焉。娶劉氏。側室張氏。長子大樹。次大川。道光十四年六月卒。年七十有五。葬永定門外石榴庄。山人雖以藝名。而有孝行。人品特高。外和而內介。無邪僞雜于其間。又喜行善事。放生掩骼。不惜勞費。提掖寒素。曾救人于死。故同時人皆樂與之遊。稱爲端友。元與山人。早以同鄉相友善。己巳後數年。曾

與山人遍遊都下諸伽藍。至于檀栢。都城東南萬柳堂。爲元廉野雲右丞別業。康熙間。馮益都得其地。與竹垞諸人常讌遊。山人與翁覃溪先生訪古至此。補栽柳樹。作訪柳圖。又與余同遊。有補柳圖。蓋亦喜己之號。與右丞巧合也。山人除夕必祭硯。故有祭硯圖。生平所作之圖甚多。每見同時諸名家集中。翁覃溪任子田。法梧門。吳穀人。馬秋藥。張船山。顧南雅諸公。皆素交也。朝鮮人喜山人畫。且重其人品。有懸山人之像而拜之者。

揚州水道記序

儀徵劉孟瞻明經。文淇撰揚州水道記。綜吳越春秋漢書地理志以下諸書。證明唐宋以前揚州邗溝山陽瀆地勢南高北下。諒哉斯言。非可以今日運河水勢膠固于胸者也。而其尤爲確據者。則在李習之來南錄云。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十四字也。今由淮安下揚州之水。勢如建瓴。愚者亦知北高南下矣。不知此水乃蓄高堰內。水至一丈八尺之高。堰底古淮身。更不知低幾丈尺。始能如此建瓴耳。古淮平流入海。更低于邵伯隄。東下河地面。且天長江都甘泉諸山湖之水。又加入邵伯之水。挾江潮而趨邵伯。高寶射陽。安得不南高北下。所以漢志云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云受江。非入江也。云北至射陽。可見唐時南高北下也。又其辨證水和寶歷等年。運道通塞。及瓜洲瓜步水陸變遷。博覽而又有識。故皆精覈矣。凡地理書。須以圖明之。此記當分繪古今多圖。孟瞻其更爲之。而付諸梓。丁酉九月。

因病求開缺摺

奏爲足疾未愈。氣體日衰。深恐誤公。懇恩俯准開缺事。竊臣腿足患濕多年。近因氣血日衰。精神軟弱。疊經面陳。蒙恩寬諭。倍切感惶。今自入夏以來。濕熱舉發更重。脛間痛癢。艱於步趨。兩次乞假。蒙恩賞假調理。一月有餘。醫治仍未就痊。心神更多委頓。伏思內閣爲絲綸重地。兵部爲戎政總樞。豈容以老病之軀。久穢職任。計此日假滿。卽應恭請聖安。照常行走。惟臣年已七十有五。質同蒲柳。景迫桑榆。近來不但稿案多致健忘。抑且舉止不覺舛錯。臣自顧菲材。受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擢用至大學士。詞臣榮遇。倍極優隆。卽此身體骸骨。皆非己有。曷敢私圖安逸。自外生成。祇因衰憊情形。時深憂懼。惟有籲求聖恩。俯准開缺調理。庶重任無致久曠。臣心得以稍安。一俟醫治痊可。卽當趨詣宮門。叩謝天恩。面聆訓誨。臣不勝惶悚之至。伏祈皇上聖鑒。謹奏。

十八年閏四月十三日

謝再賞假一月安心調理摺

奏爲恭謝天恩事。臣因病軀難以供職。懇請開缺調理。本月十三日。奉上諭。阮元著再賞假一月。安心調理。欽此。竊臣年常衰暮。病復纏綿。本愧駑駘。況數齒而加長。自維蒲柳。縱後秋而亦零。乃蒙溫諭優加。假期屢展。素餐滋惕。竭蟻惻以難酬。丹詔頻頒。戴鴻慈之逾格。臣惟有專心攝養。剋日醫調。苟病體稍可支持。卽銷假以承慈眷。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十八年閏四月十四日

因老病再請解任休致摺

奏爲假滿病未就痊。仍懇開缺以重官守事。竊臣前因病勢未痊。奏請開缺。仰沐皇上恩施。再行賞假。自閏月以來。多方療治。未能見效。皆因多年濕熱。及邊地氣候。雜入氣血之內。以致右足筋絡疼痛。若濕滲太甚。則喘急心忡。頹弱之情。支持不住。伏念臣蒲柳衰資。桑榆暮景。健忘恍惚。遇事模糊。乃因老病之日增。渥荷聖恩之體卹。假期屢展。慈注就痊。焦灼日深。寸衷憂迫。固不敢辜恩而輕爲離職。更不敢恃恩而弗懼曠官。萬不得已。惟有仰懇天恩。准予開缺休致。此後如醫治仍難輕減。俟秋涼再回籍調理。南中尙有良醫。儻臣骸骨餘生。得延殘喘。則此晨昏歲月。悉出自大造生成之所賜矣。爲此瀝情。恭摺具奏。伏乞聖鑒。臣不勝悚惶待命之至。謹奏。十八年五月十三日

恩准開缺致仕謝摺

奏爲恭謝天恩事。臣因病軀難以供職。懇請開缺休致。本月十三日。奉上諭。大學士阮元。由翰林洊陟。封圻。敷歷中外。經朕簡任。綸扉綜理。部務盡心職守。清慎持躬。前因病請假。復經具摺。懇懇解職。朕疊予假期。俾資調養。茲復奏稱老病日增。醫治未能速效。力請開缺。情詞肫切。若再慰留。伊心恐曠官。轉難調攝。非所以示體恤。阮元著准其開缺。以大學士致仕。加恩賞給半俸。用示朕優待。著臣至意。欽此。開命之下。伏地叩首。感激涕零。竊臣班叨槐棘。景迫桑榆。久逾致仕之年。本難奉職。況值積疴之後。益恐誤公。乃因

老病之纏綿。上荷宸衷之鑒察。准其開缺。予告退休。恩覆轉以如天。心感惶而無地。伏念臣幸遇昌期。深蒙渥眷。備員綸閣。既襄贊之未能。忝任冢圻。復撫綏之乏術。有負裁成於九陛。徒蒙培養於三朝。茲以蒲質衰孱。仰沐楓宸體恤。原銜寵給。仍邀黃閣之榮。半俸叨支。倍切素餐之懼。從此衡茅戀闕。長向念於大廷。或亦骸骨餘生。冀少延於盛世。所有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十八年五月十四日

回籍日期摺

奏爲奏聞事。竊臣蒙恩准予致仕。並邀賞食半俸。優示體卹。仍命調攝。臣感沐鴻慈。淪肌浹髓。現在足疾仍未痊愈。右腿出水過多。浮腫酸痛。行步甚難。精神衰弱。及此尙能食息。擬於八月二十七日。起身由水路回籍調理。惟是身離闕下。心向日邊。依戀之情。縈於寤寐。伏念聖主恩重如山。涓埃未報。撫躬循省。萬分不安。所有微臣回籍日期。理合具摺陳明。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十八年八月十九日

謝恩晉宮太保在家食俸摺

奏爲恭謝天恩事。本月十九日。內閣奉上諭。大學士阮元。歟歷中外。宣力五十年。清慎持躬。克盡職守。前以年邁多病。再三懇請解職。已俯如所請。准其致仕。在家支食半俸。茲據奏明擇定行期。朕心彌深眷注。著加恩晉加太子太保銜。從茲怡志林泉。善自靜攝。俟辛丑年朕六旬萬壽慶辰。屆時身體康健。卽行來

京祝嘏以慰塵念。欽此。竊臣猥以菲材。忝居高位。渥承簡畀。受三朝雨露之施。未答涓埃。無一得芻蕘之獻。撫躬循省。時切悚惶。茲以老病纏淹。蒙恩致仕。歸期初卜。溫諭重聞。既叨天祿之遙頒。更荷宮銜之特晉。鴻慈疊被。冀蘇病骨於秋風。蟻悃難忘。盼效歡呼於來歲。此日言歸梓里。衡門常被恩榮。他時再覲楓宸。壽寓同伸舞蹈。所有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十八年八月二十日

擊經室續集目錄

卷三

續三集子

荀子引道經解

塔性說

復性辨

書東莞陳氏學菴通辯後

學菴通辯序

文韻說

學海堂策問

四書文話序

摹刻詒晉齋華山碑全字跋

兩浙金石志序

宋搨醴泉銘殘字跋

與學海堂吳學博 蘭修書

虞山張氏詒經堂記

金子青 學蓮 詩集序

一切經音義跋

石畫記序

毘陵呂氏古甌文字拓本跋

羅茗香四元玉鑑細草九式序

重修滇省諸葛武侯廟記

汪容甫先生手書跋

闕里孔氏詩鈔序

梁中丞文選旁證序

聖經室續三集

荀子引道經解

荀子此篇言知道者皆當專心壹志。虛靜而清明。不爲禍蔽。故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不知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機。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元按後人在尙書內解此者。姑勿論。今但就荀子言荀子。其意則曰。舜身行人事而處以專壹。且時加以戒懼之心。所謂危之也。惟其危之。所以滿側皆獲安榮。此人所知也。舜心見道而養以專壹。在於幾微。其心安榮。則他人未知也。如此解之。則引道經及明君子二句。與前後各節皆相通矣。楊倞謂危之當作之危。非也。危之者。懼蔽於欲而慮危也。之危者。已蔽於欲而陷危也。元謂榮爲安榮者。荀子儒效篇曰。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據此。則荀子常以安榮與危辱相對爲言。此篇言處一危之。其榮滿側。若不以本書儒效篇證之。則危榮二字。難得其解矣。故解道經當以荀子此說爲正。非所論於古文尙書也。又考道經者。黃老古說也。此等古說。周漢之間尙多存者。故大戴記。武王踐阼篇。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師尙父曰。在丹書。尙父西面述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然則荀子戴記所謂道經道書者。皆黃老之古說與。今老子五千言又少

異。且虞書尙無者字。何況黃帝之時。然則此書亦周人所託耳。

塔性說

東漢時稱釋教之法之人。皆曰浮屠。而其所居所崇者。則別有一物。或七層。九層。層層梯闌。高十數丈。梵語稱之曰窣堵波。見後魏碑及妙法蓮華經音義。唐以來詩文家稱之爲浮圖。誤也。此浮圖家之傑構。卽今之塔。不可直稱曰浮圖。晉宋姚秦間。翻譯佛經者。執此窣堵波求

之於中國。則無物無文字以當之。或以類相擬。可譯之曰臺乎。然臺不能如其高妙。于是別造一字曰塔。以當之。說文無塔字。塔字始見于葛洪字苑玉篇等書。絕不與臺相混。塔自高其爲塔。而臺亦不失其爲臺。至于翻譯性字。則不然。浮

屠家說有物焉。具於人未生之初。虛靈圓淨。光明寂照。人受之以生。或爲嗜欲所昏。則必靜身養心。而後復見其爲父母未生時本來面目。此何名耶。無得而稱也。卽有梵語可稱。亦不過如窣堵波徒有其音而已。晉宋姚秦人翻譯者。執此物求之於中國經典內。經典釋文所謂有一性字。似乎相近。彼時經中性字縱

不近。彼時典中性字已相近。莊子性字本是天生自然之物。駢拇馬蹄之喻。最爲明顯。莊子曰。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謂之蒙蔽之民。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是莊子此言。

復性謂復其已然也。晉人讀老莊者。最重自然。故與佛所謂性相近也。李習之復性書之復初。則竊取佛老之說。以亂儒經。顯然可見也。于是取以當彼無得而稱之物。此譬如執臺字以當

窣堵波。而不別造塔字也。所以不別造字者。此時中國文人已羣崇典中之性字。就其所崇者而取之。且

若以典中性字之解。不若釋家無得而稱之物。尤爲高妙。典中之解性字。未盡其妙也。然而與儒經尙無涉也。唐李習之以爲不然。曰。吾儒家自有性道。不可入於二氏。於是作復性書。其下筆之字。明是召誥卷阿論語孟子。見余所著性命古訓內。从心从生之性字。其悟于心而著于書者。仍是浮屠家無得而稱之物。此譬如今

人以塔爲西域夷人所居。甚卑屏之。而其所造所居所崇者。必以臺。且曰。此毛詩內文王之靈臺。月令內高明之臺。皆古人禮法之所構造。吾所居所崇。必以此。及問以爾臺何形。則曰。高妙之至。七級九級。六窗八窗。欄杆齊雲。相輪耀日。嗚呼。是直以塔爲臺。口崇古臺。而心炫西塔。外用臺名。內用塔實也。是故翻譯者。但以典中性字當佛經無得而稱之物。而唐人更以經中性字當之也。佛經明心而見之物。原極高明淨妙。此與莊子復初之性已爲不同。與召誥孟子之性更相去萬里。特惜翻譯者不別造一字以當其無得而稱者。而以典中性字當之。不及別造塔字之有分別也。

復性辨

莊子繕性篇曰。繕性于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蒙蔽之民。又曰。堯舜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滲淳散朴。雖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元讀莊子。未嘗不歎其說爲

堯舜孔顏之變局也。彼所謂性卽馬蹄天放也。卽所謂初也。以天放爲初而復之。此老莊之學也。唐李翱復性之書。卽本之於此。而反飾爲孔顏之學。外孔顏而內老莊也。內莊已不可矣。況又由莊入禪乎。文與博正是周孔顏曾之學。而莊子以爲滅溺。無以復性之初。然則禪家不立語言文字。儒家借良知爲宗旨。非以莊子此說爲祖乎。周孔顏曾之學。首重文博。後人才力淺弱。不能文。不能博。有復初之一說焉。可以不讀書。日安佚而其名愈高。孰不樂趨之。此亦如六朝佛典太繁。釋家別開禪學。可以不說一切經。而面壁見性也。

書東莞陳氏學部通辯後

朱子中年講理。固已精實。晚年講禮。尤耐繁難。誠有見乎理必出于禮也。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禮也。五倫皆禮。故宜忠宜孝。卽理也。然三代文質。損益甚多。且如殷尙白。周尙赤。禮也。使居周而有尙白者。若以非禮折之。則人不能爭。以非理折之。則不能無爭矣。故理必附乎禮以行。空言理則可彼可此之邪說起矣。如朱子議與趙汝等不合。朱子晚年與李季章書曰。累年欲修儀禮一書。釐析章句。而附以傳記。近方了得十許篇。似頗

可觀。其餘度亦歲前可了。自此之後。便可塊然兀坐。以畢餘生。不復有世間念矣。又曰。熹今歲益衰。足弱不能自隨。兩脅氣痛。攻注下體。結聚成塊。皆前所未有。精神筋力。大非前日之比。加以親舊凋零。如蔡季

通。呂子約皆死貶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決不能復支久矣。所以未免惜此餘日。正爲所編禮傳已略見端緒。而未能卒就。若更得年餘。問未死。且與了卻。亦可以瞑目矣。答應仁仲書云。所喻編禮如此。固佳。然卻太移動本文。恐亦未便耳。老病益侵。而友朋相望。皆在千百里外。恐此日不能成爲終身之恨矣。答葉味道書云。禮書未能得了。而衰病日侵。恐未必能究竟此事也。又答李季章書云。國君承祖父之重。康成注賈疏。其義重備。若已預知後世當有此事者。

按朱子所據者。乃禮記喪服小記不繼祖與幃句下。孔疏引鄭志答趙商之文。故朱子有向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斷決之語。建炎以來。朝野雜

記所載不誤。而此書以爲鄭注賈疏。則又涉及儀禮喪服傳。爲長子三年句下疏文也。

儉人舞文弄法。迷國誤朝。飾邪說以蔽害之。甚可歎也。又庚申易簣前

一日。與黃直卿書云。喪禮詳略。皆已得中矣。臣禮一篇。兼舊本。今先附案。一面整理。病昏且倦。作字不成。所懷千萬。徒切悽黯。此朱子一生拳拳于君國大事。聖賢禮經。晚年益精益求精。之明證確據。若如王陽明誣朱子以晚年定論之說。直似朱子晚年厭棄經疏。忘情禮教。但如禪家之簡靜。不必煩勞。不必悽黯矣。適相反矣。然則三禮注疏。學者何可不讀。蓋未有象山篤墩陽明而肯讀儀禮注疏者也。其視諸經注疏。直以爲支離喪志者也。豈有朱子守孔顏博文約禮之訓。而晚悔支離者哉。此清瀾陳氏所未及。亦學海掌諸人所未言者。故特著之。

學節通辨序

道光八年春。粵中學生。寄學部通辨來滇請序。元謂此書四庫全書目錄。載在子部儒家。注云內府藏本。是此書曾爲內府所藏。而非外省所進也。此書專辨朱陸異同。推尊朱子。四庫書提要曰。朱陸之書具在。其異同本不待辨。王守仁輯朱子晚年定論。顛倒歲月之先後。以牽就其說。固不免矯誣。然建此書痛詆陸氏。至以病狂失心目之。亦未能平允。元於東園清暇。重加披閱。遵提要之言。手將病狂失心等語。加以刪削而還之。蓋除此所刪。則皆表章正學之要言。卽有過激之論。無非欲辨朱子之誣。粵中學生。固當知此鄉先生學博識高。爲三百年來之崇議也。

文韻說

福問曰。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據此。則梁時恆言。有韻者乃可謂之文。而昭明文選所選之文。不押韻腳者甚多。何也。曰。梁時恆言所謂韻者。固指押腳韻。亦兼謂章句中之音韻。卽古人所言之宮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福曰。唐人四六之平仄。似非所論于梁以前。曰。此不然。八代不押韻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頓挫抑揚。詠歎聲情。皆有合乎音韻宮羽者。詩騷而後。莫不皆然。而沈約矜爲剗獲。故于謝靈運傳論曰。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元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又曰。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至于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于理合。匪由思至。又沈約答陸厥書云。韻與不韻。復

有精粗。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盡辨。休文此說。乃指各文章句之內有音韻宮羽而言。非謂句末之押

腳韻也。

卽如蝶螿連螿。字必讀仄聲是也。

是以聲韻流變而成四六。亦祇論章句中之平仄。不復有押腳韻也。四六乃有韻

文之極致。不得謂之爲無韻之文也。昭明所選不押韻腳之文。本皆奇偶相生有聲音者。所謂韻也。休文所矜爲勗獲者。謂漢魏之音韻。乃暗合于無心。休文之音韻。乃多出于意匠也。豈知漢魏以來之音韻。溯其本原亦久出于經哉。孔子自名其言易者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文言固有韻矣。而亦有平仄聲音焉。卽如濕燥龍虎觀上下八句。何等聲音。無論龍虎二句。不可顛倒。若改爲龍虎燥濕觀。卽無聲音矣。無論其德其明其序其吉凶四句。不可錯亂。若倒不知退于不知亡不知喪之後。卽無聲音矣。此豈聖人天成暗合全不由于思至哉。由此推之。知自古聖賢屬文時。亦皆有意匠矣。然則此法肇開于孔子。而文人沿之。休文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觀。正所謂文人相輕者矣。不特文言之也。文言之後。以時代相次。則及于卜子夏之詩。大序。序曰。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又曰。主文而誦諫。又曰。長言之不足。則嗟嘆之。鄭康成曰。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此子夏直指詩之聲音而謂之文也。不指翰藻也。然則孔子文言之義益明矣。蓋孔子文言繫辭。亦皆奇偶相生。有聲音嗟嘆以成文者也。聲音卽韻也。詩關雎鳩洲。速押腳有韻。而女字不韻。得服側押腳有韻。而哉字不韻。此正子夏所謂聲

成文之宮羽也。此豈詩人暗于韻合匪由思至哉。

王懷祖先生云。三百篇用韻。有字字相對極密。非後人所有者。如有鶩有鸞。濟盈雉鳴。不求濡其軫。牡風風梧桐。鳴矣生矣。于彼于彼。高岡朝

陽。肇雍雍。葦蕤暗暗。無一字不相韻。此豈詩人天成暗合。全無意匠于其間哉。此卽子夏所謂聲成文之顯然可見者。

子夏此序文選選之。亦因其中有抑揚詠歎之聲音。且多

偶句也。

鄉人邦國偶一。風教偶二。爲志爲詩偶三。手之足之偶四。治世亂世亡國偶五。天地鬼神偶六。聲教人倫教化風俗偶七。化

之雜偶十五。繫之周繫之召偶十六。正始王化偶十七。哀窮寤思賢才偶十八。其偶之長者。如周公召公。卽比也。後世四書文之比基于此。

綜而論之。凡文者在聲爲宮商。在色爲翰藻。卽如

孔子文言。雲龍風虎一節。乃千古宮商翰藻奇偶之祖。非一朝一夕之故一節。乃千古嗟嘆成文之祖。子

夏詩序情文聲音一節。乃千古聲韻性情排偶之祖。吾固曰。韻者卽聲音也。聲音卽文也。

韻字不見于說文。而王復齋楚公鐘篆文

內實有韻字。从音从勻。許氏所未收之古文也。

然則今人所便單行之文。極其奧折奔放者。乃古之筆。非古之文也。沈約之說。或可橫

指爲八代之衰體。孔子子夏之文體。豈亦衰乎。是故唐人四六之音韻。雖愚者能效之。上溯齊梁。中材已有所限。若漢魏以上。至于孔卜。此非上哲不能擬也。乙酉三月。閱兵香山。阻風舟中。筆以調福。

學海堂策問

儒字造字之意何在。儒名始於何代。儒行始於何時。魯孔子時。顏曾諸賢之儒行。所尊尙者何等事。所講

習者何等事。其大指何在。當細釋魯國聖賢言行。在孝經論語大小戴禮記諸經經文內者。以求備之本大原而釋之。至於荀楊及漢唐宋各家之說。且不必涉及。不必辨論。

自東晉劉宋至隋兼北朝。其間經史諸學。皆是極精極博極明敏之時。南北朝人學力之專之銳之深。非後人所能窺企。中唐以後人。蔑視六朝。不知唐初諸經正義及敕修諸史。無不本於南北朝人。或攘或掩。實存而名亡。後人於南北朝之書。多不能解。卽如陸法言等之音韻分部。幸爲中唐以後人所不能解。故未經攘亂。韻學自國朝顧江戴段諸君始明古法窮其精力。然皆久在陸法言等所定範圍之中。其餘如三劉熊徐等之於經疏。呂忱李登等之於小學。庾蔚

之崔靈恩等之於禮服。徐廣臧榮緒姚察等之於史傳。皆非唐人所能及。唐初人猶讀南北朝人之書。天寶後知其學者鮮矣。試論而表章之。

今大小西洋之曆法。來至中國。在於何時。所由何路。小西洋卽今港腳等國。在今回疆之南古天竺等處。元之回回曆。是否如明大西洋新法之由廣東海舶而來。大小西洋之法。自必亦如中國之由疏而密。但孰先孰後。孰密孰疏。其創始造曆。由今上溯若干年。準中國之何代何年。西法言依巴谷在漢武帝周顯王時。確否。六朝番舶已與廣東相通。故達摩得入中國。中國漢郝萌已有諸曜不附天之說。後秦姜岌已有游氣之論。宋何承天立強弱二率。齊祖沖之立歲差等法。皆比漢爲密。與明來之大西洋新法相合。是

皆在達摩未入中國前也。至於唐時市舶與西洋各國往來更熟。元之回回法。明之大西洋新法。如是古法。何以不來於唐。九執法之前。九執法又自何來。且西洋又何以名借根方爲東來法也。其考證之。唐宋人每輕視漢魏六朝人。以爲無足論。無論宋齊疏義。斷非唐以後人所能爲。卽如邵公之爲人。絕無可議。其學如海。亦非後人所能窺。公羊之學與董子繁露相表裏。今能通之者。有幾人哉。不能通之而一概掃之。可乎。試爲漢何邵公贊。

四書文話序

唐以詩賦取士。何嘗少正人。明以四書文取士。何嘗無邪黨。惟是人有三等。上等之人。無論爲何藝所取。皆歸于正。下等之人。無論爲何藝所取。亦歸于邪。中等之人最多。若以四書文囿之。則其聰明不暇旁涉。才力限于功令。平日所誦習。惟程朱之說。少壯所揣摩。皆道理之文。所以篤謹自守。潛移默化。有補于世道人心者甚多。勝於詩賦遠矣。唐宋詩話多。文話少。而明以來四書文話更少。非無話也。無纂之者也。余令學海堂諸生周以清、侯康、胡調德纂之。諸生共議分二十四門編之。一原始。二功令。三格式。四法律。五體裁。六命題。七程文。八稿本。九選本。十墨卷。十一社稿。十二元鏡。十三名譽。十四考核。十五師承。十六風氣。十七興廢。十八流弊。十九起衰。二十假借。二十一咎毀。二十二談藪。二十三軼事。二十四五經文。雖未甚精詳。然已積卷帙矣。錄成二部。一存粵東學海堂。一攜歸江南。蓋江南遺文舊說。爲嶺南所無者尙多。

俟再令家塾子弟補成之。時甲申冬月。

摹刻詒晉齋華山碑全字跋

嘉慶十四年。余摹刻漢延熹華山碑。未翦本於北湖祠樓。其右方缺石一占。全缺者七十八字。半缺者三十三字。因以家藏歐陽文忠公華山碑跋墨蹟。摹補於缺空處。俄入京師。得見成親王所藏已翦本。雖無碑額題名。而余碑缺字。彼皆未缺。遂借鈎入。未翦本缺空處。道光三年。在廣州購端州巨硯材。復摹刻成親王本未缺之字。及後銘詞內民說二字。同置祠樓。若兩石並搨。遂成全碑矣。好古者以兩搨本翦補合裝爲一碑。可留歐公書而分裝之。亦可。

兩浙金石志序

余在浙久。遊浙之名山大川殆遍。錄浙人之詩數千家。成兩浙輶軒錄刻之。訪兩浙帝王賢哲之陵墓。加以修護。成防護錄刻之。以其餘力。及于金石刻。搜訪摹搨。頗窮幽遠。又勒成兩浙金石志一書。爾時助余搜訪考證者。則有趙晉齋魏何夢華元錫諸君子。許周生宗彥兵部。亦多考訂增益。且錄全藁以去。勿勿十餘年矣。道光四年。粵中有鈔本十八卷。校原藁文有所刪。鐘鼎錢印之不定爲浙物者。亦多所刪。然亦簡明可喜。李鐵橋廉訪。覆率浙人之官于粵者。校刻之。不兩月而工畢。今而後藏板於浙。印書通行。使古金石自會稽秦石刻以下迄于元末。皆著於篇。好古者得有所稽。不亦善歟。夏五月望日。書於嶺南節院。

之定靜堂。

宋搨醴泉銘殘字跋

凡六朝唐人之碑，別有一種筆力，良由製筆之工，尚存古法。今世之筆，特湖州工人所造，便于松雪筆法耳。于北朝隋唐之碑，直是不合。試細觀此碑筆，當用何等柱豪，何等裹毛，精思巧製，若得此等筆，則古書法不亡矣。

與學海堂吳學博蘭修書

自陸灋言等定四聲韻爲二百六韻之後，唐人作詩賦，并窄爲寬，沿至今，祇一百六韻矣。以今韻爲今詩文則可，若作古賦詩辭而用今韻，不今不古，識者哂之。至於唐宋以來，獨用通用，淺人所爲，已鮮依據，或且臆以時俗土音，動輒亂用，直似以元人劇曲之韻，擬唐人爲律賦，更不如今一百六韻矣。豈有不明音韻篆文訓詁，能上擬和如子雲者哉。卽如昌黎進學解，臆用無法，世罕知其謬者。然則將奈何？因思古韻之分合，近惟金壇段氏若

膺六書音均表十七部爲善，如之脂支哈四韻，唐人皆并爲四支合用。孰知羣經楚辭皆斷分三部，絕不相混。文選亦分不通用乎？高郵王懷祖先生精研六書音韻，欲著古音一書，因段氏成書，遂卽輟筆。余三十

前卽聞此論。

然其分廿一部，甄極詩騷，剖析豪芒，不但密于段氏，更有密于陸氏者。予屢欲併廣韻，而以古音

分部使便於擬漢以上文章辭賦者取用之。迄本暇爲之計。學海堂中年兄深挈古音。曷就段氏精密之。而進以王氏之學。定爲古韻廿一部。以羣經楚辭爲之根柢。爲之圍範。庶無隔部臆用之謬乎。或曰。漢晉文章之韻。已有出此圍範者。奈何以此限之。答曰。漢晉文章齊梁之韻。雖寬而之支脂等韻。未曾通雜。若學漢晉文辭。而更能謹守此漢晉以上之韻。取法乎上。撥亂韻而反之正。不更善乎。況以今韻一百六韻。而并爲廿一部。已寬之至矣。學者亦何憚而不用此韻哉。年兄試再與堂中林曾楊諸子商榷。寫定。

卽如廿一

部至質。須在各韻中將各字提擄而出。而刪去彼韻之字。

卽可在堂中棊板成帙。不過數萬大字。卽可嘉惠學古之士。予雖老。亦樂得覩之。

且可以分授家鄉子弟矣。庚寅閏月。

虞山張氏詒經堂記

唐人云。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然則人生所見數十年耳。將欲使後人見今。如今人見古。傳聖賢之事。記文史之詳。殆非書不可。虞山張氏金吾世傳家學。代有藏書。不但多藏書。至八萬餘卷。且撰書至二百餘卷。不但多撰書。抑且多刻書。至千數百卷。其所纂筭校刻者。古人實賴此。與後人接見也。後人亦賴此。及見古人也。是詒經堂詩史閣。求舊書莊。諸地。皆羅列古今人。使後人共見之地也。此於古今人謂之有功。於己謂之有福。夫遺念不如詒經。猶徒爲一家讀書計耳。曷若以書公之天下後世乎。世之有金者。無

所不爲。獨不肯用之於書。若是者謂之無福。若在己無學術焉。則雖有之肯之。亦無能用之。若是者亦謂之無福。雖然。福不可擅也。福雖不可擅。而有功以補之。則其得此福而居之也。豈不宜哉。因詒經堂主人求記。而論之如此。

金子青蓮詩集序

己丑春。子青子以詩集寄滇南。元於東園暇日。往復披讀。如見久別之友。且益慨然於其才與遇也。子青子詩。驚采絕豔。宛委沉鬱。兼慕唐之三李。而得其神理。長吉短命。而子青則甚壽。義山坎壈。且有毀。而子青爲名門之培。處節使之幕。恬淡不干榮利。有譽於時。太白得入翰林。而子青無官。然太白仙才。固不以翰林重。且今人讀唐人詩者。無不醉心於義山。而於令狐氏。則無聞焉。文章之事。固有不能以位競者歟。子青子何慍焉。子青近年之集。皆客隱於竹西草堂所作也。元竹西人也。弱冠後。惟持服三年。居竹西。計子青子詩之在竹西者。前後數十年。湖山登眺。交遊贈答。讀其詩。憶其地。懷其人。豈能無故鄉舊友之感哉。韻語一函。長江萬里。年如逝水。思切停雲。聊寄數言。解慰此情云爾。

一切經音義跋

齊釋道惠爲一切經音義。其書不傳。傳者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其中引證古書。如鄭康成尙書論語注。三家詩。賈逵服虔春秋傳注。李巡孫炎爾雅注。等書。極其精博。學者寶之。其中古字古義。皆蓮社慧遠雷

次宗諸人。用經典中文字。翻改佛經之確據。試問西域梵字經中。有用古詩書春秋倉雅者耶。卽如華嚴音義內。有曰頑嚚鑽仰。無所適莫者。有曰洪纖得所。修短合度者。觀此而猶不悟一切經爲中國儒者文人之所改易潤色。不亦不慧乎。然而去禪尙遠。禪則惡棄音義如土苴矣。是故釋家爲音義。音義中尙有倉雅。禪家爲語錄。語錄中但有俚言如柏樹子乾矢橛。無古文字矣。

石畫記序

古罕石畫。元微之石硯屏詩。始有濃淡樹林分之句。歐陽永叔有山松石屏。蘇子瞻有月石風林硯屏。皆號山石。狄詠有雪林石屏。清異錄載玉羅漢石屏。皆非滇石。雲林素園兩石譜。皆良嶽之類。惟陳眉公。古錄有石屏如董巨之畫。名曰江山晚思。此或是大理石歟。今雲南大理府點蒼山第十中和峯之腰。出文石。明時見重于世者。以大屏大案白質黑章爲貴。崇禎時。徐霞客遊記。親至大理。見淨土庵七尺山水二大石。又云。第八峯新石之妙。大空山樓間徑二尺者五十塊。俱妙著色山水。李日華六硯齋二筆有云。環列大理石屏。有荆關董巨之想。乾隆初。高總制其倬又分雲水雪月淺綠微黃諸目。是著色山水。滇中久有之。何罕傳于江湖乎。今之所產著色者亦多。山民采賣。賴以爲利者。千百人。其石色備五采。氣若雲水。較吳裝畫法。更渾脫天成。非筆墨所能。乃造化所成也。余到滇數年以來。所見不少。已如雲烟過眼。又於到點蒼時。張氏蘭坡。爲余親至石屋。選買數十幅。間有題詠。或持贈戚友。或兒輩乞去。又蘭坡諸公。在省

肆買石各請品題。余擇其得古人詩畫之意者。不假思索。隨手拈出。口授指劃。各與題識。付蘭坡暨姪蔭曾。或鐫或記。半不憶爲誰之石。否則各石雖有造化之巧。若無品題。猶未鑿破混沌。且記書畫之書雖多。未覩此格。余曾見宋元真跡數百種。亦未見此格也。其未經余見而不得品題者。更不知幾何。此亦如人才不遇知己。殊可惜矣。昔歐陽永叔。梅聖俞。蘇子美。蘇子瞻。范純甫。皆有月石風林硯屏詩。吟賞不已。是其意趣遠於俗情。今之石勝於宋石。更惜歐蘇諸公未見耳。

毘陵呂氏古甄文字榻本跋

曩余在浙。得漢晉八甄。聚之一室。爲八甄吟館。後數十年。又得數甄。除五鳳天冊。無甚佳者。歲丙申。四明教授馮柳東通家。寄示所刻浙江甄錄四卷。乃知近三十年。浙東西出土古甄之多。丁酉夏。呂堯仙侄孫庶常。自其嚴君四明郡署來京。購獲古甄甚多。榻本四冊。自漢吳晉宋以至唐宋。披玩之餘。喜不釋手。古甄自洪文惠始著於錄。乾隆間。張芑堂亦摹刻于金石契中。今呂氏四冊。奚翅倍蓰。堯仙于拓本文字。考其年歲。合之史籍。古地古官。多所印證。引檀弓之聖周。顏氏家訓之燒埴。尤爲精博詳審。且晉宋間隸體。如聚書手在于目前矣。王著所摹晉帖。余舊守無徵不從之例。而心折于晉宋之甄。爲其下真跡一等。古人不我欺也。試審此冊內永和三六七八九十年各甄。隸體乃造坯世俗工人所寫。何古雅若此。且永和九年反文隸字。尤爲奇古。永和六年王氏墓。當是羲之之族。何與蘭亭絕不相類耶。堯仙知古者也。試共

商之

永和六年八月日禹氏

康茂歲

晉永和七年大歲

派味大季月

羅茗香四元玉鑑綱草九式序

嘉慶間。予得元大德朱世傑四元玉鑑三卷。進呈聖鑒。蒙賜收入祕書。予以副鈔本屬何君夢華付之李君尙之。略演其法。李君遽卒。吾鄉羅君茗香。士琳。乃取此書各段。演全細草。又於四草外。演爲九式一卷。以盡發朱氏四元之意。精思神解。貫徹古今矣。羅君不但九數精通。抑且六書明徹。文章雅麗。絕似初唐駢體。清才銳識。愧我相知之晚也。昔元朱松庭嘗遊廣陵。學算者雲集。若松庭見此所演。相悅何如。然則羅君在廣陵。卽今松庭矣。

重修滇省諸葛武侯廟記

滇省五華山武侯祠堂中。惟中間有武侯一象。祠亦久不修。漸朽壞矣。余于道光十五年春重修之。余謂漢時從武侯在滇立功者。宜從配祀。乃滇廟非蜀廟也。遂增設左右二龕。右塑二象。東面西向。爲漢興寧侯建寧太守。廣漢將軍。領交州刺史。李恢。番威將軍。博陽侯。牂牁太守。馬忠。西面東向。爲陽遷亭侯。雲南太守。呂凱。隨丞相南征。駐安上縣。遙領越巂太守。龔祿。又于門塾左右。塑三像。北向立。西。封領軍建寧麴習。東。擒降後封御史中丞朱提孟獲。降後封將軍朱提孟炎。改書正中。粟主曰。漢丞相南征至滇。諸葛武侯侯位。乙未二月工畢。

汪容甫先生手書跋

汪孟慈戶部。嘉孫奉其考容甫先生。上謝東墅師書六紙卷。請題識。元展之。有感于師友在昔之情。今五十餘年矣。此內情事。元知之久。昔東墅師督學江蘇。識拔學人。得容甫先生。極賞重之。先生學與文。在彼時交游間相知者。不過劉端臨先生等數人。餘皆不能知先生。先生性真率。每簡之。以故時人毀之。先生益簡之。不諧于人。會丁酉拔貢之年。自學官以下。無不毀先生于學使前。師曰。汪中卽爲渾沌窮奇。櫛肌饜餐。吾亦拔之。先生每有古文章。必呈師。師皆深賞之。且語人曰。吾之上容甫。爵也。若以學。吾于容甫北面矣。嗚呼。今有如先生之學者耶。有如師之能識其學心好彥技者耶。師在上書房。年節例以紙研之類。進于御前。每屬先生覓之。故書內云。然書中稱阮封君者。先大夫也。元在京官詹事時。先生在揚州。常與先大夫相見。且書內云。阮門生之父。忠信家諱人也。讀之有餘感焉。元于乾隆四十七八年間。識先生于揚州。常與凌仲子先生諸人。同泛舟平山。先生議論經史。風發泉涌。又曾得見先生。授大戴記初稿。入京後。遂不相見。及元赴浙江督學時。先生已卒。乃於嘉慶初。得先生述學稿。合孔攜約先生。錢漑亭先生。三人書。刻於杭州。道光初。又合先生各著作彙刻入皇清經解內矣。元老入京師。孟慈亦常相見。孟慈之學。大得父教。而其不諧于俗。亦略有父風。但余許之曰。孝何也。凡容甫先生所著書內。片言隻字。余與孟慈言。孟慈無不析及精微。心知其意。又于先生手蹟。斷箋敝紙。無不寶而尊之。若此子弟之佳。有如此者乎。丁酉九月。

闕里孔氏詩鈔序

風雅頌三百篇。若非孔子于春秋時定之。則必不能全傳于後世。然則百世之詩。皆洙泗教也。伯魚過庭。受學詩之訓。且爲周南召南。然則闕里家庭。世世皆當學詩。更爲家教矣。繡峯先生。爲至聖七十二代孫。勤學善詩。在大宗近今二百年。輯錄詩九十餘人。足以見溫柔敦厚之風。藹然聚于一門。其間如東塘。摛約諸先生。有經史文章著述者。別已專行。此不過采錄數篇而已。末錄閨秀十餘人。元爲七十三代門塔。亡室舊經樓詩。亦得采焉。以是爲幸。道光十八年春。繡峯先生以稿本見示。將付梓人。屬序其事。亦祖庭之掌故也。

梁中丞文選旁證序

文選一書。總周秦漢魏晉宋齊梁八代之文而存之。世間除諸經、史記、漢書之外。卽以此書爲重。讀此書者。必明乎倉雅。凡將訓纂許鄭之學。而後能及其門奧。淵乎浩乎。何其盛也。夫豈唐宋所謂潮海者能及乎。肅選之文。漢卽有注。昭明之時。注者更多。至於隋代。乃有江都曹李之學。書探萬卷。壽逾百年。且有公孫羅許淹。諸說。是以沈博美富。學守師傳也。唐開元後。有六臣之注。五臣自欲掩乎李注。惟少實事求是之處。且多竊誤雜揉之譏。文選刻板最早。初刻必是六臣注本。而單李注本。幾於失傳。宋人刻單李注本。似從六臣本提掇而出。是以五臣之名。尙有刪除未盡之處。今世通行單李注板本。最初則有宋淳熙尤

延之本。尤本有兩本。一本。千所藏以鎮隋文選樓者也。一本。卽嘉應間。鄱陽胡果。泉中丞。據以重刻者也。我朝諸儒之學。難者弗避。易者弗從。爲此學者。已十餘家。而遺義尙多。可謂難矣。閩中梁。蔭林中丞。乃博采唐宋元明以來各家之說。計書一千三百餘種。旁稽博引。考證折衷。若有獨見。復下己意。精心銳力。捨易爲難。著文選旁證一書四十六卷。沈博美富。又爲此書之淵海矣。余昔得宋本。卽欲重刻之。且欲彙萃諸本爲校勘記。以證晉府汲古之誤。繼而胡中丞已刻尤本。是以輟作。今又讀梁中丞此書刻本。得酬夙願。卽使元爲校勘記。亦必不能如此精博也。欣然爲序。

學經室續集目錄

卷四

續四集集

謝賜御筆福字壽字鹿肉摺子

祭南海神廟文

節性齋銘

蘇文忠公象贊

陸宣公從祀廡頌

學海堂集序

謝御賜福字壽字并奶餅乾果摺

謝賜紫禁城騎馬摺

謝賜回疆方略摺

謝授協辦大學士摺

謝賜七十壽摺

華經室續集 目錄

謝授大學士摺

教習庶吉士謝摺

緬甸進奇異花象賦 補庚戌

紙額

擊經室續四集

謝賜御筆福字壽字鹿肉摺子

奏爲恭謝天恩事。道光三年正月二十日。臣齋摺差弁回粵。欽蒙皇上恩賜御書福字壽字並鹿肉到。臣當卽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頌。伏念臣廿載封圻。六旬頽齒。常懼涓埃未效。實漸糜祿虛糜。昨歲入覲天顏。渥邀帝賚。茲復特叨恩澤。倍錫春祺。已賜福箋。珍隨甲鹿。更加壽幅。繪繞雲龍。臣敬念福者備也。臣何以備宣聖德於蒼生。壽者酬也。臣何以酬隆施於丹陛。再臣犬馬之齒。甲子已周。氣力不充。鬢髮多白。悚惶無地。頓忘蒲柳之先衰。平格自天。益凜桑榆之有失。惟勤思職。仰答國恩。推景於兩粵東西。兆民有慶。頌聖壽於萬年億祜。南極無疆。所有臣感激欣悚下忱。謹繕摺具奏。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祭南海神廟文

惟道光五年三月己亥日。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廣東廣西等處地方軍務。阮元。致祭于南海神廟曰。五嶺之南。至于海濱。洋洋萬里。迺廣迺輪。祝融正位。實爲大神。惟神之德。順天布仁。惟神之威。如雷發春。內清外晏。無波無塵。風和雨節。年豐俗淳。戈船估舶。息浪通津。遠服夷國。迪育粵人。元

奉帝命部伍是巡舟迴海外祀事再親敬將俎豆祈神福民尙饗

節性齋銘

周初召誥肇言節性周末孟子互言性命性善之說秉彜可證命哲命吉初生卽定終命彌性求至各正邁勉其德品節其行復性說與流爲主靜由莊而釋見性如鏡考之姬孟實相逕庭若合古訓尙曰居敬蘇文忠公象贊

象摹內殿蘇齋曾見嶺南洛山又逢眞面古人精神成書立傳古人衣冠夢中頓覩胡旬切假覩現較維注目生光如影如電

陸宣公從祀廟廡頌

於戲宣公旣文且忠未嘗講學實踐在躬以仁輔世以義立功學孟子學異乎禪宗請祀孔廟帝曰當從及門吳給事傑奏請從祀未旨准行給事寄册索文因爲此頌幅謹識

學海堂集序

古者卿大夫士皆有師法周公尙文範之以禮尼山論道順之以孝是故約禮之始必重博文篤行之先尙資明辨詩書垂其彛訓傳記述其法語學者誦行畢生莫罄譬之食必菽粟日不可廢居必棟宇人所共知奚更立言以歧古教哉若夫載籍極博束閣不觀非學也多文殊體輟筆不習非學也次困上罹

黽勉於科名。語上之儔。詎愚蔽其耳目。率曰乏才。豈其然歟。嶺南學術。首開兩漢。著作始於孝元。治經肇於黃董。古冊雖失。佚文尙存。經學之興。已在二千載上矣。有唐曲江。誠明忠正。求之後代。孰能逮之。蹟其初學。乃多詞賦耳。文辭亦聖教也。曷可忽諸。大清文治。由朔暨南。明都著於因民。離疆增於往代。余本經生。來總百粵。政事之暇。樂觀士業。曩者撫浙。海氛未銷。日督戈船。猶開爨舍。矧茲清晏。何獨闕然。粵秀山峙。廣州城北。越王臺故址也。山半石巖。古木蔭翳。綠榕紅棉。交柯接葉。闢來數丈。學海堂啓焉。珠江獅海。雲濤飛汎於其前。三城萬井。烟靄開闔於其下。茂林暑晷。先來天際之涼。高欄夕風。已生海上之月。六藝於此。發其秀輝。百寶所集。避其神采。洵文苑之麗區。儒林之古境也。昔者何邵公學無不通。進退忠直。非有學海之譽。與康成並舉。惟此山堂。吞吐潮汐。近取於海。乃見主名。多士或習經傳。尋疏義於宋齊。或解文字。考故訓於倉雅。或析道理。守晦菴之正傳。或討史志。求深寧之家法。或且規矩漢晉。熟精蕭選。師法唐宋。各得詩筆。雖性之所近。業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並擅。若迺志在爲山。虧於不至之譏。情止盈科。達進放之本。此受蒙於淺隘而已。烏觀百川之匯南溟哉。道光四年。新堂旣成。初集斯勒。四載以來。有筆有文。凡十五課。潛修實踐之士。聰穎博雅之材。著書至於仰屋。豈爲窮愁。論文期於賤璧。是在不朽。及斯堂也。升高者賦其所能。觀瀾者得其爲術。息焉游焉。不亦傳之久而行之遠歟。

謝御賜福字壽字并奶餅乾果摺

奏爲恭謝天恩事。竊臣齋摺差弁回滇。捧到恩賞御書福字壽字。并奶餅乾果。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伏念。臣散等樗材。弱慚蒲質。值此亥書之歲。仰邀申命之庥。寶墨濃揮。帶九天之露氣。春祺普洽。生一路之星輝。共瞻合璧。以成文。恰在五雲之多處。竊惟南郊樂土。地以福名。滇境山居。人多壽者。荷恩來之自北。益物與之皆春。而且珍果連函。瓊酥疊餅。自是澤周外漠。醞醑渥桐馬之香。卽看功定西疆。杖杜及櫻桃之薦。臣惟有勤思受祐。切戒素餐。美意延年。冀上承夫天壽。庶民敷錫。勉安鎮於坤維。所有臣榮感下忱。理合恭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謝賜紫禁城騎馬摺

奏爲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道光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上諭。雲貴總督阮元。著加恩在紫禁城內騎馬。欽此。竊臣職效南車。材同下駟。封圻洊歷。愧馬齒之徒增。節鎮久膺。撫駒光而自惕。漕逢聖治。慶澄清於攬轡之前。感激皇仁。勉矍鑠於據鞍之日。茲屆覲光而述職。迺蒙錫馬以趨朝。垂慈步履之微勞。榮傳紫禁。曲念筋骸之漸老。寵畀丹綸。恩重戴天。感增行地。伏念臣南滇歸極。蹶征懷靡及之心。北闕瞻雲。駟伐仰不成之烈。花門雪盡。蒲桃與天馬同來。玉殿春回。殺核及小輿并載。從此駘銜日警。益矢馳驅。卽今驚力時勤。更蒙策馭。半九十里。慎行路晚節之難。蔽三百篇。守思馬無邪之訓。所有臣感激下忱。理合繕摺恭謝大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謝賜回疆方略摺

奏爲恭謝天恩事。竊臣齋摺差弁回滇。捧到頒賞欽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全函。臣當卽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頌。欽惟我皇上駿業光昭。鴻功著定。續承謨烈。軒弧炳象於遐陬。綏靖埃垤。姬籙垂型於萬禩。蠡茲張格爾。貳負餘俘。陸梁荒徼。皇上鈞樞默運。神策親裁。迅掃妖氛。生擒渠惡。允宜彙編訓誥。纂輯典謨。五七言首列宸篇。八十卷全羅偉伐。啓丹闈以獻馘。銘紫閣而酬庸。璧水告成。鐵山紀績。其間開十條而授略。總八校以掄材。知幾其神。罪人斯得。莫不開卷而仰窺祕畫。披函而難測神謀。紹瑋圖而歲紀庚寅。功符準部。頒瑤筴而籤標甲乙。恩逮邊疆。臣忝任封圻。遠叨宣賜。仰聲靈於九伐。軍志詳臚。欽宵吁之單心。哀猷式煥。從茲映赤虹於東壁。玉府增輝。歌朱鷺於西陲。金城永鞏。揄揚莫罄。鼓舞難名。所有臣欽感下忱。理合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謝授協辦大學士摺

奏爲恭摺奏謝天恩。並請旨赴京叩謝。仰祈聖鑒事。竊臣於道光貳年玖月拾柒日。接准吏部咨開。奉上諭。阮元著協辦大學士。仍留雲貴總督之任。欽此。臣跪捧恩綸。伏地叩頭。感悚莫可名狀。伏念臣秉質至愚。受恩極渥。感深愧積。疊蒙高厚之施。任重材輕。未有涓埃之效。道光捌年十二月。展覲進京。稍抒戀慕。仰沐恩施稠疊。爲臣所弗克負荷之恩。備蒙訓誨周詳。皆臣所極當服膺之訓。撫衷增惕。循分難安。茲

復仰荷鴻慈。欽承特簡。尤寵光之逾格。非夢想所敢期。自顧何修。遽附參知之列。忝叨非分。彌思簡使之難。開命之下。懼歎交深。感激涕零。不能自已。臣近年筋力尙可勉持。惟心力所攝。漸形不足。祇有懇求命旨。准其趨詣闕廷。叩覲天顏。虔申謝悃。跪聆恩訓。益有遵循。如蒙諭允。俟奉到批摺後。將應辦各事宜。與撫臣伊里布次第商定。循例於起身時。將雲貴總督印務。交撫臣伊里布署理。臣無任瞻依待命之至。所有感戀下忱。謹先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十二年九月十九

謝賜七十壽摺

奏爲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於本月初壹日。陞見抵京。泥首宮門。叩覲天顏。虔申謝悃。由軍機大臣傳知。欽奉恩諭。以本年臣七十生辰。特加賞賚。當由軍機處頒到御書亮功錫祐匾額一面。御書福壽字各一方。佛一尊。紫檀嵌玉如意一柄。蜜蠟朝珠一盤。陳設十件。緙絲蟒袍一件。大卷江綢四疋。小卷江綢八件。臣謹叩頭謝恩。祇領伏念。臣材同樗散。質本芻蕘。蒙我皇上高厚殊施。渥邀恩眷。未有涓埃之效。屢加非分之榮。忝任封圻。方懼難勝榮節。驟躋揆席。更慚協贊綸扉。茲因馬齒加增。復荷鴻慈眷注。榮膺懋賞。寵錫奎章。亮功瞻雲日之章。恩輝露湛。錫祐篤臣民之祉。宸翰春生。溥壬林而壽寓同登。綏哉穀而福疇並衍。禮莊嚴之法相。式溫潤之瓊枝。貫珠懷記事之勤。藻繡思章身之稱。十寶燦陳于彝鼎。千絲輝映乎繡。凡茲寵錫駢蕃。洵屬非常遭際。心銘溫諭。非夢想所敢期。頂戴深恩。矢靖共而勿替。異數出於

錫七十稔。法轡載之恩。殊榮被及。暨臣。萬億齡上升恆之頌。所有臣感激榮幸下忱。謹恭摺奏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謝授大學士摺

奏爲恭謝天恩事。臣於道光十五年三月初三日。接准吏部咨開。奉上諭。阮元著補授大學士。管理刑部事務。伊里布現正啓程來京。陛見。阮元俟伊里布回任後。再行來京供職。等因。欽此。臣卽恭設香案。敬捧綸章。望闕謝恩。伏地九叩。感悚交切。莫可名言。伏念臣江北庸材。維揚下士。叨居館職。洊陞卿貳之班。繼領封疆。復荷連圻之任。國恩重受。備霑天地雨露之優。聖澤未酬。實無尺寸涓埃之效。已忝參知之秩。留司外鎮。於邊陲。茲膺簡用之仁。晉授平章於綸閣。臣旣愧素無才識。未能仰贊昇平。復將懼此衰愚。何以勉承策馭。且以持衡邦瀆。綜理秋官。麗比甚繁。折中須慎。愈覺撫衷而增惕。皆非夢寐所敢期。惟有奮勵精神。攝持心力。倍加謹慎。冀無負逾格之寵光。矢竭朽庸。庶常沐垂慈之恩眷。臣遵俟新督。臣伊里布回任後。卽行交卸起程。趨赴闕廷。跪請聖安。虔申謝悃。敬聆訓示。所有感激下忱。謹先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十五年三月初五

教習庶吉士謝摺

奏爲恭謝天恩事。本月初六日。奉硃筆。著阮元程彰阿教習庶吉士。欽此。竊惟桂林獻策。芸館儲英。謨謨

吉人見此時之多士。雖離鳴鳳。期他日之良臣。宜加繩尺于長材。俾瑒圭璋于完璞。臣學荒舊業。智竭頽齡。重荷聖恩。命司教習。悚惶丹地。榮耀木天。身到瀛洲。寶書森于玉署。選成文賦。鬱雲起乎翰林。辭貴立誠。非徒擣藻。士先尙志。豈獨雕龍。我皇上聖學淵深。天章炳曜。取士已極其慎重。披文尤致其精詳。臣疊荷恩加。屢司衡鑒。知簡拔真讀書之士。庶澄習爲有用之材。敢不竭力有成。虛衷共濟。奉聖人之教。以爲教。咸求玉琢金相。程學士之文。以爲文。各勵春華秋實。所有臣感激下忱。謹繕摺恭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緬甸進奇異花象賦 庚戌館課

若夫溟海西流。孟山東轉。夏里人遙。嘉良路緬。松巒隔微而溪多。香象渡河而水淺。瑤光星散。彩分玉餌。金蕉雍山調來。貢勝執牛露犬。原夫緬人之處南荒也。蒲甘達萬里之關。猛密有五城之擅。漢初則擅國時通。唐代則驃民互戰。強如饗養。堯階後舞於三旬。竄比蛛蝥。湯網疏逃於一面。昔者僧曾恃險。尙久覆於幘幘。今茲孟隕款關。乃自投於荒甸。於是重譯而朝。奉琛以進。其表滌誠。其辭效順。千金鑄塔。頓梯七級。以徠歸。四象充庭。更獻五花之奇儻。貢匪白牛輝羝。出於大夏周頭。物高巨塵乘黃。來自白民謾慎。爾其性馴彌善。色麗尤奇。白賁拂秣之潔。青參陀國之蓋。試教牽出伽那。雜文斑駁。爭看驅來羅我。交彩陸離。毛駮毛馱。卑彼驪黃之色。文炳文蔚。美於虎豹之皮。於是通以象胥。傳由驛騎。金沙江隔。卽爲飲鼻之

區銅壁關分。半是藏牙之地。昔開大食。無今花樣之奇。舊說文單。遜此花紋之異。圖蒸異色。來蠻煙瘴雨之鄉。斗應七星。比威鳳祥麟之瑞。金鉤初試。屬纊始加。彤庭耀彩。玉陛呈華。立仙仗以葳蕤。色映星旌羽葆。駕輅車而容與。光分翠蓋芝葩。陋晉人南越之馴。載以黃門鼓吹。笑唐世御樓之舞。駝來金葉蓮花。蓋惟我皇上開壽宇於無疆。闢坤輿於極廣。未嘗勞我羈縻。莫敢不來庭享。故雖邈爾遐陬。亦自呈其花象。此日本邦金齒。已似乾陀。他時阿瓦瀾滄。更通南掌。況乎元會則四國齊朝。震疊則兩番內附。巴勒布驗風受吏。獻其貝葉梵經。暹羅斛識海來王表。以南令大璐。何如六牙千葉。別具奇姿。不數林邑梁山。徒充常賦。祝聖人之壽。億年延曼。羨之祥。觀上國之光。萬里展西南之路。

右乃大人官庶常時館課之作。久逸其稿。乙未教習庶常。始從館賦中錄出補入。況督瀛時緬甸又進馴象奏。獲車里士司之職。使緬甸南掌相和。南掌亦進馴象。西南展路。似有豫非。故應補錄入續四集。姑識。

紙頌

自今溯古。所由千載如見者。書耳。書以紙爲之。忠孝勇節之人。或不知文字。而其人傳。紙傳之也。學儒才士。則能自傳之。且代人傳之。百年千年。積之於紙之中。後人之欲知古者。窺而得之。如見古人。古人亦得以與後人見。雖詩集小說。亦若親其言貌。觀其神情。然則自漢以來。惟賴此紙相引勿替矣。愚夫愚婦。祇在世食粟數十年耳。不知書也。鉅工大商。祇在世求贏數十年耳。亦不知

書也。仙佛尙空虛。然其言其名亦賴紙也。故吾曰紙爲貴。乃頌之。

赫蹏以後。乃有蔡倫。與竹漆遠。與帛墨鄰。二千餘年。製造日新。刻木印字。其用更神。若無此物。罕見古人。若無此物。世多愚民。筆墨相寄。爲世奇珍。一堂之寒。得之則溫。一牖之暗。得之則明。

聖經室續集目錄

卷五

文選樓詩存十二目錄

癸未

道光癸未正月廿日余六十歲生辰時督兩廣兼攝巡撫印撫署東園竹樹茂密虛無人跡避客竹中煮茶竟日即昔在廣西作一日隱詩意也畫竹林茶隱圖小照自題一律

福兒汲得學士泉煮茗作詩因再題竹林茶隱圖中

癸未四月住閱江樓閱肇慶八營官兵

宿閱江樓

羚羊峽東即端溪研洞今有水不令開鑿福兒隨來端州住閱江樓數日呈詩文一卷題其卷首廣州城西荔支灣荔林夾岸白蓮滿塘即南漢昌華舊苑也諸兒遊此折荔歸來題圖一首五月廿七日內子生辰復避客獨遊荔支灣憩肇荔亭歸示福祜孔厚即用前塞韻加刪韻堂院中用竹木架成平臺與簷齊爲夏夕趁涼之所秋即拆之

道光癸未狀元爲廣東吳川林召棠報至粵越華粵秀兩書院院長同稱喜復用三元詩韻一首

道光辛巳恩科兼攝廣東巡撫監臨事和德文莊公乾隆庚寅監臨試院中舊扁詩韻題甲子浙闈

試院煎茶詩卷中

督署西堂木棉

題海印閣

不浪舟小坐

坡公謂嶺南涼天佳月卽中秋不以日月爲斷癸未中秋天涼月佳續其句成一律

楊桃

重九夜過端州

過平樂

癸未秋閱兵粵西道出灘江

陽朔舟中

清灘石壁圖歌

題崑崙關策騎圖

藤鼓

粵西

由粵西入粵東

將山肇慶往雷州至新興河頭水最清淺

由高州望欽州書示兒輩

過電白溫泉題僧壁二律

雷州道中

題頤道堂詩集卷首

雨腳

卷六

甲申

省城詩社之詩有刻本見獵心喜擬作二首

西齋

唐荔園

種沙摩竹于西齋

華經室續集 目錄

文選樓詩存十三目錄

題小瑯嬛畫付福兒

修廣州城及城北五層樓工成

西洋米船初到

題杭州詩僧嘯溪詩卷

乙酉

正月二十日學海堂茶隱

三水縣行臺書院新成停舟登三十六江樓

乙酉春宿端州閱江樓四夜

乙酉春夏間屢登粵秀山憩坐學海堂因題

賦得仲秋上弦月

得中字書院課士作

西齋有欹廊將傾徹而新之且安茶竈

西齋茶廊坐雨

遊花田翠林園

泊舟峽山寺登飛泉亭回憩玉帶堂晚飯

老蚌珠光研研石中有石紋圓量數厨莫知造物之理鑄詩代銘

余屢過羅浮山下皆未入山誠以地方供帳俗習牢不可破減從逕行殊爲無謂弓刀小隊更非所宜乙酉冬閱兵惠潮六過此山亦惟遙看山色而已

惠潮海邊四詠

乙酉仲冬望日閱碣石鎮水陸兵全海肅清夜看海月

過豐湖書院

過寒婆徑

揭陽策騎

題嚴厚民杰書福樓圖

卷七

丙戌

漱珠岡萬松山上建漢楊子祠

焚香

自陽朔溯桂林再題陽朔奇峯圖卷

文選樓詩存十四目錄

粵西舟次題周夢巖學使評梅山館圖

題潘紅茶封使富良江使槎圖

桂林東郊耕藉田

沿紅水江至遷江縣宿東軒春月甚朗十年中三宿于此皆見明月因題曰寓月軒
行過遷江古之瘴鄉今雖瘴少然氣候殊不齊

閱邊

啜茶

邕江舟中

得復初齋全集邕州舟中讀之卽寄野雲山人

祭馬伏波將軍廟畢放舫下橫州大烏灘

潯州道中

過端州羚羊硯石峽

三月晦日立夏節過端溪

定靜堂前手種荔支今夏結子頗多積雨甚涼甘漿欲迸學白沙就樹噉荔法噉之

奉命移節滇黔濱行拜天后廟

檢書

劉樸石

彬華

何湘文

南銓

謝里甫

蘭生

胡香海

綠

張棠村

業南

李繡子

蘭平

諸書院院長暨學海堂

學博生徒皆有圖詠送別題答一律

別醫者范素庵

潛

避暑

舟過廣西陡河謁分水神廟

泊舟浯溪登居亭

湘江村舍

泛湘川過南嶽得雨

日出洞庭湖

夜泊

八月七日又泊

過會同

沙岸坐月

過黃平登飛雲巖再用壺中九華韻

過清鎮安平縣

重九日登黔西老鷹崖

雲南督署之東園亭館花木之勝爲歷任所未有心念此間宜有鶴未幾日忽飛一白鶴來翌日又有一鶴盤旋空中鳴聲相呼薄暮並集於園月餘遂馴且能舞矣作來鶴篇

栽花

滇園煮茶

雲南督署宜園十詠

閱兵至開化

夜坐

卷八

丁亥

宜園

文選樓詩存十五目錄

正月廿日雪晴煮茶于竹林中題竹林茶隱卷

倚松書屋春祭齋居

仙館花臺欲栽牡丹價貴遂栽蜀葵

月來政簡頗耽淇園之樂詩以自警

摘蔬

南雲行

上巳日東川道中

過以濯河

閱黔西威寧鎮兵

可渡橋夜月

回省看宜園新綠

詠雙綠蝶

綴家書後

頻果

孟夏草木長

滇南小暑節

閱盤龍江登雄川閣望滇池

小暑節賞菊

滇南伏日

立秋日敬一堂晚坐

西臺

登西臺

以藜爲拄杖

中秋宜園鐘月

暮登西臺看碧雞山色

巡西邊曉發

重九日登祿豐之鰲頭峯得伊莘農中丞寄贈登鰲詩卽答

住大理閱兵三日看點蒼山

麗江雪山

天生石橋

南詔殘碑

建極銅鐘

古哀牢

渡瀾滄江鐵索橋

宿永昌池館流泉樹石泐然清華名之曰小蘭津并詩示鎮府諸公

漾濞溪道中

漾濞合江上看月

遊黑龍潭看唐梅二律

余不能飲最多一杯而已滇園梅花盛開不可無酒命釀白糯數日卽熟花下欣然小酌仍不能醉

詩以自嘲

梅園晚景

宜園三壽詩

除夕園庭之花齊見者桃梅杏山茶玉蘭海棠木瓜櫻桃馬櫻春蘭薔薇木香迎春水仙長春報春
蜀葵十餘種

戊子

定光寺看紅山茶花

上元登西臺望月

和女羅亭東園花月

出西城十里遊龍門山海源寺

倚松書屋齋居

同李文園學使榮階遊太華山憩太華寺

仙館東新開二方石池一栽荷一養魚池上栽蘋果樹二株梨二株并於園南栽橡養山蠶以爲民

先

牡丹一枝開極大

梅花蜜

老鶴

登西臺看耕種

東園初夏

近華浦大觀樓新立石柱水誌

晚飯於福兒書齋登西臺觀稼是日剪得七種園蔬桂花紫薇同開

東園夏日

詠滇南景物

重九曲靖道中

白水河看瀑

貴州省城水南新構小閣正對溪山余名之曰翠微閣并書扁

鎮遠行臺在鎮陽江上江卽澗水也後倚石屏山東橫大石橋橋南岸卽中元洞洞之上又有一亭

東向川途余題扁曰上元亭

沅江綠蘿山

清浪灘

武林舟中食蟹

荊州渡江

南陽道中早飯

狐裘

戊冬述職賜賚蕃庶紀恩四首

卷九

己丑

文選樓詩存十六目錄

雪夜曉行擬楊誠齋

湖沅水源入黔

黔大定以西古羅施鬼國也穀雨過此牡丹處處盛開

由七星關入烏撒

東園夏日

大理石小屏方尺許宛然設色山水巧合天際烏雲三句詩意

伊中丞過東園蔬飯見示一律卽和原韻

滇南風景

登西臺

大暑節桂花初開

秋祭東園齋居詩四十韻

中秋塔鐙

以八月十六日爲中秋

秋園

暮登東臺

題伊莘農中丞不倚圖

以園中柿芥餉莘農中丞見謝長篇因亦以詩相酬

曉坐後院石壇

東臺待月

霜降日暮登臺看西山

大理石屏四時山水歌

過開化天生石橋題名刻石

戲答家人

坐月壇坐月

新造檯礮演成速戰陣和伊莘農中丞韻

報春花

大理雪浪石屏用蘇公雪浪石詩韻

冬至後連得大雪

山海棠

臘八日園梅有開者

園梅半開

月夜遊園

東園殘臘

庚寅

正月八日遊西山花紅洞法界寺

正月二十日偕王劉二叟竹林茶隱

立幅雪浪石屏高一尺六寸
寬一尺三寸再用坡公雪浪石七律韻并鐫字曰琅嬛館仿蘇公雪浪齋孫知微畫法

西宅後有紫薇二株葺其後屋題曰紫薇花院

紫薇花院後圃坐月壇

澹泉

署西木臺將朽遂拆之遷於澹泉西南七丈許用七千土壑疊爲方臺名之曰碧雞臺

食家園新麥麵

東園夏日

蜀葵花

紅藜杖

夏登碧雞臺

野鶴羣

題碧雞臺

大理石屏正面立看合疎影橫斜水清淺背面橫看合暗香浮動月黃昏

九日登西臺

翡翠玉效樂天樂府

西行閱兵憩雲南縣青華洞

點蒼山書所見

過蒼山第十五峯下登楊升庵寫韻樓又至大雲堂外觀龍女花

重修承華圃教場閱武

臘月十四夜游宜園

大理石擬元人四時山水小幅

卷十

辛卯

文選樓詩存十七目錄

承華圃爲校武場重修之後隙地甚多且有流水使花奴居之種花果

東園詞壁畫十二月花神像

甕盎牡丹盛開列置坐右

點蒼中峯圖石屏

大理石五色雲屏

雪浪石屏第三幅

題仇池穴小有天大理石屏用杜工部詩韻

梨花雲石屏

仿王晉卿煙江疊嶂圖石屏用東坡韻

題花陽夕陽遲石畫研屏

五色杜鵑花

梅子黃熟摘置研旁其香更幽於花

石雲圖方石屏

青山白雨硯屏

題仿小米山林小石屏

登西臺觀栽秧畢

詠藜杖櫻拂木墩靈芝

雲臺圖石屏

題烏林雷雨石屏

和伊莘農中丞龍雨圖石屏歌

蕉林天影小硯屏

驛陽孤桐石屏

大理石宋柏圖用杜工部古柏行韻

野鸚哥

大理石仿古山水小册十六幅歌

題相送柴門月色新石屏

屢年年豐民安辛卯秋仲民間願祝聖壽懸燈結綵亭臺相望十日之久又值秋試遊者如雲爲向

來未有之盛因紀一律

暮登碧雞臺

霜降芋田收芋

爲林小汀表弟

怡曾爲兵馬司指揮

題繞綠來青書屋兼以青綠山水滇石寄之

作石畫記並題

題大理石雪林石屏用蘇黃雪林石屏韻

雪林石硯屏第二再用蘇黃韻

小方兩面石硯屏

論石畫

壬辰

壬辰春園梅盛開有畫者貌我爲采芝選石搯柏扶梅四圖

遊黑龍潭者采唐梅一枝來

茶隱日作

辛卯南堂國貢馴象到省臺已屆寒冬留至壬辰春始令北行行時又到臺前辭行

余因女羅之卒自四知樓遷住致爽軒有柏石再詠致爽軒前百玲瓏石用蘇公壺中九華韻再用

山谷壺中九華韻

健忘

松雲身

仿李成寒鴉圖卽歐公鴉石屏

四更山吐月石畫硯屏

題林屋洞天橫石研屏

樹林石硯屏

浮嵐暖翠天際烏雲兩面石畫屏

天台應真岡石屏

點蒼山中畫仙人歌

題重修暴書亭冊

和香山知非篇

卷十一

甲午

題彩瀛仙府閨水花峯大石屏

對景題兩石屏

題點蒼山畫仙人石畫象

題雙仙畫石闢研屏

改造與春樓

文選樓詩存十八目錄

露筋神祠

雪浪第四石

冬日昭通道中

乙未

大西洋銅鐙

題降魔圖石畫屏

偕文相國孚奉使易州有詩見投卽答一律

丙申

丙申正月廿日茶隱于城南龍樹寺題癸未竹林茶隱小像卷中

過衍聖公第見舊時手栽雜花盛開

萬柳堂僧覺性折花相遺云是余所栽者

每奏事到園輒於前一日宿集賢院頗可清夏

丁酉

正月二十日獨遊萬壽寺

仲夏辦八旗軍政住宿集賢院八日之久

夏日雨晴題霞天急雨石畫硯屏

阮公墩

戊戌

快雪時晴石畫研屏

後齊侯壘歌

予告歸里敬遵恩諭怡志林泉謹賦十韻

歸田後仲嘉弟呈珠湖漁隱圖請題

掣經室續集卷五

癸未

道光癸未正月廿日。余六十歲生辰。時督兩廣。兼攝巡撫印。撫署東園。竹樹茂密。虛無人蹟。避客竹中。煮茶竟日。卽昔在廣西作一日隱詩意也。畫竹林茶隱圖小照。自題一律。

萬竿修竹一茶罍。試寫深林小隱圖。豈得常閒如圃老。偶然兼住亦廬吾。傳神入畫青垂眼。攪鏡開奩白滿鬚。二十餘年持使節。誰知披卷是迂儒。

福兒汲得學士泉。茗作詩。因再題竹林茶隱圖中。

酒中有至樂。恨我絕不諳。近歲作茶隱。聊以當沈酣。禺山到鹹海。已是珠江南。怕汲斜水斜。元和志。郭階水今名階水。出縣

東百三十里。太平寶字記。南齊時有郭階。後改爲正階。唐東通志。山川略。石門水一名出始興縣東南郭階山。水有別源。曰巢頭。重嶺奔流。奔瀾相擊。祖源雙注。合爲一川。戒酌貪泉資。廣東通志。山川略。石門水一名

廣州刺史樊隱忽聞學士泉。輕與雲相涵。廣東通志。學士泉在番禺縣北七里。明天順中學士黃謙謫廣州。品其井水爲嶺南第一。福汲其稱之。山泉輕於井泉。此泉又輕於山泉。滴墨辨眞僞。

此泉貯白磁碗中。融墨滴入。墨沈而不散。以試他泉。則浮散者多矣。符調得一澹。松柴與石礮。炙試來吾男。茗投龍井葉。咀味清且甘。諸孫與杯勺。

可抵飾弄含。七椀喫不得。除飲可及三。

耶律楚材詩云。盧仝七椀。詩雅得。論老三。願夢亦除。

先生非醉吟。

白太傅集。有醉吟先生傳。大人性不善飲。而生辰與白公同日。故癸亥撫浙時。

有正月廿日四十生辰。避客住海塘。用白香山四十歲白髮詩韻詩一首。

隱几何醺醺。此時竹林下。蝶化羅浮蠶。

癸未四月住閱江樓閱肇慶八營官兵

鵬角叱仙羊。觸石成一峽。西江千派來。受此兩山夾。連舟穿峽行。遮眼峯疊疊。雙塔指高要。

下聲

佳氣滿城

堞。登此閱江樓。輕帆卸雲葉。

茲樓夫何如。四樓合為一。南挹端江清。北列星巖七。東海多曙霞。西巖隔紅日。雨捲重簾來。雲穿衆窗出。

卽此是巖臺。況已鄰石室。

廣東通志山川略云。石室在高要縣北五里。南北二門。名爲巖臺。按石室山。唐天寶六年改爲巖臺山。爲七星之一。卽定山也。

曉出巖臺郊。八營勒嚴陣。列轟五色翻。中權鼓角振。勢湧秋潮來。聲雄午雷震。百粵控東西。兵力重此郡。

練彼膽與心。道在使之奮。

奮勇復選材。翌日如臨敵。雲中圭頂山。

肇慶府志。白沙岡。卽今所稱龜頂山。在高要縣西八里。秀拔高聳。

視彼若墜壁。分路競先登。騰躍攻且擊。

時平無戰爭。將士少閱歷。何以身先之。勤習比運甓。

大人新論。標八營將弁。於常操之外。在圭頂山下。又練勇一陣。不須量度地勢。到處可宜。能分隨時。專以上。務使便爲完。

樓居夕頗暇。五宿在端州。憑闌弄江月。四山涼若秋。豈徒閱軍實。兼以成清遊。興來暫自樂。遠慮還多憂。網繆語諸將。又放出峽舟。

宿閱江樓

正當山水奔騰處。更有高樓抵浪回。初夏暑風出羊峽。三更皓月滿松臺。行隨石磴屣屣轉。臥使簾窗面面開。爲惜珠江太繁俗。海珠樓上有誰來。
廣州靖海門外珠江中流海珠墩。激流特起。上有樓閣甚雄麗。

羚羊峽峽東。卽端溪研洞。今有水。不令開鑿。

五羊仙人來何處。必從此峽騎羊去。萬羊化石埋紫雲。石角無痕著巖樹。端州研匠巧如神。水洞磨刀久迷路。詩倪皆無迹可尋。非仙那得知其故。

福兒隨來端州。住閱江樓數日。呈詩文一卷。因題其卷首。

西樓行吟商樓坐。東樓晚飯北樓臥。一家終日住樓臺。微之詩少香山和。贖兒隨我弄筆來。我豈長公爾。
坡公年表。紹聖元年。坡公在當塗縣。謫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獨與幼子過八月度庾嶺。十月到惠州。寓居合江樓。

非過。

漫將小集學斜川。

宋史蘇過傳。過家潁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有斜川

石磯。分東

集十

喜得溪山助吟課。惜爾兄弟皆未來。縱有詩情遠難作。試將此卷寫與之。方識端州此樓大。
此樓高借石磯。分東

四南北四樓。四角又有抱樓。合通爲一大樓。與滕王閣黃鶴樓岳陽樓合江樓烟雨樓結構皆不同。

題成推研笑滄浪。

嚴滄浪論詩云。盛唐諸人。唯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迹可求。透徹玲瓏。不可湊泊。

峽口羚羊挂雲

破。

廣州城西荔支灣。荔林夾岸。白蓮滿塘。卽南漢昌華舊苑也。諸兒遊此。折荔歸來。題圖一首。

海珠臺外珠江灣。夾岸萬樹荔子丹。偶然小艇撥荷去。綠杉野屋圍園干。紅雲低壓白蓮水。論園買夏邀

人看。劉枝不用縱猿摘。

蘇詩食荔枝引。惠州太守東堂。祠故相陳文惠公。堂下有公手植荔枝一株。郡人謂之將軍樹。其高不可致者。縱猿取之。

歸來勸我還飽餐。是時積雨淨暑

氣。甘漿迸齒尤清寒。黃蕉白藕且相避。案前堆滿玻璃盤。綠苞倒挂小香鳳。

廣東通志。挂綠荔枝。紅壳上有綠一線。或在肩或在腹。以增城沙貝所產爲

上按。粵東有翠羽小鳥。俗名倒挂鳥。卽所謂桐花鳳也。此蓋以鳥喻之耳。

冰珠探出鮫宮丸。

廣東通志。凝冰子日中照之。內外洞徹。核在內。半明半滅。亦名水晶球。

連枝帶葉插簾戶。譬在林下

垂團纒。新圖一幅寫幽淨。我亦著眼生喜歡。何時我可棹船去。清遊歎息何其難。

五月廿七日。內子生辰。復避客獨遊荔支灣。憩壁荔亭。歸示福祐孔厚。卽用前寒韻加刪韻。

按此時猶未有唐荔

圖之名。

荔支灣中水幾灣。荔支仙成十萬丹。我獨棹船出江關。穿林拂葉來河干。羊城六度荔子殷。昌華故苑今

纔看赤霞絳雪何爛斑。就樹頗有遊人餐。柴門草閣見青山。雨餘五月江深寒。野塘荷氣清如箭。白菡萏搖翡翠盤。亭林靜寂泉幽潺。況有黑葉垂品丸。皆荔支名夏遊得隱荔樹間。春遊竹裏吟檀欒。歸來寫詩自解顏。爲此枉駕真古歡。大人自注文選古詩十九首。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綬。若非避客來偷閒。爾亦歎我清遊難。

堂院中用竹木架成平臺。與簷齊。爲夏夕趁涼之所。秋卽拆之。

偶用杉爲架。還將竹作簷。平鋪杉白板。密縛竹青皮。梯曲巡簷起。欄疎借柱支。檐低登易及。柱近倚何危。向晚追涼去。看霞啜茗時。藤牀圍茉莉。蠟炷護玻璃。判事猶披牘。餘閒合詠詩。星河天漠漠。海月夜遲遲。小有樓臺趣。兼於筆硯宜。好從尋樂處。聊以養吾衰。

道光癸未狀元。爲廣東吳川林召棠報至粵。越華粵秀兩書院院長。同稱喜。復用三元詩韻一首。

文運三元西粵開。幾年連向粵東來。七千里外頻聞喜。八十年中間出才。嶺海番禺承舊第。

乾隆四年狀元 莊滋圃先生爲

番禺 縣籍 吳川水月起高臺。吳川有 水月臺

諸君說我多桃李。五管春風見六回。

近科瓊山探花張岳崧。南海探花羅文俊。歸善會元呂龍光。廣西三元陳繼昌。及今吳川狀元

林召棠皆大人門 生所取之士也。

道光辛巳恩科。兼攝廣東巡撫監臨事。和德文莊公乾隆庚寅監臨試院中舊扁詩韻題甲子浙闈
試院煎茶詩卷中。

珠江試院藥洲旁。又看茶煎第一綱。
大人甲子在浙監臨補試與潘芝軒。盧南石。兩主試。倡用試院煎茶詩。是科多得人。今提調雷瓊道費公西章。即是科貢士也。 三榜連元期

兩省。
前科西省三元陳繼。昌。出大人門生門下。 五傳登第喜同堂。
大人已西出文莊公門生門下。辛巳廣東主試陳殿撰。沈傳綢。修綬。又皆出大人門生門下。上溯文莊為五傳。 清風滿座隔簾

影。明月照人聞茗香。一十八年成老輩。放闈還到少年場。

右詩為辛巳秋作。刻集時刪去。詩中三榜連元。本指陳三元也。乃廣東辛巳得解元周燧。壬午得會元呂龍光。癸未得狀元林召棠。說者以三榜連元。竟真兩省如期。先為之兆。而此三元亦皆出門生門下。兩省科名。洵為盛事。福爰請補錄於此。

督署西堂木棉

絳綃高向半天垂。十丈難攀最上枝。
木棉名。攀枝花。 因在堂西宜夕照。若生嶺北更多詩。清陰勿剪百年後。濃色

常留三月時。有此紅雲能捧日。牡丹那得染臙脂。
嶺南無牡丹。盆烘者有之。

題海印閣。
廣東通志。海印閣在城東南沙洲。明萬曆中建。今之新閣。蓋沿舊名之也。

誠齋權使

達三

新構高閣，正當海印石。

粵中見聞海印石也。午出波際，上有觀樓。雉堞四周，與海珠浮邱相望，隱隱皆三石象形。

之北可以遠眺，因名

之曰海印閣，書其扁。

珠江雨後復炎蒸，傑閣初成快共登。窗納白雲山一角，帆收黃浦浪千層。頓除豪氣涼停扇，爲看禪光暮卻鐙。高倚闌干提海印，蓮花池外問南能。

不浪舟小坐

節署二堂之東，定靜堂之南，有軒五楹。南北敵窗，修狹似船，故舊名如此。

莫訝牽船上岸居，絕無波浪一舟虛。夾窗全借蕉榕竹，攤几惟留筆研書。靜坐豈能忘世慮，清吟方算是公餘。若將綠影當秋水，比似珠湖可得如。

坡公謂嶺南涼天佳月卽中秋，不以日月爲斷。癸未中秋，天涼月佳，續其句成一律。

涼天佳月卽中秋，況到中秋宿雨收。清露滿城涼滿樹，海光當面月當樓。得開心氣如雲淡，向老年華似水流。風景安恬波浪靜，使君原是泛虛舟。

楊桃

楊桃一名五稜子，色黃，有五稜，八月熟時其味似合橄欖，與蔗而共嚼之未熟則但酸澀，可代橄欖入茶，且能解瘴。

荔支生嶺南，漢唐名已大。味豔性復炎，尤物豈無害。誰知五稜桃，清妙竟爲最。試告知味人，味在酸甜外。

重九夜過端州

雨後秋風尙未涼，半輪斜月認重陽。濃濃雲氣瀼瀼露，到處山田晚稻香。

過平樂

凍雨洗截壁，殘雷殷遠山。時當九秋後，人在萬峯間。晚稻已再熟，溪漁偏獨閒。喜看民氣靜，餘意慰諸蠻。

廣西通志諸蠻傳云：平樂獠散處林麓，貯粟嚴銀男女服飾與桂林同。

癸未秋闈兵粵西道出灘江

灘江爽氣照秋開，閒倚篷窗暮色催。日影倒騰峯頂去，晚涼平貼水邊來。野漁舟小藏巖洞，古堠烟清護石臺。且向萬山深處宿，夢隨殘月四更回。

陽朔舟中

桂林陽朔峯千萬，萬石林中水瀉灘。灘，漢書地理志作離，晉梧郡注云：有離水關，零陵郡零陵下注云：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行九百八十里。石架琅玕立不律，屏開翡翠

翠吹參差，美人濃點青螺黛。學士驚題碧落碑。

唐國史補：絳州有碑，篆字與古文不同。李陽冰見而疑處其下，數日不能去。碑上有碧落二字，人謂之碧落碑。廣川書跋云：李漢謂此碧落觀也。故

以為名。削盡坡陀不依傍，亂生頭角分高卑。遍求異地絕此景，幻出尋常非所思。畫與未遊人共看，是何邱

黎太謙奇

清灘石壁圖歌

府江九域志蒼梧有桂江一統志云一名府江即十灘水也

陽朔大礮汛陽朔縣名廣門志十礮汛至黃蹄塘十里下至黃坵塘十里

下二里許有畫山載在通志

截壁約高三十丈寬如之其西面平直如削可中懸繩淡黃色上有青綠痕天然如畫家皴法具
巒頭層疊之形日不明者見之以為真山不知其平直也明目者見之以為摩天巨幅之畫也因
在畫旁書清灘石壁圖五大字五字長二丈餘中觀之猶嫌其小又寫道光三年阮元題七字刻於石直是上古巨

圖今始題款矣

天成半壁丹青畫幡然高向青天挂上古何人善畫山似與關荆門名派此派渾同後世皴造物翻師唐
宋人認作名山反如假審為古繪竟成真縱橫量去成千尺五丁直削平無迹古絹依稀染淡黃巒頭重
疊分青碧清灘一曲繞山流來往何人不舉頭六年大人自丁丑冬制兩粵迄今六年矣久識奇峯面五度丁丑秋大人在兩湖總督往湖南閱兵八月二

十八日衡州道次督調補兩廣總督即赴新任遂取道全州入廣西界到廣東路經陽朔一次戊寅十一月往廣西督辦藩司富綱乘
井閱兵經過陽朔一次庚辰七月往廣西查辦灌陽會匪案往回經過陽朔二次今年九月往廣西閱兵由平樂到桂林經過陽朔一次
取道柳州南寧潯梧
回廣東前後五度
來乘讀畫舟石渠寶繪幾千卷天上雲烟曾過眼
乾隆五十六年大人在南書房修纂內府各書畫
為石渠寶笈先後賜趙孟頫無量壽佛元人嬰

宋人貨郎圖
等名跡亦甚多

何幸湘南

漢書地理志零陵下注云陽海山湘水所出也澧水亦出零陵此湘南謂湘水之南韓昌黎詩蒼蒼森八柱茲地在湘南是也漢志長沙國有湘南縣在衡山西北與此湘南異

見此山眼

福如今還不淺山旁刻石壁窠書鑒賞標題始自互後人來看道光款傳出清灘石壁圖

題崐崙關策騎圖

巡過龍谿

龍州賓州也龍州即今之柳州柳城縣

又入邕

州名即今南寧府城秦桂林郡唐書地理志州本南晉州

畫將秋色代初冬一關路阻分雄鎮百里陰

森盡古松頗有雲山宜策騎久無夜宴似征儂時平正恐軍心惰注目西南十萬峯

舊州西南即廣東欽州之西北西有十萬大山接交

界·陞

藤鼓

藤為明韓襄毅平大藤峽賊時所斷截中空冒為鼓在肇慶府鼓樓至今以為更漏之鼓鼓長五尺圍丈五尺或當時不止一鼓今惟此存耳

武仙

大人自注峽在廣西潯州府武宣縣即唐武仙縣

歷千載乃產此巨藤峽夾右江水

國朝胡南藩潯州左右江考云粵有三江並匯于梧匯于潯者二南曰左江北曰右江右江之源一曰融江一曰龍

江

一藤橫可緝書沈夜浮渡

潯州府志大藤峽岸有藤大十圍橫生過江日沈水底夜浮水而渡賊而南以通龍山八峯

妖由亂人興誰其斷藤者桓桓韓中丞

斷藤復段截。造鼓示創懲。中空冒以革。圍量丈五繩。毀以老猛血。十里聞警聲。皋陶不用木。考工記。禪人爲皋陶。鄭司農云。

皋陶 坐令馨弗勝。陽明來駐節。應歎見未曾。軍門復東徙。大人白注。總督初駐廣西梧州。繼遷廣東肇慶。今又駐廣州。 鼓在端州仍。譙樓數

百載。聲壓峽九層。大人白注。峽內舊險有九層樓。 江澗響與蒼。山魅應且憎。我今過潯南。斷藤峽在縣南三十里。 訪峽由思陵。大人白注。思陵山在峽之

南。猛明南海鄺洪若亦雅云。猛名叢客。古八蠻之種。以南窮極嶺海。遙溯巴蜀。藍胡槃侯四姓。槃姓居多。皆獠而而補類。爲花草蛾 高辛狗王之後。以犬戎奇功。尙帝少女。封于南山。種落繁衍。又云居思娥。隱貴縣南七十里居思岩。

蝶之狀。嫁則自尙傘成。粵西偶記。狼入者。亦古槃瓠之苗裔。粵西諸郡。處處有之。潯州亦雅云。雖題高髻。狀若猩猩。散居莽中。不 聚族數十人。遂之。狼。自安治間。因大藤諸峽。亂從黔中。調來征剿。峽中遂成焉。 狽狽。亦雅云。雖題高髻。狀若猩猩。散居莽中。不

生如齋。卉衣鳥言。重譯四姓。狽外曰。狙其風。聞。意。莊子所謂狙公云。大人白注。獠。山民有此數種。不皆獠也。今獠頗馴。有盜匿。獠中者。獠縛獻焉。福案亦雅云。冬編鷺毛。夏衣天葉。持飯掬水。以禦飢渴。耕茅索編。伐木架椽。人棲其上。牛羊犬豕畜其下。謂

之。麻。闌。子。長。取。婦。別。闌。而。居。與民不犯凌。峽中無伏莽。野燒宵如鏡。土民耕古寨。有產亦可恆。裏鹽。柳子厚柳州詩。青箬裏鹽歸洞客。 與賣

桂。大人白注。獠中產桂。名猛桂。 此外非所能。東歸過舊府。復訪此鼓微。大昕郡樓上。諸將同來登。治平聲更和。淵淵江水

澄。

粵西

四千里路粵西還。祇過東邊一半山。

大人白注。粵西幅員。周五千餘里。總督祇到東半耳。

襲職土司小封建。

大人白注。四十六土司。皆世襲。有狄青時者。有韓雍王守仁時者。

射

生巖峒古夷蠻。鎮兵脛走鉛爲瓦。

大人白注。兵之練捷足者。以一斤鉛爲二瓦。分縛兩脛。

猺婦肩傭銀作鑽。

大人白注。猺撞婦人能負重。

富不甚饒貧不

餓。乞兒少見路途間。

大人白注。今年米十數錢一斤。行數千里。祇見乞兒三四人。較數年前大不同。

由粵西入粵東

每悵官居少靜緣。難將清興寄林泉。卽今山水朝朝換。權作園池處處遷。終日小輿看竹坐。幾回虛枕壓

溪眠。一邱一壑如相傲。可是珠湖射鴨船。

孟郊詩。不如竹枝弓。射鴨無是非。大人四十歲時。曾遊珠湖射鴨。小照珠湖分詠詩內有射鴨船。

將山肇慶往雷州至新興河頭水最清淺

沙明石白淨潺湲。一尺餘波路百灣。水性本清休咄怪。客情相賞卽高閒。行吟有興方成句。坐臥何時不
對山。寒雨會須添淺漲。虛舟我復海邊還。

由高州望欽州書示兒輩

海角天涯

輿地紀勝云。海角亭在廣州合浦縣。元范梈有海角亭記。天涯亭在欽州東門北畔臨水。宋陶弼有登天涯亭詩。

望可哀。古賢多少不能回。七千里外觀曾返。

大人撰先

曾祖行狀。乾隆初。太府君任廣東欽州營遊擊。病。是二十四年十月十六日卒于任。所櫬歸自欽州。入揚州城治喪。六十年餘。孫竟來。乾隆二十四年。至今道。光三年。爲六十四年。家計百年自清白。國恩。

五世受棧培。先曾祖以三品官封贈二代。大人以一品官封贈三代。兼蔭子。後人有慶先人德。文武科名豈易哉。

過電白溫泉題僧壁二律

山光橫電白。隋書地理志。高涼郡電白。下注云。梁置。地脈出溫泉。廣東輿圖云。熱水山。在縣西三十里。下有泉湧。熱如鼎沸。粵中見聞云。熱水山。上有石罅。長二丈餘。廣七尺。刻浴沂石。

三字。浴溫泉。聖多臥其上。一水自功德。上池常淨圓。大牙大牙塘汛。屬陽江鎮。今再到。大人自注。泉在。大牙郵舍東。彈指又三年。庚辰十一月。大人自廣州。山陽江巡視高廉雷瓊時。

曾經此于今三年矣。僧說天台寺。浙江天台山。萬年寺也。遙遙省舊緣。大人自注。泉上僧習鴻云。嘉慶初。曾見。余于天台。僧又曾到五峯。峨嵋見雪。

此間大雪節。花放小桃枝。況有溫泉氣。渾如春暖時。昔僧曾白腳。踏雪上峨嵋。我亦憶殘臘。冷泉亭外詩。大人庚申辛酉兩年臘月在。浙有人靈隱祈雪遇雪詩。

雷州道中

海南長至似中秋。氣暖風清雲霧收。西海夕陽東海月。大人自注。峴洲吳川爲東海。閩洲夕陽爲西海。中間一道是雷州。

題頤道堂詩集卷首

及門陳雲伯

文述

宰江都。多惠政。開伊婁河。建彩虹橋。以便民。又監濬儀徵運河。癸未夏。江水爲

蓄。拯卹更力。頌聲遠聞。旋丁外艱。去官。與吾乙丑年。在浙賑蓄。丁憂相似也。偶閱其集中。過文選

樓詩。有我是春風舊桃李。種花還得傍門牆之句。續成一律題之。

種花還得傍門牆。滿縣春風憶故鄉。埭駕一橋同召伯。水通兩邑勝河陽。捐災似我昔巡浙。奉諱如君今去揚。江北部民留不住。門前桃李卽甘棠。

雨腳

斷虹消盡薄雲遮。雲外穿來日腳斜。向晚欲晴晴未得。又飛雨腳不成霞。

聖經室續集卷六

甲申

省城詩社之詩有刻本。見獵心喜。擬作二首。紅梅驛探梅十三元韻。

消息梅花又幾番。半關驛路認開元。聖朝丹荔無飛騎。此地紅林有舊根。十月早濃銷嶺色。一枝遙寄夕陽痕。九齡祭使曾停頓。無復鶉音萃墓門。

羊城鐘市九青韻

海濛雲鳳巧瓏玲。歸德門前列彩屏。市火蠻貊餘物力。豐年羊穗復仙靈。前年火災。津市甚損。今年復盛。年穀亦豐。月能徹夜春先

滿。人似探花馬未停。見說瀛洲雙客到。書窗更有萬鐙青。

時狀元林召棠。探花羅文俊。皆歸里。

西齋

督署西南隅。有老屋五楹。時虞其傾。然稍搢之。擇其中二間。掃除之。尙可坐也。於是名之曰西齋。齋之北。植四柳樹。又牆北牆東。皆有老榕。橫廢數丈。百餘年物也。齋南地廣七丈。輪八丈。右有二楮樹相倚而生。而交相讓。所謂讓木者。非歟。讓木南。築甃臺高三尺。方丈許。花晨月夕。頗可坐。臺

南一畝地。盡種菊。臺之東南。又築一臺。高二尺。方二丈。此臺與樹遠。無翳。更得月矣。舊牆相圍。不加粉飾。自有蘿薛纏之。牆之內。以竹爲籬。使露葵扁豆牽牛子施之。臺東北之隙地。多紫薇桂荔。槿蕉之蜀。齋西廊外。又有地二畝許。結一小亭。亭南有小井。周植弱柳十數株。柳下皆爲田。以種雜蔬。早韭晚菘紫茄赤苜之屬。頗供剪摘。偶于暇時過此。課花看月。煮茶烹蔬。頗清靜矣。惟不能酒耳。

古人洛園詩。花竹秀而野。惟野乃有情。繁麗胡爲者。西齋本老屋。摺柱此頽廈。薛荔上綠牆。榕楮低遮瓦。翠治數畝田。所妙在聊日。端溪七研山。名向星巖假。

福以端溪大研石七田立爲小山。題曰小七星巖。並識曰。此七石皆自端溪併洞外來。洞外之石爲併則粗。立爲列巖。以肖端州之星巖。

令老研工刻于第七石。

蔬學老圃鉏。離似村農社。色宜秋菊淡。香可茉莉治。公餘看灌園。井汲畦水瀉。行廚有真味。采

摘供菜把。我本不能酒。一飯却杯罍。我不解絲竹。花木亦陶寫。埽逕暑氣清。門靜設行馬。石壺注甘泉。新

茶注苦櫃。

有茶坑研石。福鑿爲茶壺。茶本作茶。爾疋曰茶苦櫃。

觀槿朝日升。折葵夕露下。晚來待明月。鏡燭涼欲爇。雖非杜曲閒。差比平

泉雅。樂志詎在多。安寄足瀟灑。

紅塵笑罷宴紅雲。二百餘載荔子繁。十國祇知漢花鵲。晚唐誰憶咸通園。咸通嶺南鄭節度。風流曾見詩

人言。文苑英華曹松南海陪鄒司空遊荔園詩云。荔支時節出旌旂。南國名園盡興遊。亂結羅紋照襟袖。別含瓊露爽咽喉。葉中新火欺寒食。樹上丹砂勝錦州。他日爲霖不將去。也須圖畫取風流。曹松陪遊老文筆。丹砂

濕濕霞軒軒。前此英詞接扶荔。曲江一賦傳開元。張曲江集。有荔支賦。荔香曲破妃子去。貢騎不復馳中原。後此年年

荔支熟。那堪屈指集與温。黃巢。朱温。桑田有改荔林在。隱巖得地皆唐恩。茉莉不強牡丹勝。清異錄。南漢每見北人。盛誇嶺海之強。世宗遣

使入嶺節。接者遺以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強。後銀而縛到洛陽。見牡丹。大駭。有緡紳謂之曰。此名大北勝。昌華廢苑成荒村。方今承平嶺海盛。夷賓十倍唐峴崙。舊唐書林邑傳。林邑

國在交州南千餘里。自林邑以南。皆卷髮黑身。通號爲昆侖。玉海王。方慶都督廣州。廣州南海。舊有崑崙船。市外區珠琲。袂豪無所索。貢獻屏絕尤物賤。百蠻共仰朝廷尊。節使公餘但緩

帶。荔灣一任開園垣。士民競赴半塘社。廣東荔支社。以食多者爲勝。勝則稱荔支狀頭。少則罰飲酒數大白。家家畫舫傾芳罇。燕脂林外立白鶴。芙

蓉塘底飛文鴛。所惜遊談但南漢。何曾買夏唐園論。蘇東坡荔支詩。云買夏欲論園。劉家暫竊枝與葉。豈知本是仙李根。曹

詩歸然見文苑。古園不泯因詩存。喜從新構得陳迹。社詩千首題園門。近日民間詩社。有唐荔園詩案。至千餘首。詩人精魄自千古。

一亭便可乾與坤。更向夢徵追老杜。試壁重碧輕紅痕。

杜工部宴戎州楊使君東樓詩云。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支。今南海邱氏荔園。卽唐荔園也。有擘荔亭。

唐荔園記

男福

廣州城西荔支灣。舊謂劉漢昌華苑。福謂不然。蓋植荔非十餘年不實。實矣非數十年不繁。僞劉僭竊。襲乃大侈。計襲至錢。僅廿年耳。而紅雲宴已特聞。則荔林非始於劉可知矣。文苑英華。有唐曹松南海陪鄭司空遊荔園詩云。集中新火欺寒食。樹上丹砂勝錦州。所謂南國名園。已具紅雲之勝概。然則昌華紅雲。卽因荔園故址爲之耳。曹松者。唐詩紀事以爲舒州人。字夢徵。學賈浪仙爲詩。天復初年。七十餘。始及第。松遊廣州作詩。當在天復之前。咸通之間。距錢宴八十餘年矣。唐末鄭氏鎮廣州者。一爲從讜。一爲愚。從讜節度嶺南。在咸通末年。愚鎮嶺南兩次。在從讜前後。兩鄭皆拜平章。其年與松皆相合。然從讜滎陽人。愚卽嶺南人。松詩有他日爲霖不將去之句。則司空爲從讜無疑。又考唐書表傳。從讜節度嶺南。在咸通十三四年。至廣明元年。節度河東。始加檢校司空。松詩題司空者。文人詩藁。從後改寫。亦往往有之。愚固未嘗檢校司空也。夫以唐咸通詩人吟宴之地。豈不甚可傳。乃獨使劉漢首稱之。何可哉。近年荔支灣中。有南海邱氏所構竹亭瓦屋。爲遊人擘荔之所。外護短牆。題曰虬珠圃。福惜唐迹之不彰也。因更名之曰唐荔園。蓋以文人所遊。樂有古迹。迹之最古者。當溯而著之矣。

種沙摩竹于西齋。

大人自注。沙摩竹根蟠節大。翠綠可愛。一年生三番。筍上復生小筍。種者斷竹留筍。橫埋于地。活即生。筍三年後高二三丈。蓋大而易生之竹也。太平御覽引嶺表錄異名沙摩竹。今土人則稱爲馬尾竹。

沙摩大竹如玉碧。一夜雷雨抽一尺。貓頭

桂海虞衡志。貓頭竹質性類筋竹。陳師道詩。秋盤堆鴨脚。春味薦貓頭。

初破土花肥。籊龍頓礙風林窄。久

看老節成拱把。那復高枝許扳摘。年來種竹瘦可憎。得此蒼筤一當百。我昔小隱深篁中。道是人家非我

宅。此齋忽挺十百竿。青士綠卿

竹名也。

左右席。一椀淡黃茶正涼。五月輕紅荔初擘。若教稿事報平安。聊可

筠心近泉石。他年儻有山公來。定識林間曾阮籍。

題小瑯嬛畫付福兒

乾隆五十七年。孫淵如年伯爲家大人題篆扁曰。小瑯嬛仙館。家大人刻詩略時刪去小字。今輒以有小字之館名。并畫賜福。

金碧直城護洞天。竟名此地小瑯嬛。我家經室但迂叟。何處石樓成列仙。舊榜偶因朋友贈。新名預兆子孫傳。設聞祇似伊家記。不願兒曹說茂先。

修廣州城及城北五層樓工成

山如海上駕金鼇。跋浪騰雲勢太豪。霸氣欲銷千里遠。神樓須壓五層高。古人頗盡經營力。來者何辭匠作勞。聖代年逾周代久。此城永不有陀崙。

樓明初建。云以厭嶺氣者。

西洋米船初到 以一闕使者慮短稅不肯行。家大人力行之。

西洋夷船來。氈毳 大人白注。即呢羽毛。 可衣服。其餘多奇巧。價貴甚珠玉。持貨示貧民。其貨非所欲。田少粵民多。價貴

在稻穀。西洋米頗賤。 大人白注。僅有內地平價之半。 曷不運連舫。夷曰船稅多。不贏利反縮。免稅乞帝恩。 大人白注。余奏免米船入口船及米之稅。俾微

其出口船貨之稅。蒙允行以後。如來船倍來。則關稅仍不短。米舶來頗速。以我茶樹枝。易彼島中粟。彼價本常平。我歲或少熟。米貴彼更來。政

豈在督促。苟能常使通。民足稅亦足。 以後凡米貴。洋米即大集。故水旱皆不饑。

題杭州詩僧嘯溪詩卷

杭州南屏壑庵。有僧廬在竹林最深處。詩僧小顛居之。余昔在杭。嘗遊其間。小顛能詩。傲物。與一時名流相接。余題其室扁曰。七代詩僧精舍。蓋小顛以上居此者皆詩僧。至小顛七代矣。或曰。詩傳七代而無名。今余名以七代。豈以後將失詩傳耶。余為之憮然。余去杭後。小顛沒。其弟子嘯溪復能詩。不失其傳。嘯溪昔來粵。為羅浮之遊。甲申又至。并以詩一卷相示。余因題其詩卷。嘯溪以後。永傳詩弟子。則余詩為公案。而詩鏡二字。亦成故實矣。

漫將衣鉢說南能。七代詩傳百代僧。鐘後月前明不斷。南屏深處一詩燈。

乙酉

正月二十日學海堂茶隱

癸未春。大人兼攝撫篆。嘗于生辰避客撫署東園竹林中。有竹林茶隱詩。甲申冬。聞堂子。粵秀山以課士。取拾遺記何邵公學海之章。以名其堂。今乙酉生辰。又來避客。茶于此。

又向山堂自煮茶。木棉花

堂外大人植木。棉花十餘本。

下見桃花

堂中諸生植桃花百餘株。

地偏心遠聊爲隱。海闊天空不受遮。儒士有

林真古茂。文人同苑最清華。六班千片新芽綠。可是春前白傅家。

白香山茶詩云。綠芽千片火前春。溫庭筠採茶錄。樂天有六班茶。大人生辰與香山。日故末句云。

三水縣行臺書院新成。停舟登三十六江樓。

樓爲道光四年正月建。大人名之曰三十六江樓。并撰記略云。廣東三水縣江上行臺。建自前明嘉靖間。彼時兩廣總督駐廣州。而肇慶廣州。

亦皆有行臺。三水行臺在肄江之北岸。魁岡嶺之南。浮石之西。爲廣州肇慶往來適中之地。此地據西北兩大江會合之處。距海

非遠。山水沈雄。地氣靈秀。門上有樓。可以遠覽。爰名其樓曰三十六江樓。蓋謂北江所匯者九。潯江始與江。潯江綿江。翁江。麻江。

潯江。政賓江。許江也。西江所匯者二十七。北盤江。南盤江。龍塘江。思覽江。群柯江。柳江。灘江。鸛江。潯江。西洋江。洛青。

江。馱蒙江。黃龍江。橋江。荔江。藤江。緇江。橫槎江。江。秋風江。賀江。新江。白馬江。金城江。綠鏡江。魚花江。武陽江也。

滔滔三十六江流。齊到行臺古渡頭。學海迴瀾動浮石。

三水縣志。縣東偏在肄江。相傳石中舊。魁岡。三水縣志。在城東。有寶鴨。隨水浮沈。後爲外國貢客擊去。南形如圓珠。舊名

納岡。後改魁岡。建檣其上。

佳氣起高樓。久無羽檄催傳箭。爲採風詩暫泊舟。手把新書

時學海堂集甫刻成。

授多士。風帆送我。又端州。

乙酉春宿端州閱江樓四夜

端州四度閱兵來。

大人戊寅十月巡閱肇慶督標兵。越庚辰癸未乙酉凡四閱。

今日春光晴後開。著眼無非好山水。高眠難得此樓臺。窗前

嵐氣涼如雨。枕底江聲隱似雷。迴憶昔遊何處勝。祇曾一榻臥天台。

庚申大人有宿天台上方廣寺詩。

乙酉春夏間屢登粵秀山。憇坐學海堂。因題。

夙好在詩書。高情屬雲岫。峨峨粵臺山。盡啓南海秀。層巖三疊成。

學海堂在山中層。啓秀山房爲上層。至山亭又在上。

古木百年茂。

此巖谷間

本有古樹數百株。綠榕紅棉之屬。交柯接葉。堂成諸生等又栽雜花數百株。

堂開古木中。木讓乃肯構。

就其山麓稍平之地爲堂。堂向東南。古木數株。乃讓出堂基。

堂前獨宏敞。山海得奇

觀。坐堂中。遠見百里山水重覆。上雲下海。三壘參差。風帆葉葉。隨潮從獅子洋來。

堂後倚碧岑。清樾密雲覆。巒蒼與繁柯。夾蔭堂左右。海月出黃昏。新涼

滿晴書。山水滿清華。動靜驗樂壽。炳焉有文章。壯麗復沈厚。山房在翠微。精舍頗不陋。到此林更深。軒戶殊氣候。最高結笠亭。望遠又明透。隨山爲繚垣。萬綠圍一圍。堂房易於新。樹石難此舊。何由新耳目。還以古籍授。

賦得中秋上弦月

得中字書院課士作

西月平秋色。生明月正中。二三分漸滿。八九夜當空。桂魄猶藏半。銀河恰在東。房心剛掩映。箕斗欲朦朧。縱未全開鏡。眞如已挂弓。玉弦邊門角。銀箭漏敲銅。珠海宵潮減。羊城瑞采融。壽星南極近。祝嘏萬方同。

西齋有欲廊將傾。徹而新之。且安茶竈。

搯起欲廊得五楹。破齋修好著茶鐺。却從樸略粗疎處。聊寄消搖澹定情。柳徑不因邀客步。菊田還爲種花耕。依稀耆舊鄉祠外。根觸秋懷是弟兄。

大人自注。臺陳見議拓小圃於北湖舊祠。西未成而卒。福案。臺陳伯諱嗣琳。今年夏卒。

西齋茶廊坐雨

西齋靜似野人家。小坐常宜散晚衙。廊接五楹排雜樹。窗開兩面見秋花。風須颯颯涼纔透。雨縱瀟瀟聽不譁。好使樵青燒石磽。嫩黃閒試六安茶。

大人喜暖。六安州茶。

遊花田翠林園

茉莉開初歇。秋田菊又黃。林巢生翡翠。池渡野鴛鴦。埋玉香成土。栽花土亦香。何須問園主。自看碧篔簹。

泊舟峽山寺。登飛泉亭。回憩玉帶堂晚飯。

朝京還過此。病足已三年。稍得秋風健。重來峽寺前。扶筇登截壁。跂石聽飛泉。一飯惟閒坐。何庸肉食禪。老蚌珠光研。研石中有石紋。圓暈數層。莫知造物之坤。鐫詩代銘。

千年老蚌化爲石。中有珠光暈圓白。南海方諸生古魄。弄霏更向淮南夕。太極圈成點周易。研中物理煩君格。

余屢過羅浮山下。皆未入山。誠以地方供帳。俗習牢不可破。滅從逕行。殊爲無謂。弓刀小隊。更非所宜。乙酉冬。閱兵惠潮。六過此山。亦惟遙看山色而已。

六次羅浮山下過。不會去問鐵橋津。祇因俗吏能留我。未免名山屢笑人。胡蝶聊同故園夢。梅花豈向遠官春。轉因天界三峯遠。離合煙雲更有神。

惠潮海邊四詠

薯哇

花蔓滿寒畦。甘瓜地中結。俗名地瓜穰穰抵晚杭。縣縣勝生賦。秋冬之薯。收抵晚稻。

鹽漏

澆沙鋪萬池。搆白何皎潔。冬海暖如春。聊以當南雪。粵鹽由曬而成。其灰池俗名爲漏。

蔗林

高蔗若蘆林。霜譜甘且白。海外多棉花。有無正相易。兩粵不種棉花。棉花皆自西洋來。而蔗山糖霜出者甚多。交易甚盛。

榕村

村村有大榕。一榕蔭數畝。愛此村中人。冬溫夏無暑。讀南多暑。春秋皆熱。多借其陰。即冬日偶寒。亦足禦風。

乙酉仲冬望日。閱碣石鎮水陸兵。全海肅清。夜看海月。

我看月圓幾百回。何曾看月海上來。也曾兩度涉滄海。月黑水深雲不開。碣石南邊無石處。再欲南行行不去。樓船直跋岸根來。馬足驚濺浪花駐。東海蒼茫月已高。西海朦朧日初暮。此時冬半暖如秋。碧海青天汗漫游。萬里絕無山礙目。三更況有月當頭。當頭月照山頭碣。海光如鏡潮如雪。今夜天空水亦澄。昔年氛惡常侵月。風伯曾令交趾平。水仙終在溫州滅。漫言清晏不揚波。一萬犀軍還荷戈。月當盈處常愁缺。如此滄洲傲若何。

過豐湖書院

行過豐湖上。如遊隱士鄉。橋通釣魚艇。山抱讀書堂。竹影皆依水。蕉陰亦滿牆。幾人來寓此。足以散清狂。

連次
皆致仕者。

過寒婆徑

泉石清涼雲霧深。非風非雨氣蕭森。世人春夢知多少。須向寒婆逕裏陰。

揭陽策騎

海潮吐霧山含烟。近山遠山青氣連。日色欲出猶未出。扁舟已渡揭溪前。溪前沙路綠山脚。竹外山桃破紅萼。衰翁久不據唵鞍。一鞭聊抵開行藥。

大人自注。余自岷嶺關策騎後今數年矣。

題嚴厚民杰書福樓圖

厚民淇深經籍校勘精詳。因昔人云書不飽蠹魚不經俗子誤。改書之福也。因以名樓。

古書有古義。後人每未詳。俗子作聰明。何妄下雌黃。少見多所怪。以不狂為狂。石經在開成。據宋已改唐。今石經顧車馬衣輕裘輕字等處皆後人妄添。幸碑跡可見。孰知據明監。更改金陀坊。大人自注。乾隆間奉敕摹刻岳板五經。甚盛典也。余以石經時見其誤字。反與明監本。大疑之。及訪之。始知原摹不謬。後為武英殿校

刻之人所嚴子精校讎。館我日最長。校經校文選。十日始一行。大人自注。世人每矜一目十行之才。全晒之。夫必十日一行始是真能讀書也。人有讀書福。

書福人亦康。書樓畫為冊。樹石雜縹緗。北齊勘書圖。今復見錢塘。厚民比古人。遵明其可方。勘書圖始於北齊。遵明謂齊儒

徐憲明。

聖經室續集卷七

丙戌

丙戌春。余爲粵西閱兵之行。六月移節滇黔。九月到滇。十二月。復有開化閱兵之行。是年水陸行一萬數十里。得詩數十首。爲一卷。錄寄揚州。題曰萬里集。

漱珠岡萬松山上。建漢楊子祠。

舊聞丁卯許家詩。南海雪飛東漢時。五鬣長松今萬樹。我來應建孝元祠。

楊子。漢議郎。嶺南學人之最古者。

焚香

嶺氣已鬱蒸。海氣復鹹溼。城居嶺海間。那不愁厭浥。況是春氣早。細雨洩雲汁。久坐尙無聞。所苦出復入。拂菌醜已浮。攪衣腥更襲。年來脚受病。頗困行與立。礎蒸脛同潤。廉霉鼻惡吸。快掇薰爐來。熾炭呼火急。海南香尙多。價賤用易給。速結初試拈。沈水亦可拾。斑輕飛鷓鴣。涎重起龍蟄。遂使一室中。燥氣滿相裊。且讀葉香譜。莫繙脚氣集。

自陽朔湖桂林再題陽朔奇峯圖卷

九曲灘如折坂登。灘江山勢又峻嶒。夜來塢造萬千級。西去城增十二層。員嶠方壺隨地起。側峯橫嶺向空凌。荆關董巨多名筆。如此離奇彼未曾。

粵西舟次題周夢巖學使評梅山館圖

周編修作梅。江西泰和人。小門生。

山館超然遠俗塵。翰林且置畫中身。要知疎野高閒趣。纔是清華貴重人。花在故鄉思快閣。

泰和有快閣。見黃山谷詩。圖

隨官舫過昭津。平樂有昭津。林泉鼎鼐休誇說。儘把寒香詠好春。

題潘利茶封使富良江使槎圖

越南列藩服。接粵西南陲。江山既修阻。人物亦安熙。嗣王新襲位。請命國乃治。帝錫以誥敕。天書煥文詞。皇皇天使節。特命潘公恭辰廣西按察使持。浮槎富良江。嗣王肅威儀。恩波沐浴蕩。雲樹增華滋。憶昔卅年前。新阮

謂光入覲時。華髮被繡服。我曾及見知。乾隆間阮光平人。觀大人曾見知之。其子謂光益不肖。其臣盜乃爲。連年入閩浙。擊伐

勞我師。庚申夏六月。我乘風擊之。船盜全喪失。其國遂更衰。光續昏庸益甚。其巡海總兵四員。駕船噉來閩浙爲盜。嘉慶初年所謂艇匪是也。嘉慶庚申六月。大風縱兵擊

之於浙海松門船盡沈溺死數千人。總兵四人溺死者二。獲總兵倫貴利戮於杭。總兵羅斬於台。餘皆就獲。片帆無返者。帝擲所獲四總兵印文及敕以賈光纘。光纘上表謝罪。其國由此大哀。舊阮起農耐。收復其舊基。阮光平爲

新阮。今越南老王阮。栽培與傾覆。帝德皆無私。名藩列南服。新政善創垂。嘉慶時舊阮滅光纘。帝即封農耐舊阮名福映者爲越南國王。今所封王乃舊阮王嗣子

名福。國王亦恭恪。請命不敢遲。泱泱潘使者。說禮還敦詩。文明耀桂海。溫肅兩得宜。試看此圖內。江水何

瀰瀰。一槎天上來。南極星辰披。濃花復細雨。待立滄海碑。

桂林東郊耕藉田

粵西春比粵東遲。禁火餘寒入古祠。石壁嵐光生翡翠。水田天影凍玻璃。因知桂管催耕雨。也似江南布穀時。好是農安邊徼靜。一郊新綠轉青旗。

沿紅水江至遷江縣。宿東軒。春月甚朗。十年中三宿于此。皆見明月。因題曰寓月軒。

一江瀉紅浪。四山森翠微。薄暮入巖邑。小駐停勞機。行館正春暖。東軒猶夕霏。茶盤雜蔗蔬。瓦盎香薺微。樹晚杜鵑響。庭暗扁蝠飛。清風甫移榻。皓月來款扉。光迎粉壁滿。影入朱闌圍。蠻中烟晦易。月色晴霽稀。三度此寄宿。徹夜皆清輝。呼童舉書燭。豪墨試一揮。行過遷江古之瘴鄉。今雖瘴少。然氣候殊不齊。

非霧非烟山氣半晴半雨雲光風勢或凝或散天時乍暖乍涼行過沙路石路間有草香藥香莫少莫多
茶飯勿單勿厚衣裳

閱邊

裴土州官謫守邊山獐耕讀亦安然

今斷峽內外徭村全入保甲爲民徭民有讀書者

由來盛世恩威久遠勝前朝寇亂連細雨春波

出藤峽閒雲落日望思田如今若問岑家事拜職孤兒十六年

前明岑氏世代禍亂岑猛蘇受之事經陽明親定旋定旋亂今梧州岑錦本遺腹孤兒十六歲大人願請

職無爭者

啜茶

葉暗檉榔孔雀飛萬山潛蟄起春雷
蠻江新漲綠如酒此水能無飲一杯

邕江舟中

邕州古巖壘據江以爲壑五管此最遙按部駐亦暫勾當軍事畢江船欲東帆論程尙逾千計月已盈三十萬大硯山兩岸排成砌參差誰位置玲龍匪雕鑿絕似金錫鎔猝投寒水蘸遂使天工成不受人力欠空洞能藏舟通罅亦繫纜巖怪心屢驚穴多目費瞰屏列滴蒼翠深青或揚紺吾鄉得其一唵者必泛濫歎此奇峯多蠻荒自埋陷屈指古畫家未見亦可憾歸途抵勝遊已足係思念况有木棉花千樹極紅豔

野廟鷓鴣啼。深林苦竹暗。落日西山平。春風一江澹。

得復初齋全集。邕州舟中讀之。卽寄野雲山人。

我初聞蘇齋。

翁公方綱

是聞凌氏說。

凌氏仲子。學于蘇齋。乙巳丙午間在揚州。

及我入翰林。公秉學使節。山東我代公。

大人授山東學政。接公任。

石帆

亭上別居。杭又數年。公詩自緝綴。寄來前數集。刊校始于浙。刊成度靈隱。書藏由此設。兩家詩卷中。言此

頗親切。我重入翰林。此事遂中輟。蔣氏來嶺南。後集續刻鏤。

福堂相國爲公門生。督粵時又刻其後集。

六十有六卷。十七集臚列。

暮年續一集。四卷李所攝。

公小門生李彥章。又刻其末集四卷。

去年洛陽紙。棕墨新印刷。於是復初齋。詩乃全無缺。書藏與朝

鮮。寄去情勿竭。憶昔庚辛間。袂與野雲挈。紅塵足不到。常向蘇齋謁。談經兼論詩。金石緣亦結。石墨書樓

中。摩挲遍碑碣。有時坐詩境。清言落玉屑。有時石畫軒。山雲贈怡悅。東郊古寺遊。拈花聽僧偈。王秋潞水

詩。柳向亦園折。丙冬復相見。暖室畏寒雪。爾時公漸衰。則亦嗟大耋。公遽歸峨嵎。遺集今悲閱。集中忠我

詩。一一字不滅。十卷金石錄。小印爲我劄。欽州竟無書。詩筆從此絕。

大人以安鑿金石錄十卷寄公題識。公作詩並刻寄小印。且云欽州魚山馮氏家有全帙。可借

摹刻之。訪於欽州無此書。公此詩後祇有銅尺詩一首。遂絕筆。

好古久同心。敢比老彭竊。蠻江春夜船。老眼一鎗瞥。

祭馬伏波將軍廟畢放船下橫州大烏灘

百里奔流抱山轉。山麓磯頭抗神殿。棉紅榕綠江春深。溪澗香毛鼓鐘薦。羣舟敲鉦齊下灘。架櫂挾篙如待戰。怪石如林堆水面。水與石爭浪花濺。灘底埋山不可見。惟見沸騰亂渦漩。灘師昂然坐船頭。指點從

容色不變。四時水石猜高低。總避石鋒尋水線。櫓枝一撥柁捩鳴。折出龍門

灘下石障之名

激如箭。水強舟弱舟

自搖。搖動篷窗作寒顫。津吏送我似目愁。我喜下灘飛橈便。灘遙石盡春江平。躍鯉猶驚掠波燕。

廟中藏伏波將軍小

印。伏波不止馬一人。但印則真漢物也。

潯州道中

鷓鴣天氣半晴陰。野路荒江取次吟。新漲綠齊芳草岸。夕陽紅助木棉林。雲歸蠻洞開還合。春入蠻邨淺復深。差比陽明多逸興。思田行過又邕潯。

過端州羚羊硯石峽

千里青山百道舟。合流一峽在端州。會齊萬派清泉眼。潤透三巖膩石頭。靈障磨開天不惜。慧根鑿破爾應愁。羚羊有角成何迹。莫向詩禪捉摸求。

三月晦日立夏節過端美

木棉花過看桐華。

潯州滿岸木棉。梧州滿山桐花。

一路桐華看到家。萬疊青山千折水。好春才去卽天涯。

定靜堂前手種荔支。今夏結子頗多。積雨甚涼。甘漿欲迸。學白沙就樹噉荔法噉之。

東堂栽荔已三年。雨後甘漿曉最鮮。就樹噉鮮原有法。不妨竟學荔支仙。

那堪七日馬鞍馱。一日離枝變已多。如此須臾真不離。色香與味問如何。

奉命移節滇黔濱行拜天后宮

自我領封疆。初出卽籌海。浙粵東復南。于今十七載。目觀鯨波平。扶桑發暈彩。交南與秦西。國威動真宰。至誠雖感神。自懼晚節改。頓首涓洲宮。庶幾寡尤悔。

檢書

十載居嶺南。積書數十架。茲爲南詔行。安得全棄卸。戚友可以別。此事豈能罷。損之又損之。已勞四牡駕。兒曹復好事。豐碑載泰華。余請饒雙碑以行。滇池雖控夷。內政頗清暇。正宜理陳編。青鐙坐清夜。思若無書。未免動嗟訝。彼鮮藏書家。一瓿安所借。琴鶴欲相隨。莞爾可辭謝。

劉樸石 彬華 何湘文 南鈺 謝里甫 蘭生 胡香海 森 張棠村 業南 李繡子 蘭平 諸書院院長暨學海堂

學博生徒皆有圖詠送別題答一律

幾年嶺表慮先深。得暇纔遊儒士林。講學是非須實事。讀書愚智在虛心。汲投淵海古修綆。氣盛衣冠朋合簪。此後懷人各何所。半看圖詠半登臨。

別醫者范素菴

潘

四年病脚氣。兩足殊支離。豈無千金藥。豈無三世醫。奈此溼與熱。兼之勞且衰。不劇已爲幸。安能有痊期。君思念老臣。移節居滇池。彼間不寒暑。貂葛無所施。彼間不卑濕。高燥如京師。即使自乞郡。亦惟此地宜。范氏送我行。遠過端江涯。爲言相別後。當是去病時。

避暑

路出蒼梧中。節氣過大暑。川途已苦熱。況復日當午。近岸得茂林。籬落成小圃。修竹高逾樓。老柚密如戶。可識綠陰中。幽翳勝佳宇。願涼風暫清。計曰暑將處。西山暮起雲。挂帆向前浦。欲添溪上波。須聽今夜雨。

舟過廣西陡河謁分水神廟

峨峨海陽山。一源分兩溜。南與南海通。北與湘湖湊。陡河三十六。設牖不使漏。我來欲溯之。涸逢庚伏後。安能陸盪舟。來朝馬將走。俄看風轉帆。油然雲出岫。涼雨漫天來。入夜遠且透。漲發大榕江。津吏啓河竇。壓水舟尺許。水今二尺厚。若到天平間。勢易轉河右。山靈更示奇。巧待入陡候。烏雲天際垂。復令秋雨遛。

又聞四月旱，禱雨得神救。古祠林樾清，平野稻花秀。我今逾嶺脊，順流行更驟。回首謝山靈，豈非得顯佑。

泊舟浯溪登屠亭

桂舟下湘水，又來著浯溪。欲試兩脚力，故尋十載蹤。蠟屐漸相得，屠亭殊可躋。漫叟舊祠宅，野衲重招騰。

嘉慶廿二年，大人過此，題名壁石，亭外有次山祠宅，舊僧尚在。

再讀中興頌，還拂山谷題。碑頭走螺螄，臺角鳴蟬蛸。高林暑猶熾，截壁日易西。

安得凍雨洗，待看湘雲低。

湘江村舍

湘山如翠黛，湘水如碧玉。巖下有居人，林深不見屋。落落百尺松，陰陰萬竿竹。竹密一徑空，照見人皆綠。況有流泉聲，清冷比琴筑。如此山居幽，其人定無俗。笑我坐篷窗，秋陽正相曝。

泛湘川過南嶽得雨

三湘水鬱蒸，衡山降雲雨。直將嶽頂寒，下洗人間暑。剛風激低雷，涼氣落平楚。餘電煽殘夜，曉煙溼前浦。天北暫放晴，明霞半軒舉。時於金碧中，恍惚覓啣嚙。啣嚙不可見，朱陵祕靈府。昔登祝融峯，織雲捲秋宇。今來苦炎熱，秋陰蓋天柱。或雲或不雲，各如所願與。

日出洞庭湖

日出洞庭湖，蒼茫坼楚吳。星河隨夜去，雲夢入天無。曉色非南海，鄉心比具區。秋帆向沅湘，猶恐失東隅。

夜泊

新秋沅水上，向晚泊輕航。岸草萬蟲響，山松織月涼。心依清夜永，夢繞楚川長。北斗天邊近，遙遙思帝鄉。

八月七日又泊

愛此秋船月，清光逐夜添。特移欵几燭，盡捲壓窗簾。露氣沈沈淨，風濤細細恬。絕勝官閣裏，煩熱閉深嚴。

過會同

近夜中秋月，沅州與靖州。山圍百蠻靜，月照五溪流。黔水連疆去，吾家舊績留。昔年受降處，八十六回秋。

乾隆五年秋，先曾祖征苗，由沅進兵，十戰皆捷，降者數千人。

沙岸坐月

秋月明如晝，江沙白似霜。停舟催晚飯，登岸坐新涼。地喜離卑溼，途非慮阻長。惟思各兒女，五處共清光。

計此時伯兄在京，福行至桂林季

弟行至贛州，叔弟及姪在揚州。

過黃平登飛雲巖再用壺中九華韻

羅浮海上合雲峯，又逐天風向遠空。已掠桂梧過嶽麓，又飄蘭芷入黔中。雲能化石山形覆，石復成雲水

氣通。惜未東巖看瀑去。祇聽幽澗漱玲瓏。

過清鎮安平縣

山阻舟車廢。谿深阡陌長。蒹花秋雪白。稻葉晚雲黃。穀賤農翻拙。蠶興織已忙。教民栽橡栗。竟欲抵柔桑。
今秋稻大熟。有一根雙穗者。長六尺。一石米僅值數百錢。因舟車不便。不能遠出也。近年鎮遠賞陽一路仿遵義橡栗飼蠶之法。廣興絲織。民計少饒。

重九日登黔西老鷹崖

朝朝盡繞青山走。已有文書到心手。忽然直上老鷹崖。慕想今朝是重九。老鷹摩霜下晴空。危巢卽在懸崖中。此間祇許飛鳥過。何年人跡西南通。百丈一盤。十丈一折。愈折愈高。且盤且歇。負牽雙引竹輿。竿石火迸生馬蹄鐵。衰翁頗羨據鞍人。廿里高崖竟登越。
大人自注馬伏波據鞍年六十三。余今年六十三。雖不健然可稱翁矣。登高難遇重九時。重陽

難得登高詩。今朝無意巧相併。作詩應寄家人知。此間峯巒遠比嶺南大。節候未較江南遲。皇華一洗園圃氣。野菊挂崖開瘦枝。

雲南督署之東園亭館。花木之勝。爲歷任所未有。心念此間宜有鶴。未幾日忽飛一白鶴來。翌日又有一鶴。盤旋空中。鳴聲相呼。薄暮並集於園。月餘遂馴。且能舞矣。作來鶴篇。

我入滇池數千里。載萬卷書非得已。不將一鶴伴琴來。多恐禽軒累行李。宜園亭館清如仙。周遮竹地梅

花大開塔十丈草如席。惜少羣羽來踟躕。忽聽園中發清唳。亭邊橫落車輪翅。一鶴適從何處來。老叟灌園詫奇事。一鶴忽來已詫奇。翌日又得一鶴隨。嗟我念鶴鶴豈知。鶴來隨我誰使之。胎仙識我是清俸。肯來啄料兼催詩。我詩昔未向鶴吟。今與爾同萬里心。羽帶點蒼山上雪。夢入瀾滄江水深。風和對舞百花下。露寒相警青松陰。如此園林如此鶴。屈指廿年無此樂。惟憶春明仙蝶來。修書未了秋花落。

昔大人在京有仙蝶來關中。

栽花

前輩栽花樹。留香與後來。我來百年後。樹更四時栽。人縱相隨老。花還不斷開。世臣與喬木。此意在官梅。

煮茶

先生茶隱處。還在竹林中。秋筍猶抽綠。涼花尙闌紅。名園三逕勝。清味一甌同。短榻松烟外。無能學醉翁。

雲南督署宜園十詠

仙館曇雲

昆華仙館粉圖無款。在園東北。前有曇花一初。高覆玲石。大人以紙書環嬾仙館匾。加於木匾之上。

曇雲覆曇花。曇花護仙館。雲蒸曉露香。花散春雲滿。我無仙釋情。怡雲亦蕭散。終朝趣事心。暫許對花懶。

虛齋香雪

仙南西古梅多
處名香雪齋

有梅齋已清。况是梅皆老。繁枝滿覆檐。苔根亦合抱。得雪香極清。無雪香更早。春深階下晴。落素不可掃。

南軒賞雨

雨春軒在池
南射棚北

春雨何處來。春雲起昆海。隨風過南軒。天意實瀟灑。安得坐佳士。品詩索真解。我縱不醉吟。玉壺杏花買。

山房貫月

房在池東如
船東西皆窗

我家貫月船。千里凌滄江。船不到滇池。山房抵小巒。明月隨我來。夜夜貫入窗。窗西曲池水。印月得一雙。

花棚序射

軒南有棕棚。爲閑射之
地。名觀德圃。有古梅。

昔在杭州時。西園曾射鵠。三十有二年。此懷頗根觸。兩臂亦已衰。彎弧力不足。惟呼健兒來。花棚看飛鏃。

蔬圃蔽香

箭圃之南。杉林之東。圃之
西。有閒地數畝。以爲蔬圃。

種菊成老圃。種菜成家園。新霜壓肥綠。清妙殊雞豚。短鋤親手劬。煮以佐晚飧。試語知味者。其香尤在根。

石釣觀魚

雨春軒北。香雪齋南。
有池。有石橋。養魚。

濠梁說魚樂。機鋒法始開。固知門狂禪。本自清談來。獨說石池上。悠然得所哉。欺方乃君子。非道枉庸材。

宜亭來鶴

宜亭在仙河南。觀音海天閣西。多古柏。有高十丈者。大人九月蒞滇。十月八日。忽飛一白鶴來。次日。薄暮。又一白鶴盤旋空中。與先鶴鳴相應。亦落於園中。皆甚馴。月餘能馴。

翩翩雙白鶴。飛來亦何奇。頓使虛庭前。松柏增清姿。我來看鶴舞。鶴亦聽我詩。鶴固宜此園。園得鶴更宜。

竹林茶隱

大人在粵。始竹林茶隱。乃撫署園也。今則園竹數千竿。茶隱更宜。

山隱在粵西。竹隱在粵東。今遊滇水園。所隱將毋同。閒步玲石逕。靜坐深篁中。茶煙藏不得。輕颺林外風。

陔嶺怡雲

與香樓東。仙嶺北。有土山。登之可四圍遠近雲山。大人築石臺石几於山上。陔音虹。見漢書地理志。即滇中銅山也。今省城北山。皆稱陔山。

嶺上多白雲。雲豈為我白。我情自與怡。持之亦無迹。石臺覽四山。悅性永晨夕。自署曰雲翁。不復分主客。

閱邊兵至開化

重鎮初逢昭代開。

明以前皆未置郡縣。

巖疆三面萬山回。江流盡向南交去。

至交趾界百三十里。

驛馬惟從北路來。

東南西皆走交趾路也。

阿雅

維摩沿里寨。

今各里皆宋元明阿雅龍氏維摩沈氏之舊地。城南卽有塚。

儂人隗子異衣裁。

儂隗漢蠻等數十種。相隔一村。卽殊衣異俗。

可知上國恩威遠。此地猶高

節使臺。

夜坐

靜閣寒城已二更。節樓西畔月斜明。遠山夜色沉沉碧。百八鐘聲萬里情。

聖經室續集卷八

丁亥

宜園

梅花如屋竹如門。管領春光。是此園。石徑不須倚筇杖。共來扶我有雙孫。

正月廿日雪晴。煮茶于竹林中。題竹林茶隱卷。

滇南才過立春節。已覺春光齊漏洩。忽然一夜北風來。捲落漫天玉花雪。我不見雪已八年。頗似故人成久別。今日東園雪滿林。翠柏青杉枝欲折。況是梅花四十株。冷玉寒香同互結。年年茶隱竟成例。快雪時晴日光熱。竹林春氣透浮筠。洗出檀巒綠尤潔。玉川老婢來煮茶。梅瓣雪泉試同啜。借閒一日得披圖。靜坐幽篁自怡悅。

命和原韻

男福

春雷早已催時節。陋嶺雲蒸復雨洩。雨餘天氣轉春寒。忽將夜雨飛成雪。此景教人憶故鄉。若憶嶺南又殊別。東園梅老花正繁。花放隨枝勢盤折。雪花梅花成萬枝。一片香光氣團結。竹林又遇煮茶時。拾取松枝竈初熱。一雙白鶴不避烟。也識茶香最清潔。我家茶隱自年年。兩弟今年未隨啜。親顏喜付與

諸孫黃果如飴共甘悅。

黃果形如粵中之橙。香色味亦相似。

倚松書屋春祭齋居

屋前梅樹老於我。窗後支牀皆古松。晚階仍煮六安茗。早飯特翦東園蔥。西山朝來有爽氣。太華

舍西南大山名太華。

夜碧聞清鐘。衰翁終不悟道妙。惟將戒慎持溫恭。

仙館花臺欲栽牡丹。價貴遂栽蜀葵。

十戶中人賦換花。此情曾動樂天嗟。何如多買葵花種。終歲傾心向日華。

瀘中蜀葵。自正月開至臘月。

月來政簡頗耽滇園之樂。詩以自警。

舊遊無此好樓臺。頗識前人費度裁。一百餘年人遞去。八千里路我能來。風亭月榭參差見。仙館神祠次第開。止水恰容魚活潑。閒階儘設鶴氍毹。騁懷端在春三月。涉趣何妨日幾回。筇杖試攜鏗翠石。菜鋤親把劃蒼苔。鶯流燕蟄誰先到。棠蒂桃夭合共栽。山磴看山收畫本。竹林隱竹伴茶杯。抱書孫至還教拜。擘紙詩成不用催。適意如斯籌遠否。此翁未是鎮邊才。

摘蔬

摘我園中蔬。古人詩可味。譬如酸菜根。其香滌腸胃。我園春菜多。綠畦隔花卉。每看家僮鋤。亦課園丁溉。

折腰手親摘。傾筐盈且暨。呼兒共晚餐。使識蔬筍氣。一家肉食者。遠謀問能未。豈可對陶詩。不自慚其貴。此以澹性情。非復計惠費。若云拔園葵。在今亦無謂。

南雲行

仰看雲在天。未辨行遲速。今日穿雲跨嶺行。豈知疾過奔馬足。平地風氣清。吹雲天上行。今日披雲動涼氣。始知風在雲中生。山不見路惟見雲。桃花梨花近不分。北雲壓山烏欲雨。南雲映日紅氤氳。下山直自雲中落。雲中之人輕似鶴。翩然可是隔仙凡。悵望山頭接雲脚。我聞仙人乘雲兼御風。仙家幻術安能通。不如安坐南雲下。笑指此雲稱老翁。

上巳日東川道中

導江已說岷山遠。更遠岷山路萬重。青海波瀾皆是雪。金沙雲氣尙疑冬。大江正源。自青海入雲南爲金沙江。行數千里始會岷江之水于敘州。春我到東川外。佳節誰教上已逢。若把此川當曲水。一觴流去是巫峯。

過以濯河

行過山巔又水涯。山桃紅褪柳抽芽。連村萬樹堆春雪。都是梨花頻果花。河在會澤縣。

閬黔西威寧鎮兵

烏撒接烏蒙。皆歸郡縣中。山高森白石。氣冷遲春風。寒食常多雪。桃花也自紅。古人誰在此。故實竟空。
可渡橋夜月

橋東峻坂石突兀。橋西行人燈出沒。一樓窗外萬山深。風弄溪聲洗春月。春月竟是山中多。百夷安樂春
氣和。蠻花飛落山村坡。兒女吹笙跳月歌。

橋在威甯宣威二
州滇黔分界處。

回省看宜園新綠

竟將萬綠換千紅。祇在離家半月。清氣勝於花爛漫。午陰比似屋旂幪。不嫌牆角山光隔。更許橋頭水
色同。惟有兩般難並綠。一雙白鶴一皤翁。

詠雙綠蝶

羅浮仙蝶。若捉一蝶來。則其雌雄雖遠。必夜來相從。福于東園。得巨蝶。全嫩綠色。人如掌。移之西書齋。籬
上。一夜忽又有一綠蝶來。相從東園去。西齋啣百步中。隔數堂。其蹤跡頗似羅浮蝶。滇人云。鄉來未之見。

雙雙來巨蝶。蹤跡似仙家。妙色頻婆果。前身菩薩華。膝上圖未備。鳥足葉猶差。
見莊疑是鬱棲化。裙腰一

道斜。

諸書中言蝶。罕言綠色者。惟西陽雜俎。
秀才顧非熊見鬱棲中。壞綠裙幅化爲蝶。

綴家書後

寄知曾在嶺南人。萬里滇池也送春。兩月晴多初望雨。終朝風起不生塵。饑蚊飛蟻全無跡。夾帽重棉未離身。爽垲已瘳雙足疾。況於松鶴日相親。

頻果

有花曰優鉢。有鳥曰頻伽。詰屈聞梵音。便覺奇可誇。頻果乃大柰。滇產尤珍嘉。首夏已堪食。季夏皆如瓜。甘鬆若棉絮。紅綠比玉瑕。或豔稱頻婆。其言出釋家。譯語爲相思。

探閩雜記。果稱類。渡華言相思也。

豈是思無邪。何以竊梵

言。呼我果與花。因恩譯性者。謬恐千里差。

孟夏草木長

孟夏草木長。莽莽滿一園。翳林高百尺。密蔭圍青垣。檀柳垂絡索。覆瓦遮前軒。新篔放萬葉。稠綠蓋石門。池上開紫薇。池邊多樹護。雜葵備五色。爛漫花正繁。養魚有止水。縱鶴無近樊。園北雙古柏。森然在高墩。登臺坐石几。四山雲氣翻。策杖過南圃。籬落成野村。鸞巢樹枝穩。密脾蜂韻喧。瓜田引修蔓。菜畦灌香根。摘蔬供晚飯。獨樂靜無言。試衍陶公詩。可與陶公論。

滇南小暑節

滇南五月氣猶清。雲重爲陰輕復晴。非夏非秋別成景。不涼不熱最怡情。棉衣休用蒲葵扇。花院全無竹

葦棚六十年慣炎暑。幸將高爽快生平。

閱盤龍江登雄川閣望滇池

曉出碧雞坊。盤龍江路長。四山青過雨。萬畝綠分秧。水利村村足。天時日日涼。滇池環傑閣。登眺滿華陽。

小暑節賞菊

棉衣頗耐午陰涼。瓦盞花開老菊黃。不是石欄紅菌苔。錯將小暑認重陽。

滇南伏日

中伏新秋兩不爭。薄棉衣服過三庚。華山昆海風纔暖。冷雨輕雷氣又清。九夏竟無炎熱苦。四時常得暑寒平。遙思殿閣微涼處。笑我如懷獻曝情。

立秋日敬一堂晚坐

天書爛漫懸中省。畫戟清森繞節堂。暑雨已晴秋月轉。紫薇花外桂花香。

西臺

節院致爽軒軒扁。爲福嘉勇公所題。西南昔有錫樓。用白錫當瓦當板。甚華麗。登見西面碧雞太華諸山。且見平田耕樓。今樓已無存。福兒用木架板爲方臺。略施梯欄。費一流銀。遂還舊觀。秋日登臨。致有爽氣。

吾遊惜未登太華。卻到華陽碧雞下。

晉華陽國志兼滇蜀也。金馬山在省東。碧雞山在省西。

碧雞山接太華山。西嶽峻嶒名可借。

省西南大山名太華。

城裏深居隔山色。可使高梯木成架。金碧岑樓再構難。架木省工更廉價。問名終是四方臺。

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

無

瓦非樓亦非榭。滇池六月常棉衣。爽氣朝來不知夏。登臺萬丈列蒼巖。遠見層坡近平壩。

壩字見丁度集韻。滇人呼嶺路皆曰壩。

坡。凡不上皆呼曰壩子。

琳宮樵徑皆分明。華浦青青繞禾稼。

城西瀕水村。名曰近華浦。

吾衰尙可屢登陟。不覺欄柀怯腰膀。把酒閒邀

賓客歡。攀花莫使兒童怕。

臺旁有紫薇花。

柱頰剛逢報早秋。聞鐘竟可連清夜。

臺南一里卽鐘樓。應更鼓。晉書王徽之傳曰。直高視。以手版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詩品曰太華夜碧。人聞清鐘。

黑水梁州雲外流。倒挽銀河半天瀉。甲兵洗淨殪天狼。弧矢星明向西射。

時回疆初平定。

登西臺

登臺終日見昆華。

滇人稱滇池曰海。或曰昆海。并太華山則稱曰昆華。

恰好樓臺住一家。玉嶺西橫皆是翠。彩雲南現半成霞。千村綠稻

眞秋色。十里清瀕是海涯。更比樂天州宅壯。惜無元九寄詩誇。

元微之以州宅夸於樂天詩云。四面當時對屏障。一家終日住樓臺。

以藜爲拄杖。

養得青藜出短牆。削成拄杖等身長。扶人石徑去行藥。攔鶴松亭來啄糧。早歲校書曾祕閣。老年飲酒未家鄉。籬邊更待蒹葭落。挂向枝頭學道裝。

中秋宜園鏡月

小園蝶夢記秋亭。

辛未在京寓阜成門內之上岡屋後小園有太常仙蝶來大人名園曰蝶夢。

又是滇園夢蝶醒。樹靜花涼秋淡沱。鏡紅月白意瓏玲。

頗來鄉思搖銀燭。共寫詩心入紙屏。更現中庭香塔影。似偕夢得上栖靈。

揚州平山佛寺後堂有唐時栖靈塔故址白香山有與劉夢得同登栖靈塔詩

暮登西臺看碧雞山色

夕陽山外沈暮色。起山內似有烟氣氤。亦非雲鬢。初見青出藍。繼復螺染黛。凝碧已詫奇。生翠亦可愛。更如紫電光。劍鋒著霜淬。碧雞玉案邊。隱隱有關塞。天成巨屏障。濃色疇能績。坐待明星生。巖穴共昏晦。巡西邊曉發。

西風曉起拓邊樓。

省城西樓名

霜氣初來雨氣收。繞過昆池三十里。碧雞關外萬山秋。

由滇省城西三十里至碧雞關。關在碧雞山之凹。山時瀟

池西

重九日登祿豐之鯨頭峯。得伊莘農中丞寄贈登鯨詩。卽答。

浪花卷出青鰲頭。大人自注昔登天台山頂有此句。舊句曾記天台遊。大人昔撫浙戊午庚申甲子三年皆天台詩此句乃戊午舊句也。今來青鰲頭上立一覽

六詔邊關秋。遠山疊若大波起。鰲足不動凌滄洲。去年黔山過重九。老鷹崖上吟詩走。在貴州普安廳阿都四驛西五十里。

詩如健翮但廖風。那解情憐菊。花酒今年鰲背宜。亦詩我詩未得君先之。揮毫直似釣鰲手。一餌飛過昆

明池。我與老鰲共霜節。君亦與鰲成久別。君昔曾收渤海綸。伊公任山東巡撫以憂去官。我衰解南溟熱。會當回百謝

詹何策馬蒼山看秋雪。

住大理閱兵三日看點蒼山。

通志云在大理府城西三里。郡鎮山也。自北而南。綿亘百里。漢書謂邪龍雲南山似扶風太乙之狀是也。蒙氏僭封為中巒。層霄接漢。蠶梨排空。陰崖積雪。夏不消。山腰抹雲。橫如玉。

帶雖林阻谷奧。無猛獸毒蟲。

峨峨點蒼山。蒼翠極可愛。平列十九峯。峯之中特尊者名曰中峯。中峯之北為觀音。為應樂。為齊人。為蘭峯。為三陽。為鷄雲。為白雲。為蓮花。為五臺。為蒼現。為雲弄。中峯之南為龍泉。為玉局。為馬龍。為聖應。為

佛頭。為馬耳。為斜陽。諸峯劍簇。有似岱宗。人莫有能躡其巔者。峯各一溪。蜿蜒東注。為十八溪。峯峯染螺黛。兩峯夾一溪。十八溪為界。溪流遠近不一。中峯下者為中溪。其

曰縹象。曰錦。曰芒涌。曰陽。曰萬花。曰直移。其南曰綠玉。曰龍。曰雲。曰莫殘。曰葦冥。曰南陽。諸溪。林樾蟲浮居。嵐靄罩閭闔。何幸見此山。心目多所快。其一在于雲。

終年生鬢鬢。有時冠峯頂。不動鎮相蓋。有時束山腰。飛白若長帶。有時競出岫。夢此壁絮碎。四山皆無雲。獨此雲常在。其一在于雪。山頂雪最大。冬春雪未奇。六月白何怪。我來九月中。夜雪積嶺背。體體亦終日。不畏秋陽曝。其一在于泉。山罅分流派。磊落歸百橋。清冷漱鳴瀨。穿城爲渠塘。灌田作溝澮。家家可流觴。處處響水碓。其一在洱海。東望氣沆瀣。葉榆成巨浸。南北兩關隘。必有千頃波。始與此山配。海光開月鏡。恰共屏山對。蒼屏百廿里。我來坐屏內。地因高乃寒。山在西易晦。三宿未及登。亦足攬勝概。唐宋諸詩家。罕到此邊寒。遂使古大山。寂寞經屢代。笑我兩鬢霜。吟到萬里外。所遊天下山。曾陟嵩衡岱。

大人于甲寅癸亥二年有登泰

山詩。戊辰有登嵩山詩。丁丑有登衡山詩。

壯闊有過之。雄秀此無賽。寄詩未遊人。聊以當清話。他時濃設色。一卷好圖繪。

麗江雪山

一名玉龍山。十峯崔嵬。經年積雪。若在洱海邊。北望上關低缺處。可見之。

上關山缺處。北望何茫茫。天低雪山出。白影交蒼蒼。

天生石橋

在大理府城西南三十五里。洱河下流。絕壑深壑。石梁跨之。兩巖激水。宛如梅綻。人呼爲不謝梅。

洱海靜且澄。出橋卽橫決。落澌九曲谿。翻雲復堆雪。

南詔殘碑

在大理府太和縣。名南詔德化碑。撰文爲南詔清平官。回書爲杜光庭。字多剝落。仆地已久。土人呼爲磨刀石。乾隆五十三年。王闓泉先生親宦滇時。訪得于縣南二十里大道之側。載入金石萃編跋尾。稱是碑在大曆元年。碑文字。猶是北周北齊遺法。王主二字。三橫皆齊。日月二字。寬而不窄。以此較北朝碑。真相合矣。

文章與書法。確是唐賢派。上溯東魯碑。

此碑在曲靖府陸涼州之東南二十里。貞元堡。立荒阜之上。有碑額碑陰。額作篆字。宋世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寧州刺史印都縣侯靈使君之碑。二十四字。使君姓

鑿。名龍顏。經專同樂人。卽今曲靖府陸涼州也。碑文碑陰。殘蝕字甚少。字體方正。在楷隸之間。文爲同姓人道慶作。句法亦古。得碑遺。立。于。劉。宋。孝。武。帝。大。明。二。年。轉。南。詔。碑。尙。早。三。百。一。十。一。年。且。甚。完。善。爲。滇。中。最。古。之。石。餘。詳。福。撰。碑。之。跋。尾。大。人。曾。親。書。題。跋。刊。于。碑。正。面。右。下。方。無。字。隙。處。古。法。尙。不。壞。

建極銅鐘

在大理府太和縣城西北蓮花峯下。三塔寺中。作上下兩層。每層六面。上層每面高二尺五寸餘。廣二尺二寸餘。下層每面高一尺三寸餘。廣一尺七寸餘。上層鑄金剛智寶大輪妙法勝業慧響六波羅密像。下層鑄增長大梵廣目。多聞天王及天主帝釋持或天王六像。未有維建極十二年歲次辛卯三月丁未朔廿四日庚午建鑄廿二字。款識已見于金石萃編。闕泉先生云。建極十二年。蓋南詔世隆年號。在唐爲懿宗咸通十二年也。

我欲聞古音。撞鐘百八杵。唐樂久銷沈。此音足千古。

唐書南詔傳曰。天寶初。遣開羅鳳子鳳伽異入宿衛。拜鴻臚卿。恩賜良異。貞元五年。異率遺弟。漢羅棟入獻地圖方物。請復號南詔帝。

賜餐有加。明年夏。冊異率爲南詔王。以祠部郎中袁滋持節賜黃金印。異率尋率官屬北面立。跪受冊。享使者有笛工。詠女。皆垂白。示徵曰。此先君歸國時。皇帝所賜龜龜音聲二列。今喪亡略盡。唯二人故在。

古哀牢

萬里哀牢外，高秋駐馬時。彩雲連百濮，蜀都賦：東有巴黑水下三危。元老曾經略，神功屢創垂。漫言平定易，

輕視此西陲。

渡瀾滄江鐵索橋

康熙御筆飛虹彼岸四字在樓上，與諸葛祠皆在橋東岸，大吏過者先拜祭。

宸翰仰高樓，飛橋祭武侯。金繩橫水上，鐵索鎖山頭。險是天成暫，行如浪顛舟。鐵索十六條，長各數十丈，橫懸江上，加板成橋，行者動搖。西

南通一線，走遍禹梁州。永昌府西怒江即黑水，乃禹貢極西之地。

宿永昌池館，流泉樹石，湛然清華，名之曰小蘭津，并詩示鎮府諸公。

莫言傳舍爲他人，漢郡無如此最真。府治平暢，東漢立郡必在此地，郡名沿東漢至今不改者，此亦最確。勒石先題古柳貌。後漢書：明帝時，哀牢王柳貌內附。引泉應

號小蘭津。華陽國志云：孝武時，通博南山，與瀾滄水，人歌之曰：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瀾滄，爲他人。治功類首思張翁。漢書：明帝紀：永平元年，姑復夷復叛，益州刺史發兵討破之，後太守巴郡張翁政化清和。政

事從頭學鄭純。華陽國志：少女緞讚云：純字長伯，鄰人也，爲益州西部都尉，處地出金銀，瑯琊犀象翠羽，作此官者皆富及十世，純獨清廉，毫不私，夷漢感歎表聞，三司及京師貴重多薦美之，明帝嘉之，乃改西部爲永昌郡，以純爲太守，在官十

年卒列畫
頌東觀。

今日昇平同在此。一池秋水十分春。

漾溟溪道中

通志云。在蒙化府城西北一百八十里。其源有三。一出大理。溟穹縣。罷谷山。由鄂洲。洱海。流入府境。爲漾水。一出吐蕃。可跋海。由雲龍入府境。一出劍川。繞點蒼山。後入府境。爲漾水。二水合流。至府西南。爲備溪江。

收回雷震長虹見。揭起雲峯白雪鮮。記取點蒼山背路。初冬時候夕陽天。

漾溟合江上看月

點蒼山背亂峯堆。漾溟雙流轉百回。雲水萬重山萬里。一輪明月總追來。

遊黑龍潭看唐梅二律

千歲梅花千尺潭。春風先到彩雲南。香吹蒙風龜茲笛。影伴天龍石佛龕。玉斧曾遭圖外劃。驪珠常向水中探。祇嗟李杜無題句。不與述仙季迪談。

鐵石心腸宋開府。玉冰魂魄

見蘇詩

古梅花。邊功自壞鮮于手。仙樹遂歸南詔家。

白香山新豐折臂翁詩。言宋璟不賞邊功。楊國忠貪邊功。鮮于仲通

喪師南詔事。

今日太平多雨露。當年萬里隔烟霞。老龍如見三滄海。試與香林較歲華。

余不能飲。最多一杯而已。滇園梅花盛開。不可無酒。命釀白糯。數日即熟。花下欣然小酌。仍不能醉。詩以自嘲。

遠遊吾得渡瀾滄。惜未隨花入醉鄉。萬蕊已成香雪海。一缸宜釀玉浮梁。咏吟大可思何遜。慷慨如將傲杜康。畢竟先生真醉否。深杯還是淺相嘗。

梅園晚景

園林薄暝鳥初眠。繞屋梅花香悄然。月色淡黃花淡綠。半朦朧處是春烟。

宜園三壽詩

壽石

玲石立一峯。刻字在明代。園宅有廢興。此峯故常在。石壽幾千年。勒字三百載。石南刻字云。萬曆七年柏亭。可致可賢全立二可乃沐藩家寺僧也。

壽柏

柏亭始明代。亭前有古柏。壽逾三百年。翠高六十尺。高六丈。陸一畝。昔植老僧廬。今森節使宅。

壽梅

園中多古梅。數百年之壽。春花正繚繁。苦身更堅瘦。若較龍潭梅。彼老此尚幼。香雪齋前古梅十餘株。雖皮甚腹空。用柱括立。而花尚繁。箭亭旁。

大株。三大幹。根有鐵束。不知爲何年所束。乃今皮壳以大反包於鐵之外。誠可見。壓十分之三。

除夕園庭之花齊見者。梅、桃、杏、山茶、玉蘭、海棠、木瓜、櫻桃、馬櫻、春蘭、薔薇、木香、迎春、水仙、長春、報春、蜀葵、十餘種。

此地可名妙香國。

妙香國見佛典。俗以雲南即妙香國。見通志。

此時可似百花居。

海國見明錄。海外有島。百花最茂。名曰百花居。

家鄉事事皆堪憶。惟有羣花比

不如。

戊子

定光寺看紅山茶花

定光寺裏紅山茶。紅光不定搖朱霞。古卉那肯在城市。南野獨立枯僧家。登樓看花及花半。尚有半出樓簷牙。高柯難見更引領。濃豔極賞翻咨嗟。青琅玕葉雜翠玉。紅珊瑚樹增丹砂。挺立巨幹若壯士。嬌凝蔕影羞吳娃。英雄兒女各有說。

蘇東坡王梅谿山茶詩。皆曾稱爲兒女花。

維摩色相皆無遮。世間桃李苦代謝。老樹不自知生涯。惟

知寒山多雨雪。一寒一度生寶華。龍潭北望頗不遠。相期應是唐梅花。

上元登西臺望月

皓月照昆海。元宵登眺來。雲山繞城郭。鐙火上樓臺。年熟民皆樂。春晴漏勿催。遙知深夜裏。游客踏歌回。

滇俗上元前後三日。看燈月人滿街。大府發令箭巡護。三更令箭始回城。閉鑰今年年豐月朗。遊人更多。

和女蘿亭東園花月

驚熱滇池尙未雷。東園已見雜花開。月從金馬坊邊出。春向五華山外來。卻爲芳林常秉燭。

元宵後梅花已落。桃杏梨花開。

果花木香皆開。

不妨清夜再登臺。感時兩地成遙憶。風沼輕冰江北梅。

出西城十里遊龍門山海源寺

寺建於元平章明沐氏重建。

滇南二月初三日。頗似江南上巳天。曉色照人出城郭。春風引我到林泉。玲峯峭壁龍池外。疎竹濃花佛

閣前。

紫辛夷牡丹並開。

隨處輕爐吹活火。近時茶隱又經年。

倚松書屋齋居

齋居小屋意從容。臥聽茶聲起看松。窗外露寒雙立鶴。城頭風定二更鐘。掩書頗似學僧靜。拙政還當愁我慵。爲憶選樓齋宿處。春花滿院月溶溶。

同李文園學使蒙階遊太華山憩太華寺

華嶽五千仞。峻嶒上金天。若與滇池較。池在華嶽巔。池上有高山。名借太華傳。華陽勸國志。地括南中滇。梁州與黑水。自古西南連。顛縣昔漢郡。太華居西偏。城中看西山。蒼翠隔野烟。春風得閒暇。勝侶邀一賢。出城載茶棹。適野敲陰鞭。松杉闕巖壑。雲水開天淵。拾級入古寺。樓殿逾百年。寺南啓虛堂。萬頃何茫然。浩浩天外浪。稜稜草際田。雙槍辨遠郭。片帆識漁船。山外壁更峭。方削不肯圓。搔首或落雁。登頂難采蓮。石室雖可攀。未許希夷眠。我無攝生術。神昏力衰孱。爲語瀛洲侶。安能從羽仙。惟當隨滇流。乘槎歸日邊。

水地大勢。陝華州約略與蜀夔州相平。乃重慶敘州江遠而高。仰逾千里。沙江又高流入敘州江。滇池又高流入金沙江。共數千里。是滇池高於華頂明矣。若乘船出滇池口。入金沙江。又入蜀江。入漢江。沂淮渡河。竟可直達天津矣。太華之名不知起於何代。以禹貢華陽梁州及常璩志推之。此山名爲太華極宜。縣卽滇縣。見漢書志。太華山山半之寺。起於元代。大建於康熙時。其木石皆范總督承。毀矣。適故宅運去。范公有太華紀勝文。刻大理石。嵌西堂壁上。石巨盈丈。眞瓊材也。寺中有明沐藩世代像。亦有范公像。

仙館東新開。二方石池。一栽荷。一養魚。池上栽蘋果樹二株。梨二株。并於園南栽橡。養山蠶。以爲民先。

將東荒地手親鋤。砌石栽花。二月初。兩樹甜梨。兩樹柰。一池香藕。一池魚。纔教園客來烘繭。也看家兒學著書。除却煮茶兼解字。更應何事算公餘。

牡丹一枝開極大

花大如盤放樣新。一枝何止十分春。高扶浩態恐成醉。勃發豔紅疑是暝。玉鏡暈開香氣力。紫泥催足暖

精神惟憐南詔詩家少。莫道天涯無麗人。

梅花蜜

園中梅花盛開。至兩月之久。二月蜜房已滿。割之。是梅花所釀也。

春半園花殘。蜂釀可收拾。呼童開其房。蜜脾垂數十。一脾穴滿百。蜂頭何戢戢。蜜房片片側。如脾高。孔側列于脾。蜜含孔內。甘露領

可含。黃粉翅能翁。蜂含花露于頷下。沾花黃于翅股之間。瑩如冰壺清。白若玉膏濕。計彼冬春間。花稀寒不蟄。惟有百樹梅。衙

衙探之急。蜂一日有兩衙。割脾留半臺。蜂王所居有臺。割蜜須留其半。割少則蜂情割多則蜂饑。淋漓注且挹。梅花香與魂。全與蜜爲入。甜味翻銀

匙。萬花歸一吸。

老鶴

爛漫齊開紅躑躅。樹杪啞飛屬玉。何如老鶴靜無聲。卓立蒼苔看修竹。

登西臺看耕種

平野浸清瀆。環城百頃田。喜逢新雨後。剛是種秧前。橫笛遙村犢。抽帆小港船。碧雞山色綠。低與稻畦連。

東園初夏

初夏尙清和。東園日日過。雙池涼氣合。三徑綠陰多。瘦鶴常隨步。幽禽各占窩。引飛新燕子。亂叫野鸚哥。萹染膳脂飯。蠶收栗繭蛾。奇花現優鉢。鮮果結頻婆。嫋嫋風抽筍。琅琅雨打荷。窗深時可臥。琴在不須歌。攜幼還扶杖。看山更上坡。但逢娛意處。休問老如何。

近華浦大觀樓新立石柱水誌

雲影天光四面青。高樓欄外比滄溟。滇池淨拭琉璃界。華嶺平開翡翠屏。欲使萬村同水利。先教丈石立淵淳。浦前刻碣題名處。遠想焦山瘞鶴銘。

滇池之水。涓滴皆到焦山入海。戊子立三石柱。一在金牛寺。一在近華浦。一在昆陽州海口。以驗夏秋漲水之尺寸。而知環滇州縣農田之深淺。及海口之通塞。

晚飯於福兒書齋。登西臺觀稼。是日剪得七種園蔬。桂花紫薇同開。

西齋晚飯比山家。六月棉衣不用紗。七種自挑園內菜。一甌同飲竹中茶。摘來青李兼蘋果。開滿紅薇又桂花。城外稻田似城裏。高臺闌外卽昆華。

東園夏日

東園積雨半歸池。密樹陰陰日影遲。蒼鼠避人啣柏子。紅魚浮水咬蘋絲。幾層石磴登臨處。四面雲山坐看時。杖得青藜隨步穩。不妨竹笠向風欹。

早微散後掩園扉。氣候溫涼驗化機。蜂蕊四時香不斷。繭蛾五月破還飛。釀花成蜜供丸藥。據樹歐絲著

絮衣喜是郊原栽稻畢。橡林又報野蠶肥。

方塘砌石接平沙。白藕栽成看水華。落日曬香宜晚飯。曉涼收露點春茶。園邊雨過翠痕響。竹裏風來紅

影斜。就此課孫知雅訓。花名菌苔葉名蕪。

菜圃斜陽小屋晴。綠杉林下晚風清。豆篷瓜架隨人坐。瓠葉茄花礙足行。素飽宜知 葷味。忘機可聽桔

槔聲。閒來頗愛灌園叟。除却肩鋤無世情。

詠滇南景物

人以緇袍兼伏臘。

六月臘月皆
可著棉衣。

花無月令開循環。

四時花不斷。且午日開。桂。其訣開山茶水仙。除夕
花亂開。十瓣碧桃。紅桃滿樹。盆中梅花。如果皆結實。

不是春秋亦

佳日。別有天地非人間。

重九曲靖道中

邊地西風早見秋。今年重九又東遊。登高佳處競鞭馬。待樓閒時多臥牛。驛路正當千里遠。農田全是十
分收。黃花縱好不相賞。飽看黃雲到貴州。

白水河看瀑

有如此白水。未及上翠微。高谿瀉鳴瀨。湍激不可磯。如驅萬鴉羣。鶴鶴鼓翅飛。及其落深澗。百丈開晴霏。

又如千正帛。裂擲天孫機。境更夜郎遠。奇僻與世違。太白所不到。自古唵者稀。詩人若相賞。不惜濺征衣。
貴州省城。水南新構小閣。正對溪山。余名之曰翠微閣。并書扁。

水南小閣題名後。一段林巒未可忘。黃葉多時有霜氣。翠微空處即秋光。眼前畫意任舒卷。溪上詩情誰短長。莫怪闌干人倚久。勾留清景是斜陽。

鎮遠行臺。在鎮陽江上。江即灘水也。後倚石屏山。東橫大石橋。橋南岸即中元洞。洞之上又有一亭。東向川途。余題扁曰上元亭。

鎮陽江外四山青。擁列懸崖石似屏。曉起遲看東嶺日。暮來少見北垣星。當關闌鎰嚴兵衛。登岸牂柯證水經。爲愛橋南巖洞好。憑高題出上元亭。

沅江綠蘿山

綠蘿巖勢頽。懸藤釣沅洛。漁詠幽谷中。浮響若鐘虞。明鏡澈清潭。風籟傳空浦。酈氏注水經。足跡未到楚。何以接靈均。妙出湘沅語。子厚永州文。安能及斯古。

清浪灘

沅灘最是清浪大。四十里中石坎坷。兩山亂石原連根。豈計奔流從此過。清沅千里趨洞庭。鼓浪直攻山石破。疊石若梯狹若門。直下如春漩如磨。石當因水有撼搖。水亦因山多折挫。水石相通舟始來。第一舟

應莊躡坐。我待下灘心氣平。不敢恃強亦無懦。灘聲已遠新月低。擲筆鐙窗漸思臥。

武陵舟中食蟹

武陵水落晚泊舟。漁家簞裏多蟭蟬。十載不嘗郭索味。紫螯入手橫霜秋。桃花米飯洞庭酒。尖團何擇應兼收。監州與蟹別憎愛。符竹那許橫行求。計我管地已無蟹。粵漁語。皆無蟹。况所監者將百州。思量必有少卿在。

更恐空惹坡公髮。蘇詩。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愛無蟹有監州。川錢少卿語也。

荊州渡江

遠帆一片指荊州。雁陣斜飛過我舟。身在江天渾不覺。怕人尋句正登樓。

南陽道中早飯

黍糜麥餅晚菘根。月店霜橋飽復溫。何苦貴官誇貴食。更將海燕壓鷄豚。

狐裘

一白狐裘廿四年。南邊天暖久相捐。今朝河朔常風雪。溫厚何曾減却前。

戊冬述賜賚蕃庶紀恩四首

賜紫禁城騎馬一

紫掖朝天日。恩教策馬來。未能多嬰鍊。何敢少虺隤。曳履星垣近。鳴珂玉漏催。小輿還命坐。帶子散朝回。
次日又命坐小椅轎以代馬時。伯兄戶部郎中叔弟刑部郎中。

乾清宮面賜福字二

錫福生筆。丹砂金繪箋。御前敷禹範。頂上戴堯天。

御筆書福畢。跪受。內監捧福字從頂上過。

春滿璇宮裏。香依玉案前。傳宣加

壽字。恩意在延年。
又加賞壽字一幅。

賜御筆出門見喜春帖子三

玉尺裁春帖。祥雲繞筆花。喜從天上至。恩近日邊加。吉語傳中禁。龍光拜一家。春明門外路。誰道是天涯。
賜黃辦荷包四

若若荷囊帶。黃如御佩同。包含太和氣。搖曳早春風。品勝金魚紫。光分黻火紅。幾回拜優賜。依戀玉階中。

肇經室續集卷九

己丑

雪夜曉行擬楊誠齋

夜雪迷路曉勿馳。其疾不見歧中歧。驛卒獨捉老馬騎。爲我覓路行逶迤。皓然大塊白玉版。我以輪蹄雕琢之。又忽匝地成巨紙。細行草稿來題詩。題詩直到黃河岸。橫阻渾流望洋歎。河南河北白茫茫。一道金繩分兩半。

溯沅水源入黔

一夜漫山雨。三篙上水船。已交寒食節。不是治春天。歷歷幾千里。匆匆將半年。江南好煙景。想到杏花前。黔大定以西。古羅施鬼國也。穀雨過此。牡丹處歲盛開。

魏紫鞮紅洛下姿。東風吹放滿羅施。郵亭院落皆雙盎。茅屋人家也數枝。滇水未能賞春色。黔山頗不負花期。小瓶旁插肩輿裏。一日看他四五時。

由七星關入烏撒

七星岩外七星關。幾輩詩人到此間。難得知名似寒士。少經題句是邊山。三春霜雪行冬氣。

山高氣寒。穀雨後到威寧城見

霜見散 乃驚事。百丈峯巒抗冷顏。留此一詩破荒寂。羌無故實問烏蠻。

東園夏日

春花未及看。及看夏初花。四月。東園曇花。榴葵皆盛開。

樹結蘋婆果。山生哈密瓜。

出京帶哈密瓜種。種之十日即生。

抽絲成繭邑。時發繭繭爲第二年。又成

繭。

割蜜散蜂衙。蜂脾歷八月未割。夏初割之。蜜者綠色。芳香尤濃。

倦向此園臥。便如歸我家。

大理石小屏方尺許。宛然設色山水。巧合天際烏雲二句詩意。

天際烏雲含雨重。欲畫此情筆誰弄。樓前紅日照山明。此景兼圖更難共。何期大理點蒼山。石畫天生出巒洞。黑雲日影分五層。雨意相含補其空。雲中斜罅漏日脚。一片紅光向山送。奇景能傳玉局書。幻詩早入君謨夢。巧匠裁石妙使縱。若使橫裁使無用。蒙段何知蔡與蘇。造物天然遠相中。嵩陽萬里有古情。青眼相看是清供。此詩此石誰後先。會向蒼巖較唐宋。

伊中承過東園蔬飯。見示一律。卽和原韻。

園如谷口有山橋。客似濠梁同見招。風裏笳梢抽筆直。雨餘荷蓋瀉珠搖。迴廊隱隱茶烟颺。行竈青青菜把饒。共此籌邊多少事。苦心却不是詩瓢。

滇南風景

萬里西南地。人間別有天。三春不歸雁。

秋深有雁率向西南飛去。春不見歸。或由瀾滄土番北歸。或入緬甸。則未必能歸矣。

六月未鳴蟬。

天涼蟬極少。六七月滿城綠樹。不聞一蟬。

而涼停扇。深衣夏亦繇。

冬暖不用爐炭。五六月無一日離綿衣。

卻嗟唐宋客。詩句少相傳。

登西臺

每是登臺必解顏。平疇遠接碧雞關。鵝黃鴨綠新秧地。眉翠鬢青過雨山。趁市船來漁舍外。近華樓在浦雲間。耕耘已畢農歸臥。喜得民間官亦閒。

大暑節桂花初開

終朝涼雨不聞雷。北戶何曾肯暫開。今日節時交大暑。開窗爲放桂香來。

秋祭東園齋居詩四十韻

余正月廿日生辰。與白樂天同日。余四十歲時曾和香山四十白髮詩韻。今匆匆廿六年矣。香山有六十六歲詩。又是年落二齒。有落齒辭。似老年一關鍵也。清夜翦鐙。作詩自忖。

我昔年四十。曾和白傅詩。白年六十六。有詩言其衰。七十欠四歲。

白樂天句

我亦如其時。我昔知命年。目力先

差池。今復十餘載。品鏡屢改移。

今眼鏡用七
十歲老光

髮白雖少半。大半白其髭。今年耳所聽。亦覺收聲遲。我嫌人語

低。賸賸將在茲。白公於是歲。二齒落有辭。我幸卅餘齒。全在無所墮。居粵八九載。濕氣注四肢。詩云微且

腫。脚氣殊難醫。入滇氣涼爽。左足去其疵。右足尚有病。夏來加藥治。近亦可半愈。兼以息身疲。園中有山

臺。藜杖閒可搢。廡中有紫駟。遊山偶一騎。仲秋多祭祀。齋宿令其期。東園好亭館。雜樹交秋枝。鐘鳴鶴聲

靜。清夜因自思。我無白公才。我比白公羸。今亦六十六。官重非分司。

白公每乞
分司開官

年齒與祿位。不圖至於斯。老

妻攜季子。歸守墓與祠。服官有二子。效力居京師。滇南宦最遠。今惟仲子隨。仲子文筆拙。經義微能窺。疏

經成十卷。

時福兒孝經
義疏補初成

閱之頗解頤。費郎任子間。所執或不卑。聚者固相慰。遠者歎相離。健亦勿侈樂。衰亦

毋心悲。君門隔萬里。昔人常嗟咨。我君令臣喜。

去冬賜御批出
門見喜帖于

喜氣盈須眉。春明門外路。豈是天之涯。惟念

老態具。精力將難支。安可龍鍾叟。頽然籌邊陲。然不籌邊陲。偷安又何爲。爲此齋居夕。自省復自疑。尙其

式古訓。亦且力威儀。大事在於祀。惟福養以之。

左傳養以之福
本謂爲養之以

中秋塔燈

月中塔影又懸鏡。丈六支提九節青。一夜忽看造阿育。二分無賴照棲靈。花明滇上昆華館。秋滿江南福壽庭。萬里清輝共迴首。天邊風露度疏星。

以八月十六日爲中秋

雨餘昨夜無明月。三五佳時空上樓。忽計今宵月纔望。正該十六作中秋。

凡中秋十五無月。而望在十六者。正宜以十六爲中秋。

秋園

秋園策杖繞山行。更比春園氣候清。到處閒花皆有色。許多幽鳥不知名。白梨紅柿攀枝摘。甜菜香茶共竈烹。案牘判完還把卷。夕陽澹似老人情。

暮登東臺

西臺遙對碧鷄關。更看東臺金馬山。秋日有情此城郭。夕陽無限好峯巒。未能酒飲須茶飲。縱不朝開可暮閒。石上席城清坐久。朱霞照我得酡顏。

題伊莘農中丞不倚圖

古人曾有言。地上卽是天。惟天爲足倚。此外何取焉。有幸特立人。不倚更不偏。宛然中規矩。折方周亦圓。所佩有緩急。在韋亦在弦。賦性得骨力。可與立與權。如此無所倚。已五十餘年。開圖識生面。但坐草芊芊。

除彼室與戶。去其車與船。不著屏與几。勿傍林與泉。是曰強哉矯。豈非賢者堅。道光七八載。暨我居清瀛。開心共覓句。苦意同籌邊。我少本無倚。況復今華顛。卽此恃天處。竊欲相比肩。題詩卽言志。晚節皆勉旃。以園中柿芥餉莘農中丞。見謝長篇。因亦以詩相酬。

既不能爲田舍翁。毛錐長劍誰雌雄。不如治事有清暇。可以老圃兼老農。東園古柿高五丈。二三千顆垂秋紅。涉霜摘落去其澀。甘脆與梨爭異同。秋來北地寄菜種。入土卽綠成晚菘。蔓菁香芥潑生竦。咬根得味亦禦冬。東鄰西鄰并薄淪。傾筐送去田家風。幕掾分管牙將笑。兩家氣味皆冬烘。果然牙齒嚼清慧。已有長句來詩筒。君遷入賦亞平仲。元修有菜吟蘇公。君不見吾家閒地尙數畝。新栽小麥青茸茸。好待明年作餅餌。隻鷄斗酒相過從。試將野叟茅屋趣。納入戟轅園圃中。

曉坐後院石壇

侵曉石壇上。居然農圃間。晨光銷落月。霜氣肅邊山。野趣慳相借。閒愁難盡刪。不知南去雁。何處北飛還。東臺待月

東嶺生明月。悠悠照遠村。天光澄碧落。山影接黃昏。頗不負今夕。祇因遊此園。歸來行竹徑。相送似柴門。霜降日暮登臺看西山

霜氣初巖雨氣衰。碧鷄峯色碧參差。况當落日餘霞後。正是塗金刷翠時。堆起佛頭見華頂。磨開銅鏡照

昆池子安山紫潭清句。付此方成絕妙辭。

大理石屏四時山水歌

己丑冬。又見大理四石。縱橫皆一尺外。巧如畫幅。第一橫幅。春山睡綠。湘烟疊疊。其痕宛然。有欲銷之意。用子厚句題之曰。煙銷日出。不見人。欵乃一聲山水綠。此湘烟春霽也。第二方幅。橫嶺連峯。沉陰黝綠色。下有雲起。上有雨來。用許渾詩意題之曰。溪雲初起。山雨欲來。此夏山欲雨也。其三立幅。特立方峯。右連綠嶺。天飄雨脚。雲落峯腰。亦用丁卯詩意題之曰。殘雲歸太華。疎雨過中條。此華嶽秋晴也。其四橫幅。石紋如坡公雪浪石。青白相糾。酷肖風雪江流。寒磯激浪之勢。卽用坡公句題之曰。畫師爭摹雪浪勢。此寒江雪浪也。

南雲石幅。天生奇。奇乃造物爲畫師。煙雲雨雪各有態。高山流水分四時。造物筆墨何手持。何年穴山爲畫師。豈獨勝於畫師畫。更得巧合詩人詩。子厚漁翁句久讀。不料此詩在山腹。湘烟裊裊銷成痕。暖透春山。割新綠。夏雨欲來垂雨紋。山下滄起溪中雲。雨雲山色漸不分。風聲颯颯如可聞。詩人行過潼關道。華嶽秋高晴更好。殘雲疎雨中條山。繪出江南許丁卯。又聞東坡雪浪石。蜀江畫師留白脈。

東坡雪浪齋銘序云。余得黑石白脈。

如蜀孫知微所畫石。開奔流激水之勢。

可如此畫飛寒濤。風雪江頭浪花白。孫太古。冬景米襄陽。夏景洪谷子。秋景趙子昂。春景世間絹

素易漫漶。不若石畫能久藏。天工豈借人智力。妙手偶得天文章。詩情畫意破石出。驚天逗雨吟點蒼。

過開化天生橋題名刻石

大道何平平。到此已萬里。誰知坦途下。橫貫巨川水。谿深岸愈高。絕壁水面起。惟此兩壁巔。相接復相抵。此橋真天生。百步平若砥。橋邊勿駐足。亦勿俯而視。臨深知其危。奔流浩無底。問水何所歸。百里卽交阯。諭蜀馬相如。題名難到此。

戲答家人

非但養心兼養目。高年遠宦少看書。家人勸我言如此。我答家人意可如。豈有劉伶聽戒酒。祇應輪扁老攻車。此中也有長生法。不用三仙飽蠹魚。

坐月壇坐月

坐月壇邊夜色遲。梅花香動影交枝。直從茅屋黃昏後。坐到參旗掛月時。壇旁結茅屋一間。

新造擡礮演成速戰陣和伊莘農中丞韻

聖武征西速戰平。楊家演得陣圖成。楊宮保遇春練擡礮速戰陣。收平回部。此力居多。今余在滬仿造此礮。教成此陣。礮不逾五十斤。肩負而放。五礮成一連環。能捷而及遠。傳來雷霆千聲

礮。抵過弓刀一萬兵。目準手靈燃火急。步齊肩負轉環輕。治兵頗可終朝畢。還共敦詩入詔城。

報春花

滇中報春花。弱草也。葉類江南之虎耳草。而無白紋。其穗高不逾尺。花五瓣。小如珠翠之盤。色在淺紫紅翠之間。不畏霜雪。冬初卽開。凡抽穗至三。卽交春矣。近時翡翠玉中有一種紅翠色者。女衣綾布中。亦有比其色者。皆名曰報春花也。

翠應淡于羽。紫亦淺于微。遠比西夷玉。新宜少婦衣。石邊自荏苒。雪裏長芳菲。報春何足論。耐得送寒歸。

大理雪浪石屏用蘇公雪浪石詩韻

大理石片。如方立幅之畫。一波翻白突起。似有磯激于其中。波上迸起浪花。浪花外水紋又成黝綠青白色數層。皆具飛濤走雪之勢。昔坡公云。余得黑石白脈。如蜀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畫鑑云。孫知微水石圖。石高數尺。湍流激注。飛濤走雪。今此石頗似之。應亦名之曰雪浪石。置香雪齋中。

太行石畫如雲屯。人巧不到天工尊。花石綱殘汴河凍。雪浪齋破寒雲昏。蘇公久別此石去。尙留銘字埋荒村。黑水梁州玉斧劃。別有大理開國門。孫知微死八百載。點蒼山裏招其魂。畫家粉本入石骨。詩人魄力通天根。飛濤向天學雲白。古雪密地變玉痕。片片幻出洱海浪。定州一卷非所論。況此翻瀾激磯石。屏立不用蘇齋盆。齋前梅花亦香雪。目擊雪子吾道存。

冬至後連得大雪

風暖滇池冬不寒。同雲難見彩雲間。忽飛冰雪鋪千里。直灑來牟飽百蠻。火熱石罏憐葑屋。

滇人少棉衣。寒則于屋內石罏。

燃薪爲暖。

時平鐵甲解邊關。

歐陽永叔雪宴詩云。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

登臺更向園林去。放眼遙天萬玉山。

百樹松杉凍壓枝。竹梢垂葉釣清池。卽今玉圃攜筇日。去歲黃河渡雪時。路有鴻泥已陳迹。家如琴鶴半輕隨。况當香雪花初拆。合請幡翁坐詠詩。

山海棠

滇山中有大樹。名山海棠。冬至前開花。交春方謝。其花葉皆似海棠。蒂亦垂絲。而濃密過之。霜雪滿山。紅林獨盛。偶買連枝。插瓶彌月。此花富民縣多。昆明縣少。余使花奴移買。穉者植之署中。何來冬嶺樹。道是海棠枝。萬卉彫零日。此花穠豔時。凌雲垂鄂不。傲雪濕燕支。桃李春風耳。歲寒誰與詩。

臘八日園梅有開者

雪後雲陰意冷清。閒隨雙鶴繞園行。梅花有性真大放。得到開時便縱情。

園梅半開

霜雪風寒埋亦齊。幾枝曲直任高低。林中香性誰知得。我道梅花似馬蹄。

詩中不妨戲用支學。說明是支便不妨。總不可外儒而內玄。

月夜遊園

己丑臘月十四日。霜雪之後。南風減寒。嚮晦月出。清景朗澈。遂乘椅輿出香雪齋。池上林梅初開。仙館牆東。臨池小憩。雜樹葉脫。月光在粉壁。池水之間。明潔如晝。復由茶隱亭過宜亭。而南止于射圃。閑田遠敞。得月更多。綠杉影直。雙鶴靜立。老梅南枝。向月耀白。城鐘已動。坐賞良久。復回仙館。登北山石臺。東望城中。萬屋鱗次。城外金馬諸山。羅列楚楚。山外流雲橫亘。似霞非霞。天宇空碧。肅而不寒。坐待參昴既高。與月同轉。始由山後而返。何地無月。何人不得月。若不記之。則此景付之太虛矣。

夜園月境幽。登臺境更闢。梅月守靜虛。雲山廓清白。我見王輞川。近臘愛月夕。我見蘇東坡。月影玩竹柏。我無裴與張。但與月主客。後之視今者。或如今視昔。

東園殘臘

幾曾孤負好年華。如此園林聽放衙。三徑有苔皆步鶴。一年無日不看花。籌邊心力營巢鷓。送臘時光赴壑蛇。除卻雷塘廳外雪。未應春雨更思家。

庚寅

正月八日遊西山花紅洞法界寺

邀遊古巖穴。更在山西。遨頭策驄馬。山足指碧雞。松柏鬱遠翠。榆柳含新萋。壑底響泉筑。嶺邊休雲梯。
 石門謝康樂。林間孔稚圭。轉折見匡洞。指點尋招提。旂檀殿梵像。蕙穠御題。寺殿有聖祖御筆萬里傳經四字。參天玉蘭立。拂殿紅茶齊。歸途視每俯。平野望弗迷。太華列屏障。滇池明玻璃。偶然共遙集。聊復遵故蹊。出山已蹉午。落日春風低。

正月二十日。偕劉王二叟竹林茶隱。

三人二百五十歲。隱入竹林同所憩。舉甌啜茗作壽朋。少破從前獨遊例。桐城壽者百四齡。談笑游行嘯甘脆。自言弱冠入滇池。眼見乾隆平緬裔。浪穹老年七十九。手披經解講六藝。時學海堂經解初刻成。寄到滇。共一千四百卷。與王叟講其概。

此乃門中古桃李。却並尚書紅杏麗。雨春軒前古杏盛開。正扁乃乾隆癸未年書杏在扁前亦百年樹矣。南中地暖纔立春。已似山陰欲修禊。時花

香葉青春深。時梅已變。桃李初開。綠篠新篔簹夕陽霽。兒輩燒松烹洱茶。竹亭爐烟風細細。閩東竹中有茶隱亭。羊求三徑寂無

聲。惟有林間鶴清唳。香山七老今得三。疑我年者使之計。左傳曰。疑年使之年。

滇中有百四歲劉壽叟者。名廷植。桐城人。步履目光齒力皆健。鬚髮未全白。如六十許人。語音高而善

笑叟於壯年在迤西見大何首烏重百餘斤購得之剖吸白漿目光頓明精神增健由此得長壽無他異術家大人曾仿唐人何首烏傳作劉壽叟傳又有家大人己未門生王樂山大令者名崧榜名藩浪穹人年七十九學問淹博爲滇中老宿總纂滇省通志精神步履亦強健福乃於庚寅正月二十日邀劉王二叟在宜園陪家大人遊坐福侍茶爲壽三壽共二百五十歲唐白香山初爲七老會其中尙無百餘歲者家大人生辰與白公同日七老九老再俟諸他日福謹記

立幅雪浪石屏高一尺六寸寬一尺三寸再用坡公雪浪石七律韻并鐫字曰琅嬛館仿蘇公雪浪齋孫知微畫法

畫仿眉州復定州宛然灑雪激奔流摹成水法有藍本捲出浪花皆白並石脈千年磨不滅江波半幅剪來收誰能挽得狂瀾住詩力蘇齋抵萬牛

西宅後有紫薇二株葺其後屋題曰紫薇花院

西堂後屋似閒衙收拾荒園可住家山頂平橫青玉案正西玉案山檐牙齊列紫薇花千枝瓊樹看成碧一片

卿雲半是霞須與民間共疴癢莫將官樣負清華羣芳譜紫薇名怕癩花梅堯臣詩薄膚癢不勝輕爪陸游詩稱紫薇爲官樣花

紫薇花院後圃坐月壇

卅丈花垣一丈壇。石欄啜茗晚盤桓。風知少女微時好。月向上弦圓後看。園東有古柏二株。望後見月便遊。竹柏兩人影開暇。星河萬里指闌干。且休久戀金波色。清露之中邊氣寒。

澹泉

紫微花院後最西北。有井如智。發其覆石汲之。溼二丈之綆。其脈由陜山來。當五華山出。水甚清白。無鹹苦之味。然亦不甘。蓋甚澹矣。名之曰澹泉。

汲得無波井。其深如古潭。由來上池北。穴出五華南。澹欲生虛白。清何計苦甘。曾陪隱之酌。似此又焉貪。署西木臺將朽。遂拆之。遷於澹泉西南七丈許。用七千土。壘爲方臺。名之曰碧雞臺。

草草荒園起一臺。不勞民力不傷財。兩層白紙糊虛牖。四壁黃泥壘大坯。寒重壓簷飛雨雪。春深繞屋走雲雷。縱橫方丈尋詩地。那值文人苦費才。

排闥誰何到此臺。碧雞山特送青來。兩三峯向研池立。四十里將屏畫開。疎雨晴時霞暫卷。夕陽沉後翠成堆。登臨更比東臺近。阮眼相看日幾回。

水照青天似鏡臺。不因城市染塵埃。汪汪千頃涵清濁。采采中央詠溯洄。金馬山前多佛樹。黑龍潭上有

唐梅。何如細讀王褒傳。縹碧光中節使來。縹碧雞見西京雜記王褒文。

半是公餘可上臺。坐看耕種到星回。滇俗以六月廿四日爲星回節。以松炬祀田祖。登耒望之。明若繁星。不言不動知風自。生魄生明記月哉。柔遠

惟思鄭純法。籌邊休用贊皇才。祇今一片滇池水。唐宋何人得見來。

食家園新麥麵

後圃閒地多。偶種數畝麥。春來抽穗芒。有浪深二尺。園丁攜月鎌。刈之付磨石。霏屑出重羅。無以比其白。今年餅餌香。舊臘雪霜汁。快此麥秋風。黃雲滿梁益。

東園夏日

園池長夏樹扶疎。待到閒時意自如。爲試輕轡去尋鶴。但拋香餌不釣魚。老年可得惟加飯。結習難除尙著書。俗客何來詩客少。使君家似野人居。未用杜牧之句。

蜀葵花

蜀葵春早是滇池。夾路當階復滿籬。五色各爭高一丈。萬花分與占千枝。牡丹極豔何曾久。秋菊能黃又惜遲。惟此向陽開不斷。芳菲接到雪梅時。滇葵春半已開。直到冬末。一種初殘。數穗復起。計花之久而繁。無過此者。余棧之甚多。花有紅紫黑白紺五色。其紅色又分大紅桃紅粉紅三色。惟無黃色。讓與秋

耳。葵

紅藜杖

青藜杖數枝三年矣。丹漆之名曰紅藜。欲象唐之赤藤。

老龍拔鬚電搜壁。南詔蠻藤如血赤。昌黎唵罷香山唸。

韓昌黎有南詔赤藤杖詩。白香山亦有南詔紅藤杖詩。

萬里雲天隔梁益。我持節

住六詔南。欲覓此藤無處覓。園中自有老藜根。斫取數枝握青碧。三年未免色模糊。半染苔痕半手澤。忍加丹漆華而堅。柳樞橫擔五六尺。太乙吹火紅照人。不許珊瑚鬪王石。幡翁攜此東園來。一笠圓棕雙蠟屐。勁莖疎節輕于藤。皓鶴驚紅避長策。而今那有異牟尋。頗可扶藜傲韓白。

夏登碧雞臺

六月滇池上。登臺引興長。郊原酣雨氣。水木泛雲光。尙覺棉衣薄。全將羽扇忘。昔年泰山頂。似此得清涼。

野鶴羣

六月廿六日。有野鶴爲羣。盤飛于宜園林杪。與園鶴相和而鳴。久之向南飛去。數之恰十雙也。園丁云。此鶴與園鶴朱頂者無異。滇中多有之。久晴將雨則入澤。久雨將晴則入山。秋田既熟。羣飛損稼。農人逐之捕之。雲南舊志。惟有灰鶴無白鶴。蓋習見野鶴耳。野鶴毛色不甚鮮白。宜園鶴初來。亦不甚白。養之逾歲。始全皓潔。滇鶴與余鄉淮海之鶴無異。惟自嗟以下一尺頸全黑。不似淮

海鶴乃黑白二色相糾轉也。

忽驚林杪白紛紛。甘鶴盤飛自結羣。濕羽昆池嫌滯雨。振翎華麓快晴雲。高吭引和清相應。衆翅搏風颯可聞。能舞終憐園內鶴。褊褊肯向鮑參軍。

題碧雞臺

不難終日住樓臺。難得臺從古跡開。山在益州雞縹碧。節持漢使羽琕毳。二千年上神光在。五色雲中翠影堆。若是倚樓橫塞雁。王褒還擬洞簫來。

大理石屏。正面立看。合疎影橫斜。水清淺。背面橫看。合暗香浮動。月黃昏。

疎影暗香交水月。若教作畫頗難工。誰知和靖詩心在。透入蒼山石骨中。清淺倒垂枝掩映。黃昏斜倚氣朦朧。妙從不甚分明處。兩面縱橫覓句同。

九日登西臺

九日登臺近更宜。豐年佳氣滿昆池。直從綠雨鋪成後。看到黃雲捲盡時。拙政無如觀穫樂。新炊端可望烟知。白稭一石銀纜兩。穀賤傷農是謬詞。

翡翠玉效樂天樂府

古有驪國樂。今有驪國玉。翡翠玉來緬甸。緬甸即唐驪國。朝廷不寶之。此玉入流俗。色不尚白青。所貴惟在綠。炫以翡翠名。

利欲共爭逐。佳者比黃金。價更倍五六。滇關駝玉來。麤皮皆碌碌。貪綠在皮中。若可見其腹。或以千金享。或判卞和足。及剖乃異色。今多淡紅色。青蓮色。即報春花也。幾于抱玉哭。或見綠一斑。喪斧少償贖。若得綠一拳。即能潤其

屋。緬夷賴爲利。斷之彼窮辱。此貨走東南。狗之意殊惡。貴賤有何常。好尚誰反覆。所寶若青紅。綠璞成賤璞。

西行閱兵息雲南縣青華洞

青華古洞最清華。水木分明又一涯。湖墅羣飛朱頂鶴。

是日有鶴數十隻飛旋水上。滇人不名曰鶴。但呼之曰朱頂紅。

郵亭濃發白崖花。縱來

遊客難尋穴。

洞有水阻。

可有詩人此住家。但使琴堂非俗吏。必耽元狩舊雲霞。

雲南立縣始漢元狩。至于彩雲。見於白崖之說。不見於古書。

點蒼山書所見

睡醒榆川夜雨殘。曉來積雪滿蒼巒。早霞西掩青爲蓋。初日東升金作盤。雪嶺不知何處去。火雲忽變作奇觀。赤城紅燒烟消散。玉嶂依然白氣寒。

過蒼山第十五峯下。登楊升庵寫韻樓。又至大雲堂外。觀龍女花。

十五峯前洱水涯。舊樓還是野僧家。楚雄垂柳不堪折。折得一枝龍女花。

升庵過楚雄。作垂柳篇。龍女花惟此地有之。高數丈。花似單瓣白茶花。稍大而

飄勝之皮色亦相似。惟葉長而不脆。以山茶之別種歟。

重修承華圃教場闕武

省城內五華山西有校場。卽前明沐氏之柳營。今名承華圃。其堂有康熙辛卯年舊扁。曰景武堂。庚寅冬重新之。周築土牆三百六十丈。留取土之坎。以爲荷池。堂後存古柏四大株。餘樹皆朽。今栽新柳數百株。加以雜花。此地闕小隊官兵。演連環擡礮。最便。

柳營舊是沐家場。今日重修景武堂。坐榻頗宜依大樹。射屏還與種垂楊。池邊共遂爲鵝願。階下還凝畫戟香。旗偃梅花軍士散。吟鞭歸去又斜陽。

臘月十四夜遊宜園

殘臘月將滿。月下宜有梅。古梅三十樹。衝寒香半開。梅邊宜有鶴。雙鶴立老苔。與梅夜相守。不覺清鐘催。宜亭竹柏影。參差接東臺。試問此園境。豈不宜我來。扶藜復行樂。去年此夜遊園有詩。獨往無人陪。斯時思所宜。宜

于澆新醅。雅欲學古人。對月引一杯。白墮不我醉。白鶴不我猜。梅花再百臘。我亦古人哉。

大理石擬元人四時山水小幅

仿名家四時山水小景四幅。石質皆堅滑如玉。其一高五寸五分。寬一尺。上方綠色橫山起伏有

情。下有烟霞青紅二色。勢亦起伏。題曰春谷烟霞。仿趙鷗波設色也。其二。高八寸三分。寬七寸五分。中橫赭色山。似有暑意。山上烏雲橫流。鬱然含雨。題曰夏嶺蒸雲。擬高房山染法也。其三。高八寸三分。寬七寸五分。下有坡樹。中隔溪水。水外山村。色雜黃駁。具霜林之趣。題曰秋山黃葉。摹黃子久筆也。其四。高九寸八分。寬五寸五分。主峯中立。皴染無多。而積雪甚厚。峯外雪氣滿天。題曰寒峯曉雪。用倪雲林簡筆也。

點蒼山裏石。畫繪皆天生。乃不曰天生。翻云人畫成。子昂與子久。二難何可并。房山力淳厚。倪迂多逸情。既謝縑楮質。豈許丹青爭。春谷霞彩暖。夏嶺烏雲橫。秋村有黃葉。冬雪曉未晴。設色尙非異。神韻入妙精。筆跡不可求。渾脫疑且驚。我縱各題品。未足揚其名。此物自不朽。造化詩無聲。

聖經室續集卷十

文選樓詩存第十七

辛卯

承華圃爲校武場。重修之後。隙地甚多。且有流水。使花奴居之。種花果。

笑指清溪百種花。此間卽是汝生涯。

陸登望齊花翁詩。笑指生涯樹樹花。

紅桃白李初栽樹。細柳新蒲盡發芽。方朔縱來能幾

度。王戎雖好莫專家。祇須贏得他年說。買夏探春近五華。

東園祠壁畫十二月花神像

正月梅。二月杏。三月桃。四月櫻。五月榴。六月荷。七月紫薇。八月桂。九月菊。十月山茶。十一月山海棠。十二月臘梅。又加牡丹花王。閏月羅芝。山海棠似垂絲海棠。由富民縣移植之。羅芝大如扇。去年產於香雪齋後院。

譜出羣芳是喜神。素卿闕裏又朝真。本爲花國妙香國。合現官身女子身。廿四番風半弦月。十三圓閨兩頭春。石榴皮澀梅枝老。書畫皆常問道人。

樹老園深合有神。冥冥煙氣列羣真。妙將畫譜分仙譜。笑指花身卽應身。諸品有情皆示相。一年無日不

生春。千紅萬紫東風面。可識寒香是主人。

持梅者。貌近余。

藝盎牡丹盛開列置坐右

華經小室紙窗虛。老共名花一室居。笑異青蓮拈亦可。意同紅杏開何如。留香荀令濃薰坐。作記歐家雅著書。莫道春光不相稱。任將華髮對花梭。

壓案花光豔豔明。繞牀花韻暖風輕。硯中綺語春休洗。

几上有影牡丹石皮子硯。

鈴畔天香夜更生。貴客獨饒書卷氣。美

人靜過管弦聲。不禪不伎亦君子。莫矯恆情諱愛情。

點蒼中峯圖石屏

蒼山平列十九峯。峯峯黛色參天濃。惟第十峯居正中。最高常與雲霞衝。此峯右坳產畫石。丹青幻出山千重。世間雲山畫不了。且能自畫真形容。上峯下巒合古法。皴染一變成南宗。豈非荆浩傳關仝。放筆直掃青芙蓉。

大理石五色雲屏

斲足既立還補天。有五色石可以鍊。石破天驚秋雨晴。彩雲流作雲南縣。

雲南縣漢元狩置。後志以爲因彩雲現。

漢元狩雲人

蒼山二千餘年看不見。雲化爲石無處尋。石若爲雲亦能變。五丁夜半踏天來。割取彩雲持一片。是雲是石渾不知。紅綠青黃雜爲絢。雲中君兮在雲中。冠劍切雲采衣絃。前驅望舒後飛廉。旗節虬螭擁雷電。靈

連蜷兮曷歸來。歸極蒼山睨眞面。爛然立作四尺屏。配我端溪三尺研。此石贈陳雲伯。雲伯有和詩謝詩。又來函云。寒家不能世守。遂嵌置嘉定震川書院書齋。

道光十三年正月十日。雲南五仁采雲現。

雪浪石屏第三幅

走雪飛濤浪花濺。孫知微畫世罕見。洱海波翻漾溥灘。石畫忽然開片片。坡公詩句在定州。萬里神工爲詩鍊。黑質白脈纏兩面。雪浪奔騰復回轉。石可言詩素爲絢。奇妙獨到水中淀。蒲家活水慈壽院。亦能瀉跳盡水變。此爲雪浪第三圖。入水不濡非紙絹。可惜坡公未曾見。持與蘇齋問眞膺。

清河書畫舫。有孫知微水石圖。卽坡公雪浪石所擬也。蘇公畫水記。謂蜀孫位畫奔湍巨浪。盡水之變。又在大慈寺院。看蒲永昇仿知微畫活水廿四幅。

題仇池穴小有天大理石屏。用杜工部詩韻。

正面橫皺。山崖不多。中留一洞。極爲清楚。背略如葑家開障之大鈎。大鈎之下。卽清虛絕無皴染。及迎日光。燈光照之。則山形多現於夾層之中。洞影透漏於虛鈎之下。頗非簡筆。真老杜詩所謂萬古仇池穴。看遍小有天也。茅君內傳云。王屋第一洞天。曰小有清虛之天。卽老杜所云。小有天也。昔坡公在揚州得英石。因杜詩名之曰仇池石。享爲希世之寶。此石似更得老杜詩意。

點蒼雲裏石。王屋洞中天。杜老仇池意。茅君福地傳。穴山潛見日。磨玉潤生泉。萬古清虛境。來吾尺硯邊。

梨花雲石屏

伊莘農石。

梨花雲夢中路。春山都是梨花樹。石中花樹半雲遮。王仲初詩在何處。曾記西山遊戒壇。羅喉嶺下花漫漫。白雲綠樹尋詩去。店舍無煙多曉寒。關山路遠月相送。幾度梨雲含雨重。今日點蒼山裏雲。畫出春游舊時夢。君亦春明思故園。滇衙花石冷如村。吟詩同似潁州路。春月溶溶深閉門。

仿王晉卿煙江疊嶂圖石屏用東坡韻

玉斧劃出六詔山。點蒼萬里空雲煙。汴京應畫河嶽色。馳情江外何爲然。晉卿疊嶂古名繪。山頭遠樹煙中泉。蘇詩與畫共南渡。竟使半壁撐山川。宋絹色褪似粉本。傳流當在宣和前。煙雲變幻七百載。鍊石遠補西南天。良工磨琢使平滑。奇景突見清且妍。翠嶂出沒水煙裏。呼龍種玉耕煙田。此石毋乃畫所化。款題道光十一年。似雲非雲是煙氣。浮青籠碧松娟娟。嶺巔皆似有遠松排點。紙窗靜對繼以夜。鐙影透石娛清眠。晨光

穿漏宿雲解。又似縹渺營邱仙。

坡公是時在翰林。又題王晉卿藏畫有縹渺營邱水墨仙宿雲解。晨光漏句。

我來洱海八千里。詩畫與石生三綠。月石

風林在何處。

月石風林屏。東坡贈小菴。皆有詩。

且和坡公此一篇。

題花鵑夕陽遲石畫研屏

新雨綠兩山。中有尋花路。一路雲漫漫。詩人自來去。我愛杜彥之。若在花間住。桃李與棠梨。亂撥雲中樹。山坳木筆多。紫色含煙霧。疑是輞川人。自畫辛夷鵑。丁巳集韻。鵑有去聲。風日故有情。光景妙於暮。遲遲夕陽色。默默林花趣。嗟此一片石。幻出古詩句。我欲買春山。惘然在何處。

五色杜鵑花

滇中杜鵑花樹。有盈丈者。同一紅色。分淺深三四種。又有紫黃白三色。

處處山花鬧。子規啼紅深。淺萬千枝。誰知花鳥多顏色。紫燕黃鸝白鷺絲。

梅子黃熟摘置研旁其香更幽於花

夏雨蘭林梅子黃。摘來清味比花長。卻從芍藥茶蘼後。又作人間一段香。

石雲圖方石屏

洱海十九峯。雲氣出其穴。溫則合爲雨。寒則霏成雪。即使爲絲雲。變化同一瞥。異哉石中雲。舒卷自怡悅。石可使雲生。亦可使雲結。終未散於風。千年不磨滅。

青山白雨硯屏

縹渺營邱水墨仙。青山白雨疊雲煙。分明又見宣和譜。雨腳曾題僧巨然。

題仿小米山林小石屏

坡陀小樹綠陰肥。一角秋山是翠微。雲氣裊空攢點濕。化工也學米元暉。

登西臺觀栽秧畢

水木共明瑟。巖岫交清蒼。獨有平疇中。清淺含輕黃。知是滇池邊。農戶皆分秧。耕種亦已畢。稼穡茲爲良。懷新足雨氣。餐秀浮風光。時見戴笠人。牽牛茅屋旁。豈知登臺者。憑檻遙相望。民情靜如此。吾意亦徜徉。

詠藜杖樓拂木塾靈芝

宜園無華飾。樸質如山村。青藜以爲杖。削枝握其根。樓葉爲拂子。可以助清言。老樹朽自神。斷之以爲塾。可以臨池坐。可以置石盆。忽然有靈芝。如槃產後軒。采之供硯側。綠黏松柏痕。園中皆自有。外求戒其煩。吾室安於陋。吾道乃可尊。

雲臺圖石屏

山以雲臺名。多不計其數。吾足跡所到。已有三五處。此有雲有臺。又有登臺路。著色皴老蒼。尺幅傳董巨。阮翁亦一山。與石岡同趣。

題烏林雷雨石屏

天欲雨。山模糊。長林葉黑雲氣烏。大米小米高尙書。合其筆力爲此圖。右角雨腳蓋日腳。左角雲重墨亂塗。石背翻手忽動色。潑墨有似頭所濡。風雨撲地鵬落翅。雲頭狂卷龍追珠。此中必有阿香車。請君屬耳聞雷乎。天生石畫出葉榆。與楚雷鐘皆可零。

余藏楚夜雨雷鐘。宋拓本。零時每陳於家。

語爾片石毋豪麤。泰山觸處方合膚。

和伊莘農中丞龍雨圖石屏歌

誰探驪珠得詩早。夢得引盃真絕倒。一時元白懷古情。能唱不復尋龍爪。孫位潑墨畫葉龍。五爪怒攫生雨風。古人詩畫各不朽。淪入點蒼文石中。石中墨龍飛上天。畫龍不畫龍身全。青山白雨走雷電。惟見雙掌擎雲邊。益州邪龍如太乙。中有丹青萬枝筆。但須畫爪勿點睛。惟恐僧絲一龍失。祇今雷雨昆明池。六月著手寒龍皮。石翻不見兩龍爪。惟見雲頭兩腳下。壓長慶詩。

蕉林下影小硯屏

零陵庵中書綠天。點蒼山裏藏畫仙。仙人畫蕉先畫影。說與凡工渾不省。遮頭高葉最老蒼。葉邊日色浮輕黃。青如遠山綠如水。幾層濃淡涵天光。吳小仙學此幅。硯側小屏一片玉。紙窗畫影看不足。更向鏡前照空綠。

暉陽孤桐石屏

萬古弄石者。禹貢開其宗。此畫有鉛氣。峯右多黑松。是真可詫之怪石。況有離琴灑瑟之孤桐。主峯絕似嶧山峯。披皴略與梅花道人同。桐身孫枝老更綠。蒼然特立秋色中。魯南嶧山隔萬里。乃有蒼洱文石爲化工。山靈讀經又讀畫。丹青幻出人無功。今當立我書硯側。聽我萬壑彈松風。

大理石宋柏岡用杜工部古柏行韻

畫宋柏岡圓障。徑一尺八寸半。正面右有柏身。體竊似塞枝葉無多。而以雲氣背面則枝葉繁多。影濃陰。

黑水漢洞森宋柏。南詔蒼山劇文石。石中柏影八百年。幹老陰濃三五尺。潑成翠瀋唐梅驚。琢出蒼虬龍女惜。圓障翻爲兩面岡。雲破枝回月輪白。眉山兄弟來穎東。畢宏草偃泣幽宮。醉翁松石畫何在。號山過眼雲煙空。豈料今日滇水上。更貌古柏爲屏風。埋骨難期石不朽。論心還是詩有功。笑余三卷常充棟。萬里舟車已愁重。更題此石將如何。夜靜月虹若爲送。君不見孔明廟柏幾回種。唐碑字蝕閣羅鳳。千年古木化炊煙。石鼓曾爲春米用。

唐梅宋柏皆在昆明黑龍。全考漢志昆明有黑水祠。卽黑龍潭魃。蘇上瞻子由過潯州。歐陽永叔以號山松石屏令賦詩。大蘇詩有我恐畢宏草偃泣號山下。骨可朽。歸心難窮願公作詩慰不遇。無使二子含憤泣幽宮之句。龍女花古樹惟大理有之。

野鸚哥

園林綠羽日紛紛。舌弄嫵隅是野羣。千里相投作蠻語。門前多少郝參軍。

大理石仿古水小册十六幅歌

仿古山水小册二册各八幅。八直八橫皆以七寸半四寸半爲度。就景題名。克肖詩畫。各能精妙。八直幅一。翠峯霞影。仿小李將軍法。太白廬山謠。翠影紅霞映朝日。二。夕陽花鷗。仿黃鶴山樵。杜彥之詩。花鷗夕陽遲。背面倒看。亦得柳塘春水漫之趣。三。湘烟漁曉。仿方方壺柳柳州詩。烟銷日出。不見人。款乃一聲山水綠。背面有日未出烟未銷之意。四。山紅欄碧。仿輞川著色。退之詩。山紅欄碧紛爛漫。五。天際烏雲。仿大米法。蔡君謨夢中詩。天際烏雲含雨重。樓前紅日照山明。背面青綠甚鮮。而畫不入格。故不選。六。夕陽沈綠。仿鷗波設色。魚玄機詩。夕陽沉沉山更綠。七。峯陰凝紫。仿高房山渲染。少陵詩。紫閣峯陰入美陂。亦兼取王子安烟光凝而暮山紫意也。八。寒峯縹渺。仿營邱水墨。陸魯望詩。左右皆跳岑。孤峯挺然起。因思縹渺稱。乃在廬無裏。坡公詩云。縹渺營邱水墨仙。浮空出沒有無間。邇來一變風流盡。誰見將軍著色山。八。橫幅一。江梅春渡。仿黃子久著色。用粉點梅花。杜必簡詩。梅柳渡江春。二。烟江疊嶂。仿王晉卿卷尾一段。晉卿和蘇詩。晴雲漠漠曉籠岫。碧嶂溶溶春接天。背面倒看。更得烟江之趣。三。杉林茶焙。仿范華原密林法。皮鹿門茶焙詩。九里共杉林。杉林焙名也。四。石壁烟虹。仿夏禹玉劈法。張燕公詩。石壁澹烟虹。背面合返照入江。翻石壁之景。五。窗納遙青。仿曹雲西孟東野詩。開窗納遙青。遙

青新畫出。六。雲深采藥。仿梅花道人。賈浪仙詩。祇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七。翠微黃葉。仿郭河陽。和靖詩。村落飄黃葉。人家濕翠微。八。雙峯立雪。仿馬一角。東坡雪詩。試掃北臺看馬耳。未曾埋沒有雙尖。

點蒼石畫畫者誰。造物不以心爲師。模山範水有古意。半出唐宋詩人詩。詩中妙景卽畫本。唐宋元畫成派支。小李大米馬一角。房山鷗波黃大癡。水墨雖變金碧法。吳裝設色今方滋。研磨丹赭擣青綠。勻和粉墨調燕脂。石髓如泥任搏造。更如學杜得骨皮。化工心力在於此。餘事付與人間爲。但見匠人割取怪石出。問以詩畫。瞳不知。化工得意。飄然笑。文章天成。乃爾偶得之。煙銷日出。柳州句。山紅礪碧。昌黎辭。雙尖白雪埋馬耳。夕陽綠黛。吟蛾眉。集此小册十六幅。宛然手筆。新淋漓。石可共語。案題句。幅幅幼婦。韓陵碑。旣爲特健之古藥。亦非宓機之絹絲。反惜古人不見此。收藏鑒賞。今何遲。君不見。洱海蒼山。中有詩畫窟。一經拈出。多神奇。我所不見。更什百。拙工橫割。尤可悲。所以自古才人。恨不遇。畢宏。韋偃。死猶發巧思。若使歐蘇。選石如選士。世間佳器。應無不遇時。

永叔畫松石屏。令東坡賦詩曰。我恐畢宏韋偃。死葬巖山下。骨可朽爛。心難窮。神機巧思。無所發。化爲煙霧。淪石中。古來畫師。非俗士。摹寫物象。略與詩人同。願公作詩。慰不遇。無使二子含憤泣幽宮。

題相送柴門月色新石屏

先乃圓幅。損邊改爲方幅。不足尺。書看無多痕迹。上有淡痕兩道。似兩岸夾一溪。下有淺烏痕一道。似山非山。及理日光。照之。則烏痕變爲木欄。高寸許。橫寬幅。欄門外之光明。真是月色一溪。兩岸朦朧。向江而去。溪中黑斑。又似舟帆。故以杜句題之。詩境湧出矣。

紛紛月色滿柴門。杜老詩情細與論。不料照人能白石。竟如送客過黃昏。清溪兩岸灣成影。野艇孤帆遠著痕。何日暮天秋水外。得扶衰叟詠江村。

屢年年豐民安。辛卯秋仲。民間願祝聖壽。懸燈結綵。亭臺相望。十日之久。又值秋試。遊者如雲。爲向來未有之盛。因紀一律。

民心祝聖壽。帝德被民夷。石米錢千箇。滇中市斛。隨處不同。約計粗米百斤。值千錢耳。三坊燭萬枝。昌丰遊皓月。歌吹滿滇池。試覩真

消息。路旁無乞兒。

暮登碧雞臺

暮登碧雞臺。西山碧如玉。霜後嵐氣清。斜陽明水木。曾見分秧時。卅里平疇綠。轉眼穫黃雲。村村已春穀。半年好晴雨。天意憐蔀屋。歸來治夕殮。一盃新米粥。

霜降芋田收芋

去年種蹲鴟，人十深一尺。其上覆以土，更種小來麥。麥熟拔數斛，餅餌香可炙。夏時芋發苗，入秋酣雨澤。霜降掘其根，纍纍綴千百。曬煑佐晚飧，膩若玉肪白。風味似田家，錦里先生宅。

爲林小汀表弟

怡曾爲兵馬司指揮

題繞綠來青書屋兼以青綠山水滇石寄之

有官小試執金吾，軟紅塵裏乘鋒車。車前列卒持鞭呼，又聞柏臺臺上烏。此君掉頭仍讀書，橫冶山色青其廬。廣陵最好西山色，橫山青青冶山碧。我昔曾爲山裏行，雅愛山中好泉石。結茆更宿溪上村，況近古

莆外家宅，鐵山相國

王文通公

君外家，墓田松柏橫山遮。牛眠卜此豈無意，所以谿上題梅花。

謂外祖榮祿公

書來告

我新園小，收得西山山色好。我選滇石遠寄將，畫出西山若天巧。秋田稻熟兒能文，排闥青來綠將繞。君家山色閱人多，寄言我又垂垂老。

仁石畫記並題

畫家能寫景，妙與詩情通。人力不能到，始識天有功。北宋號山石，幻出月與松。歐蘇共題賞，畫法擬畢宏。今之點蒼山，石畫生中峯。

第九峯腰

溯畫所自出，五色生山龍。

今紅綠透明者，出龍王廟洞內。

昔惟白與黑，今更綠且紅。分巒及

開障，著色皆南宗。雲霞絢采采，水月交溶溶。霜樹遺其秋，雪林染於冬。畫梅女字枝，畫樹點翠濃。畫雨極

雨勢兼挾雷以風。或耀金碧色。或示希微踪。蘇題松石屏詩。上有希微踪。或仿董北苑。或摹米南宮。近可及馬夏。遠或成

浩全。品畫各靜妙。寫句尤巧工。透光借鏡照。滑澤塗蠟烘。碌碌或如玉。星星真有銅。石內或磨出剛星灼灼。可見各色皆銅氣也。小

屏立硯北。大幅懸牆東。收藏鬱林船。江夜月貫虹。吳裝非古派。其時值段蒙。何以石畫法。皆與吳裝同。蘇黃作詩時。大理已滅儂。何於唐宋句。曲盡其形容。演少詩畫友。得友在石中。舊交久零落。歎息感於衷。豈無新交遊。自顧嫌龍鍾。宜此特健藥。書畫之佳者。名曰特健藥。與之相磨礱。更如與談理。點頭對生公。我固愛石友。石亦依雲翁。

題大理石雪林石屏用蘇黃雪林石屏韻

晴雪浮白煙。紫樾猶含陰。飛飛玉田氣。森森翠柏林。皓色透石背。林影相與深。蘇黃若驚見。奇妙添詩心。

雪林石硯屏第二再用蘇黃韻

此石淡墨襯。出白雪數峯。雪景分明如畫

夜雪滿山野。曉色猶沈陰。北風撼松雪。雪落森翠林。遠峯立羣玉。寒意分淺深。何能日無事。聊娛匪石心。

小方兩面石硯屏

正題浮嵐暖翠。較黃子久圖無。皴染之迹。昔題鷓鴣天。合兩昏青草湖邊詩。

畫家無此好峯巒。權作丹青一幀真。著手翠痕殊不冷。沾衣嵐氣未曾乾。始知山裏神仙巧。應笑人間筆墨難。名蹟漫題黃子久。苦吟還想鄭都官。

論石畫

古今諸畫家。各自具神理。染煙復染雲。畫雪亦畫水。至於日月情。能畫者罕矣。惟此點蒼石。畫工不得比。如日觀。子烏雲。紅日。月中山影。相映柴門月色。新語。峯巒天水間。空氣須遠。即使遠可視。無迹誰能指。滄然似滄瀆。滄瀆難到此。脫

化有真神。渾融成妙旨。若畫沒骨山。門逕從此啓。宋元虛妙處。唐人已難擬。此石更妙虛。元箸超超耳。始歎造化奇。壓卻絹與紙。

壬辰

壬辰春。園梅盛開。有畫者。貌我爲采芝。選石。搯柏扶梅。四圖。

一采芝。香雪齋後。丑寅卯三歲生三芝。皆大如團扇。其色綠。

高齋北廊外。三歲生三芝。綠受梅雨潤。堅得松風吹。采之思止止。虛室吉祥時。

二選石。年來頗愛大理石。衆石雜陳。以能合詩畫之意。有色澤者。入選。

我心詠匪石。惟石可以轉。文石出天工。棟棟我所選。譬如古畫圖。入手頗能辨。

三摺柏 督署二門外有古柏兩行。西北一株上已槁。而旁出一枝。拗垂有勢。惟慮風搖雪壓。舊以木搭。余易以鐵。永愛惜矣。

古柏科上槁。計已數百年。一枝垂天矯。何以全其天。鍛鐵撐拄之。其壽可以千。

四扶梅 香雪齋射圃古梅。皆百年外樹也。其腹空癩。而花頂尙繁。玩其生氣。皆由皮膚上行。而出於枝。虞其折也。皆扶以柱。

古梅半朽。塲繁花生皮膚。譬如年老人。會須與杖扶。我亦扶紅藜。并梅同一圖。

遊黑龍潭者。采唐梅一枝來。

耳鼻有聲臭。聲臭安能長。隨風卽消散。歲月空茫茫。昨有今已無。何況溯李唐。滇中有唐鐘。我得聞鏗鏘。滇中有唐梅。我得嗅芬芳。計我耳與鼻。好古非尋常。一枝浸研水。氣味千載強。世少百年鼻。花有千載香。

茶隱日作

杏花春雨梅花落。又見桃花接杏花。處處東風無不到。年年物候未曾差。病餘須是閒看竹。飯後還宜淡煮茶。屈指古稀甚相近。衰軀可得臥京華。

辛卯南掌國貢馴象到省臺。已屆寒冬。留至壬辰春。始令北行。行時又到臺前辭行。

南堂茫茫古越裳。

禮部則例云今南掌國即古越裳。

朝天萬里願梯航。譯來水象皆編字。蠻觸無爭誓水長。

謂曰掌者象也。南水也。彼中多小象因

以名其國。去狄入貢到邊。與邊外部落覓水飲。生盟誓以後。和不相觸。亦佳事。南堂貢表及呈總督文書。不用紙。皆用蒲葉。番字橫行。蒲似木。梯長尺寬寸而圍之。盛以如塔之漆木器。是時蠻儀衛正需添象。

馴象高頭跨錦轡。

象高六尺餘。象奴錦布衣。

碧雞坊下萬人看。分明各有花名字。領隊相呼服貢官。

象各有名。如此次麻罕玩。麻罕克等是也。

特向轅門報象來。轅門應為象雙開。欲從遠看趨闕闕。先到行中書外臺。

象入城先稟到後始歸。象房。連日再到堂跪見。

貉隸原能與獸言。象背還向象前翻。立行跪拜皆能聽。可把人情與象論。

象奴有番話。令之行止則行止。令之跪拜則跪拜。且可有勸諭之言。象皆能聽。

之行至北地過渡等事。象奴每令之止而索賄。今論說象宜嚴禁之。頓句亦貢象。其象之言又與南掌象言不同。

巍巍馴象入門徠。貢使夷奴次第排。向上能行長跪禮。青麥糯飯食當階。

象來見余入門至大堂。下行長跪禮。賞之以青麥糯飯。即在階前以鼻卷食之。

象產炎方未見寒。遠行總要保平安。中州風雪須教避。似解人情亦喜歡。

予奏象生南方。異乍寒。請春暖始行。

豈獨懷柔到遠人。此心柔象象皆馴。楚南一路鶯花地。送爾行看上國春。

予奏象生南方。異乍寒。請春暖始行。

花象曾看貢上京。翰林詞賦早年成。

乾隆五十四年。緬甸貢花。象時予在翰林曾作賦一篇。

今詩送爾春明去。好侍蠻儀永太平。

象負寶瓶。取太平有

象義

余因女蘿之卒。自四知樓遷住致爽軒。有柏石。

致爽軒外列茂林。臥榻窗前森古柏。蒼皮絜取十六圍。直立苦身六十尺。老梅根下亂石中。刷出玲瓏作盆石。其高半尋重十鈞。其穴可穿已逾百。我坐軒外如老僧。以石爲主我爲客。他年此石閱人多。弄石幾人如米癩。桐杉甘露寶晉齋。此柏黔寧沐藩宅。督署舊基不可考。但行列老柏皆數百年物。似沐藩地也。日暮聊吟古柏行。樹大由來皆愛惜。

軒扁爲福嘉勇公所題。心念致爽軒乃米元章寶晉齋西軒之名。有上皇山八十一穴之異石。今豈似之。日暮無惊。閒步林下。得一石高五尺。重三百餘斤。運置軒前老梅石盆中。剔其穴。通貫者百餘穴。大者貫以梅條。小者貫以繩線。繩曲不能穿者。以壺水灌之。則串注四出。是此石之穴多於米石。且米石如椀容指者。未必皆通也。米石百夫運。此則四夫舉之。軒窗前古柏圍八尺。高八丈。比米軒新植之桐杉復何如耶。

再詠致爽軒前百玲瓏石用蘇公壺中九華韻。

西軒柏下列奇峯。風雨雕鏤月嵌空。小有天居大有上。茅君內傳。九華石在五華中。節署在五華山麓。穴皆可貫扶梅過。

曲不能穿注水通。應把朝來看山笏。拂袍還拜百玲瓏。

再川山谷壺中九華韻

飛來峯不能飛去。雲竇清虛雪竇空。石乳欲尋丹井畔。冰心還在玉壺中。曾聞仙客三山遠。祇笑迂儒一孔通。白日黃昏休與唱。使君本不聽玲瓏。

健忘

健忘有病藥休嘗。老去中懷難自強。公案煩勞心少力。早年記誦學全荒。本無蕉夢鹿何夢。不但筌忘魚亦忘。誦帝誦茗何所昉。可知此意出蒙莊。

松雲身

茯苓重三十斤。形如小兒。一根直貫。而苓抱之。其所謂抱木茯神也。予名之曰松雲身。

古松將千年。其根當有神。化爲長壽苓。其形頗似人。一根貫頂踵。抱木斯爲真。演雲所凝結。可號松雲身。

仿李成寒鴉圖。卽歐公鴉石屏。

畫譜載李成寒鴉圖。久稱名蹟。乃石畫亦有此景。六一居士蓄嶺山石屏似多。而鴉石屏居其一。歐公詩曰。晨光入林衆鳥驚。臆腹羣飛鴉亂鳴。穿林四散投空去。黃口巢中飢待哺。雌者下啄雄高盤。雄雌相呼飛復還。我今此石屏。亦似營邱畫。六一詩又似爲此屏而題。豈今蒼山之鴉石屏。卽歐公之鴉石屏耶。非仙畫那能如此。

我慕集古六一翁。家有石畫諸屏風。已屬東坡吟石松。更自題出鴉盤空。營邱寒鴉圖最好。號山仙人得其稿。何年畫入石屏中。故遣歐陽以爲寶。今時復遇蒼山仙。繪出寒鴉釀雪天。恨不得獻歐公前。泥公再與詩一篇。金石跋牡丹記。古人玩物各有志。我題蒼山百石屏。詩畫情深亦佳事。更題山月石屏中。世有歐蘇知此意。

四更山吐月石畫硯屏

北宋有號山月石屏。歐陽永叔梅聖俞蘇子美皆有詩。蘇子瞻又以月石研屏。涵星硯。贈范純甫。亦倡和有詩。東坡志林又云。月石屏真者必平。然則彼時有巒而不平者。此石山雲蒙籠。月初上。非弦非眉。余以杜少陵四更山吐月句題之。不謂之四更不可也。

兩山揖主客。讓立虛其中。煙雲不分明。夜色寒滿空。夢醒看山影。有月生於東。不知夜何其。但見變月弓。擬弦則未滿。比眉乃又豐。若是三更夜。當與弦相同。若是五更盡。眉將細朦朧。四更山吐月。杜老句拾上。何以蒼山仙。畫與杜句通。闌然尺幅裏。赭墨情渾融。清輝出峯上。稍有輕雲籠。月石必有詩。雅意思醉翁。古今師友間。誰復如坡公。還思星硯側。月石雙屏風。

題林屋洞天之橫石研屏

此石爲橫嶺綠山。山石有洞。洞內白雲。洞左青雲。山左之上有紅色繁林。背則低山一抹。平波無際。山頭綠點似萬松濛翠。畫法雅近房山。則之林屋小屏。則是大變不能相假。

包山洞口白雲封。洞外青雲色更濃。紅照夕陽千樹橘。

唐時洞庭采實橘。太守親往詩舫歌船最盛。

翠堆高嶺萬株松。小屏已見題

公望。橫幅還教擬克恭。奇絕蒼山畫仙筆。似曾到過莫釐峯。

樹林石硯屏

古無石硯。唐思黯文饒所蓄多太湖英石。樂天自蘇歸洛亦惟太湖石兩片而已。

惟微之有石硯屏詩曰。磷磷石屏上。澗澗樹林分。似有畫意。亦不知何山之石。

我耽石畫如耽酒。得畫便如盃索詩。兩片太湖吟白傅。一屏林樹問微之。若言坐石能醒處。是我題詩欲醉時。留待後人分去看。泥誰佳句泛誰卮。

浮嵐暖翠天際烏雲兩面石畫屏

君謨夢去詩仍在。流入坡仙長卷內。有詩有帖卻無圖。紅日烏雲誰敢繪。黃鶴山樵畫翠嵐。酷似鷗波染螺黛。餘情更畫畫之背。兩重山明雲鬢黠。縑楮收藏認宋元。可憐過眼皆雲煙。不知一片蒼山名。畫夢還傳幾百年。

天台應真圖石屏

此石之右。仿佛有羅漢象。遠視更明。天台山賦曰。應真飛錫而躡虛。

此屏指靈昆池。太華山太華寺。

雨後晴雲如擘絮。綠嶺青巖半流露。山下飛泉衆壑深。山上霞標破紅霧。翠屏忽見應真來。不識三幡在

何處。

點蒼山中畫仙人歌

我謂點蒼山裏有畫仙。畫仙之妙勝畫禪。眞宰上訴予又予。毛錐下擲山爲穿。丹青水墨成山川。變幻雨
雪揮雲煙。幅幅皴染色澤鮮。大小册幅佳者千。仙人成仙在何年。唐宋以後明之前。如謂吾說或不然。何
以宋元各家畫法天然全。吾見王齊翰。吾見展子虔。其畫古拙劇可憐。那如董巨趙黃相後先。石中畫筆
神而圓。若非仙力何能焉。滇山寶藏鑄貨泉。誰題六法誇一卷。獨有仙人鍊石蒼山眠。得以文章妙手成
其天。訪仙不見非無緣。眼前畫石皆倜傥。此山少遇唐宋賢。不以詩傳以畫傳。我來選石滇館邊。手記眞
蹟成一編。君不見大癡伯雨昇仙仙。黃大癡張伯雨。皆有昇仙之說。當有仙風道氣通琅嬛。

題重修暴書亭册

開道嘉禾丙戌秋。暴書亭子又重修。果然李杜文章在。還見江河萬古流。

拜竹詩龕

馮氏登府

以暴書亭外集寄滇。並重修暴書亭册索句。計嘉慶丙辰予修亭之後。今三十餘年矣。

昔見亭廢而址猶存。村民云。若有以一鋤犯址者。卽病。余修亭乃用四石柱。柱刻各詩詞。予生平不作
長短句。惟此亭和竹垞百字令韻二闋。刻於柱。丙戌重修搨來。仍舊柱也。

先生歸矣。記江南春雨。扁舟初泊。自
橫垞南十個竹。老饕蠶雲問托。繭纒

牽魚弓枝射鴨。足伴填詞樂。畫圖長在。肯教蹤零跡落。今日水淺荷荒。巖低桂蠹。殘址難斟酌。何處牆邊樓影小。曾展芸窗風幕。儒老乾坤。書懸日月。莫自悲亭壑。重幕橫卷。遠山還染三角。嘉慶元年秋。試畢嘉興。得觀曹秋匡竹垞圖。廖周君采巖摹寫一幀。並錄竹垞老人自跋。及同時諸和作。卽和百字令原韻題後。以邀和者。十二月十二日。書於瑯嬛仙館。南垞荒矣。問書船潞水。何人停泊。經春詩篇零落後。魂夢向誰棲。托把酒能招披圖相慰。畢竟歸來樂。結成亭子。我今重爲君落。才見五馬行春。雙鳧潞水。攜酒同斟酌。尙有孫枝桐葉在。護爾秋風。蓮幕石壘栽花。引牆圍竹。依舊分林壑。者番題柱。夕陽休曬牛角。元既摹竹垞圖。和詞題卷。復鵬伊太守湯安司令尹能任。何令尹際昌重建善書亭。立四柱以鐫文筆。嘉慶二年秋。再至嘉興。適當落成。太守復得其後人。授以館穀。且爲畢婚。皆佳事也。因復和此詞。書於卷後。另祜錄存。

和香山知非篇

我不能飲酒。又不能悟禪。七十不知非。何以學樂天。晨興頗不早。日色臨檐楊。盥後一餐飯。早衙鼓吹傳。文者說案牘。武者籌遠邊。散衙日已午。退食何蕭然。老僧居大寺。食肉而烹鮮。握筆判事畢。餘墨因詩研。聊策赤藜杖。看竹復煮泉。有鶴亦有松。有魚亦有蓮。靜無客共話。倦就榻可眠。身有閒適時。心旌皆如懸。迴思數十載。浙粵到黔滇。籌海及鎮夷。萬緒如雲煙。役志在書史。刻書卷三千。

計刻十三經注疏。皇清經解。江浙詩選及師友各書約三千卷。

百事攝于心。心力懼不堅。勞勞成健忘。智慧不及前。七十原當衰。諱疾將蹶顛。自誤安足論。誤政有重愆。安得如白傅。分司閒若仙。

是時方自憂不勝封疆重寄。俄拜協辦大學士之命。癸巳春。入覲謝恩。而陳良老健忘。乞留京。袖簡缺旋。命典會試。出關仍命總督雲。

癸巳

是年有兩期喪。無親詣。

學經室續集 卷十

二八七

摩經室續集卷十一

文選樓詩存第十八

甲午

題彩瀛仙府閩水花峯大石屏

此屏正面爲海水波瀾。上有兩層山。凡六十峯。峯多彩色。右山麓似有兩人立而語。前一詩自謂也。背面亦有水波。上有一峯。峯有花樹倒垂坡上。似有一人立而看花。亦有彩色。後一詩悼亡也。絕似雲麾設色。鮮。瀛洲列屋盡神仙。不知可有閒庭館。靜掩花龕待樂天。本是仙源第一家。壇邊紅杏水邊槎。奈何早向西池去。獨立瑤峯看落花。

對景題兩石屏

遠嶺蒼松蕭寺。晚烟黃葉村莊。嶺外秋陰尙重。村前半有斜陽。平抹半江秋水。橫皴三疊松巒。蕩見點蒼仙畫。妙於南宋欽山。馬遠

題點蒼山畫仙人石畫象

仙之人兮多如麻。誰知點蒼山裏有畫家。人間山水畫不盡。並畫雨雪烟雲霞。更將片石自畫象。吾忽得此詫且嗟。仙人雙目睛炯炯。體胖衣博如袈裟。手挾石髓白如玉。丹青六法相紛拏。能役甲丁使出力。縛

東魍魅皆無邪。石後負肩一力士。宛然鞞袴兼鞞鞞。又有一人撫掌立。頂上冠似青蓮花。最後小鬼具手眼。似亦助力非揄擲。此乃仙人現身處。豈爭董巨荆關誇。若非神巧能造物。安得鍊五色石如皇媧。

點蒼山石。具四代畫法。百種色澤。故余謂非仙人不能。此石方不滿尺。中有一老人。遠望則面長多鬚外向。或視右睨。近視則成仰面。左則向石之象。手抉白石。似作畫者。兩目炯然。有黑白睛。有口鼻。髭不長而白髮。遮右耳。頭有軟巾垂於肩。體胖而衣深。皆綠色。膝以下在青雲中。手色白。手之下似有丁甲小神。欬肩抵石。兩鞞。及後衣甚明晰。其後又似有鬼神者。二亟寶藏之。以誌奇幸。

題雙仙畫石圖屏

誰剖蒼山白石開。丹青點染費仙才。畫仙更覓詩仙助。並誇青鸞紫鳳來。

改造與春樓

滇署宜園北之與春樓。康熙戊辰。范公承勳建。樓前香雪齋。乾隆癸未建。樓爲齋屋。林樹所遮。罕登眺者。道光十三年。樓欹壞。東架更朽。十四年秋。余修正之。改造東架向東。且高之。於是盡覽城東金馬諸山。且避西風。看夕照。迎皓月。賞雨雪。皆成勝境矣。

西園碧雞臺。昆華皆可望。東園有北樓。林屋相蔽障。我改樓左櫺。轉之使東向。城郭猶周回。雲山忽空曠。登樓縱目時。此懷與之放。

十尋雙古柏。久在樓東旁。登樓不相見。柏亦徒面牆。今茲東閣開。當面森清蒼。一榮而一枯。未免傷中腸。

子山賦枯樹。安仁乃悼亡。

樓雖名與春。未與春相遇。今茲向青陽。始將與春赴。山郭明朝暉。羣山雜雲樹。昔人未了情。留與我來悟。

一百五十年。此間亦有數。

題小輪曰。東向起樓臺。看晴雨得宜。雲山無盡。上層安几。研使文章皆靜。風月常清。

露筋神詞

祠在邵伯西岸。余家祠堂在甘泉。橋度橋。橋南祠西。與祠隔湖水二十餘里。秦時立珠湖草堂。可東望而見也。元早年家居。及歸揚。督漕。常拜祠下。近年侯官李爾。鄉視察。產章修神祠。徵詩。敬賦一律。

貞跡記高郵。崇祠更建樓。碑文傳海嶽。祀典著邦溝。隔岸近鄉井。分風扶漕舟。庇民兼利運。神牓接涓洲。

涓洲乃天后故里。漕舟過露筋祠。卽上天后閣。

雪浪第四石

方徑二尺一寸。下方有豔綠色石。巖。巖上則驚濤白浪。如聞喧聲。此雪浪第四石。

亂石起伏成蒼磯。清流忽觸踊水機。狂瀾怒激雪花白。軒然大波磯上飛。此是雪浪第四石。更歎巨幅如門扉。立屏欲傲蘇學士。妙繪又見孫知微。高山流水縱有志。喧搏如此琴難揮。雪窗靜玩畫水理。乃覺骨

重神寒聲正希。

此石留滯奇
海心亭壁間。

冬日昭通道中

一年農事最關心。較雨量晴直到今。今日金沙江上路。麥苗尖小似秧鍼。

乙未

大西洋銅鏡

予於道光初在廣州以銀一斤買得大西洋銅鏡用之。蓄油於上瓶。而下注於橫管。橫管之末安爲鏡柱。螺旋之。其光可大可小。其油播而不漏。輪而不滯。花燼甚少。不勞翦撥。其螺旋之巧。非筆舌所能述也。今十餘年不用猶矣。洋船頗售此鏡。惜知而買用者少。詩以譽之。

泰西之人智製器巧且精。鐘表最利用。其次銅鏡。高祇一尺許。譬如人立。擎屯膏於首頸。一臂伸且平。手指撚棉炷。輸膏使火明。首臂通手指。不洩亦不盈。無烟不翦剔。其光靜且清。勝於巨燭。燄一炷。澈五更。照我十餘年。不使老眼盲。足酬秀才時。鏡火青熒情。

題降魔圖石畫屏

方尺餘。中立一佛。袖手披袈裟。左立一覓。毛面鬚髮。手中撒花。花向左斜墮。而反著窺身面者。皆紅斑。水經注。阿難在耆闍崛降天魔波旬。吳道子有降魔圖。故蘇詩曰。應似畫師吳道子。高堂巨壁寫降魔。

古佛獨立金剛沙。說法曾答庵提遮。魔女來試手撒花。禪智不動持法華。忽然鬢髮變野叉。神力隔石開蒼閣。反風吹花向魔斜。魔身魔面紛紅葩。降攝海地鵬怖拏。歸山袖手披袈裟。吳裝道士唐名家。畫仙卽可金仙耶。此石與砧。

命和作

男祐

蒼山文石割且磨。空花變幻雲煙多。掃空破幻具法相。金沙洗出真頭陀。般若堅定石不轉。放眼忽地來天魔。魔力摧壞不可測。欲施雄健先妍和。葉榆水上寶華爛。娟娟妙舞成青娥。散花不落花自落。立見煩惱消三摩。須臾變態作恐怖。百千頭臂撐嵯峨。豈知雄妍本一色。天女便是阿修羅。精誠八石復出石。向壁作畫非蹉跎。山靈曾學吳道子。題詩必索蘇東坡。況神力指衆香國。名山處處溯釋迦。一片石付法眼藏。魔兮爾奈阿難何。

偕文相國孚奉使易州。有詩見投。卽答一律。

廿載論交契。多從奉使時。

曾同山西河南廣西兩次觀案。

飲同晉源水。棲共桂林枝。東閣初聯步。西山復並馳。高懷兼雅

度。吟和雪窗詩。

丙申

丙申正月廿日。茶隱于城南龍樹寺。題癸未竹林茶隱小像卷中。

入都憶昔廿三歲。屈指於今五十年。北闕恩光思不盡。南城景物看依然。春初又作茶中隱。地僻休邀竹外賢。祇是披圖還攬鏡。老臞那似六旬前。

過衍聖公第。見舊時手栽雜花盛開。

春風如此是榮華。四十年前借住家。拚取莊周盆內水。洗開眼淚再看花。

萬柳堂僧覺性折花相遺。云是余所栽者。

老僧折送好花來。道是昔時余手栽。數十年前舊桃李。春風祇有幾株開。已未門生。今惟湯冢宰。史大司寇。貴大宗伯。白大廷尉。毛副憲。數人。

每奏事到園。輒於前一日宿集賢院。頗可清夏。

北沼園新綠。高軒敞集賢。晚涼初吠蛤。夏淺未鳴蟬。已秀連畦麥。初栽出水蓮。柳陰遮落日。選石坐清泉。

丁酉

正月二十日。獨遊萬壽寺。

似此招提境。何殊隱竹林。重來清遠地。陶寫樂衰心。計我分衰壯。一身成古今。風前七松樹。還作老龍吟。余于辛亥壬子間。與宗室瑤華道人。蓮筏方丈。在此作詩。寺有大白皮松七株。蓮筏號七松樹下老人。

七松如故。而今方丈乃蓮筏五代徒矣。

仲夏辦八旗軍政。宿集賢院。八日之久。

春花落去綠陰涼。午影何妨到曲廊。拓起虛窗閒坐久。薰風吹送棗花香。
北園老樹擁虛亭。樹外西山晚更青。飛盡柳花無覓處。眼前換得一池萍。

夏日雨晴。題霞天急雨石畫硯屏。

近嶺蒼蒼夏木叢。遠山罩日映霞紅。一天急雨飛騰後。半面斜陽變幻中。風掛白痕尙銀竹。雲收翠影欲紗籠。世間無此丹青手。石畫方屏是化工。

阮公墩

余在杭時。濬西湖。曾於湖心種葑成堆。數十年後之濬者。加積之。杭人呼之爲阮公墩。又栽柳。近又建亭。題圖一絕句。

三十餘年老葑堆。小亭花柳幾時栽。一墩自向西湖出。不似王家爭得來。

快雪時晴石畫研屏

今年天早寒。初冬雪已快。三夜白盈尺。及晨寒氣殺。開軒乍晴。朝陽滿窗曬。忽憶時晴帖。合此石中畫。摩挲雪林圖。玉煙透光怪。狄家古石屏。詩留山谷派。晉帖及蘇題。一段好詩話。若更評丹青。應下米顛拜。

石屏上有翠林。下有雪氣。左方又有初陽紅色。照日透明。雪氣盎然。昔狄詠有雪林石硯屏。東坡詩有風花亂紫翠。雪外有煙林之句。山谷和詩。亦有翠屏臨研。滴明窗玩寸陰之句。此石余既刻雪林二字擬之。又摹快雪時晴字於上方。翠林畫意。酷似東坡詩意。丁酉十一月三日雪晴玩題。

戊戌 後齊侯壘歌

昔嘉慶乙亥作齊侯壘歌。所釋銘文。鮮發古義。今戊戌初春。福兒拓取新本來。玩之。識出此器爲韶樂夏舞而作。已快意矣。何編修紹基又識出董字必子疆也。甚確。余因此又推左傳武子。卽史記武子開。卽世本之齊。齊門通借。門名開字也。杜注誤開疆爲一人也。亦快意。因效蘇東坡石鼓歌有字三十韻。作後歌。

我家廟藏齊侯壘。其篆三田下無缶。陳桓孟姜及南宮。知是作者孝父母。

洵于孟姜字極明白。定爲陳田之器。

我昔歌詩列衆

器。祝鼎號鐘。戊虎占廿四年來吾老矣。還向家鄉重擲取。茶煙一榻觀古文。當年識出韶夏否。

戊戌識出。樂譜夏舞。韶

卽銘中。紹字也。

陳田歸齊。馨樂傳。應習虞簫成以九。孔子適齊。方作韶。謂御驅車郭門趨。倉荷切。孔子至齊。樂方作至。郭門一兒。黎董行。端心正。孔子

謂御車趨之見說苑

銘中二玉又兩壺將毋一兒挈壺走在齊太師學三月

史記作學之三月子語魯太師樂而在齊則學之太師

正是此壘鑄成後

韶夏綴舞遊天子齊侯知禮命姜婦大義雖見銘文中未問鑄者為誰某事湮世遠那得知計歲二千三

百久道州門人忽來說羣篆兩見許部首

說方莖為部首从古文之壘省

桓之子羣造此器必子疆也名未朽

何氏謂羣省為莖昌編說文相

次黃黏臘土也

我乃豁然大稱快酌彼壘宜飲之酒我思魯也為子開冉豎射之已中手

左傳昭二十六年武子無名史記曰武子開余謂世本釋

與門同子開名也

別有君子不敢亢白哲鬢鬚眉甚口元凱誤合為一人兄弟不分混美醜

杜氏左注誤合開疆為一人所以解此段皆誤余謂射手

失弓者擊子開也君子白哲者羣子疆也即器器人也

我因開疆分辨之美又善也臣節守

豈有作語而犯上者

誓大司命為何事必感育媿保忠厚

銘中言誓于大司命

開孫御鞅不黨恆能諫簡公擇左右

鞅為釋孫見索隱引世本鞅諫田監宜擇左右簡公悔不聽見史記

戾哉惟乞及子常兩代犯君施釜

釜斗見史記

童子心正行尙端君子豈非仲尼友肉味不知風不至請討陳恆麟獲藪此壘世世子疆家秦

漢以來誰授受春秋論語在此勗雷回回兮雲亦糾直至大清逢道光始有人為古人剖如聞齊侯作徵

角如闢孔牆識蝌蚪吟想鬚眉如畫圖左不云乎君子有會須君子鼓鐘來鐘鼎之間此眉壽

鼓鐘眉壽八鼎皆銘中語

予告歸里敬遵恩諭怡志林泉謹賦十韻

徵禮當懸車。載恩還泛舟。槐陰已退影。柳質先知秋。新霜發潞水。小雪歸揚州。健僕扶病足。鄉人瞻白頭。庶序拭鐘鼎。慕道披松楸。護暖臥經室。延曦開選樓。卻掃慎清儉。余于嘉慶九年奉諭。阮元有守有爲。清儉持躬。今年兩奉清儉持躬之諭。散帙開校

舊刻之書有謬。暇可校改。性節今勉彌。志怡誠逸休。繩床得靜坐。籃輿偶負游。出城卽綠野。林泉非遠求。余家珠湖草堂。久沒于水城宅。

無一圃野無一堂。惟城外桃花庵。谷林堂。雙樹庵。等處。尙可以椅橋負遊。僧不拒客。則無異我之綠野也。

歸田後仲嘉弟呈珠湖漁隱圖請題

將軍釣游地。舊在草堂東。爾我同踪跡。原隨一知篷。珠湖草堂。乃先祖釣游之地。

自余去湖後。不見甃社珠。惟有青天月。照我無時無。我偶一歸里。試放射鴨船。此船付與弟。曬網菱湄邊。余昔督漕過揚。有珠湖射鴨圖。

自我去嶺表。弟終理釣竿。三十六陂外。菰蒲秋水寒。道橋復相見。草木生光輝。出處偶相校。軒因題夕霏。

余昔出京便過北湖。題祠旁書屋曰夕霏軒。用宋人行沙弄夕霏句也。

洪湖屢泛濫。白浪沒珠陂。爾縱耽漁隱。飄泊亦可知。連年湖水溢。答箸魚蟹多。不買竹林醉。月明張志和。
蘭泉蒲褐老。三泖有漁莊。我曾慕湖曲。斯言久不忘。
昔王蘭泉先生有三泖漁莊圖。余頗有慕年若許歸湖曲。學畫漁莊。刊七圖之句。

君恩浩如天。許我怡林泉。隨爾北湖去。煙波娛暮年。四十年名士。於此多詠題。喜有書數卷。叢話擬茗溪。
此圖曰奈小岬。顧千里以下題者數十人。弟就書卷。著有瀟舟筆談。宋胡仔有茗溪漁隱叢話。



高

¥15.00